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 07
三位一体
CD-ROM
2007.10
同人馆
羁绊
怪物猎人同人
重磅出击
奥丁领域
剧情赏析
AIR
五大官方小说
倾情奉献
寂静岭2／战国BASARA2 酷炫与帮派／质量效应 启示
最终幻想XII官方外传／宿命传说 苍黑的思念

■鬼泣4



我的地盘听我的

“唉，好好玩游戏嘛，干吗要用金手指呢？你知不知道这样会让你的游戏乐趣大为降低啊？”

记得上个世纪末刚上网时，笔者就曾在某游戏论坛上看见看到过某老鸟如此教导某新人，而后者则像做了亏心事一样唯唯诺诺不敢辩驳。

而在本月初，在逛另一个论坛时笔者又看到了类似的话语，在一个金手指相关帖中，数名自认“重度、硬派”的玩家不知为何非要强行凑进来，操着一派悲天悯人的腔调劝说楼主和其他使用者应该放下金手指立地成佛，重新回归至正常不加修改的游戏中来。

金手指会极大地破坏玩家游戏的乐趣——这一论调似乎是从某电玩杂志中最先传出来的，而由于其影响力很大，所以导致很多玩家也不分青红皂白就接受了这一观点，开始对金手指嗤之以鼻。

其实，笔者那时也是这群大军中的一员，认为只要动过金手指就不能算是“真·玩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却渐渐感到奇怪，为什么我就不能使用金手指来令自己感到更轻松，并且享受到更多的游戏呢？

我很厌恶网游中的外挂，因为它的出现严重影响了那些辛辛苦苦正常游戏的玩家。想当年我之所以告别《RO》，就是因为那源源不断的BOT制约了我在这款游戏中所能享受到的乐趣。但是，金手指和外挂截然不同，因为这件事无论受益还是受害，都只局限在玩家一人身上，与他人毫无关系。

“这是我的MGS，如果我想的话我随时可以毁掉它。”

小岛秀夫曾如是说过。

“这是我的游戏，我想怎么享受它就怎么享受它。”

我们也完全有资格有权利说这句话。是你玩游戏，而不是游戏玩你，用句俗得无法再俗的话来说就是“我的地盘听我的”。

游戏纯粹是你用来享受放松的工具，只要你觉得能从中得到快乐，那又何必在乎怎么玩呢？

有些人喜欢历尽艰苦挑战强敌，最终从无数挫折中获得成功的成就感。

但也有些人就喜欢变得强大无敌，或者想要尽快跳过那些枯燥的练级，一心感受剧情的乐趣。

这无所谓对错，无所谓高低，只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享受游戏快乐的方法而已。你尽可以选择你的热血最强，我也可以选择我的轻松有趣。都是玩家，干嘛硬要分出什么三六九等来呢？

采用什么游戏方式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这种方式中是否能够觉得快乐。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那就足够了。

……暗星

CONTENTS 目录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Tot. 07
200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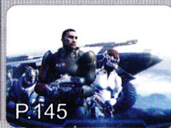


封面用图：战国BASARA2
封面设计：张金涛











卷首语 …… 001

重磅出击 奥丁领域 …… 003

官方小说 废墟雾难散，哀嚎声不止
——《最终幻想Ⅻ》外传 …… 038
寂静岭2 …… 092
战国BASARA2 酷炫与帮派 …… 116
质量效应 启示 …… 145
宿命传说 苍黑的思念 …… 172

同人馆 羁绊——《怪物猎人》同人小说 …… 199

游戏议会 潜龙谍影3 食蛇者 …… 206
雪割之花 …… 208

幻彩花园 英雄传说 空之轨迹 …… 211

剧情赏析 AIR …… 217

名场面 最终幻想Ⅶ …… 228

游书苑 …… 230

玛娜影游秀 多罗罗 …… 232

四格漫赏 超级机器人大战 原创世纪2 …… 234

读编往来 …… 235

小编寄语 …… 240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 g-novel@vip.163.com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文/卡伦 编/暗星
ODIN SPHERE
奥丁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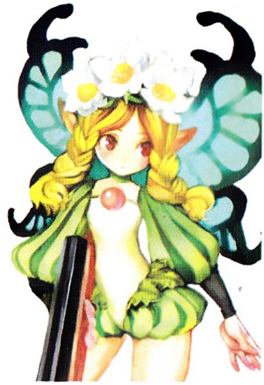
康尼琉斯
Cornelius

铁达尼亚王国的王子，是令无数少女芳心暗动的美男子。在与亡国的公主薇尔维特相恋后，康尼琉斯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但在前往与恋人相会的路上，突如其来的变故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令其变成了一只兽人。



薇尔维特
Velvet

原瓦伦蒂亚王国的公主，当瓦伦蒂亚于一夜间神秘亡国后，她与哥哥英格维一同过上了隐居生活。虽然死去的母亲曾预言其将在诅咒中死亡，但薇尔维特依然决心勇敢面对自己的命运。她的魔晶具——芬利尔之链是瓦伦蒂亚王国留下的遗产。



梅赛德丝
Mercedes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小公主，阿珐莉亚女王的独生女。天真可爱的她受到几乎所有国民的喜爱，但年幼单纯及涉世未深同时也让她很容易被人欺骗。继承自母亲的魔晶具——魔弹弩精灵守望者是她最强有力的依靠。

奥斯瓦尔特
Oswald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冷酷战士，梅尔文亲王的养子。拥有魔晶具——魔剑格拉姆的他在战场上有着“黑色剑士”的称号，而其实力之强在整块大陆上都鲜有匹敌者。虽然平日里总是沉默寡言，但奥斯瓦尔特其实有着一颗炙热的心。





奥丁

拉格纳尼布尔王国的国王，格温多琳和格丽赛达的父亲。冷酷的奥丁以其强大的魔法力和卓越的决断力闻名于世，“魔王”之名在整个大陆上如雷贯耳，而他也是最强魔晶具——雷神之锤巴罗尔的主人。



梅尔文

林克菲尔德的亲王，阿珐莉亚女王的侄子，同时也是奥斯瓦尔特的养父。冷静且足智多谋的他一直深受女王和臣民的信赖。



布罗姆

矮人族的天才锻造师，包括魔剑格拉姆，芬利尔之链等众多魔晶具的创造者。



瓦格纳

太古三龙之一，同时也是艾里昂大陆上最强的生物。



斯卡特里

瓦伦蒂亚的前王，在结晶炉暴走事件中死亡。如今化为死灵的他从死之国回到了人世，一心想向这个世界复仇。

前情概要

自古以来，艾里昂大陆上就一直流传着灭世的预言：世界将因兽、炎、死之王、大釜、龙这五个灾祸而灭亡。

大陆最强国瓦伦蒂亚在能够将魔素制造成魔晶的结晶炉科尔德隆暴走事件中灭亡，而意图得到结晶炉的拉格纳尼布尔王国与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间的战争也自此开始。不久前，拉格纳尼布尔的魔王奥丁在战场上杀死了妖精女王阿珐莉亚，长达七年的战争终于宣告结束。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化为死灵的原瓦伦蒂亚王斯卡特里已经从死之国重返人间，破灭的乐曲也由此开始奏响。

被诅咒为兽人的铁达尼亚王国王子康尼琉斯，他的目的是令自己的身体复原，并与恋人薇尔维特重逢。在三贤者之一的乌尔佐的指引下，他动身前往温塔伯伦雪山，希望从预言之龙海因德尔那里得知复原的方法。

亡国的瓦伦蒂亚公主薇尔维特，她的梦想是解析出从死去的卡隆王那里得到的卷宗真相，打破自己将死的诅咒。

拉格纳尼布尔的公主格温多琳，她继承了死去的姐姐留下的尼贝龙根之枪，一心要得到父王奥丁的爱。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小公主梅赛德丝，她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将会担负的重任，生活在幸福与喜悦中。但是，母亲的死却给了她最沉重的打击。

持有魔剑格拉姆的黑色剑士奥斯瓦尔特，他没有任何梦想与希望，只是为了生存，为了义父梅尔文而战。但是，当与格温多琳初遇后，他的心中却萌生了异样的悸动。

那时没有人能够预想到，这五位少年少女会给整个艾里昂大陆带来多大的剧变……



第二章

破灭的序曲

第5节

奥丁

艾里昂大陆西南边陲，原瓦伦蒂亚王国废都赫尔斯堡。

在这片已毁灭消亡，放眼望去尽是黄沙瓦砾的沙漠上，一所简陋的大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这座高二十米左右的木制大屋是拉格纳尼布尔国王奥丁在战争大获全胜，攻下赫尔斯堡后命令部下建造的简易建筑。大屋本身没有任何异常，不过奥丁却为其加注了魔法屏障，目的就是暂时屏蔽起藏在屋中的那个庞然大物的气息。

结晶炉科尔德隆，就是这个太古魔炉引发了妖精之国与拉格纳尼布尔长达七年的战争。而现如今，奥丁终于又一次得到了它。

在房屋之内，矮人技师埃尔格拉站在结晶炉右侧下方，正在对其进行检查。战争一结束，奥丁就将身为拉格纳尼布尔王宫技师长的他派到了这里，整整三天内不允许任何人进入这间屋子。而现在，他的检查工作也终于到了收尾阶段。

当检查完最后的部件后，埃尔格拉总算是长出了一口气。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情不自禁地抬头向上方望去。

检查的过程中，埃尔格拉不时会发出由衷的赞叹。矮人是艾里昂大陆上最沉迷于科技与锻造的种族，但即使是身为族中佼佼者的他也不禁惊叹于结晶炉那鬼斧神工般的精密构造。虽然这个巨大的球形铁块仿佛根本是用废铜烂铁堆积而成的垃圾，但其内部设计已经不是仅仅用“天才”二字便能形容的，而是完全超越了世间生命的理解范畴。

这时，紧紧关闭了三天之久的大门忽然被推开了，沉重的脚步声随之回荡在房间中。

埃尔格拉转身望去，映入他眼中的是正向这边走来的高大老者的身影。

拉格纳尼布尔的统治者——被世人称为“魔王”的奥丁。

当埃尔格拉从惊讶中回过神来时，奥丁已经在结晶炉前停住了脚步，正抬头向其最顶端望去。

矮人慌忙跪在地上向自己的君王行礼，不过奥丁根本没有看他一眼，注意力完全被结晶炉吸引了过去。

“起来。”奥丁目不转睛地看着结晶炉，“告诉我现在的进展情况。”

“是。”埃尔格拉从地上站起，唯唯诺诺地答道，“刚才已经对结晶炉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没有发现任何损坏情况，机能完全正常，只不过……”

“只不过怎么也无法令其运作，是吗？”

埃尔格拉抬起头来，惊讶地看着自

己的国王。

"……正是如此。可是，您怎么……"

"不是你的责任。没有那个东西，科尔德隆是不可能启动的。"奥丁走到结晶炉旁边，伸手抚摸着凹凸不平的金属外壁，嘴角扬起了一丝笑意。

但就在转瞬之间，奥丁的笑容突然凝滞在了脸上。他保持着那个姿势站在原地良久，整个人就仿佛一尊雕塑一般僵住了。

埃尔格拉敏锐地察觉到了气氛的异样，连忙低下头，心中隐隐感到惴惴不安。

就在此时，奥丁突然攥拳狠狠锤了结晶炉一下。突如其来的巨响令矮人技师浑身一哆嗦，心差点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埃尔格拉偷偷向结晶炉那边瞄去，但没想到恰好与转过身来的奥丁对上了眼。他慌忙又将头低下，大气都不敢出一声，搞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让自己的国王如此恼怒。

奥丁面色铁青地大步走到埃尔格拉身旁，就像抓一只小鸡似的一把将其拎起，盯着他的眼睛问道："你刚才说的是什么，结晶炉机能完全正常？"

"是……是……"

埃尔格拉吓得腿肚子都软了，牙齿不断地打着冷战。此刻他脑海中正飞快回放着自己刚才检查结晶炉的场景，可怎么也想不出来犯了什么错。

奥丁恼怒地盯着矮人技师，隔了几秒钟后终于松开了手。猝不及防的埃尔格拉一屁股摔在地上，忍不住痛得叫出声来，但随即又赶忙捂住了嘴。

"出去。"奥丁没有再看他一眼，转身向结晶炉走去。

埃尔格拉如获大赦般吐了口气，慌忙从地上爬起走向门外。当从外面将门关上时，他才发现冷汗已经浸透了自己的衣服。

他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奥丁刚才的怒意，那种前所未逢的杀气差点儿令他窒息过去。实际上，刚才他几乎已经认为自己死定了。奥丁的愤怒肯定与结晶炉科尔德隆有关，这点从刚才那句话中他就猜到了，但令埃尔格拉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刚才确实仔细检查过结晶炉，也确定自己的结论是没有问题的。既然如此，那究竟是什么环节上出了问题呢？

在空荡荡的房间中，奥丁独自站在结晶炉旁边一动不动，落日的余辉从天窗投射进来，令他与结晶炉都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眼前这个看起来如同废品堆成的巨大球体，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七年前，他在神谕中警觉到终焉之日即将来临，并且从水镜中领悟出了预言中潜藏着的那层含义——能够阻止终焉发生的惟有一件事物，那就是太古时代遗留下来的恶魔大釜——结晶炉科尔德隆。





虽然不知道究竟具体该如何运用，但坚信自己判断的奥丁还是围绕着结晶炉展开了一系列计划，甚至不惜为此与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展开了长达七年的战争。

三天前的那场大战中，当阿珐莉亚女王辞世的消息在他的授意下被传播到战场的每一个角落后，林克菲尔德阵营方寸大乱，很快就在女武神和狂战士军队的猛攻下溃不成军。奥丁率领大军乘胜追击，一口气将整个赫尔斯堡纳入了自己的掌控中。

在临时代理阿珐莉亚职责的梅尔文亲王的命令下，妖精军全线撤退回林克菲尔德，但三万五千具尸体却永远留在了赫尔斯堡。经此一役，林克菲尔德元气大伤，虽然主力军的伤亡还不足以用惨重来形容，但女王之死所造成的沉重打击却令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恐慌与沮丧中。

尽管还没有到最终阶段，但谁都清楚，长达七年的结晶炉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拉格纳尼布尔获得了最终的胜利，魔王奥丁夺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结晶炉科尔德隆。

但在此时此刻，当时隔七年再度站在结晶炉旁时，奥丁的脸上却露出了无奈的苦笑。

结晶炉死了。

这就是奥丁之所以愤怒的真正原因。

埃尔格拉刚才没有撒谎，结晶炉的一切构件都完好无损，机能完全正常。可是，这只是他从技术方面得出的结论。而作为魔晶具的主人，作为北方大陆最强大的魔法战士，奥丁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一个事实——科尔德隆的生命之火已经熄灭了，它丧失了吸收魔素的机能，无法再将魔素凝结为魔晶，而奥丁凭借其制造出大量魔晶具以应对终焉的计划也化为了泡影。

七年的征战，数万将士的牺牲，换来的难道就是这样一个结局？这是奥丁绝对无法接受的。所以，从刚才起他就一直在苦思冥想，思索究竟何种情况才会导致这一异常状况发生。

在攻下赫尔斯堡后，奥丁就立刻命令精锐部队对结晶炉进行严加看守，因此基本可以排除有人潜入破坏的可能。实际上，世间没有任何外力可以破坏结晶炉，而由于瓦伦蒂亚国王斯卡特里施下的魔法，甚至连将结晶炉移动半步也变为了痴人说梦。

在此种情况下，只有一种理由可以解释结晶炉的熄灭，那就是迪特雷之戒——

也就是启动结晶炉的钥匙出了什么问题。

想到这里，奥丁的嘴角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

迪特雷之戒在瓦伦蒂亚公主薇尔维特，也就是他的私生女手上，这点奥丁早就心知肚明。按照他的计划，应该是先夺取结晶炉，然后再说服女儿将戒指交给自己。

迪特雷之戒与结晶炉可以说是一个整体，双方共享魔素的能量，共有生命之息，一方的毁灭就意味着另一方的消亡。但是，那枚戒指应该与结晶炉一样，是世间之力无法摧毁的。惟一的可能就是，有某种东西隔绝了迪特雷之戒的气息，令结晶炉无法察觉它的存在，这也就导致了结晶炉火焰的熄灭。

可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作祟呢……

奥丁抬头望向已丧失一切机能的结晶炉最顶端，面色凝重。

第6节 薇尔维特

几乎就在奥丁进入结晶炉所在大屋的同一时刻，一位红衣少女的身影出现在了几千米外的温塔伯伦雪山山脚。

对于薇尔维特来说，上次攀登温塔伯伦雪山是她有生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旅程。而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仅仅几天后就会再次回到这里。数天前，在死之国身陷险境的她被父亲奥丁救回了现世。在那之后，她没有和间接害死了母亲的奥丁说一句话，转身径直离开他，回到了位于赫尔斯堡地底的兽人聚集地。

见到自己的老师格雷兹后，薇尔维特将卡隆王扔下的那个卷轴交给了老师，希望他能够帮自己搞清楚上面的古怪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紧接着将自己在冥界的所知所闻都告诉了他。

当得知本已死去的瓦伦蒂亚前王斯卡特里重新返回人世这则消息时，格雷兹不禁大惊失色。

曾经服侍斯卡特里几十年的格雷兹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位国王的性格，如今的他心中必定充满了复仇的怨念，而这一怨念极有可能令他做出令整个艾里昂大陆都陷入危机的恐怖事情。

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两人经过商议，决定将启动结晶炉的钥匙——迪特雷之戒藏到一个所有人都无法得到的地方。而在此时，薇尔维特立刻就想到了预言之龙海因德尔曾经对自己说过的那番话语，于是决定再度登上温塔伯伦雪山向其求助。

在几经周折后，薇尔维特再度登上了山顶。虽然她在那里惊异地看到了海因德尔的尸首。但最终还是如愿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将迪特雷之戒放在了一个异常安全的所在，而后沿着来路下了山。

但就在身处于山脚的薇尔维特准备返回兽人聚集地时，一件令其万万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啊，薇尔维特。”

从左侧不远处突如其来的话语令薇尔维特浑身一震，之前她从未听过如此诡异的人声，那样的冰冷僵硬，就仿佛是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的一样毫无生气。

“谁？”

薇尔维特急速将身体转向话语传来

的方向，在漫天的风雪中，一个矮小的黑影从阴暗处颤巍巍地走出，逐渐出现在女孩的视野中。

那人浑身连同头部都罩在一件破破烂烂的蓝色长袍下，由于他一直驼着背，从没抬头望向前方，所以薇尔维特根本就看不清他的相貌。

“这里的寒风也被自私所污染了啊，为了我坟墓中的珍宝，那些蠢货竟然发动了战争。”蓝衣人慢慢向薇尔维特这边走来，声音依然是那样刺耳怪异，“看来，在我离开后，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粗鲁狂暴了啊……”

薇尔维特右手轻轻一抖，缠在腰间的芬利尔之链仿佛有生命似的游到了她的右臂上，尖端如蛇头般扬起，摆出了准备战斗的态势。

“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听到薇尔维特的这句话后，蓝衣人忽然嘿嘿笑了起来。

“我是谁……嘿嘿，这个问题真有趣。”他停下了脚步，双手将跟长袍连在一起的帽子掀起到额头，慢慢抬起头来，“看到这个样子，是否还能认得我呢？”

当看清楚蓝衣人隐藏在帽子下的面孔时，薇尔维特不由得大吃了一惊。那竟然是一个腐烂泛黄的骷髅头，下颚处还有着花白的长须。蓝衣人就这样正面着薇尔维特，黑洞洞的眼窝直勾勾地对着她。

“死灵！”

曾亲身到过死之国的红衣少女脑海中立即闪过了这种生物的名字，而芬利尔之链也敏锐地察觉到了主人迅速掠过心头的战意，如离弦之箭一般急速向前射出。

但就在此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芬利尔之链在射到老死灵面前时竟然突然停住，由魔晶凝成的尖端在半空中微微颤抖着，而后带动着整条锁链软绵无力地掉到了地上。

薇尔维特震惊地看着地上的锁链，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从她得到芬利尔之链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她右手一抖，将锁链收回到手上，但她可以感觉到，此时的芬利尔之链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那种锐气，就仿佛一只毫无战斗意志的温顺的小猫。

“不错，看样子这几年来你已经将芬利尔之链运用得比较纯熟了嘛。”

老死灵干笑了两声，将连衣帽完全放了下来。

“但是……你认为魔晶具会违抗赐予它真正力量的主人的命令吗？”

红衣少女张大了嘴巴，死死盯着戴在老死灵骷髅头上的那顶黄金王冠，全身无法抑制地颤抖起来。

“外公……”

薇尔维特颤声低语道，身体抖得更厉害了。

“怎么了，我的孩子？你在发抖吗？”

已变为死灵之姿，从死之国归来的瓦伦蒂亚王斯卡特里看着自己的外孙女，不紧不慢地说道。

“出现在你面前的这个身体及相貌令你害怕了么？不过，我并不在意这一点。重要的是，你的国王现在回来了。”

他慢吞吞地伸出右臂，食指指骨指向面前的少女。

“你还在犹豫什么？像从前那样在我面前跪下，以示你对自己的国王的尊敬。”

“是……”

薇尔维特双腿一软，几乎是下意识地跪了下去。她双手扶地，将头深深垂至地面，久久不敢抬起。

“很好，很好，你依然是听外公的话的好孩子，我会允许你像以前一样为我做事的。”斯卡特里赞许地捋了捋下巴上花白的胡须，说道，“听好了，我的孩子。现在我们要重新拿回科尔德隆，并凭借

其净化这个陈旧腐朽的世界。所以，将我的戒指还给我吧。”

薇尔维特浑身一震，惊讶地抬头望向自己的外公。

“您、您怎么知道迪特雷之戒……”

“哼哼，看来这七年来他什么都没告诉你嘛。”老死灵哼了一声，“这么看来，祖国被毁灭的真正原因你也不知道了？”

“真相……外公，您究竟在说什么？”

“以后你会知道的，现在先将……”

说到这里，斯卡特里突然“咦”了一声，好像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我从你身上没有感觉到迪特雷之戒的气息……不对，戒指的气息不存在于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斯卡特里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语气变得异常严厉。

“回答我，戒指在什么地方！你把它藏到哪儿去了！”

“……请原谅我，外公……”

斯卡特里向前跨了一步，厉声喝道：“想违抗你的王的旨意吗？就凭你！”

话音刚落，原本缠在薇尔维特右臂上的芬利尔之链忽然迅速游动起来。薇尔维特还没来得及反应，锁链就在顷刻间将其全身紧紧束缚住，任凭她怎样挣扎都无法挣脱。

“芬利尔之链是我命令布罗姆制造的，赋予其魔法力量的也是我。虽然我将它赏赐给了你们兄妹俩，但只要我愿意，它永远都必须服从我的旨意。”斯卡特里冷冷说道，“以你的力量不可能对迪特雷之戒造成丝毫伤害，如果不想受苦的话，就快点告诉我你把戒指藏到哪里去了。”

“……求你了，外公。”薇尔维特苦苦哀求道，“不要再启动结晶炉了，您难道忘了祖国遭受的惨剧了吗？结晶炉是不应存在于这个世界的造物，就让它永远沉睡在赫尔斯堡的废墟中吧……”

“愚蠢至极！”

斯卡特里怒喝一声，几步走上前，一脚将跪着的薇尔维特踢倒在地。

“不应该存在的不是结晶炉，而是这个肮脏污秽的世界！”老死灵恶狠狠地喊道，“直到死后，我才明白瓦伦蒂亚究竟为何会灭亡。正是由于我的一时心软，才导致了日后被恶毒地背叛！一切都被夺走，一切都被毁灭，像这样的世界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而我之所以重返现世，就是要亲手实现那个预言，那个神谕，那个世间所有生命无法逃避的命运！”

他将脚踩在薇尔维特的胸口，咬牙切齿地说道：“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告诉我迪特雷之戒的下落，否则，即使你是我的外孙女我也绝对不会饶过的！”

“……结晶炉必须停止运作，我不会允许任何人启动它。”这时，薇尔维特反而平静了下来。她面无惧色地直视着自己的外祖父，凝声说道：“即使您杀了我，我的回答也不会有丝毫改变。”

“好……好……不愧是那个女人的女儿！”斯卡特里怒极反笑，“早知道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那时候我就该狠下心来，不是让丹妮丝蒂对你和你哥哥施下死之诅咒，而应该当场杀了你们！”

斯卡特里颤巍巍地伸出左手，指向薇尔维特的头部。

薇尔维特可以清楚地看到，外祖父食指上逐渐散发出红色的光芒，强大而极具攻击性的魔力就蕴含在其中，随时等待着被发射出来的一刻。

斯卡特里本来还想最后再问自己的外孙女最后一次，但当接触到薇尔维特那坚定的目光时，他不由得全身猛地一震。

这种目光是斯卡特里永远的梦魇，十几年前，当他愤怒地逼问女儿丹妮丝蒂究竟失身于何人时，一言不发的丹妮丝蒂的目光就与现在的薇尔维特一模一样。

斯卡特里狠狠咬了咬牙，终于下定了决心。



但就在他想要攻击薇尔维特时，一声大喝突然从不远处直刺入他耳中。

“住手！”

瞬息间感受到的强大压迫感令斯卡特里吃了一惊，他急忙纵身后跃，避开了伴随着一团蓝光突如其来的攻击，而凝聚于指尖的魔力也于同时射出，直奔薇尔维特而去。

在千钧一发之际，来者飞身挡在薇尔维特面前，魔光径直命中了他的左肩。

那人闷哼一声，身体剧烈一震，雷击般的麻痹感及痛楚顷刻间由左肩传至全身。但即使如此，他依然没有移动半步，而是始终挡在无法行动的薇尔维特身前。

等站稳脚步后，斯卡特里第一时间抬头向前方望去，而映入他眼中的，则是站在他刚才所在位置的一个矮小的兽人。

蓝色茸毛覆盖全身，有着一对兔子般耳朵的兽人挡在薇尔维特面前，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握在手中的那柄宝剑散发着淡蓝色的幽光。

当看清对方的相貌后，两人都不禁一怔，同时露出了讶异的表情。

“你是……从死之国出来的那只死灵？！”兽人——铁达尼亚王子康尼琉斯强忍着剧痛问道，“为什么你会……”

“看来我们还真是有缘啊，竟然能在如此偏僻的地点再度相遇。”斯卡特里干笑了两声，“让开吧，这件事与你无关，你没必要卷入其中。”

“做梦！我死都不会让你伤害薇尔维特……让你伤害薇尔维特小姐分毫的！”

康尼琉斯双手握剑持于胸前，厉声喝道。而薇尔维特则是诧异地望向面前这个素未谋面的兽人，不明白对方为何会为了自己拼到如此地步。

斯卡特里哼了一声，视线不由自主地投诸到那柄蓝色的宝剑上。

虽然自视甚高，但魔剑提尔芬古的强大力量他还是要忌惮三分的。尽管那只兽人刚才已经被自己的攻击命中，但斯卡特里也不敢肯定对方究竟受了多大伤害。

在盘算了一下取胜的概率后，斯卡特里决定放弃这场无谓的争斗，更何况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及早去办。身为迪特雷之戒和结晶炉前任主人的他很清楚，这两件上古神物不可能被毁灭，他大可以在办完那件事情后再将所有精力集中到令结晶炉复活上。

“算了，今天就给你个面子吧，小朋友。也算是对你将我从死之国带至现世的恩情。”

老死灵不再理会面前的两人，将连衣帽重新戴回头上。

“那么，两位就享受这最后的幸福吧，在末日来临之前……”

在呼啸的狂风飞雪中，斯卡特里慢吞吞地转身向后走去，他的身影变得越来越模糊，最终化为透明消失在空气中。

当斯卡特里的气息完全消失后，脱离了精神控制的芬利尔之链也在同时解除了对薇尔维特的束缚。薇尔维特将锁链收回右臂，从地上站起身来。

她调整了一下呼吸，望向从刚才开始就背对着自己一动不动的兽人。可就在她准备开口向对方表示谢意时，那人忽然身体一摇，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薇尔维特一惊，急忙上前几步，蹲下身去查看兽人的伤势。

兽人被魔光射中的左肩只是衣服破裂而已，看不出有什么皮外伤，但薇尔维特明白，外祖父的魔法攻击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法从外部看出来的。刚才那一击外祖父至少使出了四成力量，换作是普通人的话早就应该暴毙当场了。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虽然昏迷了过去，但兽人的呼吸还算平稳，应该没有什么大碍。

薇尔维特将兽人的右臂搭在自己肩膀上，右手从其身后穿过扶住他的腰，小

心翼翼地架着他站起身来。

这里的环境对于伤者并不合适，而由于世人对兽人的成见太深，附近恐怕也很难找到医生愿意为其治伤。所以，她准备将这只兽人带回赫尔斯堡地下的兽人居所，让他在那里静养疗伤。

“……薇尔维特……”

突然，耳畔传来的这声模糊不清的低语令薇尔维特吓了一跳。

她连忙扭头看去，兽人依然昏迷不醒，刚才的呼唤恐怕只是梦呓罢了。可让她感到奇怪的是，自己明明从来没见过这只兽人，为什么他会认识自己，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护自己呢？

“……算了，等他醒来后再问就好了。”

怎么想都找不出答案的薇尔维特摇了摇头，搀扶着昏迷的兽人向赫尔斯堡所在的方向走去。

第7节 梅尔文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王宫最深层的议事秘殿。

“众神之王奥利津会惩罚你的……你这个无耻之极的叛徒……”元老院议长诺姆单手扶地，挣扎着从血泊中直起腰来，怒视着不远处那个面露微笑、身着华贵贵族服装的男子骂道。

前所未有的愤怒与激动令他剧烈咳嗽起来，鲜血自他嘴角不断流下，原本花白的长须已完全被血渍沾染。

在这个空旷的秘殿中，十余具老者的尸首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各处，将整个地板都染成了一片血红。金发黑甲的年轻剑士持剑站在诺姆不远处，一言不发地冷冷看着他，手中的魔剑由于被鲜血完全浸透而散发出比往日更加耀眼的红焰。

这些老人曾经在幕后控制了这个国家近千年的运转，曾经为这个国家呕心沥血。但现在，被残杀至死，灵魂甚至无法前往死之国，永世无法超生就是他们最终的结局。

“诺姆大人，请不要太激动了。”

华服男子——林克菲尔德现在实质上的最高权力者梅尔文亲王迈着优雅的步伐缓步走来，言谈举止一如往日般彬彬有礼。但在如今的诺姆眼中，他那俊美的面庞与恶魔没有任何区别。

“917年……您和元老院的各位已经坐在这个位置上太长时间了，难道不觉得有些累了吗？”梅尔文微笑着说道，“安逸的生活与过度的自闭只会令我们脱离这个充满机会的时代，并逐渐被世界淘汰。因此，林克菲尔德也该到换血的时刻了，难道您不是这样认为的吗？”

“这个国家不是你的玩具！”

诺姆气得浑身发抖，他艰难地抬起右臂指向梅尔文，大声怒喝道。

“即使你杀了我们也无济于事，高傲的妖精不可能接受一个叛徒作为自己的君王。他们会愤怒地冲进皇宫杀死你这个愚蠢的弑君者。你的头颅将被砍下，高高悬挂在最高的树顶；你的尸首将被抛入永暗之海，全身的血肉都沦为最肮脏的贝希摩斯的美餐；你的灵魂将被封印在幽暗地狱，永世不得轮回！”

“哎呀，还真是恶毒的诅咒呢……但可惜的是，您说的这一切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梅尔文嘴角咧出一丝狡黠的笑容，“因为，叛徒的名号将会落到您的头上。”

他双手背在身后，悠闲自得地在诺姆

身旁踱着步，说："元老院与奥丁勾结叛国的证据很快就会从您的住所搜出。在那些信函中清楚地写明了你们与奥丁商讨的卖国事项，以及将女王……我亲爱的阿珐莉亚阿姨出卖给奥丁的详细计划。那些信是奥丁亲笔所写，无论是谁都不会找到任何破绽。试想一下，当民众知道这些后，那些诅咒究竟会应验到谁身上呢？我？或者是……你？"

"……你……难道你与魔王……"

诺姆惊得瞠目结舌，他指着梅尔文，一时竟然说不出话来。

"为了长远的利益着想，做出一些牺牲还是必要的。"

梅尔文微微一笑，将身体背了过去。

"你们的存在只会令林克菲尔德永远禁锢在平庸与静止中，所以，也该到元老院谢幕的时候了。"

说完这句话后，梅尔文向黑色剑士——他的养子奥斯瓦尔特轻轻挥了下手。

得到暗示的奥斯瓦尔特点了点头，而后走到诺姆面前，面无表情地将魔剑格拉姆刺入了元老院议长的心脏。

在剧烈抽搐了几下后，诺姆永远停止了呼吸。

而这，也标志着在幕后主宰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长达千年的元老院的终结。

与其他同僚一样，诺姆死得毫无痛苦，但是，他的灵魂也将同样无法前往死之国。

世界所有的生命都会在死后沦入死之国恩迪菲尔，成为死之女王奥迪特的奴仆，永远无法离开那个阴冷黑暗的地狱。不过，拥有强大力量及意识的人即使在死后也依然能保留生前的记忆与意志，能与来到冥界的人进行交流，只不过永远无法离开那里而已。

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

魔剑格拉姆是与死之女王奥迪特签订契约而制造出来的魔晶具，死于魔剑之下的生命之魂将被魔剑吸收，并成为后者的能量之源。格拉姆的威力将随着被杀者的数量与力量不断提升，这也是它被世人视为魔剑的由来。

而梅尔文之所以命令矮人工匠布罗姆制造出魔剑，也正是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

虽然世人以生者之姿进入死之国的可能微乎其微，但梅尔文并不打算冒险，身为完美主义者的他不允许自己制定的计划出现任何纰漏，因此他才会执意要制造魔剑，并借助它令自己的障碍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消除一切隐患。

"你准备怎么处置那个小姑娘？"

奥斯瓦尔特将魔剑从死者体内抽出，重新收剑入鞘，问道。

"需要我去杀了她吗？"

"没这个必要。"梅尔文摇了摇头，"她不会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而我们也需要她的存在。"

他顿了一下，问道："她还把自己锁在房里？"

"是。"

"嗯，也该让她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残酷了。"梅尔文略微思忖了一下，向义子下达了新的指示，"去她那里盯住她，保证周围不要有任何人在，我过一会儿就到。"

奥斯瓦尔特没有说什么，点点头就转身向门外走去。

当奥斯瓦尔特走出去将门带上后，大殿又一次变得寂静无声。

梅尔文环视着遍布在四周的尸体，昂首闭上了眼睛，脸上终于浮现出轻松及欣慰的笑容。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整整等待了几十年。

首先是对元老院所有成员的各方面

情况都进行调查研究，找出他们的弱点所在；而在历时十年，派遣手下走遍整块艾里昂大陆才搜集到足量的魔晶后，制造魔剑格拉姆的计划得以展开，并在半个多月前完成了这一被诅咒的最强魔晶具。

当一切都准备齐备后，梅尔文终于开始了计划最关键的一步。

拜访敌国拉格纳尼布尔的领袖——魔王奥丁。

应该说，这个步骤完成得并不算顺利。在经历了数次挫折后，他才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及诚意令奥丁相信了自己，并以结晶炉和赫尔斯堡的统治权达成了与魔王的秘密协议。

根据奥丁与梅尔文的密谋，在前不久的那次战争中，奥丁调动了开战以来的最大兵力，并在梅尔文的配合下取得了部分战区的压倒性优势。针对此种不利局面，阿珐莉亚女王在梅尔文的建议下决定御驾亲征以鼓舞士气，而她那前所未有的坚决态度也令元老院不得不暂时妥协，准许女王在不亲自参战的情况下前往战场。

当阿珐莉亚抵达战区时，梅尔文立即打出了他手中隐藏的两张王牌——被三贤者之一的维尔多刚刚收服的地龙贝利亚，以及拥有魔剑格拉姆的义子奥斯瓦尔特。

战局的发展与之前他与奥丁商量的毫无分别，在贝利亚和奥斯瓦尔特的强大威力下，拉格纳尼布尔军稍作抵抗便溃不成军，奥丁也适时下令撤军，此次大战以林克菲尔德的大捷宣告结束。

在梅尔文刻意营造的宣传攻势下，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对“女王陛下的亲征令妖精之王奥利津赐福林克菲尔德”这一说法深信不疑，军队的强烈呼声也坚定了阿珐莉亚乘胜追击、以及在下次作战时继续亲征的决定。但善良的女王不知道的是，她已经渐渐踏入了自己的侄子与魔王携手打造的棋局中……

令梅尔文有些心有余悸的是，他之前的所有努力险些在前不久毁于一旦。奥丁长女——女武神格丽赛达的战死令魔王勃然大怒，几乎要当场撕毁协议，他竭尽全力苦苦相劝才保住了密谋得以继续进行。

在三天前展开的那场大决战中，身为总指挥官的梅尔文对林克菲尔德军的全局战略进行了精心策划。他选择了将阿珐莉亚安置在一个看起来非常安全，但一旦遭受袭击又很难令援军及时赶到的位置。战争全面展开后，西方战区如其预料的那样很快宣告吃紧。深谙阿珐莉亚善良性格的梅尔文又一次下对了赌注，在故作为难了片刻后，他“不得不”接受了女王的命令，率领原本应该守卫在阿珐莉亚身旁的精锐部队火速前往西方战区。

而就在这之后不久，借助维尔多的空间转移魔法，魔王奥丁避开前线的千军万马，轻而易举地来到了身处战场后方的妖精女王面前。

原本梅尔文以为这将会是一场恶战，但阿珐莉亚在开战前竟然将魔弹弩——精灵守望者交给了女儿梅赛德丝，这个天赐良机令梅尔文大喜过望。在他的授意下，维尔多以自己强大的魔力为这片战场设置了魔法障壁，令阿珐莉亚无法感受到精灵守望者的气息。而面对强大的奥丁以及他的雷神之锤巴罗尔，阿珐莉亚最终还是未能创造奇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将自己的魂魄重新归还给这片大地，而后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按照阿珐莉亚生前立下的遗嘱，她的女儿梅赛德丝成为了新一任的妖精女王。但由于梅赛德丝年纪尚幼，还无力全面处理政事，故此在她成年前，梅尔文亲王将代理摄政王一职，辅助梅赛德丝统率这个国家。

虽然元老院对此颇有异议，但在国家刚刚遭受重创的紧急时刻，他们也只

好选择尊重前任女王的意志，接受了梅尔文的摄政王地位。

由于受到的打击太大，梅赛德丝一直将自己锁在房间中，怎样都不肯从房中出来。而在此时，梅尔文充分展现了自己卓越的处事能力，在战后事务的处理方面，他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毫无瑕疵，林克菲尔德也很快从失去女王的惊慌失措中慢慢平静了下来。

实际上，宫内很多人都在偷偷议论，认为在紧要的战时关头不应再拘泥于先王的旨意，而应让皇族中真正的有能者掌管林克菲尔德。而在整个妖精之国中，符合这一条件的就只剩下了梅尔文一人。虽然有些固执的贵族处于感情因素仍然坚持让阿珐莉娅的女儿走上王座，但部分激进派已经私下里表达了希望梅尔文来实际执掌政权的看法。

不过，梅尔文非常清楚，只要元老院还存在于世上，那他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王。

虽然他控制着军队，但元老院却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宰。

王管理国家，而元老院则会对王的种种行为进行监督与规范。

从近千年前这个由十二位老人组成的机构存在时起，他们就在幕后控制着林克菲尔德的运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议会制的结构有助于避免昏庸独裁者的出现，在历史上也确实多次令妖精之国规避了危机。但由于如今其成员年纪尽数超过了一千岁，老人的心理也不可避免地逐渐转向保守求稳，而这正是雄心勃勃的梅尔文所无法忍受的。

在这几天里，梅尔文以自己毕恭毕敬的态度和温和的执政方针渐渐赢得了元老院的信赖。不过，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而已，而在今天，他终于展开了自己的最后一步计划。

梅尔文以要与元老院共同商讨之后的战略为由，将十二位老人引至了王宫深处的议事秘殿。而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则是持有魔剑格拉姆的黑色剑士奥斯瓦尔特，以及一场残忍的屠杀……

由于已经派人将奥丁亲笔写的所谓“秘约”，以及拉格纳尼布尔特产的大量珍宝安置在了所有元老院成员家中，因此当士兵发现这些东西时，元老院将会承担叛徒之名，而手刃内奸，替阿珐莉亚女王报仇雪恨的梅尔文也势必会在这个非常时刻更加得到民众的信赖与拥护。

至此，梅尔文布下的局终于落下了最后一颗棋子。

在这几十年中，他一直小心翼翼地注意着自己的言行，隐藏着自己的异常行动，无时无刻不绷紧的神经已经令他渐渐感到不堪重负。但从现在开始，他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

“出来吧，维尔多，你还要躲在那里注视我多久？”

梅尔文没有睁开眼睛，平静地在这空无一人的大殿中说道。

而随着话音的落下，一个苍老的笑声也于上空响起，从四面八方传入梅尔文耳中。

“请原谅我的失礼，我只是担心您的计划会遇到什么问题，所以才会暗地里守候于此的。”

三贤者之一，林克菲尔德的客座魔法顾问维尔多以近乎谄媚的声调说道。

“如今，我终于可以恭喜您得偿所愿了。”

“不用假惺惺的了，维尔多。”梅尔文哼了一声，“现在你可以说出自己的真正目的了吧？我可不相信你冒险控制贝利亚协助我，只是为了什么大义的鬼话。”

“呵呵，您多虑了。协助真正的王者，令其坐在本应属于自己的宝座上，能够有幸亲身参与这次伟大的变革我就已经

感到万分荣幸，又怎么可能对您提出任何要求呢？只不过……”

“不过什么？”

“在登上宝座后，现在的您已经有足够的权力前往玛娜庭园查阅所有古籍了，那么，能否帮在下查找一下与‘世界树’相关的信息呢？”

“世界树？”梅尔文一怔，“你是指终焉之预言中可以令肆虐大陆的火海熄灭的那颗参天巨树——尤古德拉西尔？那只是传说而已吧，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那种东西。”

“呵呵，我只是对这个传说很感兴趣而已，说不定它对我的魔法研究能有些帮助。不过，不知为何阿珐莉亚女王对这个话题似乎颇为忌讳，所以我就只好求助于您了。”

“哦～”听到这句话后，梅尔文忽然对这个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难道说，你之所以协助我掌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不，那怎么可能。”维尔多连忙辩解道，“我纯粹是出于对魔法的热爱才会对世界树感兴趣的，而助您登基只是顺应历史的必然罢了，即使没有我在，您也一定能成为林克菲尔德的新王。”

“说得真动听，但别指望我会相信。”看到对方并不打算说出真相，梅尔文也无意再就这个问题与其纠缠下去。他话锋一转，问道：“你的龙在哪里？目前朝中局势尚不稳定，我需要它待在王宫里以备不时之需。”

“在上次的战斗中，魔王的小女儿以尼贝龙根之枪重创了贝利亚。虽然我的魔法能够治愈它的伤势，但短期内与魔王两个女儿之间的这两场战斗太过惨烈，因此现在还未能彻底痊愈。不过请您放心，最多只需要再过两天，我就可以命令贝利亚守候于王宫之内了。”

梅尔文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隔了几秒钟后，维尔多尝试着问道：“您准备怎么处理那个小姑娘？如果需要的话，我倒是可以……”

“这件事我会处理。”梅尔文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我正准备去梅赛德丝那里，要不要一起来发表一下你的建议？”

“既然您已有安排，那在下就不多操心了。还有些其他事情等着我去处理，请恕我失礼先行告退了。”

梅尔文摆了摆手，而老魔法师的声音也从房间里就此消失了。

他转身又环视了一下这个宁静而充满血腥味的房间，而后迈着优雅的步伐向门外走去。

当大门被紧紧关闭的那一瞬间，天花板上数盏以魔素作为能源的吊灯察觉到室内已失去了生命的气息，于是也渐渐黯淡了下来。

然后，一切都被隐藏至黑暗中……



第8节

梅赛德丝

黑暗充斥在小小的房间中，同时也将少女的悲伤痛苦与外界隔绝了起来。

梅赛德丝双手抱膝坐在墙角，将脸深深埋进双膝之间，双肩随着低声的抽泣而微微颤抖着。

三天前，当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金发的小公主一时呆住了。她怔怔地看着告诉自己这件事情的梅尔文，在脑中努力思索对方的话语究竟意味着什么。

突然间，她就像疯了一样开始大吵大闹，拼命呼喊着母亲的名字。

而在隔了几分钟，当梅赛德丝终于意识到母亲已经不在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时，她当场昏倒在了大殿中。

这几天内，梅赛德丝一直将自己反锁在房间中。其间元老院的长辈及梅尔文亲王都曾来到门外对其进行劝说，希望她能够从房中出来尽快举行即位大典，但梅赛德丝却从来没有回应过只言片语，只是在房中无休止地哭泣。

她也曾因哭累了而昏睡过去，但几次却又因梦到母亲而哭醒过来。

每当闭上双眼，她就会回想起母亲那关爱的眼神，那温柔的微笑。而这更加令她痛苦莫名。

梅赛德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痛恨自己。她坚信正是因为自己在那一天要走了精灵守望者，母亲才会无力抵抗魔王奥丁的攻击，并最终魂归大地。

“妈妈……”

她低声哽咽着，泪水再次止不住地流下。

就在此时，门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梅赛德丝用手使劲捂住耳朵，可敲门声却越来越响。同时，一位老者的呼喊声也自门外传来。

“公主殿下，开门，我是布罗姆啊！”林克菲尔德最受尊敬的矮人工匠似乎是刻意在压低声音，但语气听上去非常急切，“求您了，快开门，不然就来不及了！”

原本梅赛德丝以为对方也像其他人一样，是想要劝说自己早日走出房间继任女王，但布罗姆接下来的一句话却如同雷鸣般在其耳畔响起。

“公主殿下，快逃吧！不然的话，你也会像女王陛下一样被那群叛徒杀害的！”

小公主几乎是从地上跳了起来，飞快跑过去拉开了门，而身着囚服，全身伤痕累累的布罗姆也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看到门被打开后，布罗姆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但紧接着脸色又变得凝重起来。

“快逃吧，殿下，叛徒马上就要来了！”布罗姆焦急地喊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好不容易才抓住机会从牢里逃了出来。如果您不快些的话……”

“等一下，布罗姆。”梅赛德丝急忙打断对方问道，“你说的叛徒究竟是谁？还有……我妈妈是被叛徒杀害的？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现在没有时间说这么多，他们正在前往这里的路上！”布罗姆抬头看着小公主的眼睛，低声恳求道，“殿下，我是从小看着您长大的，而您也该清楚我布罗姆是怎样的人。现在，我只求您能相信我一次。一切我会在之后对您解释，但现在我们必须要尽快离开这里才行啊。”

梅赛德丝犹豫了一下，而后点了点

头。直觉以及对布罗姆的了解让她选择了相信这位德高望重的老矮人。

“殿下，从这边走。”布罗姆迅速向四周张望了一眼，走向了左手边的通道。梅赛德丝右手一扬，将放置在床边的精灵守望者呼唤至手中，而后紧跟着布罗姆向那一侧走去。

在布罗姆的带领下，两人通过暗道来到了幻光花园，并准备从位于那里的西门离开王宫。

但就在两人走到花园大概一半的位置时，布罗姆全身就像被电流击中似的剧震了一下，硬生生地刹住了脚步。紧跟在他背后的梅赛德丝猝不及防，险些就撞到了老矮人的身上。

梅赛德丝沿着布罗姆的视线望去。映入她眼中的，是手持红焰魔剑站在正前方不远处，正冷冷看着这边的黑甲少年。

“公主殿下，请回到您的房间。”奥斯瓦尔特面无表情地说道，“义父说现在王宫并不安全，您不应该贸然离开那里。”

“那个……是叫奥斯瓦尔特吗？”小公主花了好一会儿才想起面前这个少年的名字。她清了清嗓子，以商量的语气问道，“我和布罗姆有点急事要出去一下，能替我通知梅尔文亲王一声吗？”

奥斯瓦尔特摇了摇头，表情一如既往地冷漠，“没有义父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许离开王宫，您也不例外。”

虽然一向被母亲教育应该文雅有涵养些，但梅赛德丝也不禁被面前这个少年冷冰冰的态度弄得有些气恼。此前所有人见到她时都会毕恭毕敬，还没有人敢以这样的态度与其说话。

正当梅赛德丝准备上前与奥斯瓦尔特好好理论一番时，布罗姆一把拉住了她的衣袖。梅赛德丝意外地向矮人望去，不明白对方究竟是什么意思。

直到这时她才发现，布罗姆额头上已经渗出了点点汗珠，嘴唇不住地哆嗦着，似乎是在恐惧着什么。

“你怎么了，布罗姆？”梅赛德丝奇怪地问道，“身体不舒服吗？”

还没等布罗姆做出回答，一个男子的声音便从花园入口处响了起来。

“女王陛下，您在这里做什么？”

梅赛德丝定睛一看，走进花园的正是她的堂兄，也就是林克菲尔德的摄政王梅尔文。

“陛下，不久前刚刚传来线报，林克菲尔德内似乎潜入了一些可疑的家伙，想要对您以及元老院不利，因此我才会专门派奥斯瓦尔特前来保护您。”梅尔文右手放于胸前，向梅赛德丝微微欠身行礼，“请回到王宫吧，陛下。您乃万金之躯，不容受到任何闪失。”

“可是……”

“别信他的鬼话！”

正当梅赛德丝有几分踌躇时，布罗姆突然大吼了一声，将她吓得浑身一哆嗦。

“就是、就是这个叛徒害死了女王陛下！”布罗姆指着妖精亲王喊道，脸上写满了愤怒。

这句话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将梅赛德丝震得目瞪口呆。

她震惊地望向梅尔文，而后者脸上也掠过了一丝讶异的神情，不过转瞬间又恢复了平静。

“你知道自己刚才在说什么吗？”梅尔文盯着布罗姆的眼睛，沉声说道，“先是犯下了逃狱的重罪，现在又污蔑身为摄政王的我。布罗姆，难道你真以为仗着铸造魔晶具的技术就可以如此肆无忌惮吗？”

布罗姆毫不畏惧地直视着妖精亲王，昔日软弱怕事的他此刻终于将有生以来积蓄的所有勇气都爆发了出来。

“别装了，叛徒！与魔王奥丁狼狈为奸，为了夺取王位而将结晶炉出卖给他，

设下陷阱害死了女王陛下，甚至连元老院的十二位长老也惨死在了格拉姆剑下！梅尔文，总有一天你会为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血债血偿的！”

“……真让我惊讶……”梅尔文沉默了片刻后，缓缓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有些困惑，“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可你却好像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告诉我，布罗姆，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真的是你做的？”梅赛德丝终于从震惊中恢复了过来，难以置信地望着一向尊敬的堂兄，“是你……是你害死了我妈妈？”

“我给过她机会，可她的执迷不悟却迫使我不得不采取这种极端的方法。对于这件事我也很难过，毕竟她也是我的亲人。”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为了这个国家。”梅尔文平静地说道，“阿珐莉亚只适合做和平年代的女王，但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她性格上的缺陷就暴露无遗。如果继续她和元老院的这种执政方式，只会令林克菲尔德逐渐走向衰落。我曾经苦口婆心地多次向她进谏，但每次换来的都只是失望而已。既然她无法带给这个国家希望，那么，我就只好承担起这份责任，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你、你……把妈妈还给我！”

梅赛德丝愤怒地大喊一声，端起魔弹弩就向梅尔文射去。

而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一直默默站在梅尔文身旁的奥斯瓦尔特也于瞬间做出了反应。

他如离弦之箭一般飞身上前，于急速突进间拔剑将梅赛德丝射出的三枚魔素弹尽数击飞。等梅赛德丝反应过来时，才惊觉对方竟然逼近至自己面前。

小公主急忙纵身后跃，展翼欲向上空飞去，但格拉姆的剑芒已是避无可避。

奥斯瓦尔特没有给梅赛德丝任何机会，反手以剑背打在她手腕上。梅赛德丝只觉得双手一麻，精灵守望者再也无法紧握而掉落于地，而等她回过神来时，魔剑格拉姆的剑锋已经抵在了她的脖颈上。

“公主殿下！”

布罗姆惊呼一声，却不敢动弹一步，生怕自己的鲁莽举动会导致梅赛德丝的不测。但令他意外的是，奥斯瓦尔特竟然将剑收了回来，不过左脚依然踩在精灵守望者上，站在梅赛德丝面前冷漠地看着对方。

“真了不起，竟然能一次射出三枚魔素弹……你原来应该没有这种力量，是因为阿姨归魂的影响吗？”梅尔文饶有兴趣地看着梅赛德丝，背手缓步向其走来，“不过可惜的是，即使如此也无济于事。你还无法控制这种力量，而且格拉姆的威力也非精灵守望者所能匹敌。”

他无视小公主的怒目相向，继续说道：“别担心，我不会杀死你，林克菲尔德人民不能再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了。作为新的女王，作为民众心中的精神寄托，你有活下去的价值。只不过，自此以后你会因悲伤过度而把所有政务都交付于我，将自己深锁宫中永不出门，只有我才被允许与你见面。这样你看如何呢？”

“做梦！”梅赛德丝怒叱道。一想到面前这个男人就是害死母亲的罪魁祸首，她的眼眶便不由得红了，泪水险些夺眶而出。

“真遗憾……不过，我刚才所提出的并非请求，而是命令。”

梅尔文嘴角扬起一丝笑意，将视线转向了自己的养子。

“奥斯瓦尔特，把女王陛下带到幽宫中，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任何人接近她，违者杀无赦。”

奥斯瓦尔特点点头，而后瞥了一眼身旁的布罗姆，问道：“那他呢？”

“关入亲王府地牢，以后我还需要他制造魔晶具。而且，我对他究竟是如何知道一切的很感……”

梅尔文忽然停止了说话。因为他意外地发现，此时布罗姆脸上竟然出现了笑意。

老矮人开始只是轻声的哼笑，渐渐的，他的笑声越来越大，萋萋茬茬的花白胡子也簌簌乱抖起来。梅赛德丝诧异地望向布罗姆，一时以为他是因为受到过度刺激神智错乱了。

就在此时，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在妖精亲王心中油然升起，他看着哈哈大笑的布罗姆，呼吸不知为何变得急促起来。

“你笑什么？”

梅尔文盯着布罗姆问道，但老矮人好像没听到他的话一样，依然自顾自地大笑着。

“我问你笑什么！”

梅尔文厉声喝道，声音竟隐隐有些发颤。奥斯瓦尔特也不禁意外地望向养父，不知他为何会如此失态。

布罗姆的笑声戛然而止，他直视着梅尔文的眼睛，伸手指向了奥斯瓦尔特手中的魔剑格拉姆："你不是想知道我是如何了解你的全盘计划的吗，那就睁大眼睛仔细看看那把剑吧。"

奥斯瓦尔特下意识地将剑举到自己面前，这时他才注意到，在剑柄上沿紧贴剑锋的位置安置着一个米粒大小的东西，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不可能发现。

“……传音器？”

梅尔文喃喃自语着，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在被关押进牢房前，我偷偷在格拉姆上安置了这个东西。那时的我只是觉得你的所作所为有些不对劲，但没想到你竟然会犯下叛国的罪行！”

“……就算你知道一切，那又怎样？”梅尔文很快从惊讶中恢复了过来，冷冷哼了一声，“你将成为永远不见天日的囚徒，我将成为林克菲尔德的新王，这两件事都是不容更改的事实。”

“五分钟前也许如此，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布罗姆从耳中掏出一颗微小的颗粒，将其捏在手中说道，“之前的事情只有我一个人能够知道，但在从狱中逃出来到这里之前，我特意跑到了军营，在传讯花上安放了这个传音器的副本。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梅尔文？与奥丁勾结、策划杀害女王……你刚才所说的一切全都已经传入了林克菲尔德将士耳中，听得清清楚楚！”

梅尔文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此时的他如同置身在冰窖中一般，全身上下一片冰凉。

“……你这该死的矮人！”他突然怒吼了一声，大步上前，单手扼住布罗姆的脖颈将其高高举起。

“我死了……也无所谓……”布罗姆虽然感到呼吸艰难，但还是挣扎着断断续续地说道，“高傲的妖精不会容忍叛徒的存在……即使你大权在握，他们……也必定会冲入王宫将你杀死……梅尔文……你的、你的末日已经到了……”

几乎就在布罗姆话音落下的同时，一声怒吼如炸雷一般突然轰响于幽暗的天空中。

身处于幻光花园的几人都能感受到大地的瑟瑟抖动，前所未闻的吼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猛烈地敲击着每一个人的耳膜。

那声音就如同千万只异兽齐声震颤咆哮，仿佛千万声轰雷划过耳际。空气仿似感受到了蕴含于吼声中的狂怒掀起狂风，园中的幻光花纷纷被吹舞而起，无数花瓣摩擦空气，发出足以令人神经麻痹的尖锐响声。

“怎么回事！”

梅尔文惊慌失措地四处张望，往日的优雅冷静此刻已在他身上荡然无存。

他不自觉地松开手，布罗姆摔在地上，捂着脖子剧烈咳嗽了两声，脸上同样浮现出惊恐的神情，可见他对此也毫不知情。

忽然，魔剑格拉姆与掉在地上的魔弹弩精灵守望者闪耀起淡淡的红光，两件魔晶具同时发出了嗡嗡的鸣响。



奥斯瓦尔特脸色一变，急忙转身向西南方天空望去，而梅赛德丝也于同时望向了与他相同的方向。身为魔晶具的主人，他们比起梅尔文和布罗姆更能感受到那种正在向这边急速逼近的强大力量。

梅赛德丝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那种异常恐怖的力量如潮水般铺天盖地地侵袭而来，几乎令其窒息过去。

而即使是一向冷静的奥斯瓦尔特此时也不禁有些暗暗心惊，在不久前他曾亲身感受过预言之龙海因德尔的惊人实力，可天空中的那个存在所展示的力量竟然远远凌驾于海因德尔之上。

魔王奥丁、炎之王奥尼克斯和死之女王奥迪特虽然实力强大，但却无法飞舞于空。那样的话，在艾里昂大陆有此种力量的存在就只剩下了一种可能……

“愚蠢的妖精啊，也许我应该称赞你们……因为在这数千年来，这是第一次有人让我如此愤怒！”

在呼啸的狂风与咆哮中，红色的巨龙轰然降于幻光花园中。巨大的冲击力令地面剧烈震颤了数秒钟之久，布罗姆立足未稳当场摔倒在地。

赤红的庞大身躯几乎如同一座小山，黑紫相间的脊骨从脖颈一直延伸至尾部，突起的十余道尖刺看上去就令人胆战心惊。它就落在离四人不到十米远的地方，硕大的双翼收拢于身，以白色的双眸冷冷注视着这边，鼻孔间喷出的粗气如阵阵狂风般冲击着众人。

太古三龙之一——暴龙瓦格纳——艾里昂大陆现如今的最强存在。

当看清楚那条巨龙的相貌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在脑海中闪现出了这个令人心惊胆颤的名字。

瓦格纳居高临下地慢慢扫视着众人，最后将视线停留在了梅赛德丝脸上。

“你身上有纯血皇族的气息，妖精一族的小姑娘。”巨龙直视着梅赛德丝，沉声说道，“我曾向奥利津承诺过，不会袭

击他的后人。难道就是因为万年前对友人的这句誓言，才令你们变得如此狂妄吗？”

梅赛德丝定了定神，鼓起勇气小声回答道：“对不起，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意思。能不能……”

“将贝利亚视作家畜般驱使凌辱！甚至还杀死了贤明高贵的预言之龙海因德尔！你们这些卑微渺小的妖精究竟将高傲的龙族看成了什么？任凭你们宰杀的猪狗吗！？”

巨龙突如其来的咆哮令梅赛德丝吓得花容失色，剩下的半截话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将你的军队叫来，小姑娘。你可以降下有如狂风般怒吼着的箭雨，尝试一下是否能伤害我身上的一枚鳞片！”瓦格纳厉声喝道，“将杀死海因德尔的凶手交到我面前，让我亲自教教他对龙族出手的代价是什么。不要妄想侮辱我的智慧，否则我将用愤怒的火焰将这片森林烧得一干二净！”

瓦格纳忽然停住了话语。它看到那个一身黑色盔甲的金发少年向前走了两步，站在其他三人面前抬头望向自己，脸色漠然平静。

“海因德尔是我杀的，就是用这把剑。”奥斯瓦尔特昂头直视着瓦格纳的眼睛，将格拉姆斜指向天，“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在这里和我说。”

红色的暴龙盯着面前这个狂妄的人类，然后将目光移向对方手中那柄闪耀着红光的魔剑。

“没错，就是这种魔晶具的邪恶波动……”

它低声喃喃自语着，目光游离，思绪仿佛又回到了温塔伯伦雪山的万丈山巅，回到了那失去生命气息的金色巨龙身前。

察觉到瓦格纳的异常后，奥斯瓦尔特没有回头，对身后的梅尔文沉声说道：“义父，你尽快离开吧，这里交给我处理。”

“啊……嗯……”

从刚才起就呆立在原地的梅尔文此时方才如梦初醒，他含糊不清地应了一声，扭头便向王宫内快步走去。

而从地上拿起精灵守望者后，薇尔维特本来打算留下来向暴龙解释清楚，但在布罗姆的苦苦哀求下，她也只好跟随着老矮人逃离了此地。

如此一来，停留在幻光花园的就只剩下了一人一龙。

奥斯瓦尔特深吸了一口气，将自己的气息与格拉姆调整至同步状态。他凝神盯着还沉浸在回忆中的瓦格纳，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而在这时，暴龙也终于有了新的动作。

它将目光重新移回到黑色剑士身上，白色的双眸放射出冰冷的视线。

“岁月的流逝看来已经让渺小的虫豸忘却了龙族的力量。愚蠢的人类啊，你在将魔晶具举向预言之龙时，是否有想过触发巨龙的逆鳞究竟要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

“我不认为杀死一只蜥蜴需要考虑那么多。”

奥斯瓦尔特冷冷说道，右手同时紧紧握住剑柄，全神贯注地感受着对方的情绪波动。

“当我将剑插进它的身体时，它最后的惨叫与普通的动物没有任何区别。”

“狂妄！”

瓦格纳的双翼蓦然间向两侧伸展而开，被彻底激怒了的它怒吼一声，铺天盖地的杀意顷刻间充斥着花园，美丽的幻光花在那灼热的气浪下纷纷枯萎凋谢，整个空间也忽然间变为了一片暗红。

在如熔岩地狱般炎热的暗红世界中，一人一龙几乎同时冲天而起。

随之而即的，便是令整个林克菲尔德都为之震颤的巨大轰鸣。



第9节 梅尔文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自从懂事时起，这个信念就一直存在于梅尔文心中。

妖精一族拥有远胜于其他生命的寿命，拥有其他生命无法比拟的俊美面容，拥有与生俱来的魔法力量以及自创世时便流传下来的渊博知识，是艾里昂大陆上最为创世神所眷顾的种族。

可是，他们却只能待在这片小小的森林，这个小小的岛国中，过着几近与世隔绝的生活。

妖精的生命之源是蕴含于空气中的魔素，如果无法吸取足量的魔素，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将失去任何力量，而后无奈地等待死亡。

在整片大陆上，只有林克菲尔德的大气之中弥漫着能够令妖精生存的丰富魔素。其他地域的魔素过于稀薄，即使妖精使用魔法将魔素浓缩储存于体内，最多也只能在外界维持一个月的生命。

所以，妖精们就应该安心地生活在林克菲尔德，与世无争，安享天命。妖精一族世世代代如此教育他们的子孙，梅尔文从小也是听着妈妈有些罗嗦的教诲长大的。

他一直相信母亲的教诲，一直天真无邪地过着平静的日子，一直认为这种安宁平和就是妖精应该享受、应该遵循的幸福的生活。

但是，从那一天起，一切都改变了……

“梅尔文，以后阿珐莉亚阿姨会好好照顾你的，一定要听阿姨的话哦。”

“……妈妈，你要去哪里？”

“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那里是妖精一族的梦幻之乡，是我们的最初之地与终焉之地。”

“那带我梅尔文一起好不好？梅尔文一定会听话的。”

“傻孩子，你还没到去那里的时候呢。总有一天你会再见到妈妈的，不过，大概要过很久很久吧……”

他还清楚地记得，妈妈弯下腰，温柔地将自己抱在怀里，久久没有松开双手。

“以后妈妈不会在你身边了，一定要注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妈妈微笑着说这句话时，泪水正顺着她的脸颊悄然滑落。

那是梅尔文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第二天，他被接入了王宫。而也正是在那里，他从自己的姨母——妖精女王阿珐莉亚那里得知了母亲因病去世的消息。

他站在金碧辉煌的大殿中，脑袋里嗡的一声炸开了。之后阿珐莉亚似乎还说了些什么，但他一句也没有听见。他只知道，这个世界上他最亲的人，已经永远离他而去了……

整整一个星期内，梅尔文没有说一句话。

“你的母亲是因为急病而去世的，所以才没来得及与你见最后一面。”

阿珐莉亚和大臣们这样告诉梅尔文，但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个借口。

虽然年纪尚幼，但那时的他完全能感受到母亲最后一次话语中与眼神里蕴含的诀别之意。

为了调查事实真相，七岁的梅尔文独自开始了秘密调查。

而他最首要的目标，就是妖精之国所有古籍的存放处——玛娜庭园。

在经过了长达半年的苦苦忍耐及刻意伪装后，梅尔文终于用计骗过看守玛娜庭园的矮人，偷偷潜入了藏书库内。

而在那里，他终于得知了母亲的真正死因。

林克菲尔德确实是艾里昂大陆上魔素浓度最高的所在，但由于妖精寿命实在是太长，自然死亡率过低的结果就是人口日益膨胀。而在七百年前的某一天，即使是林克菲尔德也无法负载妖精所需的大量魔素了。按此状态发展下去的话，妖精一族很有可能将面临大面积死亡的命运。

为了避免这种惨剧的发生，元老院与当时的女王在经过商议后做出了一个决定：自此以后，每隔百年元老院将会在妖精皇族中挑选出一位成员，并令其进行“归魂”，将自己生命中吸收的所有魔素尽数归还于这片森林。

蕴藏于妖精皇族体内的魔素浓度及纯度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在特殊仪式下，一人的归魂便足以抵消所有国民百年来的魔素消耗，如此即可达成国内魔素储量的相对平衡。

而梅尔文的母亲，便是此次的牺牲者。

也许是认为年幼的梅尔文还无法承受这种打击，所以阿珐莉亚才选择了暂时以善良的谎言欺骗他，等待日后向其坦白的时机。

虽然心里感到很难受，梅尔文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因为通过书上的记载，他明白了这一行为对于妖精一族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对为了民众坦然面对牺牲的母亲更加充满了敬意。

如果此时他就离开玛娜庭院，那一切都将一如既往。

他将像其他妖精那样继续浑浑噩噩地活下去，将永远无忧无虑地游荡于林克菲尔德。

但是，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他的目光不知为何落在了一本破旧的羊皮古籍上。

那本书放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表面上遍布着灰尘，看起来已经很久都没人翻开察看了。

不知是受到什么力量的驱使，梅尔文打开了那本书。

而在其中，他看到了一个秘密。

一个自从太古时代便由神祗确定下来的协议。

不知是多少万年前，那时的妖精是艾里昂大陆上最强大的存在。他们的势力几乎遍布整块大陆，统率着其他所有族群。即使是高傲的龙族也与妖精之王奥利津签订了契约，彼此起誓与对方互不侵犯。

那是一个梦幻般的岁月，妖精将魔法与科技融合贯通，令文明达到了现代无法想像的顶峰。那时没有任何战火，几乎每一寸土地都处于妖精的统治下。那时没有任何悲伤，在妖精温和的统治下，各地都洋溢着欢声笑语，夜夜笙歌。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众神却对人间的状况产生了不满。

原本众神对人间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方略，极少亲自干涉下界之事。可如今妖精一族的过分强大令他们渐渐担心起来。

他们原本认为，与以往千万年人间曾出现的统治者一样，妖精在艾里昂大陆的霸主地位并不会太久，终有一天会逐渐衰落，被迫将统治权交由其他族群，

或是重新回复至列国割据的状态。

可事实却是，妖精的寿命实在是太长了。由贤明君王主导的盛世持续了已有数千年之久，文明反而有越发强大之势。而这，则恰恰违背了众神的意志。

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平衡的世界，文明应该在不断的斗争中缓慢成长，而非像如今这样突飞猛进。一族的势力不能过分强大到足以支配一切，那样的话只会成为其他种族的威胁，甚至是……神的威胁。

所以，众神做出了一个决定。

将妖精一族的存在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除。如果有必要的话，进行第二次创世。

当得知众神的决定后，虽非神祇，但却是世间惟一能与神祇对话的妖精之王奥利津无比震惊。为了拯救自己的族人以及世界，他向众神苦苦哀求，最后终于以极大的代价换取了妖精一族生存下去的权利。

按照奥利津与众神达成的协议，妖精一族将会把世界各地的统治权让渡给各个族群，而后全体迁移至大陆东南方的森林小岛林克菲尔德。而为了限制妖精的行动范围，众神将他们改造成了需要消耗魔素才能生存下去的种族，并令林克菲尔德成为了艾里昂大陆上魔素最浓最纯粹的所在，如此便可避免妖精再度萌生统治世界的欲望。

从那一天起，妖精失去了艾里昂大陆的统治权，从此只能蜷缩于这个小小的森林岛国，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就这样度过了几千年、几万年的时光……

当看完书上记载的内容后，梅尔文只感到脊背发寒，浑身战栗不已。

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愤怒。无法抑制的愤怒。

现在的情况与那时已经截然不同。数千年前的某一天，所有神祇不知何故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再也无法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从那一天起，众神时代就已经结束了。而令梅尔文愤怒的是，即使如此，妖精皇族依然固执地遵循着对众神的承诺，不愿主动将脚踏出林克菲尔德一步。

困扰妖精的最大问题——魔素实际上并不难解决，只要得到目前处于瓦伦蒂亚王国控制下的太古仪器——结晶炉科尔德隆，妖精就可以将魔素凝为魔晶。而将其放在身上，妖精们就可以将其作为生命之源自由行走于艾里昂大陆，不必再局限于林克菲尔德这个小小的世界，只能依靠有限的魔素生存下去。只要得到结晶炉，妖精就可以离开林克菲尔德。

只要生存环境不只局限于这个森林岛国，就再也不会出现妖精皇族的自愿牺牲。

就再也不会出现……母亲的悲剧……

从那一天起，年幼的梅尔文便暗暗下定了决心。

他要成为林克菲尔德的统治者，要取得足以号令全族的权力，要带领族人离开这个岛国走向一个崭新的世界。

重新唤起妖精一族的活力，令族人不再白白牺牲。

这是梅尔文心中的信念，为了这个信念，他心甘情愿背上骂名，不惜以世人眼中卑鄙无耻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与敌人勾结，出卖了国家的利益。

他为了登上王位，害死了自己的姨母。

他杀害了德高望重的元老院所有成员，扫清了独揽大权的最后障碍。

但令他万万意想不到的是，自己机关算尽，最后竟然会栽在了一个矮人手中。所有的一切，如今都已化为了泡影……

◇◇◇◇◇◇◇◇◇◇◇◇◇◇◇◇◇◇◇◇◇◇◇◇◇

梅尔文拼命奔跑着，追杀与叫骂声不断从几个拐角外的走廊处传入他的耳中。

那是他曾经统率的军队。就在几个小时前，他还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一声令下便能够指挥动数十万大军。但可笑的是，如今的他却成了部下追杀的目标。

梅尔文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被逼得在王宫中四处逃窜。

如此窘迫，如此狼狈，就如同丧家之犬一般。

当通过布罗姆安置的扩音器听到刚才梅尔文在幻光花园中的那番话语后，士兵们被彻底激怒了。他们不顾一切地冲进王宫想要捉住梅尔文，在这些杀红了眼的士兵面前，梅尔文在宫内布置的亲兵没过多久就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

借助对王宫地形的了解，梅尔文好不容易才避开了从各个入口蜂拥而至的士兵。他躲在一处偏僻的角落里，背倚着墙角大口喘着气，听着自己的心脏像敲鼓似的怦怦跳动着。

此时的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过去的岁月中，他一直为了自己的计划在不断努力着，脑海中几乎没有别的什么念头。可到了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竟然从来没有意识到失败后究竟该采取何种对策。

“我是太自信了……还是太蠢了呢？”

梅尔文苦笑了一声，扭头准备向另一侧的过道走去。通过那里，有一条密道可以直接抵达宫外。在失去一切的现在，他没有其他任何路可以选择，只能先逃出王宫再为之后的事情打算。

但就在梅尔文转过身去的那一刹那，从背后传来的一声大喊突然刺入他耳中。

“找到了，在这里！”

梅尔文突然觉得胸口一凉，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击力令他踉跄着向前走了两步，险些跌倒在地。

他低头望去，一枚箭已然射透自己胸前，露出短短一截锥形箭头，于灯光映射下银光闪现。

“我、我射中那个叛徒了！”

梅尔文艰难地转过身去，一个低级妖精士兵站在离他大约40米远的拐角处，正欣喜若狂地扭头向斜侧过道的同伴大喊着。

“快点来，别让他跑了！”

伴随着这句话，一阵零乱的脚步声自斜侧过道方向传入梅尔文耳中，听声音至少有十几个人正向这边赶来。梅尔文强忍着痛向通道另一侧奔去，叫骂声与狂喊声从背后不断传来，不绝于耳。

一路跑到一处三面环壁的死路时，梅尔文伸手探向左边墙上的水晶灯。当他按照特定的顺序快速将灯台转动了三下后，前方的墙壁突然隆隆地向两侧分开。梅尔文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当确定追兵距离自己还有一段路程时，急忙又按照相反的顺序转动灯台，而后在暗门即将关闭前冲了进去，来到了金碧辉煌的大殿中。

这个直通王宫大殿的暗门只有王室的极少数人知道，是女王遇到无法回避的危急情况时用于逃生的。

梅尔文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了四五步，突然眼前一黑，险些摔倒在地。他紧紧扶住旁边的柱子，步履维艰地一步步走向正前方由千年古藤编成的王椅。但当走到距离王椅还有十余步之遥时，他再也无力继续行走下去，双腿一软，斜靠着柱子倒了下去。

尽管暂时避开了士兵的追杀，但梅尔文清楚地知道自己受的伤究竟有多严重。那一箭恰好射穿了他的肺叶，虽然很奇

怪地并没有感觉到多么痛苦，只是有些麻而已，可大口大口往外咳出的鲜血已经浸红了他的前胸。

他感到视线有些模糊了，面前的几根柱子好像有生命般摇摆不定。那种迷乱的眩晕感令梅尔文难以忍受，所以干脆闭上了眼睛。

“就这么死了啊……”

梅尔文双目紧闭，喃喃自语道。一丝落寞与无奈的苦笑浮现于脸上。

“……这些年来我做的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依然将遵循着往日的轨迹运转下去……哼哼……哈哈……哈哈哈哈！”

在已达到极致的绝望与悲哀中，梅尔文忽然笑了。

他浑然不顾这是否会将追兵招引而来，声音越来越大，笑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在这金碧辉煌的大殿中，妖精亲王斜倚着柱子，坐在地上纵声狂笑着。

充满了讽刺与绝望的狂笑声回荡在空荡荡的殿堂上，久久无法散去……

第10节

奥斯瓦尔特

剑光四溢，烈焰灼空。

昔日里美丽幽静的幻光花园，此刻已被笼罩在熊熊火海中。无数花瓣依然飞舞在空，但过不了几秒钟就会被火星沾染化为灰烬消散飘零。

以花园的正中央为中心，方圆百米的空间都被无比强大的斗气结界罩住，任谁都无法进入其中。如果有人此刻身处外围的话，他将听不到任何响动，只能看到花园内红焰狂舞，不时仿似有一大一小两团黑影以人类难以想象的速度划过空中。

而在结界内，愤怒的龙吼不断回荡翻滚，几近令人震耳欲聋。

奥斯瓦尔特侧身一跃，于眨眼间避开了从空中疾飞而下的暴龙。瓦格纳的利爪急速抓下提起，虽未直接碰触地面，但冲击力令地表瞬时出现了一处大坑。

暴龙一击未中后没有留给对手丝毫喘息之机，立刻怒吼着再度冲向奥斯瓦尔特。口吐烈火的同时，两翼也掀起强有力的龙卷向黑色剑士袭来。

眼见避无可避，奥斯瓦尔特只得将全身之力凝聚于魔剑之上，大喝一声主动冲向了瓦格纳。

黑色与红色的身影瞬间重叠，伴随着最强之剑与最强之龙的激烈碰撞，整个结界再度开始了巨大的波动。

奥斯瓦尔特从没想到过，这个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如果艾里昂大陆真的曾经存在过神的话，那暴龙瓦格纳的实力必定比起诸神来也不遑多让。

他倾尽全力发动的攻击几乎尽数被瓦格纳轻松挡下，即使极少数几次砍中其身，也无法斩下对方哪怕一片鳞甲。而相对的是，暴龙的任一次攻势都令他疲于应付，以秘银打造的黑色盔甲在龙族面前与布衣毫无区别。在缠斗了将近十分钟后，如今的奥斯瓦尔特已是遍体鳞伤，被利爪划过的左肋更是血肉模糊。

“近千年来，这还是我第一次超过五分钟的战斗。作为低等存在，你的实力很让我惊讶，人类。但是你自己也该清楚，

凭你的力量根本无法与我抗衡。”

瓦格纳在半空中扇动双翼，看着奥斯瓦尔特傲然说道。

“如果是以往遇到这样的对手，只要他放下武器，我就会让他死得毫无痛苦，但是，你没有资格享受这种优待。在保留你生命与意识的情况下，我会把你的四肢逐一撕下，将你的残躯放置于温塔伯伦雪山整整一个月，让你亲身感受到海因德尔临终前的悲哀与痛苦！”

奥斯瓦尔特没有回话，左手下意识地捂向肋部，面部肌肉由于剧痛突然抽搐了一下。他深吸了一口气，想将自己的紊乱的呼吸调整过来，但任凭他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

如果继续这样战斗下去，自己最多再过三分钟就必败无疑。

这并非自暴自弃，而是奥斯瓦尔特对双方实力进行充分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虽然刚才只战斗了几分钟，但对于奥斯瓦尔特而言与数小时的苦战毫无区别。他的体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而左肋的伤势更是严重影响了他的反应与判断力。

更为可怕的在于，奥斯瓦尔特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瓦格纳根本没有发挥出自己真正的实力。对于暴龙而言，先前那五、六分钟的战斗只是场游戏而已。它就如同一只将老鼠逼至墙角的猫，正在饶有兴趣地挑逗着自己的猎物，而等到它对这种玩耍感到厌倦时，也就是自己这个猎物的死期。

“……只有用那个了……”

奥斯瓦尔特咬咬牙，突然间大喝一声，将手中的魔剑高高举起。

感受到契约签订者的意志后，魔剑格拉姆于刹那间红焰暴增。

以奥斯瓦尔特为圆心，周围十米内的火焰尽数被吸至魔剑之上。而黑色的斗气也于此时蓦然浮现，转瞬之间便将奥斯瓦尔特浑身笼罩了起来。此时的奥斯瓦尔特就如同一团人形的黑色魔影，只有他手中的魔剑以及变色的双眸，放射出令人胆战心惊的血红。

“……黑曜斗气？那柄剑……难道是格拉姆？”

瓦格纳自开战以来第一次露出了惊讶的神情。它将目光移向奥斯瓦尔特手中的魔剑，突然间哈哈大笑起来。

“太有趣了，真没想到还能跟格拉姆的契约者较量一番！你是第几个来着？四、五、六……已经完全记不清楚了，不过……没有关系！”

瓦格纳猛地展开双翼，昂首向天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龙吟，全身上下突然间闪耀起赤红色的光芒。

“来，人类！像你的前辈那样，让我再度感受到战斗的快乐吧！”

说完这句话后，暴龙张开血盆大口俯冲而下，白森森的獠牙放射出冷冽的寒光。

奥斯瓦尔特低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手中的剑垂向地面。暴龙的气势令他周遭的地面开始震动，燃烧起来的小石块被斗气所慑，纷纷从地上弹起而后四处溅落，如冰雹一般撒在他身上。可奥斯瓦尔特却没有任何动作，就仿佛对外界的一切失去了感应一般。

暴龙的吼声越来越近，口中发出的恶臭扑鼻而来。在即将俯冲至地面时，它伸开利爪，瞄准奥斯瓦尔特的头顶猛抓过去。而在此时，沉默的黑色剑士也终于有了反应。

他猛地抬起头来，魔剑呈弧状向上挥起，硬生生地砍在了瓦格纳的巨爪上，黑红相间的血液顿时喷洒于空。

剑爪碰撞激起的冲击波竟然将急冲而下的暴龙震得向后空退去，但奥斯瓦尔特也在这巨大的冲力下闷哼一声，胸口一阵气血翻腾，喷出一口鲜血。

许久未曾感受到的痛楚令瓦格纳暴

怒地大吼起来，足以将钢铁融化的火焰自其口中喷薄而出。奥斯瓦尔特侧跃避开火焰，而后大喝一声纵身跃至半空，持剑向暴龙的头颅猛刺过去，但暴龙掀起于身前的数道龙卷却迫使他重新降至地面。

全身笼罩在黑曜斗气下的奥斯瓦尔特借助自己的体型与速度优势，如鬼魅一般游走于暴龙身旁，不时抓住机会将魔剑刺向暴龙身躯。但瓦格纳对这些微不足道的伤口浑然不顾，火焰、龙卷及利爪数种攻击方式齐发，每一击如果切实命中都足以将对方置于死地。

从表面来看双方似乎势均力敌，战斗虽然激烈，但却陷入了胶着状态，谁都无法给对方造成致命伤害。但随着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奥斯瓦尔特的脸色却变得越来越凝重，攻势也随之变得更加迅猛。

黑曜斗气虽然能令其发挥出300%的强大力量，但却无法持续太久时间。而且这种状态是以消耗大量体力为代价的，每次斗气消失时奥斯瓦尔特都会感到精疲力竭。如果他不能在这剩余的几分钟内击败瓦格纳，那接下来迎接自己的命运可想而知。可是，虽然如今的他已能够以魔剑给暴龙造成伤害，但那所谓的伤害最多也不过是几厘米的伤口而已，对于庞大的暴龙来说根本就无关痛痒。

更令奥斯瓦尔特暗暗心惊的是，最强之龙——暴龙瓦格纳的体内似乎蕴含着永无休止的力量之源。从刚才起到现在，瓦格纳的斗气不但没有丝毫减弱，反而变得越来越强大。这种深不可测的力量已经完全超越了他的认知范畴。

但就在奥斯瓦尔特全力挥剑斩开迎面而来的数团火球后，瓦格纳突然纵身飞至空中，主动停止了攻势。

“到此为止吧，人类，不要再执着于无意义的挣扎了。”暴龙沉声说道，“虽然你的力量比起鼎盛时期的奥丁还差一些，不过在我遇到的格拉姆的历任契约者中已经可以排在前三位。但即使如此，你依然无法给我造成任何威胁，我也失去了继续战斗下去的兴趣。”

它盯着奥斯瓦尔特，继续说道：“尽管你迟早会被魔剑反噬变为暗魔，但我可没有等待的耐心。海因德尔的冤魂还被封印在格拉姆内，现在就让我将你活活吞噬，令贤明高贵的预言之龙早日得到解脱吧。”

“被吞噬变为暗魔……”此时的奥斯瓦尔特已经解除了斗气状态，他重复了一遍瓦格纳刚才的话语，抬头问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哦？身为格拉姆的主人，你竟然在不知道后果的情况下就与魔剑签订了契约？千年未见，难道说奥迪特将血之诅咒进行了更改吗？既然如此，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瓦格纳饶有兴趣地低头看着奥斯瓦尔特，说，“你手中的魔剑格拉姆非人间造物，是以你的生命为代价与死之女王奥迪特签订契约而换来的。它会借助不断的杀戮吸取死者的灵魂，赐予你无穷的力量，但终有一天，过度使用这种力量的你将遭致怨灵的反噬。你的灵魂将成为奥迪特的食粮，而失去灵魂的肉体则将变作虚无肮脏的暗魂，犹如行尸走肉般徘徊在幽界与现世之间。”

“……这不可能！”奥斯瓦尔特难以置信地说道，“死之女王只能诱惑那些脆弱的人。只要我有坚强的意志，就足以抗拒魔剑的反噬……”

“哈哈哈哈，可笑的谎言。”瓦格纳大笑了起来，“愚蠢的人类啊，看来你一直被蒙在鼓里。自从死之女王将这柄剑造出来后，数千年来我曾遇到过数个格拉姆的契约者，他们中间有叱咤风云的君王，有受到世人敬仰的英雄，有号称天下第一的勇士，有丧心病狂的嗜血狂魔。要说坚强的意志，他们每个人都不缺乏，

但不管是其中的哪一个，他们的最终结局与我所说的都没有丝毫区别。”

“……怎么会……”奥斯瓦尔特脸色大变，踉跄着倒退了两步，“义父、义父明明是这么告诉我的。难道、难道说……”

瓦格纳没有说话，它冷冷地看着方寸大乱的黑色剑士，上下双颚缓缓张开，一种异常强大的波动出现在其喉间。

它已经不想再浪费时间了，最强技——太古龙息虽然需要大约半分钟来积蓄，但威力足以扫平方圆数百米的一切物体，令地上的这个人类绝无生还的可能。

那样一来，它就可以完成给海因德尔的报仇，再度返回喀尼加斯山脉继续长眠。

但就在这时，突如其来的恐惧如闪电般划过瓦格纳的脑海。

暴龙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起来，那种铺天盖地的不祥预感令它从心底里感到了恐惧.

虽然远隔万米之遥，但那种血与灵魂的羁绊能够让它清楚地感觉到：有种非人的异物像老鼠般鬼鬼祟祟地潜入了自己的居所，并正准备盗取它视为一切，甚至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的那件珍宝。

“混账！”瓦格纳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怒吼。

它不再理会地上的奥斯瓦尔特，展翅便向来时的方向急速飞去，很快便消失在了天空的尽头。

奥斯瓦尔特迷惘地昂首望向天边，完全搞不懂为何对方在轻易即可将自己置于死地的情况下选择了离开。

半晌之后，他垂下了头，握紧魔剑格拉姆，失魂落魄地向着王宫内走去。

父亲……我在你心目中，究竟是什么……

◇◇◇◇◇◇◇◇◇◇◇◇◇◇◇◇◇◇◇◇◇◇◇◇◇

原本宁静肃穆的林克菲尔德王宫，如今已被喊杀声彻底淹没。

愤怒的士兵源源不断地冲入王宫，四处寻找买国贼——摄政王梅尔文的身影。

无论是妖精、独角兽还是矮人，在所有士兵们的心目中，前任女王阿珐莉亚是如同慈母一般的存在，因此，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发下了毒誓，一定要将出卖女王的叛徒剁为肉酱，以报这血海深仇。

而当士兵们看到梅尔文的义子——奥斯瓦尔特突然出现在宫中时，虽然明知实力不敌，但他们依然不顾一切地向对方发动了攻击。

古香古色的王宫主道上，奥斯瓦尔特不顾挡在正前方的数十名妖精士兵，持剑飞奔向前，每跑一步，伴随而来的都是惨叫哀号与血雨腥风。

他能够感觉到，义父现在就在王宫大殿内。这一方面源于十五年共同生活的岁月对义父性格的了解，另一方面也是第六感的判断。

果然，当他赶到大殿前时，聚集在宫门前的士兵刚刚将门冲开，正准备拿着兵刃冲杀进去。透过人群的间隙，他一眼就看到了大殿内倚着柱子坐在地上的梅尔文。

奥斯瓦尔特长啸一声，飞身跃起至门前的士兵中央。妖精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猝不及防，匆忙间乱成一团。

在挥剑击倒最前面的几个士兵后，奥斯瓦尔特冲入了大殿内，转身将门再度紧紧关闭，而后迅速以魔剑沿着门缝一划，以剑锋发出的灼热气焰将大门紧紧熔住。这样一来，外面的人想冲进来至少要花一段时间了。

在外面传来的叫骂声与刀剑砍在门上的声响中，他深吸了一口气，转身缓

步向梅尔文走去。

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令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妖精亲王再度恢复了意志。他艰难地睁开眼睛抬头望去，当看清来者后，他那苍白的脸上露出了难以捉摸的笑意。

“……看上去你也撑不了太久了啊，奥斯瓦尔特……我应该为格拉姆再找几个替补使用者的……”

奥斯瓦尔特犹豫了一下，低声问道：“……义父，格拉姆真的……真的是用我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吗？”

听到这句话后，梅尔文一怔，而后忽然嘿嘿笑了起来。

“回答我！”奥斯瓦尔特被这嘲弄般的笑声激怒了，向前一步大声喊道，“我对你来说究竟是什么！”

“……你这么想知道吗？”梅尔文剧烈咳嗽了几声，鲜血又一次自嘴角流下。他微笑着盯着奥斯瓦尔特的眼睛，用微弱而冰冷的声线说道，“你……你只是一件物品，只是为了让我登上王座的工具。”

“你说谎！”奥斯瓦尔特猛地将剑指向自己的养父，但剑锋与双唇因为前所未有的恐慌止不住哆嗦起来，“是、是你在十五年前从荒野中救下了被遗弃的我，是你一直将我抚养长大，教会了我一切。现、现在你要告诉我这一切……这一切都是谎言吗！！！”

“哈哈……哈哈哈哈……你还是那么天真……或者说是愚蠢啊。我的孩子……要听我说出真相吗……”在又一次发出毫无感情的狂笑后，梅尔文看着奥斯瓦尔特说道，“十五年前，我在出使铁达尼亚的途中遇到了一对倒在路旁的夫妇……男的身负重伤，那时已经奄奄一息了，而抱着一个婴儿的年轻女人也陷入了昏迷中……当第一眼看到那个婴儿时，我突然感觉到他身上拥有令我难以想象的巨大的潜力，那就是你，奥斯瓦尔特……”

说到这里，他再度剧烈咳嗽起来，嘴里忽然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

梅尔文用发颤的手擦了下嘴角，继续说道：“那时的我已经知道了魔剑格拉姆的制作方法，但欠缺的是一个既强大又能对我言听计从的使用者……我曾在林克菲尔德境内苦苦寻觅，可却一无所获，而当我看到你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自己已经找到最理想的目标了……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从那个女人的怀中抱起你，将你带回了妖精之国……你迄今为止学会的一切，都是我为了让你成为合格的魔剑使用者而准备的……但现在看来，我对你的期望实在是太高了些啊，没用的废物……”

“那、那对夫妻……我的父母现在在哪里！？”

“那个女人死死将你抱在怀中不肯放手，所以我就一剑杀了她……而后抽出剑来又刺入了男人的心脏……虽然放着他不管他也很快会死去，但让他们同时前往死之国也许更容易相遇……这就算是我对抱走他们孩子的小小补偿吧，哈哈哈哈……”

“闭嘴！”

奥斯瓦尔特愤怒地大吼一声，举剑猛地向梅尔文刺去。

可在剑锋距离妖精亲王的心脏只有数厘米之遥时，他却硬生生地停止了剑的去势。

魔剑格拉姆就这样滞在半空中微微颤抖着，怎样都无法再向前半分。

这十五年来，奥斯瓦尔特一直将梅尔文视为自己惟一的亲人，也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尊敬的人。他心甘情愿成为对方的剑，为了令对方实现心中的理想，他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任何挡在路上的敌人。

虽然现在知道了一切，知道了自己被欺骗，被背叛，知道了面前这个男子实际上是杀死自己亲生父母的仇人，但这时奥斯瓦尔特却绝望地发现，自己无

论如何都下不了狠心将剑刺下。

“太蠢了……”

梅尔文垂首凝视着停止在胸前一动不动的剑锋，摇头低声自语道。像是说给奥斯瓦尔特，又像是对自己的嘲讽。

他不再理会站在自己面前的那个失魂落魄的少年，缓缓闭上了眼睛。

“大地啊，接受吧，吾魂归位之刻来临了……”

他喃喃自语着，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前开始了妖精皇族独有的归魂仪式。

“归魂之际，吾将吾名还至蔚蓝的苍穹……吾之名为梅尔文，真名唤作尼德霍格（注）……吾乃啃啮白杨树根之人，吾穷尽一生，只为抗拒自己的命运……”

梅尔文的声音越来越低，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已近含糊不清。但就在此时，他的身体忽然微微震动了一下，脸上不知为何慢慢浮现出喜悦与安心的笑容。

“……你是……来接我的吗……妈妈……”

这就是梅尔文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在奥斯瓦尔特眼前，梅尔文全身闪耀起了淡紫色的光芒。当光芒慢慢亮至耀眼程度时，凝聚在一起的光团忽然散开，化作无数颗大大小小的光点缓缓向上方四散飘去，渐渐消失在了空气中。

奥斯瓦尔特呆呆站立在原地，如尊木雕泥塑般一动不动，手中的剑也依然停留在原来的位置。

此时，大殿被密封的门终于经受不住外界的重击，“轰”的一声向里侧倒塌了。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妖精士兵们如潮水般纷纷涌入大殿之内，手持兵刃一路冲了过来。

但就在冲在最前面的几个士兵大喊着挥刀向奥斯瓦尔特头顶砍来时，黑色剑士突然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怒吼。

吼声响起的同时，漆黑的斗气如火山爆发般自奥斯瓦尔特身上冲天而起，随之掀起的巨大气浪顷刻间便将他前方的数名妖精士兵向后震飞开去。身披黑曜斗气的奥斯瓦尔特双手紧握魔剑，如同疯了一样向士兵最多的地方狂奔而去。

站在最前面的那些士兵完全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会主动发动攻势，一时慌了手脚。而当他们回过神来的同时，就已经成为了格拉姆的剑下亡魂。转瞬之间，王宫大殿内就变为了弥漫着血雨腥风的修罗场。在妖精士兵惊恐的视线中，这个被黑气笼罩的少年就像是一个黑色的恶魔，每次血红剑光划过都伴随着同伴的血肉飞溅。虽然冲入大殿的士兵有近百人之多，但在奥斯瓦尔特如疾风迅雷的疯狂攻势下却毫无还手之力，顷刻间地上便多了数十具残缺不全的尸体。

先前要为女王复仇的愤怒之火此刻已尽数被恐惧的潮水浇灭，妖精士兵们越来越觉得，面前这个敌人根本就是个怪物。在乱战中他已身中数箭，全身上下伤痕累累，如果换作普通人的话，受到这种伤势早已颓然倒下，但他却像不知道疼痛一样不住斩杀着，浑然不顾己方挥斩向他的刀剑。

当两方激战了将近三分钟后，奥斯瓦尔特身上的黑曜斗气渐渐消失了。

先前与瓦格纳的一战令其消耗了大量精力，因此这种力量只能坚持如此短的时间。现在的奥斯瓦尔特已经没有半分力气了，甚至需要靠剑的支撑方能勉强站立在原地。

“……还有谁要过来？”

他将剑锋用力插进地板，挣扎着直起身来，沉声说道。

现在身处于大殿之内，从四周包围着奥斯瓦尔特的士兵还有四五十人。但他们全都远远停留在离奥斯瓦尔特七八米的

距离，手中紧握武器，谁都不敢向前一步。虽然面前这个少年已遍体鳞伤，看起来任谁都能上前将其置于死地，但对方刚才所展现出来的恐怖气势完全震慑住了他们。他们犹豫着互相张望，希望能有胆大的同伴主动上前，大殿内一时竟然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我的生命在这里……谁想将它拿走就走过来吧。"

奥斯瓦尔特再度说道，声音低沉而无力。但那些士兵反而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脸上纷纷挂着惊恐胆怯的神情。

看到竟然出现了这种意想不到的局面，心如死灰、一心求死的奥斯瓦尔特苦笑了一下，将目光投向了右侧上空。

在他目光所及之处，一个黑色的身影正漂浮在接近天花板顶部的墙角，手中的巨大镰刀放射出冰冷的光芒。自从黑曜斗气消失后，这个身影便出现在了那里，始终默默地盯着奥斯瓦尔特，一动不动。

"腐朽大地的死之使者……你是在等待取走我的灵魂吗？"

他凝视着死神，面无表情地问道。妖精士兵顺着他的视线望去，但在他们的视线中那里却是空空如也。奥斯瓦尔特这种反常的举动令他们更加恐慌，身处后方的几名士兵甚至萌生了逃跑的念头。而与此同时，大殿外又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似乎又有大量士兵正向这边赶来。

"既然如此……"

他艰难地用双手握住剑柄，反向高高举起魔剑格拉姆，将冰冷的剑锋对准了自己。

"既然如此……我就将它交给你吧！"

在所有士兵惊恐的目光下，奥斯瓦尔特大吼一声，猛地将魔剑刺向了自己的心脏。

艾里昂历2147年8月25日，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建国以来首次政变宣告彻底失败。

叛国者——妖精亲王梅尔文还未建立起来的统治被得知真相的愤怒的士兵推翻，于走投无路下无奈地选择了归魂。其义子——妖精之国最强的剑士奥斯瓦尔特也在不久后自杀身亡，但尸体不知何故消失在了众人面前。

同日深夜，前任女王阿玹莉亚的独女——年仅12岁的梅赛德丝在朝中所有大臣的支持下举行了即位仪式，于万人跪拜中将代表着王权的幻光花冠缓缓戴于头顶。

林克菲尔德建国以来的第十三位女王，自此诞生了。

（待续）

注：尼德霍格（Nidhogg）是北欧神话中居住在冥界的沸水之泉中的一条黑龙，名字的含义为“绝望”。它与同伴一起啃食空了世界树的树根，并在诸神之黄昏的战场上贪婪地啃啮着染满鲜血尚存余温的尸体。

末日结束时，尼德霍格从尸堆中窜出，沉重低缓地飞向远方，黑色的翅膀上挂满骸骨。不久之后，它在极远之地坠落下去，消失在寰宇边缘那无底的深渊中。



降临之日

一座注定飘零的都市，当它矗立眼前之时，却更显美丽与哀婉。

月光下，王宫威严地立于湖面之上，周围的街市排列得井然有序。

都城尚处于内乱之中，而强大的帝国也即将侵袭而至。市民们被紧张的气氛包围着，整个城市被不安的阴影所笼罩。但，夜却依然如此明朗，星辰在无尽的天际静静地闪耀。若能从月亮俯瞰这凡间尘世，人们的骚乱与纷争也不过是风中之尘，过眼云烟。这座古都依然美丽得如画一般。然而……

一切的一切都扭曲了。坍塌、崩溃、毁灭。

如噩梦一般。

如果这个世界——伊瓦利斯真的有地狱存在，那也不会比此时此刻的这座城市更为惨烈了。这是一场空前的惨剧。只是一瞬间，难以想像的灾难将整个城市都湮灭了。

一切都始于那大量喷涌而出的魔雾。

魔雾是魔力之源，是人们对存在于万物之中的能量的通称。这种无处不在的能量通常情况下并没有危险性，它支撑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如同空气一样遍布整个世界。

但是，那一瞬间所释放出的魔雾浓度已经远远超越了“异常”这个词语所能形容的范围。

就如同，积聚了千年的雨水，在短短一小时倾斜而下。雨水填充在每一个缝隙之间，而水压还在不断地上升。疯狂的魔雾就像这雨水一般爆发了。

原本不可见不可触摸的魔雾在高浓度凝缩之后，竟然化作了金黄色的“雾流”。它变为可粉碎一切的能量块，卷起巨大的旋风，毫不留情地横扫了整座城市，将街道破坏殆尽。而侥幸存留下来的建筑物，除了立于广大都城中心的王宫，

其他屈指可数。

凶悍的魔雾也不过持续了几秒而已，之后向都城席卷而来的，才是真正凌驾于地狱之上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它所带来的只有恐怖与惊愕，憎恨与疯狂……

弥漫在整个都城的魔雾浓度没有丝毫减少。接着，它那膨胀的能量以另一种形式开始暴走——如同宣泄般的魔法。

所有毁灭性的魔法几乎在同一时刻发动了。火焰、冰霜、雷电——这些人们所熟知的魔法以无法想像的激烈程度，向那些从魔雾狂澜中残存下来的人们发起了无情的攻击。

包含着魔之热能的火焰散发着近乎令岩石蒸发的高温，将周围的一切熔化，喷涌而出的红莲火舌让碰触到它的人化为灰烬。那些想要逃脱的人们或被化为熔岩的石块所吞噬，或在灼热的蒸气之中消失无踪……

就在这人间炼狱的另一边，是一个超乎想像的冷酷世界。气温骤降到足以凝固物质分子的绝对零度，瞬间将周围的牺牲者们变成了毫无生机的雕塑。被冰霜覆盖着的“冰雕”在展现出那刹那间的美丽之后，突然碎裂成了无数晶莹剔透的冰花，带着无数的生命，消散在了空中……

而最为惨烈的，是因人间炼狱与冷酷世界之间的电压而激化的电闪雷鸣。电光将这个已然是废墟的城市照得通明，电击编织而成的网不断捕捉着躲在暗处瑟瑟发抖的人们。整座城市如同一个巨大的蜘蛛巢穴，由雷电编织而成的蛛网以震慑灵魂的冲击，夺去了无数生命……

幸存者不足千分之一。然而，魔法却依然势头不减地蹂躏着这座悲哀的城市。

地下的毒素以极高的浓度凝缩，化作了数十年也不可能得到净化的剧毒之泉喷涌而出；因魔力而发生变异且无法被消灭的病毒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下迅速滋生。破坏视神经的光线不停闪耀，令身体如岩石般僵硬的诅咒四处蔓延……深色的火焰将包围其中的一切化为泥炭，球状妖光把其间的物体永远送入了次元的缝隙之间。末日降临的惨叫都已变得无声无息，地底喷溅而出的油脂令火焰越烧越猛……

重力前所未有地异常，将建筑在山岳之上的这个都市的坚固地基彻底摧毁。城市开始下沉，连宫殿都淹没在了被剧毒侵蚀的湖水之中，就仿佛象征着这个王朝的灭亡一般……

已看不到闪耀在夜空中的繁星。疯狂的魔法开始平息之时，夜空早已被漆黑的乌云所覆盖。

带着烟尘的黑雨坠落在这片废墟之上，雨水吸收了弥漫在空气中的高浓度魔雾，腐蚀着荒芜的大地。曾经的街市变为了散发着腐臭气息的广阔湿地，从水底涌出的烟雾化作难以散去的“面纱”，永远遮住了这座死亡都市。

诅咒之地降临于世间。超越常规的魔雾盘踞于此，这里是永远被“魔”所污染的废墟之城。人们开始以禁忌之名称呼这座曾经的都城。

死都纳布迪斯……

纳布迪斯毁灭之后。

豪雨之中，夹杂着狂风呼啸之声。

但，那并不是风。也许是暴走的魔雾所遗留下来的混沌，空气凝滞了。只是被雨滴割裂的，凝滞了的空气而已。

◎废墟雾难散，哀嚎声不止◎

那是恸哭。那是逝去的灵魂凭着残留下来的憎恨，宣泄而出的悲哀的咆哮……

在这片早已被破坏殆尽的废墟之中，却依然有幸存者活了下来。无数的偶然重叠在一起，从死神的镰刀下逃脱的幸运儿——但存活却绝不是无条件的侥幸。如果能与城市与至亲一同逝去，就不会有哀伤，也不必背负着撕心裂肺的痛继续活下去了……

一只小小的莫古利倒在泥浆中哭泣着。他一刻不停地低声呻吟，覆盖着全身的绒毛沾满了水与泥，那声音已经不是人类所认为的莫古利可爱的叫声，而是如同来自漆黑幽暗的洞窟中的声音，如同地底传出的空气凝滞了的声音。或者说，更像是将一把满是沙粒的剑插入剑鞘时发出的令人浑身发麻的声音。

哭声戛然而止，血从莫古利满是污泥的嘴里溢了出来。已超越了界限的喉咙终于承受不住连续的哭喊，但他却并没有因此停止。疼痛已不能阻止这只小莫古利继续哭泣。因为……如果不将心中的无尽痛苦排解出来，身体可能就会因无法承受那些痛苦而崩溃。实际上，他的精神早已经徘徊在了崩溃的边缘。直到声带撕裂为止，莫古利都一直在痛苦地哀嚎着……

不远处，一个努·牟族女性茫然地呆立着。

努·牟族拥有人类三倍以上的寿命，聪明且擅长魔法技能——可这个女性却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就像一只迟钝的野兽，呆呆地淋在黑色的雨中。她的眼神迷离，眼睛眨也不眨一下；嘴只是张得大大的，却说不出一句话。两道泪痕刻在了她熏黑的脸上，这是惟一能证明她还活着的证据。

努·牟的瞳孔中映不出眼前的惨状。她所看到的，是自己心中那破灭的信仰。年轻时起，她就将自己的祈祷献给了光之神，她相信神是存在的。然而，神所回应的却是无尽的毁灭。如果神真的守望着这个世界，他怎么能容许这万劫不复的罪孽……灾难发生之时，在无尽的绝望与惨叫声中，曾相信神会拯救城市、拯救人们的这个努·牟族女性彻底心死了。

虔诚的努·牟族信徒拼命地将那些残破的信仰从自己瞳孔深处抹去，她不想再看到那个放任罪恶横行的神。身上的痛与之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她一次又一次地想要杀死自己的精神……

残砖断瓦间，相互摩擦的声音从另一个地方传了过来。

一个邦加族人正趴在污泥之中，不停地挖着如山一般的建筑物残骸。

她的右腿从膝盖以下已经不存在了，残存的地方还留着焦黑的痕迹。那是不久前被炼狱的火焰所灼伤的。但她却不顾身上的重伤，依然不停地，不停地挖着那些瓦砾，嘴里还碎碎地念着什么。

是人名。在天崩地裂的混乱之中，没能抓住她的孩子们的名字。想要保护她，却如干草般燃烧起来的丈夫的名字……邦加低声呼唤着已然不在这个世上的亲人们，继续专心地、拼命地挖着坍塌的废墟。仿佛，只要扒开这些瓦砾，孩子们就会冲出来，扑进她的怀里，紧紧抱住她……

但，那里甚至已经不是她的家。被狂岚卷走之后，她甚至不知道自己醒来时是在纳布迪斯的哪个角落，只是一心在挖眼

前的瓦砾而已。由于不停地刨着瓦砾，她的双手已经满是鲜血，手指的鳞片和肉也脱落了。但她却依然没有放弃。因为，她不想承认，自己已经永远失去了至亲至爱的家人。

用尽浑身的力气挖开沉重的瓦砾后，一个黑漆漆的洞出现了。一个因巧合出现，刚好能让人藏身的空间。邦加充满了期待地探进了黑洞……

但她看到的，却是一个貌似人类孩子的焦黑的尸体。她不禁仰天怒吼，让灼伤的脸面对划过黑云的雷光，将无尽的怨恨带给那些引发了这场灾难的人们……

闪电照亮了徘徊在废墟边缘的两个人影。

长长的耳朵因恐惧而垂下来的维埃拉和靠在她身上的一个步履蹒跚的人类男性。他那健壮的身上裹着已看不出原型、如同破布一般的铠甲残骸。而铠甲上残留的金属正一片片掉落下来，就像石灰从龟裂的墙上剥落一般。浑浊的金属声在荒凉的街道上响着，年轻的维埃拉皱着眉，轻轻低下了头。

同样年轻的人类却没有一丝表情。他只是靠着维埃拉，机械地走着，连自己所处的环境都无法理解。准确来说，那应当是失魂落魄。他甚至无法去判断自己身边的人究竟是谁。他的意识依然处于混乱，已经无法对闪电作出任何反应。

但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他的手中却牢牢地握着收纳在鞘里中的刀，就仿佛那才是他的灵魂。

慢慢地，两人走到了城市的边界，他们想要逃离杀戮与破坏的魔爪。突然间，一道凄厉的闪电将蹒跚着消失在林海中的两人身后照得通明。

如惩戒一般……

狩猎裁判

“不许动！敢动就视为反抗！”

锡克族青年背靠在高高的城墙上，魔石照明灯和阿尔克迪亚帝国兵的威吓让青年的脸上浮现出了困惑与畏惧的神情。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几个在干什么？”

手持长筒枪的士兵边用蛮横的语气责问，边将枪口对准了锡克青年。长筒枪前面明亮的照明灯晃得青年几乎睁不开眼，他只得小心翼翼地将手遮在眼前。

“长官，您饶了我们吧！我……我们不是坏人，只是想整理整理货物而已……”

“纳尔比娜夜间禁止外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知道知道，当然知道……”

锡克青年扭动着他那种族特有的水桶般的身体，吞吞吐吐地回答道。强烈的灯光晃得他看不清那些士兵的样子，但从脚步和铠甲声来判断，应该有三个人。青年微微颤抖的浅绿色皮肤中渗出的汗滴反射着灯光。

原达尔玛斯卡王国领土——纳尔比娜城寨……

这里曾是阻止帝国军入侵的最后一道防线，无数达尔玛斯卡骑士战死在这片沙场之上。如今，它已经被占领，成为了帝国的防御据点。城寨外侧自发形成的露天市场在日落之后就会关闭，商人们

◎废墟雾难散，哀嚎声不止◎

则像一阵风似的消失无踪，因为以武力进行侵略扩张的阿尔克迪亚帝国现在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罗扎利亚帝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入夜之后帝国宪兵就会在城内巡逻，以防止破坏工作和谍报活动，更会严厉惩处破坏日落之后禁止外出条令的人。

年轻的锡克害怕得近乎滑稽，他依然在尝试着为自己辩护。

“我们……我们刚到这里来，笨手笨脚的。长官，您也知道，锡克族都是些粗人……”

“哼。”

士兵不耐烦地打断了锡克青年的话，把枪抵在了他肥硕的头上。青年不禁咽了一下口水。

“三更半夜的还整理货物？鬼鬼祟祟的家伙。这么说你们是无照商贩了？”

在纳尔比娜，所有的商人都必须得到帝国的批准。虽然名义上是因为交通枢纽地带流动商人太多，必须要防止有人贩卖禁品或军火，但商人想获得批准就要交纳手续费，实际上这就是驻守的帝国军收取保护费的手段。

可如果不是有钱有势的商人，根本交不起那些费用。结果，不少人只好去贿赂那些巡逻的士兵以求过上几天好日子，无照商贩也就在市场上多了起来。而帝国兵因远离故乡长期驻守这片沙漠而产生的不满也纵容了这种不正当行为。

被说成是“无照”，锡克青年只得强颜欢笑道：

“长官，我们怎么敢。最近忙着准备开张，所以就想明天再去好好跟您打声招呼。您看，要是不妥……这是一点心意……”



为了不引起士兵怀疑，锡克青年摊开手掌，慢慢将手伸进了腰间的袋子里，然后掏出好像魔石一样的结晶，递给了士兵。

“这是我手头最好的魔晶石，就当是一点心意。您大人有大量，今天的事情就……”

魔晶石是含有很高魔力的优质魔石，当作贿赂绝对绰绰有余。值勤巡逻的士兵肯定会垂涎三尺，觉得自己捡到了天大的便宜。

可帝国兵却只瞥了一眼那闪着幽暗光芒的魔石，全然不为所动似的更用力地将枪抵住了锡克青年，青年不禁将肥硕的身体向旁边移了移。他背后的墙上张贴着变异怪物——赏金猎物的通缉令，灯光照在上面，能清楚地看到最新的讨伐成功的情报：

“成功讨伐魔狼。

——玛斯蒂弗公会”

光线突然消失，那串文字再次没入了黑暗之中。照明灯转了方向，锡克青年的脚下映出了一个半蹲的人影。

影子同样拥有巨大的身躯，但那并不是锡克。从那人头上遮盖着的布下隐约可窥见到他的手，一双被如同大蜥蜴一般的鳞片覆盖着的手。是邦加族。

邦加右腿屈成了直角，左腿蹲在地上，从刚才开始就一直一动不动地听着士兵与锡克族的对话。

“这地方贿赂是家常便饭？”

从那个持枪士兵的背后，提灯士兵的旁边，传来了一个一本正经而且很不愉快的声音。但同时，那声音中却隐隐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

“真是岂有此理，竟敢诬蔑我光荣的帝国军人收取贿赂。”

一个男人走到了持枪士兵的前面，他的穿着打扮与那些随从宪兵明显不同，全身都被精致的铠甲包裹着。

“就凭这一点，我就足以定你们的罪，将你们就地正法了。”

男人的脸完全被头盔所遮盖，但他的表情却完全可以想像得出来——那不是在衡量罪行，而是裁决弱者的狂喜。

“不过，对你们的裁决要在公正而彻底的审讯之后。我以阿尔克迪亚帝国公安总局的权限将你们逮捕。给我绑起来！”

“饶命啊！”

锡克青年立刻开始求饶。如果因行贿罪而被逮捕，他将无可避免地被监禁在纳尔比娜城寨的地下监狱中。据说监狱里的环境极为恶劣，能从那里出来的，就只有尸体。

而那个邦加族也第一次抬起了低垂的头，不过却不是因为听到了自己将被送进监狱。

“公安总局……你，是裁判？”

虽然低沉而略带嘶哑，但那却出人意料地是女人的声音。邦加掀起了遮在头上的布，她的脸也露了出来。

那是一张怪异的脸，从头顶直到上颚前端部分都完全被钢制面具遮盖着。虽说邦加族的视力并不发达，他们主要是依靠听觉、嗅觉以及可感知温度变化的特殊器官来判断周围环境，不少人都因讨厌视神经刺激而将眼睛遮住，但眼前这个邦加女性的面具却实在是太诡异了。

那张厚面具的表面不规则地扭曲着，凹凸不平，就像是经历了无数打斗后留下

来的伤痕，足以让人联想到阅历丰富的佣兵所使用的盾。

“是不是裁判？”

邦加女性又问了一遍，用那平淡的，像嘀咕似的声音。

“裁判”——那便是阿尔克迪亚帝国在殖民地的绝对的法律。他们既是军队的监查机构，也是隶属于皇帝辈出的索利德家族实质意义上的亲卫队——公安总局的精锐骑士。这些人被赋予了本应分离开来的司法大权，他们可以逮捕犯罪嫌疑人、搜集证据、进行简易裁决并执行刑罚。比较极端地说，这种制度就是裁判可以一人独断独行，对犯人的量刑完全是凭个人喜好。

当然，在帝国境内，如果没有戒严令，他们是不会行使这种权力的。但在以武力镇压、政府解体的殖民地属国，裁判所拥有的权力就是帝国淫威的象征，因此人们也会更加畏惧。如果被他们定为死罪，那必然是毫无申诉的可能，而且裁判也不可能尽是公正廉明之人，也因此所有人都非常害怕他们。这些人就是随性挥舞镰刀的死神，人们甚至连他们的影子都不敢去碰。

眼前出现的这个裁判出身于祖上建功的名门世家，在那些“热衷于事业的审讯官”之中，他也是最为暴虐的。之前他所管辖的是王都拉巴纳斯塔，那时这个男人因怀疑四个市民企图复兴达尔玛斯卡而对他们进行了严酷的审讯，并导致了他们的死亡——这其中包括三个年轻女性。对外他宣称这些人是畏罪自杀，但每具尸体上都有被严刑拷打的痕迹。由于惹出了这样的大麻烦，上级决定将他调离拉巴纳斯塔，前往纳尔比娜。这一夜，正是他来到新地方后的第一次“狩猎”。在正义的伪装下，为了满足自己的暴虐而搜寻着牺牲者……

“哦？原来你是个女人。这可真是……”

已习惯了站在强者位置上的裁判丝毫不为邦加女性的面具所动，他并没有说出“真是走运”，取而代之的则是抑制不住的兴奋与欲望。这个精神扭曲的男人在借审讯之名行拷问之实时，如果对象是女性，不管是哪个种族，都能让他的快感倍增。

锡克青年又一次发出了短暂的惊叫。但这次，却并不是因为对裁判的畏惧，而是他猜到了即将要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后所发出的近乎恐惧的叫声。

正当裁判想要亲手捉住邦加女性，那明晃晃的铠甲一步步靠近时，就在那一瞬间……

“轰！”

炸药爆炸的声音响彻在整条狭长的街道上。

持枪士兵有种自己的枪走火的错觉，他的身体不停地颤抖着。传闻这位新任裁判即使是对待自己的部下也十分刻薄，如果误杀了他用于拷问取乐的猎物，那日子一定不会好过。

但实际上，那种恐惧只持续了极短的时间。因为那个可怕的虐待狂上司已经在巨大的轰鸣声后，从士兵眼前消失了。

撞进狭窄街道另一侧墙里的裁判早已断了气。从铠甲上留下的痕迹来看，他的脸部直到腹部都受到了极大的撞击，连骨头都碎裂了，死因是颈椎和脊椎骨断裂。

鲜血从破碎的铠甲中渗出，裁判的尸体倒在了满是沙尘的街上。

拥有巨龙摆尾般杀伤力的凶器，竟然是邦加女性的身体。

她右腿膝下依然飘荡着硝烟。那腿并不是肉身，而是用钢铁制作而成的义肢。

沿着中心的轴伸缩的人造腿上装备了一个与枪膛相同的机关。将专用大型弹夹装填进去后引爆，坚固的钢铁轴就能获得巨大的能量，最大限度地伸展发射。

只要找到合适的立足点，这个装置就能产生巨大的杀伤力。而刚才，邦加女性大胆地把右腿的目标定为城寨的地面，之后利用发射时的后坐力，将身体猛地撞向了裁判。

她完全把自己变成了一枚人体炸弹。点火的瞬间，她把头指向目标，将身体伸展成直线，然后让那厚重的面具变为弹头发射了出去。沉重的邦加族以子弹的速度冲了出去，把裁判连同精致而坚固的铠甲一起撞得粉碎。

但在这样的撞击中，邦加女性所要承受的伤害也同样很大。虽然在那块布下，她装备了护甲，但理论上来讲，她也要承受相同的反作用力。

尽管如此，她并没有倒下，连膝盖都没有弯一下，就那么站在刚才裁判所在的位置上。面具上又增加了新的伤痕，而在那面具之下，邦加女性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杀戮后的笑容。现在她内心迸发而出的感情化为动力，支撑着她那颤抖着的身体。*还不够，现在就倒下，还远远没有杀够……*

看着眼前难以置信的噩梦，失神的士兵突然感到背后发凉，他猛地回过神来：*不能让自己屈服在邦加族的威慑之下，必须赶快呼叫增援。*士兵将枪口对准了邦加族后，便开始呼喊。

"……"

"！"

但他却发不出声音。士兵明明感到自己在竭尽全力、歇斯底里地喊叫，可无论如何都发不出声音。大气就好像是把所有的声音都吸收了，完全无法让别人听到。虽然已渐渐处于混乱，但士兵明白，必须趁着那个可怕的邦加女人不备之时将其解决。他不顾一切地瞄准了那女人，然后，扣动扳机……

那手指却突然被暗处飞来的一支箭射中了。士兵只能痛苦地张大了嘴，却喊不出声来。他慢慢地倒了下去，而锡克青年所说的装着货物的箱子映入了他的眼帘。盖子慢慢地打开，一把枪对准了士兵。

枪口无声无息地闪过了一丝光芒。接着，便是死亡的黑暗……精确的射击让子弹直接穿过头盔，命中了士兵的眉心。

旁边，手持照明灯的士兵也突然直直地倒了下去。

后面，是一个手握两把刀的人影。发黑的刀身已被鲜血染红，因为这两把刀是刚刚从倒下的士兵身上的要害处拔下来的。

掉落的灯在地上滚了几下便不动了，正将持刀人照得明亮。

那是一个人类，二十几岁的年轻男性。顺滑的长发自然散落，俊朗的脸上却看不出一丝表情，那双眼睛似乎永远都在目不转睛地望着远方。一切都令他显得更加成熟。

旁边的城墙上，一个瘦高的身影飞舞

而下，轻盈的身体完全中和了下落时的冲击力，如同小鸟一般。只有那对长长的耳朵因震动垂了下来，马上又恢复了原样。右耳带着的两个耳环和那垂腰的长发一样闪着淡银色的光芒。

刚刚准确无误地射中士兵手指的，正是这个潜藏在城墙上的维埃拉女性。

战斗——准确来说应当是屠杀，终止了。裁判和他的两个随从宪兵在邦加族点燃火药后几秒内便化作了尸骸。骇人的杀戮手法。

并不是帝国兵软弱无能。纳尔比娜留下了太多达尔玛斯卡骑士们的哀怨，痛恨阿尔克迪亚帝国的市民也不在少数，这其中更有舍命反抗帝国的人。因此驻守此地的士兵都是被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而那个虐待狂裁判同样是经过了严格的考核后才得到认可的，隶属于公安总局的“裁决者”们无一例外地都是一般士兵所不能及的强者。

葬送了这些精英的，是一群狂暴之徒。犹如一群直接咬断猎物喉咙的凶猛剽悍的鬣狗。

“……增援呢？我们有没有被发现？”

一个通过小型扬声器发出的，毫无抑扬顿挫且略带杂音的声音从木箱里传了出来。那是莫古利族的小狙击手，声音是由装在他喉咙上的装置发出的。

莫古利的左手不停地动着，快速按着装在手掌上的控制器。这个控制器有多个电极，不同的组合能调节“声音”的功率。

“周围没有异常，声音似乎已经被遮蔽了。”

负责望风的维埃拉从可以环视整条街道的洞里看去，低声说道。

这些人的第六个同伴也慢慢从一个露天摊位的阴影中走了出来，那是一个全身覆盖着灰色毛皮的努·牟族女性。

“沉默术的效果还不错。不过刚才好险啊。”

“不好意思……我怎么都停不了手了……”

邦加忍着全身的剧痛，从嗓子里挤出了一句道歉的话。努·牟族咏唱的回复魔法开始在她身上起效，一直紧绷着的神经也终于能放松下来了，刚才的剧痛足以让她昏过去。

“阿萝拉……刚才如果不是你放了箭，我可能已经死了。真是感激不尽。”

“我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而已，用不着道谢。”

被称为阿萝拉的维埃拉女性那美丽的褐色脸庞上露出了一丝严肃的神情，边继续侦察周围的情况边回答。她的口气很冷淡，也许是因为生性太认真了，阿萝拉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不过这家伙还真惨啊……”

锡克青年扛起裁判的尸体，搔着耳朵嘟囔道。那具尸体撞在墙壁上，鲜血脑浆四溅，弄得空气中弥散着一股恶臭。

“喷了这么多血啊……就算把这三具尸体处理了，也掩盖不了这血迹哟。”

“无所谓。”

莫古利发出嗤嗤的“笑声”说道。从那怪异的声音中可以听出，这个男人的声带已经彻底被毁掉了。

“计划出了点偏差，不过只要能把裁判解决就可以了。让阿尔克迪亚那帮家伙

看着这些血迹发抖去吧。”

“可是……”

“惩罚帝国，杀裁判。”

人类青年拭去忍刀上的血迹，还刀入鞘，然后依然面无表情地低声说道，“这是我们……玛斯蒂弗的誓言。用不着担心。”

“既然老大和菲吉亚哥都这么说了，我倒也……嗯……”

锡克青年努力避开人类剑士——菲吉亚那阴郁的眼睛，将三具尸体装进了袋子里。尸体连同铠甲的重量非同小可，但他却连大气都不喘一下，就将袋子背了起来。即使是在以力气著称的锡克族中间，青年也算得上是力大无穷。

“马上离开纳尔比娜，先去拉巴纳斯塔。”

在莫古利的提议下，六个人的身影在街道上闪过。

在如同沾染了鲜血一般赤红幽暗的月光下，这六个种族的人并肩而行的景象足以让人想到百鬼夜行。

又或者，这就是一群等待着下一次狩猎行动的……野兽……

歃血为盟

锡克青年艾卡常常在深夜被同一个噩梦所惊醒。

那个梦，是现实记忆的重复，是失去了骑士团与王族的达尔玛斯卡王国彻底投降，阿尔克迪亚帝国的铁蹄踏进拉巴纳斯塔后，艾卡开始逃难的大半年——应当是



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事情。与他性命攸关，并使他的命运发生巨变的那一天，再次出现了。

那段时间，艾卡正用他天生的大力给莫斯佛拉山地的向导打工以维持生计。陡峭山峰中的山路迂回曲折，就连陆行鸟都很难越过，因此这里非常需要有人帮助行商人和路人搬运行李。双亲早逝的艾卡本来在拉巴纳斯塔过着每天搬运物资的生活，但故乡被横行霸道的帝国兵占领后，他很快就逃了出来，暂且在山上住下。

但那却并不是轻松闲适的生活。艾卡对莫斯佛拉山地一无所知，而且又缺乏在山里当向导的知识，他只能接到一些零散的工作，收入自然少得可怜。而纳布拉迪亚王国灭亡、阿尔克迪亚帝国加强了入境审查，都导致了陆路运输急剧减少，于是像他这样的搬运工都陷入了窘境。

作为锡克族的一员，艾卡的饭量同样很大，而他经常会饿肚子。真正能填饱肚子的日子，就只有刚开始工作的半年，因战争而使生意大增的那段时间。虽然艾卡在每天严酷的工作中锻炼得非常强壮，但他的体重却以惊人的速度减少了。

“……再这么下去，干脆去当山贼算了。我可能不太合适，可要是每天光喝水，真的要死了。”

艾卡摸了摸自己空荡荡的肚子，一边给皮带打着已不知是第几个的新洞，一边想着。正在这时，他的一个已经摆脱了搬运工生涯的同事听说他想要去做烧杀抢掠的勾当，便给他带来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你这个白痴……你这么有力气，我很欣赏你的。我刚听说有笔大买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怎么样？别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了，跟我一起去吧。”

虽然艾卡对这个同为锡克族却并不怎么熟悉的男人将信将疑，但由于自己已无法忍受莫斯佛拉山的生活，再加上男人热心的劝说，最终他还是答应了。

所谓的“大买卖”，就是去盗墓。

但他们的目的地并不是王室贵族的墓地，而是一座变成了坟墓的城市——已然灭亡的纳布拉迪亚王国首都纳布迪斯。

“可我从来没听说那里有什么好东西。”

路上，艾卡终于打听出了这次行动的具体内容，也许是觉得自己放弃搬运的工作有些仓促，他不禁露出了一丝郁闷的神情：“听说往那里去的沙漠商队都是半死不活地回来的。他们说那里已经成了湿地，而且到处都是怪物……”

“对啊，所以说这次是笔大买卖。”

“没错。就是因为没人靠近，所以才会有宝贝。”中途汇合的另一个锡克族那伤痕累累的脸上挂着一丝恍惚的微笑说道，“我亲眼看到的，还没倒塌的王宫里到处都是金灿灿的宝贝。看吧，这个就是从里面拿出来的。”

那男人就像个饱经风霜的山贼，而他给众人看的是一个人类手指大小，用高纯度黄金和贵重宝石制成的戒指。从那精致的工艺上判断，就算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艾卡也能看出来，那是王室贵族的东西。

“我这搭档找到了条秘道，就算不从沼泽走也能到王宫里去。”

“那时候没准备好，现在可是万事具备了。再加上有你这个力大无穷的老哥，嘿嘿，这次肯定能发大财了。”

从戒指来推测，留在王宫里的财宝应

当价值不菲。两个锡克族答应给艾卡五分之一的份额，那些应该够他吃一辈子了，虽然不愿意去冒犯死者，但一想到以后不用饿肚子了，艾卡顿时失去了拒绝的勇气。说不定还能买上一艘旧飞空艇，这样一来，当上空贼也不是梦了。艾卡觉得，这次接下的活儿就是他人生的新起点。

三人牵着搬运战利品的陆行鸟，穿过莫斯佛拉山向北，来到了一片葱郁的林海中。萨利卡树林里铺着纳布拉迪亚王国用于巡逻的木道，那里原本是进入都城的入口，连接着已变为湿地的城市遗迹。但一行人并没有选择那条道路，而是走了一条枝叶丛生的暗道。

伤疤脸锡克所说的秘道真的存在。

那里本是从王宫上层通往阳台的出口。由于地基下沉，宫殿保持着原状半没入了水中，加上高浓度魔雾的影响，树林里出现了一片草木异常茂盛的地方，粗壮的枝杈已经延伸到了曾经是湖水的位置，从那里刚好可以进入王宫上层。如果不知道路的尽头还有这样的地方，是根本找不到秘道的。

将陆行鸟拴在树林里后，三人通过倒掉的巨树潜入了王宫的废墟——死都。

阴冷潮湿的宫殿并没有艾卡想像得那么荒废。虽然道路塌陷，墙壁坍塌，残砖断瓦比比皆是，但传说中的怪物却并没有出现，因此艾卡也松了一口气。

三人利用准备好的木板和绳子向着最深处走去，慢慢地他们来到了断裂回廊的前一个区域。

透过歪曲破损的门，能隐约看到金灿灿的光芒。当他们跨入貌似是宝物库的房间后，眼前出现的远远超乎想像的情景让艾卡惊讶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而另外那两个锡克也一样。

坍塌墙壁的孔洞里，有光透过魔雾照射了出来。那是散落了一地的金币、金条、王冠反射的光芒；打开宝箱后，看到的是数不尽的大颗大颗的宝石。惊人的财宝充斥着整间屋子，挤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丝空隙。

锡克们狂喜不已，艾卡更禁不住发出了疯狂的呼喊声。即使能得到的份额再少，也足够买上两艘全新的高速飞空艇了。想到这里，艾卡心中的内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

他本该更警觉、更小心一些。这个时候，本是同伴的那两个男人眼中，除了财宝映射出的光芒，还有另一种冷酷而诡异的眼神。

也许，从一开始他们就另有打算了。艾卡并不知道，伤疤脸锡克是被各国，特别是阿尔克迪亚帝国高额悬赏的穷凶极恶的通缉犯。他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山贼，死在他手上的人已知的就已经超过了一百个，而且不分男女老幼。当初他没有去莫斯佛拉山的营地找艾卡，就是因为那里有无数他的通缉令。

眼前这么多的宝贝，就算是分给艾卡的那份也是很大一笔。一旦把这些沉重的宝贝搬到外面后，艾卡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之后只要用陆行鸟就可以了。只要把他解决就能拿到那份财宝，干这样的事山贼决不会有丝毫犹豫。而与山贼同流合污的那个同事，也在想着同样的事。

也就是说，从艾卡接下这个活儿开始，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被背叛，被

◎废墟雾难散，哀嚎声不止◎



杀害，被掠夺。悲惨的结局正等着他，就在这死都的出口……

但他们却没能沿着来时的路走出去。出人意料的情况暂时保住了艾卡的命。

最先被杀的，是艾卡曾经的同事。正当他把能拿走的宝贝不断地往自己口袋里装，然后洋洋得意地站起来的时候，突然一把剑深深地砍进了他的头上。男人甚至还没明白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就直直地倒了下去。

通过扭曲光线来进行隐身的迷彩魔法消失后，一个矮小却略显笨拙的人影出现了。它头上长着小小的尖角，脸完全被夸张的防毒面具所覆盖着。

这是一种名为巴克纳姆斯族的小型亚人种。虽然生物学上将它们列入了人的范畴，但在伊瓦利斯，它们却与所有的种族都没有社交接触。这是因为巴克纳姆斯族没有任何生产技能，它们只依靠袭击和掠夺过活，是一群习性与猛兽、怪物更接近的生物。

但巴克纳姆斯的智能却非常高。它们能将夺来的剑、盾和枪械运用自如，还能使用魔法有组织地追赶侵入领地的猎物。

这群天生的狂徒已经成了无人死都的居民。这里混杂着魔雾的浓雾永远也不会散去，对于喜好硫磺毒气、害怕新鲜氧气的巴克纳姆斯族来说，正好是一个非常适合生存的地方。就连那些因魔雾而聚集到此的怪物对它们这些暴徒来说，也不过是稍显野蛮的邻居而已。

面对如此凶残的敌人，造孽无数的山贼锡克也不甘示弱，他毫不犹豫地展示了自己积累的杀人技巧。在那个巴克纳姆斯把剑从搭档的头上拔下来之前，山贼便对着它的头挥剑而去。

但伴着一声刺耳的金属碰撞声，使出了必杀威力的剑却被轻易拦下了。是另一只巴克纳姆斯将盾挡在了剑的轨迹之上，以保护同伴的性命。山贼慌慌张张地准备转身逃跑，但这却是个致命的破绽。已经牢牢握住了剑的巴克纳姆斯将剑横挥而去，又给山贼的脸上添了一道新的伤疤，而剑锋竟接着削掉了他的头盖骨。

正在转身的山贼重重倒在了地上，鲜血溅满了财宝山。巴克纳姆斯们嗤嗤地笑着，接着将目光透过面具转向了惟一活下来的艾卡。

“啊！”

艾卡发出了一声含糊的惨叫声，他甚至忘记了扔掉身上沉重的袋子便从宝物库里飞奔而出。他踉踉跄跄地飞奔于铺在道路裂缝上的板子之间，简直就像奇迹。而与此同时，艾卡一脚将踏板踢到了深深的裂缝里，然后充满了期待地向后望去，希望能逃过巴克纳姆斯的追击。但现实几乎令艾卡绝望，那些亚人种轻而易举地跳过了裂缝。

已陷入混乱，泪流满面的艾卡转过身继续往前跑去，但前方却又出现了更多的巴克纳姆斯。它们不停地发出“啊”、“呀”之类的毫无疑义的叫声，而艾卡只能选择另一条道路。如果放弃了通往树林的秘道，他将被逼入废墟无尽的黑暗之中。

因地基下沉而略微倾斜的回廊光看着就会让人产生眩晕感，但艾卡却依然拼命地跑着。他的上身向前倾去，没有拿袋子的手不停摸索着，边喘边不时回头偷看自己的背后。

渐渐地，那群巴克纳姆斯追了上来。它们不紧不慢地向艾卡逼近，那距离刚好让他提心吊胆。而更为恐怖的是，每次艾卡回过头去，看到的防毒面具都在不断地增加。

艾卡已经无法判断自己到底是往什么地方跑了，他只能选择没有巴克纳姆斯那可怕眼睛的岔路。每跑到拐角处，光想着前面可能是条羊肠小路，艾卡就早已被吓破胆了。背后的麻袋不知何时被刮破了，财宝一件件掉了出去，但恐怖已经让他失去了思考能力，依旧顾不上把袋子扔掉。

不久艾卡便明白了。自己只是被那些巴克纳姆斯当成了玩物而已。

三人中只有自己幸存了下来，并不是因为运气好，也不是因为自己足够警惕。而是因为，巴克纳姆斯将看上去最没有抵抗能力的艾卡留到了最后，为了在这完全没有娱乐活动的死都里找点乐子。看够了锡克拼命奔逃的狼狈相之后，它们就会把他抓住，然后残忍地虐杀掉。对于那些敢于冒犯巴克纳姆斯地盘的愚蠢入侵者，它们会活活将其折磨致死。

一想到自己会悲惨地死去，艾卡不禁痛哭流涕。就算当搬运工填不饱肚子，至少他还可以回拉巴纳斯塔，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拼命将悔恨与哽咽一起吞进肚里，如果不调整好呼吸，他就不能继续逃命了，而那些巴克纳姆斯便会毫不手软地袭击他。艾卡还想继续活下去，哪怕只一秒也好。

他一边警惕着背后不断从防毒面具里传来的呼吸声，一边连滚带爬地从台阶上翻了下去。一个翻滚过后，艾卡的脚开始抽筋，而他只是拼命抽打了几下，又继续逃命。当他追着潮湿雾气的气息跑过扭

曲的回廊，穿过荒废的大厅时，他眼前出现了一片白色光芒。那是一个与秘道不同的，另一个通往外界的出口。

也许能得救了……希望让艾卡全身的肌肉兴奋了起来，他跑得更快，向最后一条路，向飘散着白色浓雾的出口飞驰而去……

踢开塌下来的石板，飞跃到阳光之中的那一瞬间……

艾卡觉悟了。这里就是他的死地。巴克纳姆斯族就是要将它们的猎物赶到这里来。

包围着王宫的湿地将艾卡的脚踝都吞没了。虽说他已经消瘦了不少，但满地的污泥依然承受不住一个锡克族的重量。每往前走一步，脚都会陷得更深，艾卡明白，他已经不可能再跑了，自己完全落入了圈套之中。

他挣扎着想把脚从泥潭中拔出来，同时战战兢兢地回头望去。有六七只巴克纳姆斯正不断向他靠近，它们的脸上露出了可怕的笑容。现在已经没必要用小跑来调节与猎物之间的距离，它们轻盈地在泥潭上跳跃着，手里握着锋利的刀剑，一群邪恶的猎人就这样包围了它们的猎物。

直到这时，艾卡才意识到自己背上那个装着财宝的袋子。他扔下几乎空了的麻袋，双手举过头顶以示不再反抗。他滑稽地左右张望着 ，把满是汗水、泪水和鼻涕的脸转向了周围的巴克纳姆斯。但那些狰狞的小鬼却并不懂得同情与怜悯。其中一个极度疯狂的亚人种走了出来，用力揪住艾卡的耳朵，将刀对准了耳根部分。它准备先从这里下手，然后好好享受那种虐待时扭曲的快感。而艾卡的头连动都动不了，他只能闭着眼睛，从嗓子里挤出可怜的哭声来。

刀刃割裂了肉，耳朵被揪住的感觉消失了，似乎还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

艾卡浑身无力地哭着，却完全感觉不到疼痛。*也许是自己已经死了吧*，他呆呆地想着，*如果因此而没有疼痛，那倒未尝不是件好事。*

“想活下去么？”

但尽管如此，艾卡觉得有人这样问他的时候，还是情不自禁地回答道：“想……真能活着回去的话……让我干什么都行。所以……所以神呀……”

“不要靠什么神。不过，别忘了你刚才说过的话。”

艾卡胆怯地睁开了眼睛，刚才的话如果是幻听，那也太过清晰了。而同时，周围嘈杂的声音也传入了他的耳朵里，看来两只耳朵都完好无损。

一只失去了手臂的巴克纳姆斯族倒在地上，嘴里发出了不知是愤怒还是痛苦的吼声。而在艾卡身旁，被砍断的手臂依然握着剑，在地上转着。

眼前，一个黑影晃动着。

全身包裹着的布如同漆黑的火焰一般在风中跃动。艾卡以为那是一个亡灵——在这个地方丧命的人们没能升天而留下的怨念的集合……

“从今以后你就要走上一条血与憎恨铺成的路了，快向我发誓！”

黑影回过头来，那是一个人类，活生生的人类。但他的眼神却比亡灵更让艾卡害怕。

“发誓，我发誓！我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了！”

艾卡不住点头，用嘶哑的声音答道。

“那就不要乱动！”

妨碍了狩猎的人类出现后，恼火的巴克纳姆斯族发出了诡异的叫声，然后开始了猛烈的攻击。被砍断手臂的那只也猛地站了起来，用另一只手牢牢握住短剑向那可恨的男人发起了攻击。

那只巴克纳姆斯的头却高高地飞了起来。黑衣变为残影飘落，两条暗影划裂了白色的浓雾。刹那之间，另外两个亚人种的头也被砍了下来，浓黑的血喷溅在防毒面具里，接着它们的尸体沉入了湿原之中。

两把忍刀如同一对漆黑的翅膀划裂浓雾，人类青年将其倒握，以眼睛无法捕捉的速度飞快斩杀着那些亚人种。巴克纳姆斯甚至连使用连携攻击的时间都没有，它们只能任剑士掀起的黑色旋风肆虐，在能够发起反抗之前便已经被杀死了。如果艾卡这时试图逃跑，他肯定也会被卷进风暴之中。

最后一只巴克纳姆斯自知不敌对手，便想逃回到废墟中寻求援助。但它还没走出几步，一支长长的箭便扎在了它的背上，直刺入它的心脏。小鬼一声惨叫，便倒在了泥潭之中。

艾卡所看到的，是一块白雾笼罩下的岩石，那上面站着一个维埃拉女性。她手持弓箭，单膝跪地，从一个十分刁钻的角度不慌不忙地把箭射向了逃走的巴克纳姆斯。如此精准的技艺恐怕只有与弓箭一起生活在森林中的人才能拥有。

所有的巴克纳姆斯都被解决了。艾卡顿时安下心来，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依然将信将疑地想着，自己竟然能从如此绝境之下捡回了一条命。

但人类剑士并没有放松下来。他带着充满杀气的表情，将两把刀如螳螂般地握在手中，死死地盯着艾卡。

难道下一个被杀的会是自己么？面对着比巴克纳姆斯更加可怕的人，艾卡不禁浑身颤抖着想道。本来这个人就完全没有救自己的理由，也许他只是单纯地想要抢走自己的宝贝吧。

“真是白痴，竟然来偷王室的财宝。”年轻而英俊的剑士气势逼人地说道，“真是不可救药。快过来！”

“不，不要，别杀我！”

艾卡坐在阴湿的地上，两脚不停地蹬着泥浆向后退去。

剑士将忍刀举过头顶，咬着牙狠狠地冲艾卡大喊：“你想死啊！快趴下！”

“呀……”

锡克以为自己会被杀，条件反射似的用手抱住了头。就在那一瞬间，似乎有什么东西以极快的速度从他头顶上飞了过去，接着一阵令人不寒而栗的风由他背后吹来。

剑士灵巧地避过了刚刚一连串的动作，然后将一把刀收入刀鞘，用力拖着艾卡后退。

弥散在空中的雾气之中，巨大的牙齿吱吱嘎嘎地相互磨着。

“真是麻烦，你这白痴竟然被附身了。”剑士再次握住两把刀，对着艾卡扔下了一句话，“就是因为有这东西，巴克纳姆斯才不敢碰那些财宝的。现在逃不掉了，这东西……”

满身是泥的艾卡趴在剑士脚下，当抬起头看着那东西时，他被吓得几乎小便失



禁了。

那是个巨大的骷髅，眼窝中闪着紫色的鬼火，还长着如同死神的镰刀一样的巨大爪子。两只扭曲的角向上竖起，拥有了实体的异形亡灵在湿地发出了诅咒的咆哮。

那正是艾卡所想像的怨灵。守护王宫的纳布拉迪亚骑士没能保护君主的遗恨受到魔雾的影响而聚集到了一起，并完全无视那些骑士高洁的意志，化为了丑陋的怪物。

这个强大的亡灵将遗留在王宫中的财宝视为灭亡了的王族的象征，一直守着宝物库。它将窃取王室遗产并企图将其带走的艾卡当成了必须诅咒惩罚的敌人。就算艾卡从这个地方逃走，亡灵也不会忘记他身上盗贼的气息。不管相隔多远，它都能趁着敌人睡着之际进入他的梦中，附在他的精神上，将他诅咒至死。

虽说是一无所知，但艾卡却愚蠢地犯下了死都最大的禁忌。

“救、救、救救我吧……”

“菲吉亚！”离得很远的维埃拉以惊人的速度跑了过来，“快逃吧。你的剑不可能打倒它，我的黑魔法也没什么效果。如果没有强大的净化魔法，我们很难跟它抗衡的。”

“说的没错，阿萝拉。”剑士——菲吉亚背对着维埃拉说道，“你说的对，不管他这种小偷就好了。不过现在他的命是我的，我不能丢下他。”

阿萝拉皱了皱她那漂亮的眉毛，小声叹了口气。

“他什么都想要么？”

“什么都没有，所以才什么都想要。”

亡灵发出了令人疯狂的笑声，再次伸入了那如同断头台上的刀刃一般的利爪。菲吉亚与阿萝拉分别往左右避开，紧接着配合得天衣无缝地展开了攻击。

快速射出的箭连续命中了骷髅的两只眼窝，紫焰忽明忽暗，亡灵摇摆着身体，低声吼着。菲吉亚抓住这一瞬间的机会，将可能被亡灵吸收的、附了暗属性的两把黑刃收进刀鞘中，然后迅速捡起了被自己杀掉的巴克纳姆斯所使用的剑。他一边避开亡灵的攻击，一边像陀螺似的转动着，用尽全身力气向敌人挥剑砍去。

用完了箭的阿萝拉又与敌人拉开了一段距离，然后开始快速咏唱黑魔法。维埃拉的舌头上下翻动，嘴里唱着复杂的韵律。她只用了常人一半的时间就唤起了自己体内的魔力，耀眼的火焰将亡灵团团围住。高温令周围的水蒸气不断上升，笼罩着亡灵被焚烧时痛苦挣扎的身影。

这时的菲吉亚已经迅速撤出了火焰魔法的效果范围。看着眼前的精彩配合，艾卡甚至忘记了逃跑，他呆呆地半没在泥潭之中，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个人肯定能击退王宫的守护者*，想到这里，艾卡就觉得放心了。

但阿萝拉是正确的。

带着愤怒的诅咒响彻整个湿地。火焰魔法消失，蒸气被涌出的黑暗吞噬了。亡灵露出凶相从黑暗中飞出，甚至能烧焦骨头的高温火焰却几乎对它没有作用。而菲吉亚原本强大的二刀流也因巴克纳姆斯的武器太沉重，无法发挥出原本的实力，现在给予敌人的杀伤力根本不及忍刀。

“完全没用。”

◎废墟雾难散，哀嚎声不止◎

“我说过的。”

虽然两人的声音都十分冷静，但现状却几乎让人绝望。如果像现在这样持续下去，就算能躲开对手的攻击，恐怕也难以在自己的体力和魔力耗尽之前给予它有效的伤害。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也许他们应该抛下亡灵的目标——艾卡逃走，但剑士菲吉亚却完全没有放弃攻击的打算。而深知这一点的阿萝拉也正努力想着打破险境的方法。

突然她长长的耳朵动了一下，右耳的耳环也跟着轻声响了。

“有东西正在靠近。”

阿萝拉察觉到的声音很快传到了菲吉亚和艾卡的耳朵里。低沉而强有力的，如同振翅一般的声音，那是利用了魔雾的发动机——旋转机关所特有的、调整频率的环所发出的声音。

一艘在机械工程技术发达的阿尔克迪亚帝国都十分少见的、被称为飞空摩托的小型飞空艇在离地面不远的空中盘旋着。摩托飞快从三人身边掠过，转了个大弯后又飞了回来。

菲吉亚抬头望向天空。当他的视线捕捉到小型飞空艇的那一瞬间，他看到有什么东西从上面跳了下来，朝趁他不备袭击而来的亡灵踢了过去。

那是一个体型巨大的邦加族女性，在接触到亡灵的一瞬间，她钢制的右脚猛地踹了出去。

在被杀气吸引过去的骷髅的两眼之间，义肢放出的光芒闪耀着。

弹夹炸裂，然后被排出。同时，可伸缩的钢铁制义肢像炮弹一样弹出，砸在了亡灵身上。

就如同巨大的锤子砸在一颗硕大的钉子上。半实体化后具备了血肉的亡灵在近距离受到了如炮击一般的攻击，接着飞了出去。

飞空艇再次靠近，圣光从那里倾泻而下。能够净化怨灵和不死者的强大而神圣的白色咒文洒在被踢飞的亡灵身上，将暗的能量彻底清除了。

凝聚怨念的诅咒之力被净化，骑士们的遗恨也消失了。他们终于可以升天了。

“帝国的人？”

菲吉亚低声说道，那毫无感情的语气完全不是脱离了险境后应有的。剑士警惕地看着低空盘旋的飞空摩托和从泥潭中爬起来的邦加，他手中的武器早已换成了自己的那对忍刀。

“收起武器！”

从看不到的驾驶席上，传来了一个通过扩音器形成的，夹着杂音的声音。旋转光轮的转速慢慢降低，小型飞空艇降落了下来。

“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我们相遇了。”

一个脖子上装着奇怪机器的莫古利轻盈地从着陆后的飞空艇上跳了下来，后座上的努·牟族女性也小心翼翼地下来了。装着义肢的邦加族为保护两人，站在了他们与菲吉亚之间。由于邦加女性的脸完全覆盖着面具，因此无法读出她的表情来。

“相遇？”

“我是切尔比，她是努·牟族的伊芙凯娜雅，还有邦加族的朱诺。”莫古利调整着手掌上的电极，人为地发出了像笑声一样的声音，“我们一直在这片充满怨恨的地方寻找着拥有强烈憎恶的同伴。”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狗。"

叫做朱诺的邦加族用粗犷的声音答道。作为一个女人，她的体型超乎寻常地大，全身覆盖着红色的鳞片，难以遮掩的肌肉凸显出来。

"一群想咬死阿尔克迪亚的疯狗。如果牙缝里没有肉，我们就会不停地狂吠！"

"你们应该也一样吧？伊芙凯娜雅读出了你们心中的憎恶。"

很像白魔导士的努・牟族沉默地微微点了点头。

"和我们一起来吧，结成同盟，一起诅咒帝国。代替纳布拉迪亚，代替无辜的死者，让帝国付出血的代价！"本该很可爱的莫古利却露出了如同饥饿的野兽一般扭曲的表情，"去告诉他们，已经没有安稳日子可过了！"

"原来是这样啊。"

菲吉亚收起了手中的忍刀，他那英俊的脸上挂着一丝让人不敢正视的微笑，"庆祝吧，我一直在等这一天，等这样的机遇。"

莫古利与人类的手死死地握在了一起。从这一刻起，他们便成了歃血为盟的盟友。

这一天，六个不同种族的人订立了盟约，他们将共同向强大的阿尔克迪亚帝国发起反击。这群素不相识的人作为玛斯蒂弗公会的一员重新开始了他们的人生。

带着对暴力的渴望，一群狂徒踏上了他们的旅程。

染血的道路，尽头便是——破灭。

而他们自己，也同样明白这一点。

杀人二刀流

拉巴纳斯塔解放军暗中的领导人阿玛丽亚——其真实身分是本应死去的王室正统继承人艾雪・巴纳尔冈・达尔玛斯卡。当仰起头看着天上巨大的战舰时，她知道自己已经中了埋伏。

被公认为阿尔克迪亚下任皇帝，同时也是在两年前统领加尔特亚平定军，使纳布拉迪亚和达尔玛斯卡灭亡的司令官维因・卡鲁达斯・索利德将作为新的执政官回到拉巴纳斯塔，而这个夜晚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直等待着时机到来的艾雪终于可以带领解放军向帝国发起反击了。她及时掌握了为庆贺维因就任而举办宴会的消息，并精心策划了缜密的计划，准备控制住维因后一口气夺回拉巴纳斯塔。

但帝国却已经完全掌握了动用总兵力的地下组织的动向。被誉为战争天才的维因将自己作为最好的诱饵，完美地将那些视他为亡国仇敌的达尔玛斯卡残党钓了上来。

以偷袭为成功前提的战术可能会直接面对敌人数倍兵力的夹击，非常脆弱、危险。蜂拥而至的帝国兵将解放军行动部队包围，各个击破，而艾雪的部队被逼进了王宫的庭院中，等待着他们的则是头上热烈的"欢迎仪式"。

帝国飞空艇舰队主力舰伊夫里特级巡洋舰几乎遮住了整个夜空。足以毁灭重型战舰的火力穿透了对空魔法障壁，将死亡之雨淋在了落荒逃跑的叛军身上。

艾雪亲眼看着这些终日忍耐，不断磨

练武艺的爱国勇士凄惨地死在帝国的炮火中，但她却没有悲叹。她连自己公主的身分都隐藏了，而现在，她竟是如此弱小，甚至无力挽救那些中了埋伏的达尔玛斯卡同胞。艾雪惟一能做的就是忍住悲伤，然后去寻找活下去的道路。只要自己能活下去，达尔玛斯卡复兴的梦想就不会破灭。带着这个希望，艾雪重新整理了自己万分失落的心情。

但是……

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艾雪和解放军指挥官、王室重臣，也是知道她真实身分的保护者——沃斯拉·约克·阿泽拉斯将军失散了。当她注意到时，由精锐们组成的护卫队也都走散了。虽然他们是为了保护身为女性的阿玛丽亚而被分配过来的，但那些人却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分，所以在出现混乱之时他们便优先去确认指挥官沃斯拉的位置了。

当一次新的爆炸形成的冲击波吹散了周围的烟雾后，艾雪看到了一支失去了队长，并遭到解放军顽强抵抗的帝国军小队。六个无人指挥的队员疯狂地对敌人展开了攻击，他们已经变成了一群只想着为队长报仇的狂徒。

失去了自控能力的士兵发现了站在眼前的年轻女战士，他们大吼着，向她袭击过去，那美丽而刚强的脸上显出的一丝恐惧让那些沉迷于战场的士兵变得更加疯狂。他们将手中持剑的艾雪视为抵抗者，为了不重蹈队长的覆辙，他们手中的六把刀同时准备好了进攻。这六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杀气猛烈冲击着艾雪。

实际上，两年前维因故意散播出了艾雪已经自杀的消息，所以他非常清楚地掌握着她在地下组织活动的情报。而抓住达尔玛斯卡的正统继承人，是实现他伟大理想的重要一环。因此，维因下令禁止杀害解放军中的女性成员，而要将其活捉。眼前这支小队当然也会严格遵守执政官的命令，但传达这一命令的队长却已经不在了，所以士兵才会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杀戮完全控制。他们渴望血腥与哀嚎，他们的眼睛早已被血染红。

艾雪必死无疑。而作为王室后裔，这样的死却太过残酷，这样的死让自尊完全被践踏了。一切都将在此结束。但如今，就连那些自称为神的存在也不知道，艾雪所面对的未来，将会给伊瓦利斯世界带来巨大的变革。

艾雪的周围再次掀起了浓雾，她的视线被遮盖了。那是鲜红而艳丽的血的浓雾。

首级、四肢飞在了空中。两个、三个、四个……

艾雪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刚刚还在朝她不断逼近的六个士兵，转眼间只剩下六具残缺的尸体倒在地上。

站在飞溅的鲜血对面的，是一个手持双刀的剑士。就如同一面映射着对手杀气的镜子，他以鬼神一般的气势将帝国兵斩杀殆尽。他的剑术甚至让艾雪无法理解。

同伴中并没有使用这种剑术的人，面对如此景象，艾雪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穿着黑色披风的男人背对着她，冷冷地说道：“快逃吧，女人。我可不打算保护你。”

“你……你是？”

“与帝国不共戴天的人。”男人那只能略微窥见的侧脸上露出了一丝狰狞的微

笑，“我今天是来杀这些帝国兵的，不打算与伸张正义的解放军共同行动，所以你还是快从我眼前消失吧。”

“你……”

艾雪突然感到无比愤怒，远远超过了对男人的感激之情。眼前这个危险的男人竟然敢愚弄逝去的人们，想到这里，她便恨不能一口将他吞下去。

但又一阵爆炸之后，男人却如同幻影一样消失无踪，只留下了一阵黑烟。只有留在那些士兵身上的刀痕能证明刚刚那剑士确实存在。

艾雪也终于感到曾站在自己眼前的那只凶猛野兽的可怕。而自己能够活下来，完全是命运女神制造的偶然而已。

艾雪明白，那不是一个必须要活下去的人所能够碰触到的范围。为了让恐惧平息，她用左手轻轻抱住了右肩。而那手上，戴着亡夫送给她的戒指。艾雪蹒跚着走出了庭院，向着为以防万一而定下的秘密退路——在城市地下纵横交错的伽玛姆萨兹下水道走去。

这一夜的袭击王宫事件中，虽然帝国投入了包括伊夫里特在内的大量兵力，迎敌策略堪称完美，但守备部队依然损失惨重。尽管对外宣称这是叛军誓死抵抗的结果，但事实却稍有不同。

大概有将近三十具士兵的尸体上能看到由十分锐利的刀造成的伤口，这些伤口几乎都正好位于铠甲的接缝处。而另一些尸体很明显是被人勒死的。

注重传统的达尔玛斯卡叛军使用的基本上都是原骑士团的粗犷军刀，那些军刀是不可能造成这样的伤口的。

而且埋伏的弓箭手中也有不少人被精准的射击所打倒。也就是说，还有另一群人已经掌握了帝国军设下的圈套，并对此展开了攻击。

但没有目击者。也可能是那些人全都被杀了。只给负责调查的人留下败北的痛苦记忆，却淡化了袭击者的痕迹，犯人湮灭了一切证据。

猛兽们又回到了荒野中。他们为下一次狩猎，磨好了锋利的牙齿……

母性的祝福

在死都纳布迪斯结成同盟后，已经过去一年了。

玛斯蒂弗公会在一部分人之中已小有名气，对外他们是一个打倒有高额赏金的危险赏金猎物的集团。

原本他们只是为了积攒活动资金而在空闲时接一些工作，但由于这些人的战斗能力异常地高，而且成员之间可以取长补短，不管什么情况都能应对自如，因此很快“玛斯蒂弗”这个名字便人尽皆知了。这个小公会所建立的功绩要远远超过了那些拥有数十，甚至上百人的大公会，但他们的真实身分却无人知晓，只是作为一个精英集团，在赏金猎人之间声名远播。

而同时，他们还拥有另一个身分：暗杀阿尔克迪亚帝国军实质意义上的指挥官——裁判的集团。虽然并没有人知道是玛斯蒂弗所为，但不知从哪里传来的传闻说，有人在暗中解决了帝国兵。即使尽可能地处理了尸体和谋杀后的痕迹，但各地接二连三发生士兵失踪事件，而其中甚至

◎废墟雾难散，哀嚎声不止◎

包括裁判，帝国必然不可能认为这些都只是逃脱驻守殖民地任务的行为。他们可能认为这是游击队发动的偷袭行动，因此士兵提高了警惕，同时上级也正式下达了禁止单独行动，夜间巡逻必须以小队为单位的通知。

而这也正是玛斯蒂弗的企图。

他们的目的就是向阿尔克迪亚复仇。这些人因纳布迪斯的惨剧而失去了一切，他们将无尽的愤恨作为动力，选择了永无止境的复仇之路。他们发誓，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属于帝国的人，直到帝国灭亡都将不停战斗。

但那是不可能实现的誓约。不管他们怎样去袭击士兵，都不可能动摇强大的阿尔克迪亚帝国。他们的行为不过是蚍蜉撼树而已。

但毕竟人非草木。即使是在一个巨大而牢固的集团中，人也不可能忘记“死”所带来的恐惧。所以国家和它的武器——军队才会严格管制士兵，制定苛刻的军法，以军规强制士兵去战斗，强制他们前往夹在生与死之间的战场。对于军队来说，士兵不是人，而是一把刀，甚至是一包炸药。他们也是一群狗，决不能背叛主人的，放弃了自己思想的猎狗。

玛斯蒂弗让帝国的士兵明白了自己被憎恨，随时可能被杀的事实，这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无法无天的恐怖分子在大树的末梢留下了阴影。在之前袭击王宫的事件中，那些难以置信而且数量众多的死者让恐惧在伊瓦利斯最强军队的士兵之间传播，而高层封锁消息更令这种恐惧有了可信的依据。阿尔克迪亚兵在拉巴纳斯塔等殖民地的无理暴行有所收敛，殖民地人民的痛苦生活也得到了缓解。可以说，玛斯蒂弗公会的暗杀行动对那些在大国统治下苟延残喘的人民来说，算得上是一种贡献。

但那说到底也只是附带的效果而已。

他们的目的决不是从推行军备扩张和侵略的阿尔克迪亚帝国手中拯救那些百姓。他们只是依然生活在过去。他们曾寻求在纳布迪斯失去的一切，但当明白那永远都不可能实现时，这群人选择了作为恶鬼生存的道路。逝去的幸福，永远不可能再回来的梦与希望——他们被这一切束缚着，无法自拔，而且心甘情愿地永远成为了“过去”的俘虏。

目的，便是杀戮。永无止境，永不终结。永远，永远……

所以现在他们才会郁闷。虽然结果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的暗杀越是有这样的成效，袭击阿尔克迪亚兵就会越困难。如果玛斯蒂弗的真面目暴露了，那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完结。假如有目击者活下来，这个由六个种族混杂而成的特征明显的组织很快便会被揪出来，在帝国的所有势力范围内被通缉。真的到了那个地步，他们就只有逃亡阿尔克迪亚的敌国罗扎利亚了。而那时，玛斯蒂弗公会就真的完了。如果不再是向帝国复仇的恶鬼，那么从那个染着鲜血的地方活下来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帝国军强化戒备之后，袭击的机会便急剧下降了。只要巡逻的小队能在近距离内看到对方，他们就没有任何行动的可能。惧怕谜之暗杀者的士兵已经不会再疏忽大意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公会的成员

之一——朱诺却无法忍受，没有杀戮的生活让她变得急躁和痛苦。

邦加族的朱诺在那场悲剧到来之前，一直都是个很普通的纳布迪斯市民。她和丈夫一起经营着一家小小的食品店，带着几个孩子的生活虽然不算轻松，但他们乐于辛勤劳动，而丈夫从远方带回的优质商品得到了顾客的青睐，生活也一天天富裕了起来。朱诺是如此幸福。对于这个儿时便失去双亲，孤苦伶仃的女人来说，能与最爱的家人一起品尝喜怒哀乐，便是最大的幸福。只要能和家人在一起，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她都愿意。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这个家，就是朱诺的一切，就是她活下去的价值。

但她用全身心去爱的一切都消失了，与她的右腿一起。温柔的丈夫，离开她便不肯睡觉的可爱孩子们，一切的一切都在那一瞬间消失，然后被深深地埋入了瓦砾之中。

在那座已然化为地狱的城市中，朱诺甚至找不到家人的遗体。在混着魔雾的雨中，她一动也不动地坐了数个小时，身体早已因挖掘残砖断瓦而疲惫不堪。她能想到的，只有一件事——为什么自己失去了一切，可心脏却依然在跳动？为什么没能和家人一起死去？右腿因高温灼烧已不会再失血致死，而她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了。朱诺像一尊雕像呆呆地坐着。她开始憎恨邦加族那顽强却只适用于自己的生命力。

她就那样一直呆坐着，连手指都不动一下，只等着死神降临。眼中空无一物，耳边寂静无声，甚至连死者散发出的腐臭也闻不到，她封闭了自己所有的感觉，等待着生命的终结。她不知道已经过了几个小时，又或者，是过了多少天。天空被黑云笼罩，透不过一丝阳光，只有无尽的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不经意间，朱诺回过神来。似乎有什么东西碰到了自己本应失去的右腿。是幻觉？还是森林里的野兽被尸体的腐臭味吸引而来？不管是什么，对她来说都已经无所谓了。被生吞活剥也没关系，她希望死去。

“就这样死去，然后忘记一切……真的可以库啵？”

那是一个听起来有些吃力而沙哑的莫古利的声音。

“让我死吧。”

朱诺说出这句话后，干涸得几乎粘连在一起的喉咙引得全身都如刀绞般疼痛。当感觉到手指因挖掘瓦砾而产生的剧痛时，她知道自己还活着。这种感觉让她痛不欲生。

“那么我不会阻止你库啵。”莫古利族的切尔比眼中燃着阴郁的焰火，用那几近破损的喉咙低声说道，“但莫古不会背负起你的憎恨。如果，你想向引发了这一切的人复仇……”

“我想复仇！”

朱诺的心里，终于产生了“死”以外的感情。漆黑的，近乎燃烧的灼热感情让她想要活下去。不再求死，而是杀戮的欲望。

“可以吗？我能行吗？如果可以，我什么都愿意做。如果能让阿尔克迪亚那帮家伙体会到这种感受……”

“那么，我来给你腿吧。代替你的痛苦，让你足以杀了那些家伙。”

◎废墟雾难散，哀嚎声不止◎

与此同时，旁边努·牟族女僧侣伊芙凯娜雅开始咏唱治愈魔法了。面对死亡的人在这一瞬间重生，而朱诺与曾经的人生彻底告别了。她已不再是那个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而感到喜怒哀乐的邦加。她如同渴望水源一般地渴望复仇，杀死帝国兵的想法给失去了一切的朱诺新的力量。

天才工程师切尔比按照约定专门为朱诺设计了利用机械铠技术制作的腿，能通过填装炸药产生巨大破坏力的钢铁义肢。直到完成为止，朱诺一直在拼命锻炼她的身体，只用左腿支撑整个身体的重量，其他部分的肌肉也不断地进行着负重训练。她每天反复不停地运动，临近界限时就让伊芙凯娜雅用咒文帮她回复，然后继续默不作声地锻炼。虽然这样的锻炼连强壮的男人也无法坚持一天，但它却根本无法超过朱诺心里的痛苦，也根本无法让她忘记痛苦。经过三个月的严酷训练，她强壮的身体甚至超越了以赏金猎人为生的邦加男性，隆起的肌肉便成了覆盖她全身的铠甲。

如果没有得到这样的身体，朱诺大概早已崩溃了。切尔比制作的义肢不仅是原来身体的替代品。炸药点火时产生的剧痛如同在连接身体与义肢部分的截面上插进无数钢钉一般。但她却忍住了，她能忍得住。她没日没夜锻炼的身体足以承受住遍布全身的剧痛。

不久朱诺便有了自己的武器。一个是新的义肢，而另一个，便是她那如同钝器一般的强壮身体。她并不使用刀剑、棍棒或锡杖之类的武器，原因之一是她不会用，而更重要的是她希望能用自己的身体直接粉碎那些帝国兵。有时扭断敌人的脖子，有时连同铠甲一起捏碎敌人的骨头，而对付麻烦的敌人时则靠义肢的助推力将其碾碎，朱诺就是想用全身去感受对手的痛苦。这是供奉给纳布迪斯的死者们的祭品。她相信，通过自己的感受，那些被杀的帝国兵的痛苦一定能供奉给死去的人们。

所以，不能肆意杀死帝国兵的情况让朱诺又回到了那个求死的日子。她是如此空虚。暗杀给了她活力，但不断的重复却依然只留下了空虚，其他什么也没有。如果无法继续复仇之路，朱诺就没有任何想做的事了；如果不能杀戮仇敌的日子还要继续下去，连呼吸都会变得痛苦。她希望脸部被灼伤的痛能赶快被面具的撞击抚平，而靠炸药进行冲撞的身体虽然会受到伤害，但那种风险对她来说不算什么。

安装着义肢的鬣狗一直在等待着掉以轻心的猎物，它正拼命磨着自己的利齿……

玛斯蒂弗公会的六人逗留在了空中都市维埃尔巴。

达尔玛斯卡周边地带加强了戒备，使公会活动受到了限制，而让他们来到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以利维亚桑为核心的号称阿尔克迪亚军最强舰队的飞空艇第8舰队在亚科特·因萨神秘地全军覆没了。

虽然一部分人认为有可能是罗扎利亚帝国发动的奇袭，但出身西方机械工程都市高格的切尔比却深知两国技术的差距。阿尔克迪亚刚刚研制成功能够在亚科特地带自由飞行的新型飞空石，就算以谍报活动著称的罗扎利亚已经获得了所有技术，

要投入实战至少还需要半年时间。因此罗扎利亚军是不可能在亚科特地带伏击阿尔克迪亚军的。切尔比动用了所有的情报网，尽可能收集利维亚桑舰队全军覆没时的状况，接着他运用自己天才的头脑开始对此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则是，当时发生在天上的情况和当初的纳布迪斯非常相近，或者说是完全相同的。

发生过两次的事，今后还会再发生，这就是切尔比的理论。更进一步说，就是以阿尔克迪亚帝国研究机构的实力，他们可能会发展出类似的技术，制造出更强大的破坏兵器来。切尔比知道有一个天才能够引领这项研究——希德鲁法斯·蒂姆·布南萨，通称希德博士。关乎帝国兵器开发的绝密资料基本都是出自希德博士之手，而这个人类工程师正是秘密机构德拉库洛亚研究所的负责人。切尔比远在高格之时便听说过他研究的无数划时代技术，这些技术让拥有优秀智能的莫古利族都无地自容。

切尔比并不觉得仅有六人的暗杀组织能将形势改变。但事态非同小可，也许除了他，就没有人能在技术方面掌握其重要性了。为了得到更为详尽的情报，同时也希望能趁机与反抗帝国的势力交涉，玛斯蒂弗冒着被帝国追踪的危险，来到了传闻是解放军藏身据点的中立国维埃尔巴。

刚刚到达维埃尔巴，切尔比便带着伊芙凯娜雅四处奔走了。几乎失声的切尔比如果不靠发声装置就无法说出话来，但如果在第一次见面的人面前使用，很容易引人怀疑。所以温文尔雅且知性的努·牟族正适合缓和这种情况。

剩下的成员中，菲吉亚已经连续消失了数天。这个舞动黑色双刀的剑士在纳布迪斯发生悲剧时失去了除名字以外的所有记忆，为了找到过去的线索，第一次来空中大陆他就寻遍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而阿萝拉会一直和菲吉亚在一起。他出行的话，美丽的维埃拉一定会如影随形，就像他的另一半，也像他的保护者。

而与朱诺在一起的，必然是艾卡。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如果单讲力气，艾卡一定在锻炼至极限的朱诺之上，但他却完全没有战斗能力，因此在公会里他经常被人使唤。搬运货物、处理帝国兵的尸体、申请打倒赏金猎物并领取赏金、收取切尔比定购的各种东西等等，都是艾卡的工作。朱诺由于面具和义肢太过引人注目，因此白天会潜藏起来，而照顾她也是艾卡的杂事之一。

艾卡对于玛斯蒂弗的这些杂事没有丝毫抱怨。在这个只有六人的暗杀组织中，没有人强迫他去杀人就让他觉得谢天谢地了。

公会所有成员中，只有艾卡没有目睹纳布迪斯的悲剧，因此他对帝国也就没有那么深的仇恨。他当然是恨帝国的，因为帝国践踏了平等对待每个种族的达尔玛斯卡，而那里正是他的祖国。但在不堪忍受帝国暴行而离开拉巴纳斯塔时，他也并没有想过要杀帝国兵。像艾卡这样孤苦伶仃的人，只要能找到一个安身之所便足够了。

对艾卡来说，他并没有太多隶属于玛斯蒂弗的原因。那天，他正好在公会成立之地被菲吉亚所救，那正是他命运的转折点。他发过誓，为了逃过死亡，他发誓将自己之后的人生全都献给剑士。

◎废墟雾难散，哀嚎声不止◎

艾卡天生不擅长争斗，而将杀戮帝国兵作为惟一目的的玛斯蒂弗完全不适合他。虽然不止一两次地想要逃跑，但他也明白，凡是知道这个极端公会真面目的人都不可能活着离开。艾卡害怕菲吉亚，如果敢逃跑，那漆黑的双刀就会一刻不停地追杀他。从那双映不出一丝光芒的眼中，艾卡感到了一种莫名的疯狂。

而且那个外表看起来很可爱的切尔比也是个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叛徒的男人，伊芙凯娜雅和阿萝拉也不会保护他。只要与这个公会结下盟约，就等于上了贼船，不管舵朝向何方，都只能随着走，而这也是为了活下去。

但与这种绝望有所不同的是，艾卡很在意朱诺。

灾难过后一年的死都依然保留着当初的惨状，看到了那一切的艾卡能想像得到，活下来的人心中到底有着怎样的悲愤。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拉巴纳斯塔，他也一定会用自己的一生去诅咒帝国。而憎恨的极致便是沾满血的双手。即使不清楚每个人的详细情况，他也能从玛斯蒂弗的各方面了解到这一点。

更何况，艾卡很清楚朱诺怨恨的理由。一个即将下雨的夜，邦加沉睡着，却因右腿的阵痛而喘息，艾卡数次看到她挠着面具呼喊着名字。从那声音可以听出，她失去的是家人——心爱的丈夫和孩子们。

所以朱诺有恨的权利，艾卡一直这么想。将灼热的愤怒之火全部发泄出来，才能让她保持身心平衡，让她不致落入黑暗的深渊而继续生存下去。

玛斯蒂弗公会将所有帝国兵作为暗杀对象是否真的有意义，对于没能亲历纳布迪斯毁灭的艾卡来说，也许有些难以判断。但他相信，朱诺必须这么做，否则她将无法生存下去。只有不断憎恨，不断杀戮，她才能给自己的生命上满弦。如果发条停滞了，就算拥有再强健的身体，朱诺也会连呼吸的欲望都失去。

艾卡希望她能活下去，不然的话就太没有天理了。如果朱诺就这么死去了，艾卡将会对他自己，对他必须生活下去的这个世界彻底失望。他不可能接受只有蛮横和残酷才是力量的现实。

他也在想，一味的憎恨、杀戮、赶尽杀绝……而那之后究竟会有什么呢？就算他们有无尽的力量和生命，终有一日会将帝国毁灭，但那时朱诺会获得新的活力吗？

艾卡还没有亲手杀过人。但他知道，杀戮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凭着本能，他察觉到了这点。他们的动机是复仇也好，裁决也好，但最终的结果却都将是“无”。当烈焰般的愤怒燃尽之时，剩下来的却只有无尽的空虚。就如同被诅咒的死都，不管往那满是泥浆的沼泽中投入多少具尸体，也不可能从那里逃脱，因为死者只会腐烂，化为泥浆沉入深不见底的沼泽，让沼泽继续扩大，最后只留下由憎恨形成的永无止境的连锁。

艾卡想像着朱诺最终被沼泽吞没的情景，身体不禁开始发抖。那也同样是他的末日。如果朱诺的前方是毫无希望的“死”，那么同在玛斯蒂弗公会的艾卡也只有毁灭这一条路。

在维埃尔巴停留了大约一周左右时，在租来的小屋里，只有艾卡和朱诺两人。

朱诺变得越来越烦躁。飞到空中都市之前，他们就已经迫不得已停止了暗杀活动。维埃尔巴受第8舰队覆灭影响，帝国兵的数量减少了，同时他们还加强了戒备，因此公会几乎完全没有了“狩猎”的机会。也许永远也无法展开复仇行动了，这种想法让朱诺从心底感到不安、烦躁。

小屋是为旺季来鲁斯魔石矿采矿的人提供的，虽然简陋但十分牢固，里面的设施也只有一些结实耐用的。艾卡留意到，在一张桌面非常厚实的桌子上，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朱诺每天都低垂着头坐在那张桌子上。烦躁并没有让她对艾卡歇斯底里，她只是静静地将愤怒与焦躁吞进了肚里。但，除了她那无意间不断重复的动作。

朱诺的手上没有指甲。指甲对邦加来说本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但在纳布迪斯毁灭那天，她疯狂地刨开瓦砾的结果，就是永远失去了手指尖的肉和指甲。

她用那两只手，在如岩石般坚硬的桌面上刻下了几道深深的沟。沟是手指不断抓挠留下来的痕迹，光凭手指肚的摩擦而形成的，几乎就要贯穿了桌面。这本不该是一周内可能形成的，几道痕迹就像是拼命用锉刀锉出来的一样。从那渗进血而有些发黑的沟中，艾卡看到了朱诺心中的烦闷，但他却什么忙也帮不上。

“朱诺姐……那个……”

即使是手指上药时，朱诺也依然低着头一言不发。而艾卡终于鼓起勇气，开口跟她说话：“要不要去喝一杯？走两条街，有一家看着还不错的酒吧。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偷偷往里看了看，那儿有张很偏僻的桌子，嗯……去散散心吧……”

“……我不喝酒。”朱诺只微微张开了嘴，低声念着，“喝醉了，可能就会让阿尔克迪亚那帮家伙逃了。除非把那帮家伙从这世上赶尽杀绝，否则我绝对不会喝酒。你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知道……”

那么你直到死都喝不到酒——艾卡还是把这句话咽了下去。但他决定，要继续说下去。

“姐……就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么？如果一直这么想不开，会发疯的。你也需要一些时间去忘记对帝国的恨吧……”

“你说……忘记？”

她低垂着的头突然像寻找猎物的蛇一般抬了起来。隐藏在面具下的双眼闪着激烈的光芒，朱诺紧紧握住了才刚刚止住血的双手，鲜血再次滴落了下来。

“就算我现在还能听得孩子们的哭声？就算隔着这面具我还能看到老公像稻草一样被烧死？可能么！我可能忘记吗！”

“……”

朱诺并没有理会被她咄咄逼人的气势吓到的艾卡，继续如决堤的水坝一般宣泄着。

“如果怨恨能让人疯狂，那倒是轻松呢。但我却没法发疯。一想到记得家中没有死的的就只有我一个，我就没法变得疯狂，我没法逃避。所以我只能去杀人。如果不能让帝国那帮家伙尝到哪怕是孩子们和老公万分之一的痛苦，那我活下来还有什么意思……”

“姐……”

“就算不是士兵也无所谓了……”朱诺的声音突然变得平缓，她站起身来，

◎废墟雾难散，哀嚎声不止◎

“如果没有帝国兵，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引发了那场悲剧却浑然不知，还自在地活着的那些阿尔克迪亚人……哪怕孩子也好还是什么人也好，我决不会放过他们！”

“你是说，连那些平民百姓也……”

艾卡提高了嗓音问道。他们的目标只有军人，如果超越了这个界限，朱诺就会变成不可救药的杀人狂魔。那样的话，艾卡的毁灭也会跟着加剧，他就等于站在了不可逾越的悬崖边上。

“好好想想纳布迪斯最先死的人是谁吧。”

只留下这一句话，朱诺便拿起自己的破布向外走去。外面，是浮在天空中的城市所特有的，阳光渐逝的黄昏。太阳没入了遥远的地平线，天空依然微亮，但街市已被浓浓的暗所笼罩。身体异样的邦加就混杂在了这暮色之中……

“姐，你要去哪儿？”

“散散心。别跟来。”

门重重地关上了，窗户被震得哐啷作响。披着布的朱诺从玻璃窗的另一边走过，渐渐融化在了暮色下的城市中。

艾卡没有去追她。并不是因为对方警告他不要追，而是因为，就算追上了，他也无能为力。艾卡呆呆地望着朱诺留在桌子上的沟。没有点灯的房间渐渐变得幽暗，而黑暗仿佛填满了那些几乎磨穿桌面的沟。就像朱诺的手指尖流出的漆黑的意念凝固成了树脂……

艾卡一直在等着朱诺回来。夜幕慢慢地降临，维埃尔巴的街灯如空中的石子一般飞在黑暗之中。可直到夜半三更，路灯下也依然没有邦加回来的身影。



这天夜里，切尔比和伊芙凯娜雅没有回小屋来。自从与反阿尔克迪亚组织交涉成功之后，已经连续几天都是这样了。两人最早也是在凌晨回来，睡不上多久便又在天亮时离开了。

菲吉亚和阿萝拉早已是随心所欲地行动了，除了定期的碰头会，他们几乎不会留在基地里过夜。至少这段时间他们都没有在半夜回来过。

艾卡依然在等着朱诺回来，他抬头望着挂在半空的残月，突然非常想去喝酒。这个年轻的锡克并不是很能喝酒，但现在他却很想用烈性酒精让自己忘记这一刻的心情。

锡克青年突然想起，刚刚他约朱诺去的那家酒吧会一直经营到深夜，于是他便在深夜独自走上了这个坡道众多的城市。空中都市的夜带着几分清冷，艾卡缩着脖子快步向目的地——浮云路走去。

虽然渐近午夜，但名为“浮云亭”的小酒吧依然人声嘈杂。对这种环境感到陌生的艾卡坐在吧台的角落里，点了店员推荐的高级酒“维埃尔巴之魂”。这种酒的味道醇香，而且度数也如艾卡希望的那么高，但他却完全不能理解那种浓郁的味道，而醉也没有任何作用。艾卡终于明白，喝酒只会徒增空酒杯的数量，却完全没有借酒消愁的作用。

艾卡并没有喝到醉。正当他准备离开烟雾缭绕人声噪杂的酒吧，去寻找朱诺时，旁边两个邦加的对话传入了他的耳朵里。那两个男人好像是魔石矿采掘人员的保镖。

“阿尔克迪亚那帮有钱人真是要命啊，总觉得什么都是围着他们转的，真是的……”

“没错，晚上开始他们就一直像观光似的进了魔石矿，真是疯了。我看他们是想被怪物吃了。算了，今天你也辛苦了。”

两人轻轻碰了一下啤酒杯，一口气喝下了大半杯，酒从他们有裂缝的嘴边漏出了一些。

“就算是保镖公会出面，我们也舍不得这条命啊。说真的，在奥尔达姆桥那边找到他们可真是谢天谢地了。我可不想再往里走了。”邦加一边摆弄着救助遇难者得来的临时收入，一边继续说道，“听说那些家伙是在旅行途中捡到把钥匙，他们用那钥匙打开了第11矿区的门闯了进去。是觉得那些怪物也能用钱打发么？”

“哇，那片封闭区域可是白天都没人敢靠近的啊！真是一家子白痴……那孩子找回来了么？”

“没有，我们就把夫妻俩救出来了。”

这两个邦加的对话让艾卡不禁背后发凉。

“命倒是保住了，不过孩子父母都伤得挺重的。他们应该是被什么东西袭击了，孩子也被抓走了。”

“怪物会抓孩子么……还真没听说过。”

“谁说不是啊。孩子父母疯了似的求我帮忙去找，可那地方太靠近第11矿区，这三更半夜的，谁敢过去啊。我们跟他们说等太阳出来再去找，然后就解散了。”

“哈哈……虽说是自作自受，不过也挺可怜的。到明天就不是寻找而是收尸了吧。”

◎废墟雾难散，哀嚎声不止◎

“是啊……虽然父母拼命求我，可我还是拒绝了。我可不想看到那么惨的事……”

艾卡没有继续听下去。他从浮云亭飞奔而出，沿着来时的路跑了回去。然后他从小屋前经过，直接向着前面的鲁斯魔石矿跑去。黄昏时分，朱诺也正是朝这个方向走远的。

魔石矿的入口处为以防万一配置了值夜的人，但由于只是临时雇来的保镖，他毫无戒心地睡在了篝火前。艾卡蹑手蹑脚地从他身边走过，然后飞奔进了那漆黑而巨大的洞口。

正如那个保镖所说，太阳落山之后进入魔石矿基本等于自杀。一入夜，魔石的矿脉便开始在黑暗中发光，魔雾的浓度也远远超越了白天。怪物因此而变得狂暴，无法在阳光下活动的亡灵这时也纷纷出现了。在魔石供应不是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不在夜间采矿是矿山的一个常识。

艾卡不顾危险闯入了矿洞，没有武器，恐惧也变得麻木。也许他根本就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失去了理智的判断力，全凭酒精一时逞强而已。但艾卡并没有停下脚步。

也许为时已晚，虽然心里这么想，但他依然希望阻止朱诺。就算是阿尔克迪亚人，可那也不过是个孩子。如果朱诺对一个孩子下手，她的灵魂便等于坠入了地狱。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那么做，决不能让充满希望的未来毁在她自己的手中。

穿过入口附近的铺设区域，艾卡来到了刚才那两个邦加提到的奥尔达姆桥，那是一座吊设在浮游大陆下方的大桥，也是矿床位于大陆深处的证明。运输矿石的线路纵横交错，深夜的冷风透过两侧的缝隙猛吹进来，发出呼呼的吼声。走过这座桥，就是保镖们所惧怕的怪物的领地了。

在下定决心往深处前进时，除了风声，艾卡还听到了另一种声音——钢铁与地面摩擦时隐约发出的微微的振动声。

正面坑道的入口处，一辆运送矿石的斗车正缓缓驶来。推着车的巨大人影正是戴着面具的邦加无疑。不愿发生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艾卡不禁感到失落。虽然是专程来找朱诺的，但他更希望她不在这里。如果抓走孩子的是真正的怪物而与她无关，那就好了。

朱诺看到了呆立在桥中央的艾卡，她把斗车停下，拖着残腿慢慢靠近过来。身上披着的布更加破烂，依稀还能看到血的痕迹。闻到了浓重的血腥味之后，艾卡拼命地摇着头，脸上带着一丝悲伤。

“姐……你果然……”

“跟你说过不要跟来的。啊，是这样啊……”朱诺看透了艾卡的心思，低声说道，“我散心散够了，艾卡。”

“为什么……你要……本来你可以更幸福的……”

“不可能。不，应该是我不能。”她低声说着，然后慢慢从浑身颤抖的艾卡身边走了过去，“我回去了，太困了。你把那车放回入口吧。”

留下这句话，朱诺拖着义肢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直到那声音消失，沉浸在悲伤中的锡克只呆呆地站着，一动也不动。到底还是没赶上，这种自责不断地煎熬着艾卡的心。

突然“哐”地一声响令艾卡猛地抬起头来。他担心是怪物，全身顿时僵硬了，

但附近却没有怪物的气息。那声音是从斗车中传来的。

直到这时他才感到，朱诺所说的话有些怪。为什么她非要把车推出来不可？为什么又非让自己把车放回入口呢？

艾卡跑到斗车跟前，往里看去，接着他不禁低声叹了口气。

斗车里，一个身穿阿尔克迪亚风格衣服的孩子正沉沉地睡着，虽然看上去并没有受伤，但恐惧与紧张却让少年疲惫不堪。

艾卡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袭击阿尔克迪亚旅行者一家，又抢走孩子的朱诺难道是放弃了最后的那个念头？又或者，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喂！”

突然有人在很近的地方喊了一声，吓得艾卡猛地跳了起来。

“怎么连你都跑到这地方来了？”

从黑暗中出现的人是菲吉亚，面无表情的阿萝拉就站在他旁边。

“菲吉亚哥，阿萝拉姐……”

“怎么，朱诺一个人回去了啊……”

剑士瞥了一眼斗车，隐隐皱了一下眉头。

“菲吉亚哥，你在这里是……”

“虽说最近没有帝国兵了，但也不能这么荒废下去，所以我就和阿萝拉到魔石矿里狩猎怪物了。”

“后来被袭击了。本来我们没那打算的。”

“那可是个不错的训练。”

菲吉亚瞟了一眼噘着嘴的阿萝拉，继续说道：“我们正打算回去，就看见奇怪的东西了。应该是变异的石像怪吧，那东西抱着个孩子飞走了，然后朱诺就在后边拼命追。”

“！”艾卡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那么说……”

“应该是去救孩子了吧。要不是她赶了过去，这家伙早就没命了。”

“原来是这样啊，朱诺姐她是去……”

那一家人真的是被怪物袭击了，孩子也是被它抓走的。而目睹了一切的朱诺追着怪物单枪匹马地冲进了矿洞深处，救出了孩子。

菲吉亚用鼻子“哼”了一声，几乎咬牙切齿地说：“真是天真。放着那些阿尔克迪亚人不管不就得了。就算我们的原则是不对普通人出手，但也不至于冒险去救他们吧。”

“我不这么觉得，菲吉亚哥。朱诺姐是对的，她应该去救那孩子，就算是阿尔克迪亚人……”

这是艾卡第一次顶撞菲吉亚。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立刻捂住了自己的嘴时，剑士却出乎意料地没有责备他。

“回去吧，我饿了。艾卡，回去给我弄点东西吃。”

“没问题，交给我吧。不过先把这孩子交给门口值夜的人吧。”

自从进入玛斯蒂弗之后，艾卡的心情第一次如大石落地般地轻松。如果这能略微减轻朱诺的憎恨，让她不再只以杀戮为生存的动力，那么他的“现在”也同样充满了希望。艾卡的心里这样想着。

那时，朱诺一直在面具下哭泣。

她责问自己，为什么要去救那孩子。

纳布迪斯的孩子们早已离她而去，可为什么她却要从怪物的魔爪下救出那个阿尔克迪亚孩子?

她明明发誓要永远憎恨帝国的。正因为决定要诅咒、憎恨、杀戮，朱诺才能靠着那颗空虚的心，从等待死亡的废墟中爬起来。空虚而萎靡的心，因复仇才充实起来……

这样的自己是不应该去救在帝国庇护下安逸生活的人的。她颤抖着，觉得自己已然疯狂了。更不可原谅的是，现在，在她的心底，产生了一丝纤细的感情。

那是从憎恨与愤怒中绝对得不到的感情。保护他人的生命，让朱诺微微感到自己与人有了联系，与这世界连接在了一起。虽然细如微尘，但却让她体验到了温暖的感动。

她不想要那种东西。孩子们的哭声早已远去，丈夫逝去的身影也化作了烟云。如果说这就是生存法则，朱诺情愿带着回忆死去。

找到了一丝未来的希望，却想要为过去殉葬的邦加哽咽了。

她可爱的孩子们，已奔向了那遥不可及的夜空。

被无数没能从坑道中出来的孩子们悲哀而清纯的灵魂引导着……

飞向了无尽的天际……

帝都的邂逅

玛斯蒂弗公会成功潜入了阿尔克迪亚帝国的中心都市——首都阿尔克迪斯。

尽管身为盟主的维埃尔巴侯爵哈尔姆·翁德尔四世已经离开了浮游大陆，但切尔比利用自身出色的交涉能力与留下来的反帝国组织干部进行接触，并获得了他们的协助，他通过翁德尔展开的情报网，巧妙地掌握了随帝国政变而出现的异常情况。帝国国内以钢铁为首的金属材料的流通量显示，这个月出现了几近异常的增长率。此外，魔石的采购源也不仅限于鲁斯魔石矿，其他各地众多的小规模矿洞出产的魔石也几乎全被收购并通过海路、空路运往帝都。同时，由于皇帝古拉米斯之死而登上了临时独裁者官之位的维因·索利德利用其强大的权力为秘密机构德拉库洛亚研究所提供了大笔的资金。这一机密情报也被维埃尔巴的组织掌握了。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其他的行动，并做出了这些是为了同时对抗翁德尔率领的解放军与帝国最大的敌人罗扎利亚而展开的战前准备。

不过切尔比的推测则稍有不同。虽然备战这一点没有错，但他从自己工程师的角度进行分析之后认为，所有的行动都朝着同一个计划的方向发展着。如果是天才的希德博士，一定能够从纳布迪斯与利维亚桑的魔雾暴走现象中创造出某种超越性的力量吧。这必定会是一股震撼全世界，并给阿尔克迪亚帝国带来半永久性荣耀的绝对的“力量”。

切尔比也好，或是公会成员也好，他们并没有“拯救世界”这种伪善的意识。他们只不过是看准时机咬断猎物喉咙的鬣狗而已。如果猎物想要获得强大的武器，那么他们就会在此之前蜂拥而上将其干掉。正因如此，这个能使自己所痛恨着的阿尔克迪亚帝国的优势地位更加牢固的计划，自然是无论如何都要阻止的。

对于已经无法尽情猎杀帝国士兵的玛斯蒂弗来说，这个目标强烈刺激着他们的欲望。仅凭他们六人就能将维因所统治的阿尔克迪亚击溃的话，那将是多么痛快的事啊，而且这也足以满足那些饥渴鬣狗们的报复心了。

此前，玛斯蒂弗经常会采取极为迅速的行动。就算他们事先根据“有裁判出访纳尔比娜城寨”这一消息制定了攻击计划，但也会因为眼前出现了绝佳的猎物而导致一时冲动，就本能地展开了袭击，结果使得需要长期忍耐的计划破灭了……特别是由于没能有效控制朱诺和菲吉亚行动的方式，因此就更需要有得当措施对这充满破坏性的公会活动进行维持了。不过这次切尔比提出来的设想，却给予了成员们足以自制的强烈动机，从而利用其果断的冲动而获得了成功。假如切尔比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能够让维因和希德失去手中王牌的行动，必定会给予帝国以出乎他们意料的重大打击。

确认并再次统一了意见之后，切尔比开始了帝都潜入作战计划。虽然他并没有说出自己的推测，但通过提供一小部分自己所掌握的情报和独特的机械工程技术，他也从反帝国组织那里获得了数额不小的资金以及部分很稀有的材料。而表面上依然采取亲帝国态势的维埃尔巴现在不得不定期向帝国交纳魔石，于是玛斯蒂弗便趁此机会潜入到集装箱中轻易穿过了原本戒备森严的国境。

随后，他们潜入了阿尔克迪斯的旧街道——俗称外民街的贫民窟。在那里，他们寻找着机会，准备潜入旁边戒备森严的帝都设施之一的德拉库洛亚研究所。虽然这是个危险的计划，但除此之外，他们似乎就没有掌握机密计划详细内容的方法了。如果冒失地去外面打探消息，在这个遍地都是情报贩子的环境下，打听情报的人反而容易被当成可疑对象，所以玛斯蒂弗只能隐藏起来，慎重地等待机会的到来。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竟出人意料地提前到来了。

潜伏在旧市区数日后的某一天，被维因从权力宝座上踢下来，遭受肃清整治的元老院一派为了收复失地而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武装起来的私人士兵蜂拥而起，四处逃散的市民使城市陷入了暂时的混乱之中。然而，这实际上却是维因最擅长的诡计。为了将躲藏起来的元老院派余孽一网打尽，并让那些支持元老院派的上级市民和政民认为是他们引发了不法暴动，从而对他们丧失信心。结果彻底落入圈套的元老院一派迅速被经过周密安排并以裁判为中心的部队镇压。帝都仿佛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又恢复了平静。

不过，动用部队确实使警备出现了漏洞。玛斯蒂弗公会没有错失这一大好时机，疾风迅雷般地赶往了市区，成功侵入了平时戒备极为森严的德拉库洛亚研究所。但是如果没有切尔比事先做过精确调查，没有伊芙凯娜雅和阿萝拉的魔法辅助，或者没有因意外而遭遇警卫后却能迅速将其解决的菲吉亚，说到底这个计划还是无法实现的。

可能是极为信任门口的守卫，研究设施内部的警备可以说是相当松懈。众人在扫清挡路的士兵后，便以怒涛之势朝着目的地——位于上层并由希德博士所管理的

机密文件所在地前进。切尔比快速全面地浏览着从各处找到的类似文件，并将计划之外的情报也记录了下来。最后，他们来到了酷似希德本人的研究室前。

“库啵！”

切尔比很少见地从受损的喉咙里发出了类似野兽低吟般的声音，他以惊人的速度翻阅的研究文献也突然停在了某一页。

“找到了吗？”

站在门口警戒的菲吉亚目不斜视地问道。

“有了。这样，位置……就能够，确定了……”

虽然这次是用发声器回答的，但控制器的操作却远不如平时来得那么灵巧。莫古利的慌张在此时显露无疑。

“怎么样了，老大？”

从房间对面抱着文件走过来的艾卡询问道。切尔比扭了扭身子，表示那些文件已经没用了，因为需要的情报都入手了。

“果然，希德是个天才……没想到他会有这种惊人的设想……”

“那个叫希德的，今天不在么？”朱诺问道，“把那家伙解决不就得了。这样那个什么新兵器开发计划也就……”

“没用的。开发进度已经进入了最终阶段。就算没有希德，计划也会进行下去。”

切尔比将重要的文件撕下来后放入了怀中。

“此地不宜久留。”

在菲吉亚旁边拉开弓的阿萝拉转过头来提醒道：“不快点的话，逃脱路线就要被封锁了。”

“说得没错。伊芙凯娜雅。”

“是。”

伊芙凯娜雅马上开始咏唱迷彩魔法。将光线折射后的魔力笼罩住了所有人，这样远距离侦察就很难发挥作用了。这个魔法和栖息在死都纳布迪斯的巴克纳姆斯族使用的魔法属于同一种，所以身处昏暗的废墟或者浓雾之中的话隐蔽性就能大大提高。虽然像在如此规整的建筑物内其实也只能起到自我安慰的作用，不过在紧急脱出时这算是十二分有用的魔法了。

如同游丝一般忽隐忽现且半透明的六人朝着逃脱路线出口的方向飞快前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还没有察觉到有人侵入，研究所里完全没有新的警备兵赶来。

实在是太顺利了……这种异样的感觉让菲吉亚毛骨悚然。这种平静的气氛本身就够诡异了。

……不管怎么说，被解决的士兵尸体就算被发现也不是什么意外。

卫兵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进行联络的话，在如此重要的设施里戒备程度就会上升，更何况几个小时前，市区还因元老院的武装暴动而处于戒严状态下。这时，这群人的野兽本能才如失控的警钟一般鸣响着、警告着，告诉他们有异常状况。

就在一行人穿过通道尽头准备转弯的那一瞬间……

菲吉亚强烈感到了对方所释放出来的惊人杀气，一股如雷电般几乎要压垮他全身的巨大压力。如果此时遭到攻击并停止行动的话，毫无疑问他们会有生命危险。这种预感使他条件反射似的展开了攻击。在确认对手之前，漆黑的忍刀如毒蛇出洞般从左右迅速伸展而出。

刺耳的金属碰撞声之后，两刀必杀似

的攻击被双刃挡下。

一个男人握着两把异样的大剑出现在众人眼前。和普通的剑不同，男人手中的刀身连接到刀刃的那部分像镰刀般弯曲着，撒有金银粉的刀漆上凹进去的那部分镶嵌着由夜光贝的细片雕刻而成的螺旋饰物。如此华丽的宝刀，将远距离施放出的斩击轻松地挡了下来。

“精制的柳生……而且是双刀？”

留着胡子的秃头男人威风凛凛地睁开双眼小声说道。

因为攻击产生的快速动作使迷彩魔法的效果开始消失。当完全解除后，自己的身形便完全清晰地展现在了男子面前。男子在挡下黑刃的同时注视着袭击自己的剑士，他脸上呈现出做了噩梦后的紧张表情。

以为对方是因为战斗而产生了紧张心理后，菲吉亚飞身退后并重新倒握好了忍刀。对方的力量在自己之上，这是通过刚才的较量后所掌握的情况。但是，他没有退缩。猎犬是不会畏缩的。

“挡路者死！无论用什么手段……”

面对强敌，菲吉亚的架势稍微发生了一点变化。那种架势，就算是受到对方的攻击也能精确而迅速地向对方发起反击的破釜沉舟之技。

手持华丽宝刀的男子脸色发生了变化。虽然是感到了菲吉亚舍身觉悟而惊愕不已，但除此以外他的表情中还包含着其他复杂的感情。只有将弓箭瞄准了男子的阿萝拉察觉到了这一点。

“原来如此……你是……等等，先别动手。”



◎废墟雾难散，哀嚎声不止◎

为了不让剑士发动攻击，男子解除了紧张的呼吸状态，表示自己并不打算战斗，“我不是阿尔克迪亚人。只是很偶然地和你们一样潜入到了这里。我是空贼雷达斯。”

“空贼？”菲吉亚稍微放松了一下紧绷的肌肉问道：“为什么空贼会在这里？”

面对剑士的这种态度，雷达斯似乎更加确信了什么似的深深地点了点头，并将显露出来的感情强制收束起来。而阿萝拉又感受到了他的心思。他在一瞬间将内心深处的抽屉锁了起来，连同绝对不能泄露的某种东西及苦涩一起。

“本想说彼此彼此。算了，我是有事来找研究所的主任的。有些东西想问问他。”

“希德博士么。看来你不是一般的空贼啊。”切尔比放下枪上前说道。

“你就是队长么。听我的忠告，赶快离开这里。接下来我可能要大闹一场，那样的话你们就没有办法从附近的包围网里逃脱了。”

“正有此意。如果你不妨碍的话。”

“既然如此，我就不过问你们的名字了。只要知道你们是都是憎恨阿尔克迪亚的人，就足够了。”

“那么就这样吧。请你原谅刚才突然出手的无理行为。”

就如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般，几人擦身而过的时候，雷达斯似乎想起了什么，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从出入口是逃不出去的。镇压完外面的骚乱后，部队就开始重新配置了。”

“什么？那么先到地下层以后再……”

“那也不行。因为元老院残党一部分人逃到了都市下层，那里也应该被严加封锁了。再加上我来到这里的途中也遇到了战斗，马上就会有增援从外面冲进来吧。用这个……”

说着，雷达斯拿出一张卡型钥匙递了过去。

“这是我准备好的逃出手段之一。用这个能够打开68层南边道路的遮壁。外面有小型飞空艇随时可以起飞。不过，再慢吞吞的的话，那边也会被发觉的。”

“准备得相当到位啊。居然还有这种东西。”

“在这个城市里有很多以前的老朋友而已。”

“不过为什么要帮我们？”

“都是和纳布迪斯相关的人，这么说应该理解了吧。”

这一瞬间，玛斯蒂弗全员的反应告诉雷达斯他的猜测是正确的。切尔比苦笑着点了点头。

“……是这样啊，那么理解了。感谢你们的好意。”

“那么再见了……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

最后的话是对着交过手的剑士说的。但似乎已然心死似的并没有看剑士一眼，剽悍的空贼大步跑开了。雷达斯经过的地方，空气一卷而逝，仿佛是象征着他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一般……

“看来挺值得信任。”

伊芙凯娜雅静下心来边察觉雷达斯散发出来的气息边说：“虽然不是很了解他，但他的心是真挚的。对吧，阿萝

拉？”

“嗯，快走吧。”

经过擅长精神感应的努·牟族和维埃拉族的判断之后，一行人朝着新的逃跑路线急速前进而去。

包括菲吉亚，谁都没有注意到此时的阿萝拉脸上浮现出来的表情……

她总是把感情隐藏起来，就如同带了一副鬼面具。而此时，这副总挂在脸上的无表情面具开始脱落了。出现在她脸上的是与雷达斯相遇时从摇荡的心底浮上来的沉淀。阿萝拉隐藏起来的恐惧，仅仅在一瞬间完全展露了出来。

不一会儿，浮现上来的沉淀再次下沉，原先的感情使阿萝拉恢复了平常的表情。这一幕，谁都没有发现，包括她本身。

玛斯蒂弗离开了帝都，肩负着只有他们才能够完成的，形同自身命运般的使命……

破戒的终焉

离开阿尔克迪斯之后，玛斯蒂弗公会一下子从赏金猎人转变成了通缉犯。

德拉库洛亚研究所的入侵事件，特别是躲在最上层避难的希德博士被贼人袭击、侥幸逃脱的事实给刚刚通过肃清元老院派势力而相信自己能够给周边带来安宁的公安总局以冲击性的打击。而且根据证词，入侵者一共有三组。在神都布尔奥米谢斯击败裁判长贝尔加之后下落不明的达尔玛斯卡公主艾雪一行和单独潜入的谜之男人——关于这个人物，希德博士为了保守机密而利用自己的特权拒绝提供一切证言。不过这个男人和艾雪等人一起逃离却是很明显的事实，所以这被认定为是声东击西的别动队。

另外一组身分和目的都不明的小规模集团，则留下了收集过情报的痕迹以及警备队士兵尸体上鲜利的刀印。

这对于担任索利德家族的武装亲卫队一职并掌管着治安的公安总局来说是充满了屈辱的失态。就算赌上执法者——裁判长的威信，也一定要找到这群谜一般的犯人的线索并将他们逮捕归案。总局将搜查范围扩大到了旧市街，并展开了彻底的调查。

如果这里是别的某座城市，那么或许不会露出马脚。但这里是帝都阿尔克迪斯——一个庞大的情报网，所有的证言在这里互相交换传递，是告密者和情报贩子的巢穴。再加上远远超过市场价格的高额报酬，这样公安总局就很容易在这里构筑起情报桥梁了。数量庞大的情报迅速聚集了起来，这其中自然有“最近才来到旧市街，却在事件前后突然消失的一行人”的消息。

玛斯蒂弗尽管在帝都周边装成陌路人故意避开集体行动，然而就他们个人来说就已经是很引人瞩目了。失去声音的莫古利和装有义肢的邦加，美貌惊人的维埃拉，再加上罕见的努·牟族，这些新来的人突然间集体失踪，从这点分析来看，很难把这些人之间的联系割断来进行思考。而且很多目击证词显示，同一时期来到这里的还有一个锡克族和一个难以接近的人类男性，这六个人很快被圈定为了嫌犯。

更糟糕的是，在参加现场分析的人群

当中，还有先前驻扎在拉巴纳斯塔的验尸官。同时负责调查袭击王宫事件的这名调查官在士兵的尸体上发现了残留下来的独特的创伤——干净利落的伤口，恐怕是倒握的两把刀发起的致命攻击，这和拉巴纳斯塔王宫中多名死者的伤口一致。根据这份报告，逃走的六名嫌疑犯更被定为先前在帝都连续袭击帝国兵的凶犯。公安总局意识到在国内潜伏着凶恶的恐怖分子，便通知全体裁判将通缉和捕捉案犯范围扩大到阿尔克迪亚全境。此外他们还编成了多个专案小组，将擅长追迹搜查的人员派往各地。看来他们是誓要将那些闯入帝国领地的野狗捕获并解决……

由引人注目的六个种族组合而成的玛斯蒂弗公会想要在帝国领内完全躲藏起来是不可能的。而且详细的通缉令都已经贴了出来，帝国将他们列为了一级通缉犯，所以被发现也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只是打算逃脱，那么现在，迅速逃出帝国前往罗扎利亚或者是解放军势力范围已经刻不容缓。

但他们却没有撤退的意思。就算是被猎犬追踪，但只要将它主人的喉咙咬断就可以了——破坏性的意识在玛斯蒂弗成员中涌动着。

从德拉库洛亚研究所获得的文件上记载着惊人计划实际存在的实验结果。此前将大量魔雾人为地注入到魔石中的技术一直被视为理论难题，这项研究不仅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源，还能够以原先百倍千倍的效率操纵能源，现在，它已经由希德博士完成了。根据切尔比的推测，这是个仅差一个部件就能够完成可怕的超级兵器。

通过压缩、积蓄大量的魔雾，超弩级战舰的启动和运用将成为可能——这已经不再是属于飞空艇规模的范畴，而是一个压制天空、君临天下、永不坠没的空中要塞。只要能够获得充足的动力升上天空，那么利用大气中抽取出来的魔雾就能够持续半永久性的活动，其中贮藏着的无穷尽的魔力就能够轻易转换成超乎想象的攻击能量。从实验数据来看，切尔比认为它足以匹敌，甚至超出了造成纳布迪斯悲剧的大规模杀伤力。决不能让这个杀戮兵器升上天空。

初期启动需要从魔石中提取大量的魔雾，但希德是从哪里获得这些魔雾的，现在还是没有头绪。但从将扩散在大气中的魔雾提取出来的技术、能够建造巨大飞空艇的面积以及他国谍报人员无法接近的地理位置等几个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实施这项极密计划的场所是仅限于幅员辽阔的帝国领土内的。再从需要反复迂回才能到达目的地的伪装资材运输程式来分析，切尔比将这块地区确定在了位于阿尔克迪亚东北地区的山岳地带。

根据推测，空中要塞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如果获得了启动能量，那就无计可施了。躲避公安总局裁判队执拗追击的同时，众人正急着赶往边境地区。

这是充满痛苦和疲惫的旅程。虽然从雷达斯那里借到了小型飞空艇，但因为空路的警备加强，考虑到有被发现的危险，众人不得不放弃了这条路。他们带着准备好的用于破坏工作的材料——当然，这些材料也基本是由艾卡背着的——悄悄选择了陆路。东北地区广阔无边，那里都是贫瘠的土地而少有人烟，这样就不必担心被平民发现了。不过他们每天都会看到驾驶

着巡逻艇的裁判队，因此阿萝拉能否在被发现前通过感应能力感知搅乱魔雾的旋转机关接近，与一行人的安全密切相关。就算因为躲藏失败而将部队消灭，也还是会暴露他们的基本位置，所以阿萝拉与其他成员一刻都不能松懈，他们紧绷着神经拖着疲惫的身躯长途跋涉。

就这样，玛斯蒂弗公会最终来到了通往目的地的险峻群山的山麓。山的断面上残留着可以追溯到加尔迪亚联邦以前时代的痕迹，如今这里只剩下人迹罕至的山道等待着筋疲力尽的众人到来，吸引着他们进入如同死都般充满浓雾的山中。

在那里，伊芙凯娜雅看到了幻觉，破戒那天起便从眼前消失了的神的幻影。

伊芙凯娜雅已经活了百年。但对于拥有人类三倍寿命的努·牟族来说，这只不过是人生旅途的一半。但她的心却已经接近死亡。失去了心灵支柱，开始复仇的这两年间，伊芙凯娜雅的精神以可怕的速度迅速衰老了。

她将半生献给了齐尔提亚教的传教活动，将光之女神法拉姆奉为众神中心的这一传统宗教，现在基本上不再进行布教活动，而是采取了让希望脱离世俗进行精神修炼的人自行选择的态度。伊芙凯娜雅所属的是远离布尔奥米谢斯影响，提倡善神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古典教义的复古主义异端派。

因为这个原因，她在热心于自身修行的同时更从心底坚信光之神守护着这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残酷与邪恶，但这些只不过是由法拉姆所打碎的暗之神遗留下来的碎片，发挥不了什么强大的邪恶力量。人之初，性本善，人性的光辉可依照齐尔提亚教的教诲，通过磨练自身而从内心深处展现出来。所以她更坚信为了更多的民众，哪怕只是一人也好，都要努力地进行传教。

如此笃深的信仰，却将她逼上了破戒的地步。眼前的纳布迪斯一片凄惨，远远超过了她所能容忍的“过错”，光之神可以无视的“邪恶”。既然能够容许阿尔克迪亚帝国胡作非为，那么法拉姆也决不是什么善良的女神。或者说，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可以影响世界的诸神——如果不那么想的话，伊芙凯娜雅长久以来往齐尔提亚教投入的热情会使她无法接受。强烈的信仰背叛了自己，而她杀死了心中的神。为了驱散所有那些只能令人产生疑惑的光之幻觉，并对邪恶的化身阿尔克迪亚帝国进行裁决，伊芙凯娜雅舍弃了不杀生的戒律径自走上了暴力之路。

面对眼前的目的地，她已经筋疲力尽了。本来努·牟族和其他种族相比，灵性在体内的比重更高。正因为不依存肉体而获得了长寿，所以反过来说，他们的心理一旦患疾就很容易死亡。也就是说伊芙凯娜雅已经身患绝症。自从破戒的那一天起，她的心灵就已经慢慢走向死亡。

精神出现衰老迹象的努·牟族，称其已经陷入临死状态也不过分。这时支持她行动的只是出于身为玛斯蒂弗公会的一员，对出生入死的同伴们的关心之情。这段生死与共的时间虽然在她的生涯中仅占据了小小一部分，但盟约的重量足以和近百年的对齐尔提亚教的祈祷相抗衡。“为了能够帮助他们，我决不能在这里倒下！”身为传教者而培养起来的强烈意

志，不断抵御着来自永眠的诱惑。

但是，她的感官已经接近死亡。在充满浓雾的山棱上逐渐连手指触感都无法感觉到的伊芙凯娜雅的意识也不知从何时起模糊了起来。

忽然间，她眼前光芒灿烂。在光辉闪耀的光环中，可以看到一个人影。心中本已崩溃的、她所崇敬的女神法拉姆的幻影突然出现在了她面前，仿佛是对陷入迷途中的孩子伸出了救赎之手。

“姐！”

不知从哪里传来了艾卡的叫声。就在反应过来的一瞬间，她一脚踏空了。眼前出现的女神，其实是照射过来的夕阳映衬到浓雾后折射而成的伊芙凯娜雅自己的影子。

她从布满尖锐砂石的山崖上滚了下去，一直滑落到远离山顶的山间，矮小的身躯落在了突出的岩石上。

……原来如此。就算神确实存在，也不会来迎接现在的我吧。

没想到自己还有这种期待，伊芙凯娜雅露出了自嘲的笑容。遭到重创的身体已经麻木，无法正常行走了。就这样结束吧……这里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她放弃了求生的念头。

“马上去救你！”

上面传来了提高音量后的发声器产生的声音。

“不可以，切尔比……不要管我。”

好不容易从嗓子里挤出声音劝阻切尔比后，伊芙凯娜雅想起自己背着的一件行李。这里面放着为了进行破坏工作而准备好的物品。这就是将“爆弹”这种怪物身上掉落的浓缩爆炸性物质融合从大陆两栖生物身上抽出的贵重油脂后精制而成的强力炸药。如果无法将其回收，那么玛斯蒂弗在面对敌人时就失去了一张王牌。为什么不快点将东西托付给其他队员呢？此时的伊芙凯娜雅很想诅咒愚蠢的自己。

“请扔绳子下来……无论如何也要把炸药……”

“等等！旋转机关正在接近！”

突然阿萝拉紧张地提醒众人，接着齿轮转动的声音马上传入了伊芙凯娜雅的耳中。

“居然在这种地方还有巡逻艇……能躲起来么，伊芙凯娜雅？”

“我试试……”

她用力支撑起疼痛的身体。要是能够集中精神的话倒还能够麻痹疼痛来行动。然而岩石上却连一块能够隐藏的障碍物都没有。

接下来的一瞬间，沿着山脉方向射来了强光。伊芙凯娜雅在灯光扫射下暴露无遗。

“发现了！发现他们了！”

站在巡逻艇甲板上的裁判朝着艇内的操舵手兴奋地喊道。这消息被迅速发送到了追查部队的本部。这时就算同伴们击坠这架巡逻艇也为时已晚。即便从迫近的追捕网逃脱，他们前进的目的地在这里也已经暴露，潜入工作完全不可能实现了。

伊芙凯娜雅陷入了绝望。干脆一口气落入崖底摔死的话就好了，偏偏落到途中还被敌人发现，使同伴们的计划泡汤了，这是多么难以忍受的后果啊。

“发现了两个，有两个。剩下的……再靠近些！”

听到裁判喊到有两人时，她吃了一

惊。看了看背后，巡逻艇的灯光和刚才夕阳一样，照射过来时遇到浓雾产生了折射，于是造成了幻影，结果裁判就将它当成了其中一名同伴。

伊芙凯娜雅的脑中灵光闪现……命不久已的自己也许能够利用这种现象给破灭的计划重新带来一丝光明。

她使用起了迷彩魔法。不过不是施展到自己身上进行隐藏，而是将焦点稍微折离后发动的魔法。在她与探照灯之间形成了使光曲折的气层，投射过来的光线在遇到气层后扩散开来，使伊芙凯娜雅背后的幻影增殖。现在看起来就好像被通缉的所有恐怖分子都在这里一样……

"不对，有六个人！不会错的！"

确认了喊声之后，她从行李中取出了炸药，并将其点燃。

一窜而上的火焰将岩石吞噬了。爆风四散，高温晒焦了整个山稜。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让巡逻艇的旋转机关发生了异常，飞空艇失去了浮力缓缓下降着。裁判最后看到的是六名通缉犯决定自尽的场面。从爆炸的规模来看，他认为最后无人能够幸存。报告再次发送到了本部：企图侵入空中要塞建造设施的通缉犯一行全部被炸死。当然，在发送消息的同时，他们依然没有察觉到留在山道上的五人。

在扔出炸药肢体被炸碎前的片刻，伊芙凯娜雅的灵魂已经离开了肉体。

降临下来的光芒引导着她穿越浓雾升上天空。在那里，她终于清楚地看到了真正的神。

覆盖着天空光彩照人的身姿，仿佛安慰着筋疲力竭的信徒一般将其包容。伊芙凯娜雅终于遇到了自己长久以来追寻着却又错过的神灵。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如果这是临死前做的梦，那她也很满足了。

最后挂念的还是菲吉亚和阿萝拉。从一年前相遇的那一天起，她就抱着一个疑问。但她决定不再过问。因为她预感到如果问了，那么肯定会破坏掉什么。

那时，伊芙凯娜雅感受到了憎恨帝国的强烈意念。所以她们才会在死都相会，结成了由六名成员组成的玛斯蒂弗公会。

但是……

她的力量并不如精神感应般灵验。所以伊芙凯娜雅认为那意念是由据说可以和森林对话的维埃拉族所散发出来的。正因为这样，自己才能感受到。然而实际上，在湿原上散发出强烈憎恨感情的并不是阿萝拉，而是菲吉亚。但就算再强烈，她也无法明确感知人类的思念。

伊芙凯娜雅就这样带着疑问升天了。得到满足的灵魂开始消散，同时，她的疑问也化为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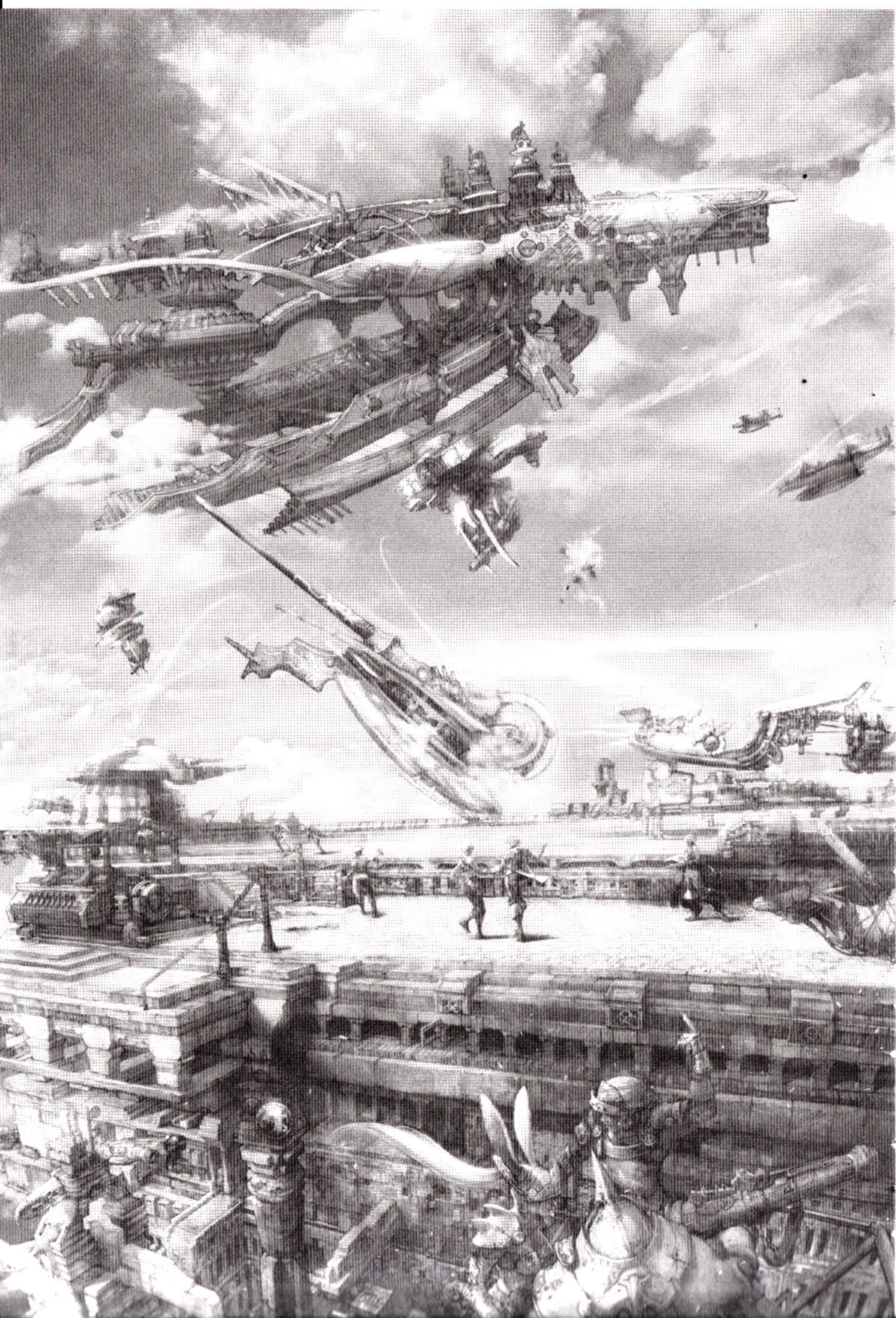
播下失败之种后，终于要进入最后的战局了。

天空的巨大要塞——巴哈姆特的内部。

断罪之刻

遥远无际的南方之海——亚科特·纳尔德亚的领域上，大量魔雾充溢其间。

那里有被称为"利德尔亚纳"的无底瀑布、面朝大海的巨大孔穴，而漂浮在其旁边的孤岛上，相传自神话时代起便耸立于此的大灯台以直冲云霄之势尽显威容。



在这座塔的最顶层，那盏从远古时起就不曾熄灭、一直照耀至今的灯，正是启动阿尔克迪亚的王牌超级武器所不可或缺的魔雾之源。自称“神”的那些古老存在为了统治人类而授予的“天阳之茧”——这颗蓄积着无限魔力的大宝珠就算被砍成了碎片，也包藏着足以引发纳布迪斯悲剧的能量。希德博士完全解放了包含在这颗茧内的力量，企图将释放到上空的膨大魔雾注入空中要塞巴哈姆特。

这一过程如果能彻底完成，巴哈姆特理应化身为无敌的存在。然而，被解开了封印的天阳之茧在抵达暴走边缘前的一瞬间，却被成功抵御了神诱惑的艾雪一行人打碎了。就这样，被释放出来的魔雾只剩下预计最大容量的数千分之一供应给巴哈姆特了。

即便如此，这最初的惊心动魄的启动时刻也已经足够让人铭记于心了。几乎停止了跳动的心脏，被灌入了漫布天空的生命之火——魔雾。

北方的高地上，等待着觉醒时分的钢铁巨兽发出咆哮般的低吼声。规模前所未有的旋转光轮缓缓启动，不一会儿这架超级巨型机体便解开了轭，开始朝上方浮去。

天才工程师希德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孩子，伴随着足以撼动大地的初啼驶向了天空……

以伊芙凯娜雅的牺牲为代价，玛斯蒂弗公会终于摸索着到达了巴哈姆特的诞生地。

那真可以说是一个无比幸运的时机。就在天阳之茧临近破裂之前，趁着高层因考虑到吸收魔雾的影响而将警备兵撤回去的间隙，他们成功地潜入了原本连接近都很困难的设施。

不过，在现场执行破坏巴哈姆特的任务已经不可能了。在失去了准备好的炸药的情况下，要给植根于陆地上的巨大要塞造成致命的毁坏，绝对无法办到，而他们能做的，最多就是乘上即将启动的巴哈姆特潜进货物区。

刚刚潜伏完毕，自茧内产生的魔雾巨浪便气势汹汹地朝高地涌来。这虽然不是招来灾祸的活性化物质，但弥漫在大气里的浓度却已经超越了当时的纳布迪斯。

“唔……啊！”刹那间，一股强烈的头痛朝菲吉亚袭来。魔雾风暴造成的痛苦让这位剑士不禁痛苦地双手抱头，背像弓一样蜷缩着翻滚起来。

“菲吉亚！”

“哥哥！”

阿萝拉和将大量物品从身上卸下来的艾卡闻讯赶来，但就算有力大无穷的锡克在，菲吉亚的身体仍难以抑制地颤抖着。在混浊的意识中，悲剧如刀光一般惊现一瞬，撕裂了黑暗，不断浮现的闪光将封存着好几重记忆的昏暗幕障毫不留情地渐渐撕碎……

这种状况是从遭遇到那场灾难之前的记忆开始的。他的眼中所看到的大致情景，每隔数秒就变成分散的碎片相继复苏。

月光下，他漫步在湿润如鳞片般闪亮的雨花石马路上，从建筑物的阴影里能窥见纳布拉迪亚士兵的身影。接着他走进了一座貌似王宫的庄严建筑物。他手里提着的是一个金属制成的大箱子，看上去像

是很贵重的东西，其实是个和鸡蛋一样大小、有着奇特形状的石头。然后，火焰喷发，在夹杂着电闪雷鸣和冰霜飞舞的狂乱地狱中，他看到维艾拉站在自己面前……

然而这时，肆意狂奔的魔雾被吸收殆尽，记忆的闪现也随之戛然而止。

停止发作后睁开眼的菲吉亚看到的是和最后残留在脑海里相同的画面。阿萝拉——但是她的表情已几乎完全不同。

出现在眼前的分明是能给苏醒过来的他以安心的维艾拉那美丽的脸庞。尽管阿萝拉平时看上去总是冷若冰霜，然而那种冷淡的态度是其种族所特有的产物，菲吉亚很清楚，她拥有一颗比任何人都温柔的心。是阿萝拉一直支持着失去记忆的自己，那脸庞正是自己早已习以为常、也只有自己最了解的阿萝拉。

可是，在悲剧的记忆中——她的脸上是如此深刻地写满了仇恨，当时盯着他的表情就如同一只呲着獠牙的猎犬。

胃里像被塞了可怕的食物一样难受。菲吉亚一边拼命咽下翻涌的苦涩胃液，一边使劲摇晃着头试图把这既非梦境亦非现实的情景从脑海中挥去。他自己已经陷入混乱了。置身于浓密的魔雾之中，竟会制造出这么荒唐而不真实的记忆——是的，他只能这样劝说自己。

菲吉亚好不容易恢复平静的时候，要塞升至天空吸收了所有的魔雾，顺利运转起巨大的旋转引擎并进行着水平移动。为了迎接独裁者维因・索利德，空中要塞绕过帝都，直接朝为了向阿尔克迪亚的叛逆者显示其压倒性力量而预设的战场——原达尔玛斯卡王都拉巴纳斯塔前进。

“只有我们几个是没办法毁掉巴哈姆特的。”

潜伏的日子已经过了差不多两天，舰内的慌张和紧张情绪开始有所增长。不过，帝国大概并没有预料到在这个时候还会有入侵者存在，所以目前设置在货物区和与之邻接区域的警备体制都处于极度松懈的状态。玛斯蒂弗公会把握好哨兵的巡回时间和路线，并据此更换潜伏地点，在完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既让身体得到了休息，又获取了调查巴哈姆特状况的机会。

空中要塞已经到达了拉巴纳斯塔附近的空域，和翁德尔侯爵率领的解放军舰队的交战，很快就要开始了。

按常理来考虑，采取和巴哈姆特正面交锋的战略无疑是脑子不清醒的人才会下的命令。但这是因为抢先冲出去而被逮捕的义勇部队——实际上是想要获得宣战名分的罗扎利亚正规军的伪装部队——已经被用作了诱饵，所以才不得已连主力部队都被拉出来做样子了。战力处于劣势的一方要是再中了对方的圈套，就已经是处于连一丁点胜算都没有的最糟状况了。

不过切尔比正打算利用这一点。凭他们的战斗力自然是无法侵入拥有严密警戒体制的主动力区域，而且就算能成功，靠手上那点装备和器材，要破坏中枢部位旋转机关也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如果置身于现在的区域启动不远处的对空管制室控制系统，之后或许还可以期待一下，据说士气和精英比例均很高的解放军战斗部队能好好干一场。正因为是在防卫机能方面具有绝对自信的要塞，所以只要从内侧将其毁坏形势就会大转——虽然最后演变成完全依赖于解放军的原有力量进行一场没

多大胜算的战斗，但他们已经决定将一切都押在上面了。

“必须这么做吧？不然的话，我们死后怎么跟伊芙凯娜雅交代？”

朱诺的话让所有的人都静静地低下了头。一切顺利也好，失败也罢，不管选择哪条路，他们都没有活着回去的可能性。连艾卡都已经对此有所觉悟了。

以警告众人而将被拖航的义勇部队处刑的炮击声为信号，猎犬们开始了他们的作战，管制室的大致位置也已经查清了。

砍倒被突然出现的入侵者吓傻的士兵后众人便冲向外围道路，然后朝着能远远望见中央曲轴的要塞下层中央区域前进。只要过了位于此处的圆形内郭道路，应该就能在对角处的外围道路前端发现通往目的地的区域了。

刚一踏进中央区域，空中立刻鸣起足以惊动数十层楼的强烈警报。盘查的骚动声此起彼伏，同时还伴随着被认为是装饰的钢状物体从墙面上陆续分离的巨响。

这便是开发编码为“卢克”的最新型思考型战斗武器，为希德博士连同巴哈姆特一起经过反复试验，目标是成为将来阿尔克迪亚军队主力的高性能自动机械。它所遵循的制造理念是往巴哈姆特填充蓄积已久的魔雾，凭借强大的魔法效果使入侵者动弹不得。

卢克系列共有三种，在阵阵低鸣中以震彻天空之势飞驰而来。而由于是机械，剑与魔法对它的攻击效果并不明显，就等同于对付一只麻烦至极的钢铁看门狗。

只是看了一眼，优秀的工程师切尔比就对天才希德博士临别前留下的这种高完成度全自动武器叹为观止。这完全就是天才的杰作，作为巴哈姆特的内部防卫系统，估计再也不会出现比它更厉害的了。

此时，他果断作出了必须让手中王牌出山的决定。如果被卢克困住，不久所有的人就都会被逼近的警备兵团团包围，落得个战死的下场。考虑到之后的形势，现在已经不是舍不得拿出来的时候了。

“艾卡，放下来，就在这里使用。”

“可，可是老大……”

虽然这样说，但锡克还是立刻对背上的东西开始进行设置。带来的机械材料已经搭建出钢铁机器人的基本形态，只剩下中心还留了一个空洞。

“大家快去前面，我来挡住这边。”

切尔比在空洞内坐下，让机械滑入以裹住四肢。随着启动声响起，无数小型化至极限的旋转机关开始运转并产生动力，机器人采用了莫古利的外骨骼设计，很顺畅地就滑上了他的身体。

那就是“机械铠甲”，供在体格方面处于劣势的莫古利族骑士用于肉搏战而开发、被赋予了机械工程都市高格极品技术的机枪。只不过这一架的小型轻量已远远超过了在高格为人们所知的程度，具备了非凡的性能。

装备了机械铠甲的切尔比猛地跳跃起来，继续缩短与自己最为接近的球形卢克之间的距离，并在极近距离处输入配置于手臂装甲上的收藏式长矛。更为厉害的是，从这个地方迸出的高压电击，烧断了以提供支持为主要目的的卢克晶球演算装置，令其瞬间便停止了运作。

“切尔比！你……”

四个人已经跑了起来，在内郭道路末端，朱诺一边回头一边这样喊着。

◎废墟雾难散，哀嚎声不止◎

然而双手已全部用于机械铠甲操作的切尔比已经没办法“出声”了，只能用眼神示意他们快走，接着朝下一个目标挺进。视野范围的尽头，同伴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了外围道路上。

这机械铠甲，可是切尔比设计技术的集大成之作。

作为一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机械装置，产生动力的不仅仅是旋转机关，旋转光轮旋转时生成的剩余能量也能转换为电能，并通过高性能蓄电池的能量积蓄超强的输出功率。此外，不降低强度就能最大限度达到轻量化的机体，亦在消除机械铠甲的笨重方面展现出令人惊异的瞬间爆发力。所以，毫无疑问，切尔比是一名天才工程师。

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这么沉溺于自己的才能。

只适用于小型体格种族的机械铠甲只要拥有了他的开发技术，还可以设计成人类所能搭乘的规格大小。而要是能再花一些时间，甚至还能制造出供邦加及锡克使用的机械铠甲。

两年前的切尔比，带着已完成的人类用机械铠甲设计图来到受阿尔克迪亚帝国武力镇压的纳布拉迪亚王国进行兜售。虽然这是一种不被高格认可的行为，但他觉得这台机械铠甲是自己的独创，没什么好顾忌的。这样他从纳布拉迪亚获得了大量资金，于是开始考虑尝试进行更加自由的研究开发。仰慕切尔比的高格工程师同行们也被他谈到的理想及梦想所吸引，决定和他同行。

接着，他们就遭遇了那场惨剧。除切尔比以外所有的莫古利都死了，一瞬间他永远失去了无可替代的朋友们和理应回归的故乡。他憎恨所谓的新朋友，于胸中翻腾的就只有对阿尔克迪亚的复仇之心。

……不过，如今再回过头想想……

他端起枪往正准备放射火焰的一个卢克用力刺去，并迅速跳起来踩到从背后逼近的另一个卢克上面。钢铁制成的双脚轻而易地踩穿了装甲，那个卢克一边摇晃着一边掉进了中央曲轴的纵向坑内。数秒过后，下方喷涌出了爆炸的火光。

如今再来想想，大概他一直都在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将希德博士制造的武器和自己开发的机械铠甲相比较，究竟哪一个才是更优秀的呢？怀着想要较量一番的劲头，切尔比才把自己的发明带到了与帝国敌对的纳布拉迪亚。

从第一次得知希德的名字，第一次看到他所开发的机械那一天开始，工程师切尔比就无法自拔地陷了下去。渐渐地他身上开始显露出莫古利族所特有的骄傲和志气，并决心向希德挑战——于是心里滋生出这样的情绪，化为了名为“嫉妒”的诅咒。

——*一切都结束了，希德！*

他坚信胜利是属于自己的，然后对准了最后留下来的残破卢克，并给予它致命性的一道电击，顿时……

机能应该已经停止的卢克晶球突然挤入射线上方，被施予了反射魔法的球体内释放的能量顺着机械铠甲的电路逆流了回来。在过度电流的冲击下蓄电池起火，使得失去其辅助的铠甲即将达到极限。原本机体就设计为要实现高功率输出就得有运转时间限制，正因如此它才是为破坏管制系统而存在的玛斯蒂弗王牌。时间在这里

被用完了的话，之后只要再过数秒机械铠甲就会停下来。

——给辅助思考电路加上超载阻断组件吗……不愧是希德博士。但是我也……

将因电击而走神的意识强行拉回来后，切尔比操纵着发声器并用习惯了的手指按下控制器。继续往动力源——魔石施加高压力，在其破碎的同时魔雾的体积瞬间增大了。旋转机关在崩溃前的鸣叫声中高速旋转，抓住这最后的一瞬间，切尔比使机械铠甲释放出了爆炸性的功率。

切尔比用枪贯穿了施放反射魔法的卢克，另一只手臂则插入了剩下的卢克装甲上的孔内，带着两架机体跳了起来。他越过了栏杆，朝着无底的深渊跃去。

在半空中，机械铠甲便完全停止了机能。在瞬间飞速下跌的过程中，切尔比忽然感到时间的流逝也可以是无限的。

——希德鲁法斯……你眼中总是能看到巨大的光芒。不管从中诞生的是善还是恶，作为一名工程师，你看到的只有未来……

切尔比含笑闭上了双眼。

——莫古利也好，人类也好，都是不可能战胜那样的男人的。哦，希德啊……如果存在死后的那个世界，我希望能在那里和你聊聊工程事业。

耳边的风声急速变化着，他的意识也随之中断了……

在中央曲轴的最下层，充斥着闪光和爆炸声。

“等，等一下！莫非你……”

在外围道路和一群警备兵交战的菲吉亚，面对追逼而来的指挥官的奇特行动正准备掏出双刀来对付，却在这时忽然停止了动作。

如果只是单单乞求活命，他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将其杀掉，反正对方是自己憎恨的裁判，握着刀的手应该不会有丝毫踌躇才对。

但这个裁判却当场把剑丢掉，竟然还惊慌失措地开始摘头盔了。这太令人惊讶了，菲吉亚顿时大脑一片空白，不禁中止了攻击。

出现在头盔下面的是一张和他年纪相仿的男性面孔，那张脸上同时展露出如同见到了亡灵般的胆怯和暂时逃过沦为刀下鬼的一丝安心。

“果然是这样……你还活着！我还特意出席了你的葬礼呢……想不到你竟然从纳布迪斯逃了出来！”

“……混蛋，你在说什么？”

虽然这么质问着，但不知为何菲吉亚却感到背上一阵恶寒，像有一群一群的黑色毛虫在顺着下面的皮肤往上爬。“既然如此，就什么都不顾地尽情杀吧！”他的体内有个声音在怂恿着。

“怎么……你不记得我了？我们不是士官学校同年级的吗？我们还一起被选中，而你还先我一步获得成功呢……喂，基利安，你干吗拿剑对着我啊？我也是裁判啊，你要对我下手？”

“啊……啊？”

菲吉亚感觉到脚下的地面在碎裂，并伴随着剧烈的晃动。迄今为止自己所依靠的一切都已经消失，畏惧的灵魂开始向黑暗的深渊坠落。往事的碎片从黑暗的底层清晰地浮现出来，陆续往接踵而至的片断填充进他的脑海……失去一切的那个夜

◎废墟雾难散，哀嚎声不止◎

晚……记忆，复苏了……

他疾驰在沐浴着月光的雨花石马路上，从都城外侵入，直指向王宫。被打倒的年轻士兵，鲜血在地面上渲染出大片大片的粘稠红色斑迹。他们以几个人为一小队冲向王宫，帝国士兵的部队——不知为何自己会跟他们一起行动。士兵们很恭敬地在向自己问着什么，他则果断地下达着指示。历尽艰辛抵达宝物库之一以后，他们如期发现了魔石。他喃喃地念着“破魔石”，然后把研究员交付给自己的金属制大箱子打开了。只见里面紧紧地塞着一个构造复杂的测量仪器，不知道有什么功能。他将石头放了进去，并为其注入机械动力。

这时，身着光鲜铠甲、明显处于较高地位的帝国将校出现了。这个男人——裁判长察觉到他正在做的事，顿时火冒三丈。

“为什么在这里就开始实验？我已经说过这样很危险了。离开纳布迪斯以后不是告诉过你们详细情况要经过调查的吗？”

“您教训的是，泽库特裁判长。”他说道，“不过这是德拉库洛亚研究所下达的命令，我只是按照希德博士的要求，他说样品的数值还是越多越好……”

“你对成功还真是满腔热忱哪，杰拉斯裁判，年纪轻轻就已经是6局的二把手了。”裁判长取下模拟严肃面庞的盔甲丢下这句话，不愉快的表情让菲吉亚想到了认识的一个人。除去那丰盈的头发和剃得很干净的胡子，他分明就是那个空贼——雷达斯。

然而，紧接着这一阵对话之后，石头突然发生了异变。异变震动了整个空间，从石头内侧产生的惊人压力以持续加倍的激烈速度让石头膨胀起来，仿佛是在回应他渴望力量的野心，传承至纳布拉迪亚王家的神赐的破魔石“夜光之碎片”开始暴走，将在数百年间吸收并一直积蓄的魔雾统统释放了出来。

就在众人即将被破魔石的光芒吞噬的时候，泽库特强有力的手臂突然抓住他，把他拉到了宝物库外面。这一动作刚完成，湍流一样的魔雾便汹涌而出，一群人被喷得四散而去，然后……

然后，年轻的杰拉斯裁判变成了废人。惨剧让他的心全部裂成了碎片，他用空洞的眼神凝视着面前的维艾拉——脸上已露出如白色火焰般愤怒的阿萝拉。

……是的，引起那场灾难的不是别人，正是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伴随着这类似惨叫的吼声，菲吉亚——曾经的杰拉斯裁判的双刀从他手中滑落下来。在他和弟弟一起参加阅兵式时，为了表彰以裁判长为目标而勤学苦练的有为青年，维因·索利德直接赐予了他这两把利刃——柳生的漆黑。

裁判对菲吉亚的激烈反应感到大吃一惊，他将藏在身后、装填完毕的弩弓对准了他。这个人既是自己从前的同事又是好对手，但即使如此，他也一点都不打算放过这个机会。

就在极近的距离，连铠甲都能刺穿的箭射向了剑士毫无防备的心脏……与此同时，不知从哪儿出现的一根长棍猛地朝那裁判裸露的头部使劲敲了下去。箭因此偏离了方向擦过墙面，而头被打碎的裁判也

随即一命呜呼。

于是，外围道路的战斗结束了，因为裁判已经是代表帝国势力的最后一个人了。

棍子上残留着头盖骨被打碎的感触，艾卡依然紧握着它，并颤动肩膀维持着呼吸。这是他第一次亲手杀人，但他不后悔，也没有感到害怕。不那么做的话，菲吉亚只有死路一条。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恢复了身为阿尔克迪亚人基利安·杰拉斯的记忆，菲吉亚的心再次随着纳布迪斯毁灭的那天一起死去了。以复仇剑士——菲吉亚之名生存，两年来怀着仇恨和憎恶夺走了自己同胞们的性命，而此时此刻，这一切都成为了无法抹去的罪孽，贪婪地将他的灵魂吞噬殆尽。自己满心的憎恨最后还是全都返回到了自己身上。

“……菲吉亚！”

阿萝拉步履蹒跚地靠过来，抱住了男人依然活着的遗骸。菲吉亚的身体摇晃了几下后倒在她的怀里，膝盖慢慢跪了下来。而阿萝拉也随之跪倒，以支撑他的身体。

这两年来，给精神崩溃的杰拉斯裁判赋予了架空人格的正是阿萝拉。在森林的子民——维艾拉中，属于极少数拥有能和树木对话的高度精神感应能力的她，对抱持着一颗空虚心灵的基利安投射出了自己发自内心的憎恶，于是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本不存在的人类——菲吉亚。

而那一切在这里都结束了，她一直守望着，伴随着，爱着的男人消失了。对向往外面的世界而舍弃了森林、在纳布迪斯的地狱前已感到过绝望的维艾拉巫女来说，已经找不到站起来的理由了。

“走吧，艾卡。”

“姐？”

“这两个人的旅途，已经结束了。”仿佛想要抖掉这层思绪一样，朱诺一边向外走着一边说道，“还有伊芙凯娜雅的旅途，大概还有切尔比的……”

“……”

“我们的路还没走完，动身吧。”

“……好。”

无数次回过头去，但艾卡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地方。作为玛斯蒂弗公会的生还者，为了完成那个目的，他必须离开。

阿萝拉搂着曾是菲吉亚的人一动不动，两人就那样静静地待在帝国兵的尸体堆积如山的道路上，久久地，如同雕像一般……

巴哈姆特的对空管制系统，宛如一座耸立的钢铁之塔。

其中令卢克系列所使用的思考电路得以发展的控制装置以数百个单位进行着编制，拥有等同于人脑的机能。无数被埋在空中要塞巨大身躯内的对空炮——小型火器全部连结在这上面，只要察觉到有敌机靠近，针插一样的炮身就会以准确的方向对目标进行追踪，并不断朝对方射去数不清的子弹。只要这个起了作用，就没有什么物体能靠近巴哈姆特了。这张密布于空中的肉眼无法看到的敏锐神经网——完美的迎击系统，就是基于希德的设计在这里完成的。

管制室的警备兵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解决的。以枪手为核心的两小队在装置前线占领了阵地，光凭藏在遮蔽物后的朱

诺和艾卡，是不可能更加接近的。管制系统将死守阵地作为最优先事宜，早已作好准备等候援军的抵达了。

正是用于对付这种事态而诞生的具有高超能力的机械铠甲，已经陪伴着切尔比消失了。而失去了菲吉亚一行，靠如今的战斗力在背后的增援赶来之前打倒警备兵，破坏扣在坚固钢板上的装置，可以说，那都是不可能的事。

但即便如此，还是必须要战斗。如果不能停止这个系统的机能，解放军或许只会在巴哈姆特面前不断葬送性命而已。而能够开启可能性之门的，只有他们两个了。

"……这么说来，我的旅途也要到达终点了。"

将身体隐藏在障碍物下面的朱诺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

"……你这话什么意思，姐？"

"就是说这是我的使命。"

朱诺将原本应该装填在义肢里的弹夹像装饰一样在铠甲表面安装上了几个，而惟一一个印有记号的则装在了脚上。和其他弹夹相比，这个填入了三倍剂量的火药，是她拜托切尔比准备的，只限一发。

"姐？"

"艾卡……"

朱诺用艾卡至今未曾听过的温柔声线叫着他的名字，然后环过手臂紧紧抱住了他的头，"你一定要活下去，如果玛斯蒂弗没有人了，不是会很寂寞吗？"

锡克的直觉告诉自己她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艾卡大喊着"不行"、"不会原谅你"，然后试图甩掉她抱住自己头部的手臂，但朱诺的手臂却像虎钳一样死死扣着他，纹丝不动。

"姐，不行！朱诺姐也要和我一起回去！"

"听我说，艾卡。"她的呼吸平稳，用一种缓缓的语调诉说起来，"因为义肢使用过度，所以现在我的身体已经连骨架都开始疏松了，伊芙凯娜雅也知道的。这个用魔法是治不好的……不，根本就已经治不好了，能够坚持到今天真算是不可思议了。"

"姐……那样的话，我也要……"

"你是个好孩子，真的是好孩子，总是为同伴着想……所以，善良的你才会一直走到这里来。但是，已经足够了……要死的话一个人就可以了。"

边说着，朱诺的眼泪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她轻轻地抚着艾卡的头，就像个哄着孩子的母亲一样。

"从你那里，我体会到了太多的感情，在维埃尔巴时，我终于开始稍微恢复正常了。如果没有你那么真诚地对我，只靠着憎恨和诅咒我根本活不下去。"

"……"

"好了，准备好了吗？已经没有时间了。"朱诺再次用严肃的口气说道，"等我冲进去，你就马上从这里离开，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如果顺利的话，解放军的袭击应该会很激烈，敌人是无暇顾及你的，这时你就趁机去找舰载艇逃出去。要是不幸死了的话，在黄泉下可不要不理我哦。"

"如果我们还能在那里再见就好了。"

锡克拭去眼泪，深深地点了点头："朱诺姐，多保重……"

“啊，放心吧，我会干得很漂亮的，决不让自己后悔！”

朱诺这样喊了一声，从障碍物阴影中跳出来，头也不回地开始向外面冲去。

已经预料到这个情况而进行目标确认的警备兵，一齐扣动了枪的扳机。近十发子弹朝着邦加如活靶一样的身体射去……但是，她并不觉得害怕，她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即使要害也中了数发子弹，但对如今的朱诺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因为身体只要再能多动一秒，就足够了。

距离已经越来越近，配合地形，她开始快速调整义肢的角度。

接着就是给特制的炸药点火。在比通常情况高出数倍以上的威力下，钢铁轴击出，巨大的身躯作为炮弹发射了出去。

此时此刻，由于加速度早已超越了常规，朱诺的脊梁骨已经开始折断成碎块。肌肉丧失了用以支撑的维系，朱诺只好利用头部对控制装置展开特攻。铠甲破裂了，这时她已经死亡的肉体直到腰部为止全都嵌进了装置内部，装饰在头部的弹夹也全部炸裂了。令人生畏的冲击直接击中了装置内侧，将精密的思考电路群粉碎得七零八落。在警备兵们惊愕地缩着身子往上看的过程中，管制系统的仪表盘上显示出荒唐的数值，它永久停止了运转。

就这样，解放军战斗部队终于得以开始给予难以攻陷的空中要塞以有效的攻击。此外，艾雪一行乘坐的飞空艇修特拉尔在灵巧而快速地穿越了密集的枪林弹雨后，也成功在巴哈姆特上着陆。这的确是这场战争的风向标发生改变的最初瞬间，入侵的公主等人接着见证了乘坐在艇上的最高司令官兼阿尔克迪亚帝国最高统治者——维因·索利德的落败，为在绝望中拉开帷幕的这场战斗铺上了议和的道路……

空中要塞巴哈姆特坠落了。激战的最后，从称霸天空的王者那无敌巨兽般的躯体上，超大重量的碎片一块一块朝大地掉落下去。

对已紧锁心扉的阿萝拉而言，这些状况亦不能带来丝毫影响。她会陪着菲吉亚一直到死，然后梦到那片令人怀念、自己已经舍弃的森林……

——谁来救救他……有没有人啊！

同族迫切的思绪将她唤醒，原来这艘艇内还有一个维艾拉在找人救命，她希望这个抱着已经受伤的自己、对自己来说无比重要的人类青年能够平安无事，于是拼命地在自己的心中呼喊着。

已经与我无关了——阿萝拉这样想着，准备再次紧锁自己的心扉。但这时，她忽然感觉到菲吉亚手腕上的脉搏跳动了一下。他还活着！

森林的巫女稍稍睁开了眼睛。她的思念扩散开来，心灵之眼在巴哈姆特内部四处扫描。哪里是安全的地方？还有能够逃出的路吗？……一定要把出口找出来。

然后……

毁掉的机关部里，被空贼巴尔弗雷抱着的芙兰脑子里突然传来一个清晰的声音，而那正是引导救赎的低语。

充溢着“死亡”的悲伤时代，终于闭幕了。

重生

“哟！”

走过拉巴纳斯塔外门广场时，突然听到有人打招呼，于是他便停下了脚步。

回过头去，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人类少年，他叫做梵，是住在这个城市里的战后孤儿们的老大。

“嗨！帮米格罗老爹干活呢？”

“是啊，送点东西。”

在梵身边挽着他胳膊，手里提着小框的少女——潘妮罗开心地笑着。

“那你一个人去不就可以了？我还有好多事要干呢，维护修特拉尔什么的。”

“反正你也是去和卡兹玩吧？陪陪我嘛，就一会儿。”

“不是玩！我要陪他练剑。”

“看吧，就是玩！”

看着两个年轻人温馨的调侃，他不禁感到欣慰，拉巴纳斯塔终于又活了起来。虽然战争的伤痕依然很深，人们的创伤依然没有痊愈，但这个城市又再次充满了希望与光明。他所热爱的故乡，与达尔玛斯卡王国一起复兴了。

“你是不是又要去旅行了？”看着他背着行李，带着草帽的样子，少年问道，“又像以前那样出去很久？”

“不是，就两个月。我去看朋友。”他眯着眼睛笑着答道。

“你还回来吧？拉巴纳斯塔好不容易恢复了，要是又有谁离开了，我们会很寂寞的。”

“肯定会回来的，这里可是我的故乡啊。”他边冲潘妮罗笑着，边斩钉截铁地说，“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回来的。如果我旅途中买到好东西了，就批发给米格罗老爹。”

“嗯，我们等着。”

“那一路顺风。代我们向你的朋友问好，艾卡。”

“好的，谢谢你们，梵，潘妮罗。”

他——锡克族的艾卡向好友挥手告别，然后从东门离开了拉巴纳斯塔。

由于不用赶路，艾卡没有租用陆行鸟。看着他一身远行打扮，经营陆行鸟租赁的莫古利满心期待，但艾卡却直接出了门，莫古利也只能失望地目送他离开了。

他想要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去探索世界。

穿过灼热的拉巴纳斯塔沙漠，在奈伯拉河畔与可爱的小狼仔嬉戏，然后到莫斯佛拉山地，为自己不辞而别向那些山地向导道歉。做搬运工作那段时间的熟人虽然已经不多了，但大家还是热情地欢迎艾卡的到来。用自己的怪力帮他们搬搬东西，停留几天，呼吸一下高山上新鲜的空气，接着艾卡又踏上了旅途。向北去。那天被满怀恶意的同伴唆使而走过的那条山路，现在终于可以挺起胸膛走了。

萨利卡树林入口处，艾卡停下脚步，侧耳倾听。他隐隐听到了混杂着鸟兽的叫声，乘着微风而来的美妙旋律。

树林里一片安宁。艾卡嗅着植物的气息，欣赏着木道发出的响声，向树林深处走去。

旋律越来越清晰了，那不是人所演奏的。微摇的树木所发出的沙沙声正不可思议地演奏着那旋律，它们在歌唱与森林巫

女一起生活的快乐。

眼前是一座由木头搭建而成的略显古旧的小屋。几十年前，这间小屋是莫古利的工匠们在工程闲暇时休息的地方，后来就荒废了。不过现在不同了，小屋有了新的主人。

“你来啦。”维埃拉坐在小屋前的木桩上，淡淡地微笑着，“他也会高兴的。”

“嗯。”

艾卡微微闭上眼，笑着答道。

一个人类青年从小屋里出来，看到锡克之后，便兴奋地跑了过去，然后紧紧抱着他。青年还不能说话，他只是纯真地摸着艾卡的脸，抓住他的牙，拽起他垂下来的耳朵，然后向孩子一样地笑着。

“菲吉亚真的很喜欢你……”

阿萝拉梳理着青年散乱的头发说道。

“嗯……”不经意间，泪划了下来，艾卡轻轻低下了头，“因为……因为我是菲吉亚的……”

阿萝拉温柔地摇了摇头。

“不对，因为你们是朋友。”她望着遥远时光中的回忆，轻声说道，“从那天起……从那时起，你就是菲吉亚的朋友了。第一个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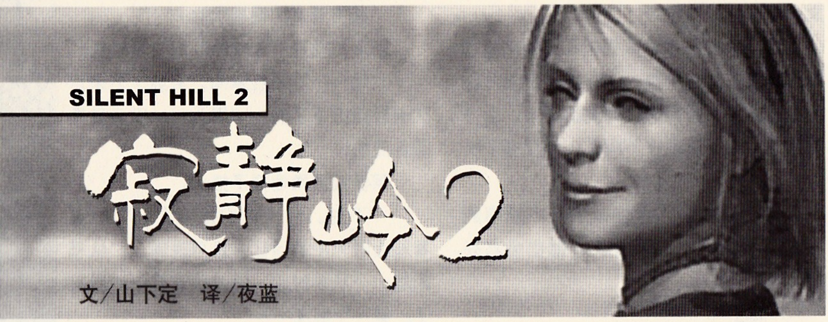
菲吉亚擦了擦艾卡的泪，但泪水却怎么也停不下来。

“嗯……嗯……”

森林的歌声温柔地包围着三人。他们已不再是鬣狗，而是重新回归为人。

慢慢地，他们就会得到治愈吧……





SILENT HILL 2

寂静岭2

文／山下定　译／夜蓝

◇人物介绍◇



詹姆斯·桑德兰
本作男主角，某日收到亡妻的来信，于是来到寂静岭。



玛丽亚
天堂之夜酒吧的舞女，与詹姆斯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性格开朗。



劳拉
神秘的小女孩，好像对寂静岭极为熟悉，总是喜欢和詹姆斯作对。



艾迪·邓布罗斯基
喜欢吃东西的胖子，性格内向，对其他人漠不关心。



安吉拉·欧拉斯蔻
自称在寂静岭寻找母亲的神秘女人，性格忧郁，精神状态不稳定。

序章

GIRL｜少女

“是乳白色的。”劳拉微笑着说。

从她那微微翘起的嘴唇间能够看到洁白的牙齿。

这座城市到处都弥漫着浓雾，像是魔法中的王国一样，白茫茫一片。

一定是粗心的上帝不小心打翻杯子，将早餐的牛奶洒在了地上……劳拉偶尔也会犯这样的错误。

这种感觉实在太神秘了，好像有精灵之类的东西潜伏在周围什么地方，这让劳拉感到很兴奋。即便平时看上去很成熟的她，此刻也像是普通小孩子那样雀跃不已，裙角在如同牛奶般顺滑的浓雾中飘了起来。

“快点儿走啊。”劳拉回过头喊道。

她在呼唤身后那个慢吞吞的伙伴，那是在旅途中认识而一起来到这里的同伴……肥胖的身体行动起来很迟缓，总是闷闷不乐地皱着眉头。

可是劳拉却并不在意这些，她只是想早点儿见到那个人，那个给她写信的人——

但是有时我又会产生疑问。诚然，他的想像对我们来说都是虚构的，但对他本人来说却是现实。那么我们一定要将他带回到我们的现实世界中吗，可是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只有痛苦……

——摘自《医生笔记》

第一章

CITY 被召唤而来的城市

①

自己那张苍白的脸此刻正映在镜子里，就像是死人一样。实际上，我正在慢慢地死去。

詹姆斯·桑德兰在内心说道。

我的心已经死了，有种被埋葬起来的丧失感……感觉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四肢也没有力气，工作啊、休假啊什么的都无所谓了。

詹姆斯甚至都没注意到充斥在污浊空间里的强烈氨水味，那些附着在小便池上的青苔，以及黏住鞋底的地板都无法令他的感情产生一丝动摇，此时的他完全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玛丽……你在这儿吗？”詹姆斯小声地问道。

他在询问镜子中的自己，即便是他也对这种事情产生了疑问。

不应该啊……

可是……

詹姆斯手扶着洗手台，挺直了身体，将垂下来的头发整理好——像是要挣脱那些迷茫。

只要去看看就知道了，因为她的确寄来了信。

詹姆斯打开门走了出去，原来那是一间公用卫生间。天空中阴云密布，潮湿的风轻轻抚过詹姆斯的脸颊，停车场的那边，广阔的托鲁卡湖上雾气弥漫。

“在模糊的梦境中，
我看到了那个镇，
寂静岭，
你答应哪天要再次带我来这里，
但是你没有实现诺言，
现在，我独自在这里，
在那个特别的地方，等着你。”

在玛丽寄来的信中，写着这样的话。寂静岭……三年前我和她两个人曾在这里度过假。

寂静岭是一个湖边的度假胜地，是个只有大约两万人口的小镇，这是詹姆斯第二次来这里。他的车就停在停车场的角落里，没办法再往前面开了，这倒不是由于车子发生了什么故障，而是因为高速公路。

在停车场前面不远处，通向寂静岭的隧道由于施工原因被封锁，在入口处放置了围栏。看来想要前往寂静岭的话，只能寻找其他的途径。詹姆斯从车里拿出地图，走下了停车场的台阶。随着他每向下走一级台阶，雾气变得更浓。

詹姆斯刚来到湖边的马路，整个视线随即被浓雾包围，甚至感觉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可是此时，他的内心已经被玛丽的那封信所占据。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几声狗吠，他好像没有听到，只是一边在思考着什么事情，一边大踏步前行。

……这封信的确写着玛丽的名字。

笨蛋，不可能！

詹姆斯皱着眉，猛地摇了摇头。

妻子玛丽早在三年前就已经病逝了啊。这一定是恶作剧，可能是某些人想要

捉弄我而开的恶意的玩笑。难道是邻居？也许是公司里的那帮家伙。

总之自从妻子过世之后，詹姆斯就沉溺于酒精之中，并经常与其他人发生争执。虽然他这样做是为了发泄内心的痛苦，可是这种小孩子一样的行为却根本不会得到别人的同情，时间长了大家都把他当成一个四处惹麻烦的讨厌鬼。所以，招致别人怨恨也是很正常的事。

沿着湖边，有一条被木桩围起来的小路，雾气越来越浓，视线只能看到几米开外的地方。此时托鲁卡湖上烟雾氤氲，可是詹姆斯却完全没有在意，他的眼里此时只有玛丽的脸庞。正因为怀有对她的思念，虽然詹姆斯对这封信充满疑问，可还是来到了这里。

莫非……

詹姆斯的内心忽然冒出一种想法，祈祷奇迹出现的想法。

难道说三年前的那一天，她并没有死？不，或者是虽然死去，但又复活了。葬礼之后亲属们都走了，当墓地工作人员即将把棺材下葬的时候，玛丽在灵柩中睁开了双眼然后拼命地敲打棺材盖。那么她在这三年中没有和家人联络的原因是……也许是由于假死状态而导致大脑受到损伤，暂时失去了记忆。也有可能是突然复活的玛丽吓跑了那个工作人员，她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四处乱走……甚至还有



一种最坏的可能是，那名工作人员对漂亮的玛丽心生歹念，然后将她带回了自己的家……

詹姆斯咬牙切齿地胡乱想着，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凋落在小路上的枯叶发出了沙沙的声音，这种胡乱冒出来的想像让他的心情变得急躁。

总之必须要确认一下，玛丽是否还活着，可是……

詹姆斯觉得有些害怕。

如果玛丽还活着的话，至今音信全无，难道是在刻意躲避自己？

这种想法在詹姆斯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女人心、海底针，虽然严格来说我算不上是一个好丈夫，但是你也不至于要装死，然后与别的男人生活在一起……

憎恶的怒火一瞬间燃烧起来，一下子融化了抑郁的精神枷锁。

想要见到玛丽，却又害怕见到她，截然相反的两种心情在不断地争斗，詹姆斯像是梦游一般无意识地向前走着。

他突然停下脚步，屏住呼吸。对面的雾气中浮现出一个人影，詹姆斯感觉那就是玛丽。走近一看，原来是场误会，一个女人伫立在那里盯着眼前的墓碑。周围还矗立着好多墓碑，原来不知不觉中詹姆斯走到了墓地。

可能是感受到了他的目光，那个女人突然转回身看着詹姆斯。

詹姆斯连忙打招呼，“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只是想问路……去寂静岭，走这条路就能到吗？”

“你要去寂静岭？”女人显得十分惊讶，甚至比刚才看到詹姆斯时还要吃惊。虽然她的长相很年轻，可还是能够依稀看到岁月所刻下的年轮。

“啊，是的。”詹姆斯点头回答道。

女人有些犹豫地说："……沿着这条路直走就行了，虽然雾气很浓，但是只有这么一条路，你应该不会迷路的。"

"多谢。"

"可是……"

"怎么了？"

"你最好还是不要去。"

"哎？"

"那个……因为……那里好像变得有点儿奇怪。该怎么说好呢，虽然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很危险。"

"因为大雾的原因吗？"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还有……"

好像有些事情令她难以启齿，总之她的回答让詹姆斯不得要领，觉得还是不要理她比较好。

"知道了，我会小心的。"

"我没骗你。"女人冲着转身离去的詹姆斯喊道，"我为了找妈妈来到了这里！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可是……可是……这里……"

她的声音竟有些歇斯底里，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她好像很伤心，与詹姆斯一样。

不管怎样，詹姆斯对此并不关心。撒谎也好，事实也好，总之如果想要见到玛丽，就只能继续走下去。

穿过墓地，小路向着湖边的森林延伸，关于玛丽的记忆再次出现在詹姆斯的脑海中。

"那个特别的地方"，信里是这么写的。

詹姆斯从尘封的记忆中翻找出三年前的时光，公园与旅馆的情景像电影一般在心中重演。住在事先预约好的酒店，品尝着服务员送来的豪华晚餐。饭后两个人漫步至湖边的公园，并肩坐在长椅上欣赏湖上的帆船，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眼前的美景令二人流连忘返。

也许玛丽就在那些地方吧？焦急地等待着詹姆斯的到来……

②

脚底的枯叶不再发出声响，泥土柔软的触感被坚硬的东西所替代，詹姆斯走上了柏油路面。钻进高架公路下的地下通道，穿过隧道，一条两边都是护栏的马路笔直向前延伸，终于来到了小镇上的大街。詹姆斯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地图，确认这里应该是圣德斯大街，这里地处小镇的东部。想要前往小镇中心，只要沿着圣德斯大街向西走就行了。

詹姆斯的皮鞋所发出的声音响彻整条街道，四周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音。人口只有两万的乡村小镇，而且这里又是郊区，寂静也是理所当然的。

*由于被这种浓雾所笼罩，所以无法乘车外出，公司与学校也都休息，市民们一定是都回家了。这么一来，也肯定找不到出租车了。*想到这詹姆斯深深地叹了口气。

虽然不得不步行，但好在这个镇子很小，三十分钟左右就能走到公园。詹姆斯又想到了玛丽，即使她还活着，万一没在那个"特别的地方"的话，那么自己此行也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当詹姆斯刚走到圣德斯大街与林治大街的十字路口时，一道触目惊心的红色闪进了他的视线内。只见路面中央染上了大片的血迹，像是用巨大的画笔涂抹而成。这种经常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颜色再次刺痛了詹姆斯的内心，他站在原地茫然地凝视着，那是还没有干涸的鲜血。难道是凶恶的罪犯趁着大雾弥漫时行凶吗？詹姆斯环顾四周……在视线所及之处并没有

发现被害人，也绝对不是被送到医院去了，不然的话这一带应该被警察封锁才对。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脚步声，是那种光着脚走路所发出的“啪嗒啪嗒”的声音。詹姆斯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在浓雾中隐约有个人影在踉踉跄跄地走着。

“喂！”詹姆斯追上前去，虽然自从妻子去世之后，他对所有事都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但却无法对直面生死考验的被害人见死不救。对面的那个人一定受到了强盗或是其他凶恶罪犯的袭击，身受重伤并失血过多，现在意识已经模糊，所以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

可是不管詹姆斯怎么呼唤，那个人像没听见一样，还在继续往前走，也许是误以为詹姆斯就是袭击他的那个犯人吧。虽然他的脚步蹒跚，但是却出人意料地快，不一会儿就走远了，在路面上洒下点点血迹。

詹姆斯追在后面，走上了林治大街的右侧路段。这和他来时的路不一样，这条路通向小镇的东北角，那是返回镇外的路。走了一会儿，脚下的道路又变成了石子路，道路两边用铁丝网拦着，看样子像是某个施工现场。

詹姆斯走过去仔细看了看，原来那是一条贯穿于高架桥下的隧道，与来时所经过的那条一样，看样子好像是通往寂静岭的主干线内森大街。可是周围却一名工人都没有，刚才的那个人影也不见了，这时从隧道入口处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噪音。施工人员为了禁止其他人随意进入隧道，在入口处用废木材做了一个简单的路障，詹姆斯绕过路障将那个发出噪音的东西捡了起来，原来那是一台袖珍收音机。大概是某个施工人员想要一边听音乐一边工作才带来的吧，然后就忘在了这里……收音机的开关还在开着，不停地发出“沙沙”的白色噪音。

这声音不仅刺耳，而且好像能够触动人的神经，又像是在灌输某种思想，让人心跳加快。虽然詹姆斯并没有调节音量，可是噪音却变得越来越刺耳。这时周围突然响起了踩踏瓦砾的声音，从隧道的深处闪现出一个模糊的人影。一定是詹姆斯刚才追逐的那个人，可是……那个东西却并不是人类。因为那绝不是人类的样子，那个家伙没有双手，脸上也没有眼睛、鼻子和嘴巴，只有光秃秃的一张脸。它的身体诡异地扭动着，像是喝醉酒后在跳一种奇怪的舞蹈，它并没有受伤，那些洒落在道路上的血痕大概是在它从血泊中走过时粘在脚底上的。这个不停扭动的怪物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相反倒更像是凶手。

詹姆斯被吓得浑身发抖，手中的收音机掉在地上，他下意识地向后退去，并在内心默默祈祷那个怪物不要过来。

如果一般人想要逃跑的话应该马上就跑，其实只要转过身，很快就能跑到路障的另一侧去……可是詹姆斯却没有这么做，他用力地将路障上的一根木棍拆了下来，当成武器紧紧地握在手中。

就连詹姆斯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完全是本能的冲动，好像无法允许这种扭动的怪物存活在世上。而真正驱使他做出这一行为的，却是一种与正义感毫无关联的情感——厌恶。

“去死吧。”詹姆斯用尽力气抡动手中的木棍，狠狠地砸在那个怪物的头上。在这张没有嘴巴的脸上，不知从什么地方发出了惨叫声，詹姆斯又砸了好几下，终于累得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那个怪物此时也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死了吗？”詹姆斯小心地走上前去，用木棍戳了戳那个怪物，只见它的身

上像鼻涕虫一样沾满了黏液。怪物的脑袋被打碎了，脑浆洒落满地，看来早已气绝身亡。

“这东西到底是……”詹姆斯想了想，没有丝毫头绪。难道是猴子之类的实验动物从研究所里逃出来了……最多能想到这种玩笑一样的推论。詹姆斯摇了摇头，停止毫无意义的想像，将沾满了鲜血的木棍扔在了地上。刚走出隧道，那台收音机再次发出声音。刚才怪物出现时，收音机发出了响声，当怪物死后又安静下来，难道这次又出现了其他的怪物？从收音机中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詹姆斯不由地大吃一惊。

玛丽！是她的声音！

詹姆斯走回去，捡起收音机，玛丽的声音中混杂着噪音，正在对他说：

“我……在……见面……我……因为……詹姆斯……”

詹姆斯的耳朵紧紧地贴在收音机的喇叭上，可是妻子的声音马上就消失了，甚至连噪音都不见了。他试着用手敲了敲，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于是只好不甘心地将收音机放到上衣的口袋中。收音机的开关并没有关，如果可能的话，玛丽也许是在这个城市的电台工作吧，她在播放音乐的间歇时间向詹姆斯发出召唤，期待来到这里的他能够听到。虽然这台收音机可能是坏掉了，但是没准一会儿就又能接收到玛丽的播音了。

③

詹姆斯回到了镇上，他的目标是“林边公寓”，因为在刚才的广播中玛丽好像隐约提到了这个地名。可是詹姆斯找遍了寂静岭的整幅地图，都没有找到这个地方，看来只能找当地的人来问一问了。总之他打算先沿着林治大街往北走，然后在内森大街再转西，在这条街道的北侧有一个所谓的“特别地方”——玫瑰水公园。如果在中途没有找到那个公寓的话，还可以先去公园看看。

“喂，你们！”

詹姆斯刚走几步就发现在不远处有两个人影，一定是当地人，他在心里想到。可这时上衣口袋中的收音机却再次发出“嘶啦嘶啦”的白色噪音，不远处的那两个人也转回身，他们的身体在怪异地扭动着。

是怪物！

一定是刚才那个怪物的同伴，难道这些家伙是成批从实验室中逃出来的吗？

一种厌恶的情绪再次在詹姆斯的心中沸腾起来，虽然他想上前好好“修理”对方一顿，可是刚才的那根木棍已经被丢掉了。如果用拳头直接接触到这些怪物黏腻的身体，光是想想都会觉得难受。还是避免毫无意义的争斗吧，而且对方又是两个人，形势明显对自己有些不利。想到这，詹姆斯转回身向南走去，他准备从贯穿市中心的凯茨大街向奈利大街迂回，总之只要能到内森大街就没问题。可能是由于怪异的行动方式，那些怪物的前进速度很慢，所以根本追不上詹姆斯的脚步。

詹姆斯一边走一边想，好像口袋里的这个收音机可以感受到怪物的存在然后发出白色噪音，虽然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作为证据，现在自己远离那些怪物，收音机也随之不再响了。可能有些不可思议，但既然这个东西能够保护自己，那么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也都无所谓了。

走过凯茨大街与马丁大街的交汇处，紧接着就是奈利大街的十字路口，可是北面的大路却不能右转，詹姆斯只好继续往前走。然后他不得不再次改变计划，

朝着下一条大街——曼森大街走去。

"这是怎么回事……"

刚走了几米，詹姆斯就停下了脚步，眼前的这一景象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怪物在整条街道上四处徘徊，难道整个寂静岭都被这些家伙占领了吗？他的计划再次受到了阻碍，凯茨大街已经被这群扭动的怪物所占据。

詹姆斯呆呆地站在原地，盯着浓雾中这些不停扭动的影子，所有的街道都被他们堵住，看来是没法去内森大街了。他又回想起之前在墓地见到的那名女子给自己的忠告，现在才领会这话里的真正含义。虽然詹姆斯有些犹豫要不要现在就离开这里，可是内心中玛丽祈求般的呼喊将他的双脚牢牢地粘在地上。

"管他呢！"

詹姆斯猛地一冲，狠狠地撞向前面一个怪物，他准备趁着对方跌坐在地上的机会，从旁边闪过去。可是就在他来到怪物面前的一瞬间，浓雾的颜色突然发生了变化，怪物周围的白雾染上了一层浅粉色。詹姆斯闻到了一股腐臭味，而且鼻腔中有一种灼烧感。撞在扭动怪物身上的詹姆斯，自己却出乎意料地摔倒在地，疼得他皱着眉头不停地咳嗽。他的脸颊好像被牙医打了麻药一样，嘴里的舌头也失去了感觉。

有毒！

这种怪物竟然能喷出毒雾，可是他没有嘴，光秃秃的脑袋，到底是从哪里喷出来的呢？

摔倒在地的詹姆斯抬头仰望渐渐靠近的怪物，怪物的脖子到腰部像是被刀砍了一样，出现了道道裂痕。甚至能看到漆黑的内脏，大概毒雾就是从那里直接喷出来的吧。怪物用力地向后仰着身体，像是在深呼吸，一定是想再次喷出毒雾。詹姆斯连忙调整姿势，顺势横扫对方的脚踝，怪物一下子站立不稳也摔倒在地，满腔的毒雾一下子全都喷在柏油路上。怪物没有双手，所以想要站起来的话要费很大的劲，詹姆斯趁机翻身爬起，毫不迟疑地猛踢向怪物。

"见鬼去吧！"

詹姆斯脚上那双坚硬的皮靴，犹如重锤一般砸在怪物那柔软的身体上，鞋尖刺破了他的皮肤，红色的体液流了满地。怪物发出惨叫声，蜷缩起身体，然后拼命地移动双腿，保持着这样的姿态开始匍匐前进。可是看样子他并不想从詹姆斯身边逃跑，而是画了一个弧线又回来了，原来是想反抗。这种如同毒蛇一般的执念让詹姆斯感到不寒而栗，仿佛能够感觉到刚才的毒气从脸部向全身蔓延。他脚下一软，不自觉地开始向后退去，随即一张金属围栏就挡住了去路，在詹姆斯的晃动下，围栏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声音。

门？

詹姆斯回过头一看，发现自己只要跑到围栏的另一侧，这怪物就追不上来了。于是他急忙推开小门，穿过围栏，然后反手将门关好，并上了锁。围栏的另一侧是一块院子，而这块院子则是属于一幢很有年代感的木质建筑。房子分为上下三层，在玄关正上方的牌子上工工整整地刻着"林边公寓"。

第二章

THE THING | 潜入公寓的人

①

詹姆斯跑到了安全地带，坐在地上心神不定地大口喘着粗气，回想起刚才那一幕真是万分惊险。他战战兢兢地透过金

属网向外看着，四周只有久久无法消散的浓雾，刚才的那个怪物此时已经不见踪影，大概是已经走了吧。过了一会儿，等到心跳渐渐平稳下来，詹姆斯终于站起身来。虽然脸颊仍然有些麻痹，但好在身体并没有受伤，也许刚才感觉毒性向全身蔓延只不过是由于恐惧而产生的错觉吧。

詹姆斯转过身面对林边公寓的玄关，心中不禁暗想，虽说这个地方只是自己在逃跑的途中偶然找到的……不过也许这也是玛丽给我的指引吧……

在玄关的旁边放着一个铁皮桶，那是公寓房客用来堆放生活垃圾的垃圾桶。詹姆斯走上前去将桶盖打开，从里面翻出一张废旧的报纸，他觉得有必要先整理一下衣着打扮，如果玛丽就住在这里的话，自己总不能穿着一双沾满灰尘的皮鞋去见她，所以一定要把沾在皮靴表面的血迹擦干。

“使用汤匙自尽身亡”

报纸上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一下子就闪进詹姆斯的视线，于是他小心地将这张报纸单独抽取出来。那是一张满是八卦趣闻的地方小报，但不知为什么，这条新闻引起了詹姆斯的兴趣。

“作为寂静岭二月份发生的比尔·罗肯和米莉娅姆·罗肯兄妹被杀案件的嫌疑犯，在本月十八日被逮捕的沃尔特·苏立文于二十二日深夜拘留所的单独牢房内自杀身亡，目前警方已经确认了这一消息。

根据警方负责人所发表的讲话，沃尔特·苏立文是利用午饭时所获得的汤匙刺入了自己脖子上的颈动脉附近。汤匙柄部刺入约两公分，引发动脉大出血，当看守发现时他已经死亡。

另外根据嫌疑人的同学所说，沃尔特看上去不是一个会杀害小孩子的人，平时在学校里也十分稳重，为人非常亲切。但是这位证人也表示在沃尔特被逮捕之前曾经见到过他，还记得他当时口中喃喃自语，好像在说‘那个家伙想杀我，想要制裁我。红色的恶魔，是怪物。虽然是我干的，可是跟我没关系’之类的话，其表现的确有些奇怪……”

詹姆斯读完之后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条新闻会引起自己的兴趣。虽然自杀的手法很残忍，但其实只不过是死了一个囚犯而已，司空见惯的案件。可是这些印刷在纸张上的文字却好像深深地铭刻在詹姆斯的脑海中，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

红色的恶魔。

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从心底深处涌现出来，詹姆斯摇了摇头。

难道和玛丽有关？怎么会！

詹姆斯把手中的报纸揉成一团，弯腰仔细地将皮靴上的污迹擦拭干净，然后向玄关走去。他轻轻地推开大门，门上的合页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

室内很阴暗。

虽然阳光由于户外的浓雾而无法照射进屋内，可是公寓的管理员总该配置几盏电灯吧。不一会儿，詹姆斯的眼睛习惯了阴暗的室内，在狭窄的走廊深处还有另外一扇门，门边有一条楼梯。他小心地走过去，试图打开那扇通往居住区的门，可惜被锁上了。

“喂，有人吗？”詹姆斯敲了敲门，大声地喊道，可是没有人回答。看来只能到楼上试试了，于是他踏上了楼梯。果然二楼楼梯平台处也有一扇门，而且没有上锁。詹姆斯刚一踏进居住区，房间内忽然变得更加昏暗，好像是夜幕降临一

般。仅仅从走廊北侧的窗户那里隐隐漏进几丝光亮，就算是大都会贫民窟的房子也不会这么差。

“玛丽！”

詹姆斯一边往阴暗的走廊深处走去，一边大声喊着。

“是我，詹姆斯！我收到你的信，现在来看你啦！”

没有人回答，詹姆斯只好在黑暗中用双手摸索着前进，在东西走向的走廊中向着东边走去。每当他路过并列在南边的房间时，都会一一敲门询问道：“麻烦您开下门好吗，我在找一个叫玛丽的女人，您认识她吗？”

没有任何人回答他，詹姆斯焦急地用力转动门把手，可是却怎么也打不开。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

这让詹姆斯感到有些气愤。

应该有人的，因为他已经感觉到那些人的存在了，甚至能听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脚步声。可是整个林边公寓就像是一座废弃的危楼，只有詹姆斯脚下的地板在他的踩踏下，偶尔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最东边的那间房——挂着205号牌子的房门终于被詹姆斯打开了。

“打扰了！”

他向房内看了看，小声说道。

没有人回应，詹姆斯感到有些不耐烦，于是擅自走了进去。天棚上的灯并没有打开，但是房间里却有其它的照明设备，能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的背影，詹姆斯觉得那一定是这间屋子的房客。

“擅自走了进来，实在抱歉。我在找一个人，呃……”

詹姆斯的话刚说一半就停了下来，他发现跟面前的这位听众说话根本就毫无意义，因为那个背影只不过是一个穿着衬衫短裙，以及羊毛衫的无头塑料人体模特。大概这里的女主人是个裁缝吧，而这个模特就是她平时工作时所要用的东西。可是模特身上的这套衣服却让詹姆斯感到无比震惊，因为这和玛丽的一张照片中的穿戴一模一样。她果然就在这附近……希望一下子膨胀起来。

房间中的惟一光源是从那个模特的胸口发出来的，一个小型的手电像条项链一样挂在那里。因为公寓里停电了，所以人们只好用手电照明，而这个模特所处的位置又刚好能够照亮房间……根据眼前的情况，詹姆斯猜想着。手电的灯光还亮着，门也没有锁，房间的主人又到哪里去了呢？他依然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詹姆斯把挂在模特胸前的手电取下来，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这样一来在公寓里走动就方便多了。虽然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进入私人住宅以及盗窃的罪名，但是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寻找玛丽，并没有恶意。

离开205号房间后，詹姆斯来到走廊的尽头，接着转过拐角向北走去。可是他随即就停下了脚步，上衣口袋中的收音机再次发出白色噪音。在手电的照耀下，他看见走廊的尽头有个人影，裸着的身体在隐隐反光，可是却没有脑袋。

……人体模特？

詹姆斯一瞬间联想到是刚才的那个人体模特由于手电被自己抢走，所以从屋子里追了出来。紧接着他不由地苦笑，可还是感到十分紧张，因为收音机既然发出了白色噪音，那就说明附近应该有怪物出没。詹姆斯保持着警惕再次向前移动，慢慢地来到模特的前面。

那个模特被摆成一个很奇怪的姿势，让詹姆斯感觉很怪异。他注意到有一个地方很奇怪，那就是模特的双腿被安装

在肩膀的部位，这两条腿上缺少脚掌部分。而且安装的位置并不是两侧，而是肩膀正上方这种十分不自然的位置。虽然这也许是个超现实主义风格的模特，可如果要给它穿上衣服的话就显得有点儿不太实用了。

詹姆斯刚想到这儿，那个模特突然动了起来，它开始不停地前后摇摆。

这不是什么模特，而是怪物！

虽然动作上和那些扭动的怪物不同，但也肯定是他的同类。让詹姆斯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虽然这种怪物也长得奇形怪状，可是自己却没有感到对扭动怪物所产生的那种厌恶感，但他也深知这个家伙也肯定极为难缠，于是詹姆斯急忙转回身开始逃跑。

另一条走廊——在这条东西走向的走廊中央向北延伸出去的部分也出现了怪物的身影，那正是詹姆斯最开始时见到的扭动怪物。到处都有怪物横行，难道说这个公寓也被他们占领了吗……因此住户们才会一声不吭地躲在房间里，或者像205号房的人那样逃出去了吗？

詹姆斯在扭动怪物的追赶之下只好从二楼的居住区撤出来，返回到楼梯平台将门关好，并用后背死死地顶住。见不到玛丽让他感到有些气馁，从扭动怪物那里感受到的厌恶也变成了郁闷，于是只好抬起沉重的脚步继续向楼上走去。

试着在三楼寻找一下，如果那里也是怪物横行，见不到玛丽的话，也只有放弃希望并离开公寓，甚至还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该离开寂静岭这个地方。

詹姆斯一边想着一边提心吊胆地透过三楼的门缝向里面窥视，竖起耳朵专心地搜索着怪物的脚步声。

虽然无法确信……但好像是没有。

他刚来到居住区，就发现走廊被一道铁栅栏式的卷帘门分隔成了两部分。

这道门与防火门不同，为什么这里会有这样的东西呢？难道是为了防止怪物入侵用的设备吗？如果卷帘门的另一侧是安全地带的话，那么说玛丽就一定会在那里……詹姆斯在心里祈祷着。

詹姆斯向另一侧大声喊着妻子的名字，可是仍然没有人回答。虽然他十分担心玛丽的安危，可是由于这道门挡在这里，根本无法通过。詹姆斯无奈中回头一看，发现在自己身后还有两个房间，于是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决定去那里碰碰运气。

302号房进不去，只有301号房的门肯收容詹姆斯。那是一个空房间，没有任何家具，在空虚的阴暗中好像有一辆超市里用的购物车放在那里。

为什么这里会有这种东西？

詹姆斯感到很惊讶，可随即他就发现了一个更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东西——那辆购物车里竟然有一把手枪。那是一把自动手枪，他拿起一看，弹夹里面装满了子弹，枪的旁边甚至还放着一个装有备用弹药的盒子。詹姆斯露出得意的微笑，有了这个东西无异于如虎添翼，那些怪物也就不足为惧了。这样就可以返回二楼把那些怪物杀得人仰马翻，然后找到玛丽。詹姆斯把备用弹药放进上衣的口袋，紧握着冰冷的手枪离开了301号房。他刚来到走廊准备下楼的时候，手电的光芒无意中照向卷帘门的另一侧，出乎意料的是对面有个东西发出了细小的光亮。詹姆斯走过去一看，发现有一把钥匙掉落在离卷帘门不远处的地上，看样子只要一伸手就能拿到，莫非那就是能够打开这扇门的钥匙吗？詹姆斯连忙蹲下身子，将手伸进铁栅栏的缝隙中。

还差一点儿，指尖已经能够碰到钥匙了。詹姆斯只要小心地用手指按住钥

匙，然后慢慢地收回手臂就可以……

这时突然出现一个人影，一只穿着运动鞋的脚狠狠地将钥匙踢到很远的地方。

“啊……”詹姆斯大叫一声，指尖好像也被那个人踩到了，他的声音既是没能成功拿到钥匙的叹息也是疼痛所引起惨叫。詹姆斯瞪圆了双眼，对那个搞恶作剧的家伙怒目而视。

在铁门的另一侧，一个好像是小学生的女孩子的背影越跑越远。

“混蛋！”

詹姆斯冲着那个孩子的背影恶狠狠地骂道。“喂，你给我站住！”那个女孩并没有回应他，径直消失在走廊的尽头处。

“妈的！”他只能大声咒骂道。

虽然这种恶作剧让詹姆斯气愤无比，可相反这也是好消息，因为那个孩子证明了在卷帘门的另一侧是有人存在的，也向他传达了玛丽在那边的可能性。

这种想法让詹姆斯恢复了笑容，于是快步下到公寓二楼。

②

当走到T字路口时，詹姆斯听到了哀嚎声，声音听起来是从二楼中央向北延伸的走廊深处传出来的。首先闪现在詹姆斯脑海中的是玛丽，接着想到的就是刚才那个女孩子的背影。虽然是个喜欢恶作剧的小女孩，可是也没坏到活该被怪物袭击的地步啊，詹姆斯也不希望她出现什么意外。



“碍手碍脚的东西，给我消失！”

詹姆斯急忙奔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不由分说地向在走廊中徘徊的怪物开火。那怪物血花飞溅，应声倒地，这种场面让詹姆斯产生了一丝爽快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并不是对之前只能一味逃避的对手进行反击的兴奋，而是能够将厌恶的对象从这个世界上抹杀的快感。

虽说对手是扭动的怪物，但好像只有“杀戮”这种行为才能让詹姆斯体验到“生存”的感觉，这可能与拯救发出惨叫的人也有关系吧？

从T字路口向北延伸的那条走廊的中间也有一道卷帘门，在里面隐约能看到楼梯……大概是通往三楼的吧……

詹姆斯冲动地来到距离卷帘门最近的一个房间门口，用力转动门把手，幸运的是那扇门应声而开，他一下子冲进208号房。这个房间与卷帘门另一边的209号房只有一墙之隔，詹姆斯准备强行凿开墙壁，穿墙而过。

詹姆斯穿过起居室，直奔卧室而去，很快就找到了与209号房相邻的那面墙。可是在墙体的前方放置着一个座钟，想要破坏墙壁就必须先把这座钟处理掉，于是詹姆斯用力将大钟推开。

“这是……”

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景象，在座钟的后面出现一个巨大的洞。

这座林边公寓……虽然从外表上看很气派，实际是一座相当破旧的大楼，是专门面向低收入者的住宅。所以即便是墙壁破了，住户也没钱修补，只能用这个大座钟遮挡起来。

总之这样一来倒是省事了，詹姆斯轻松地穿过墙上的洞，从209号房的玄关直接来到卷帘门另一侧的走廊。紧接着跑上楼梯，来到三楼。

惨叫声是从哪里传来的呢？

詹姆斯来到三楼后，搜索着各个房间。

最开始的两个房间都已经被上了锁，第三间307号房的门很顺利地就被打开，当詹姆斯的手刚握住门把手时就听到从房间里传来了声音，房间里面更是乱哄哄的，好像连地板都产生了震动。

“玛……”

詹姆斯刚想呼唤妻子的名字，可是后半句被他硬生生地吞了下去。

差一点儿就被屋子里的东西发现，可此时也没有再打开房门逃出去的时间了。情急之下，詹姆斯打开了玄关旁边的壁橱，闪身躲了进去。在恐惧的支配下，詹姆斯虽然不想看可是又不得不透过壁橱的缝隙，小心地向外张望。

房间里，三个怪物正缠在一起撕斗着。其中有两个是那种像模特一样的怪物，剩下的那个，詹姆斯还是第一次见到。

独特的红色清晰地映在詹姆斯的眼中，那个初次见到的怪物有着一个奇怪的三角形大脑袋，那是种掺杂了黑色的污浊深红色……就像是历经岁月与风雨洗礼的铁块上所生出的锈迹一般。

恶魔！

詹姆斯忽然想到这个词组。

红色的恶魔、怪物……那张旧报纸上的新闻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随之一同出现的还有沃尔特·苏立文曾经感受过的那份恐怖。

三角头怪物比起“怪物”这种称呼，从姿态上来看更符合“恶魔”的样子。与那些赤裸着身体在街上扭动的怪物以及长得像人特模特的怪物不同，三角头的身上穿着衣服。那件衣服就像是古希腊人所穿的束腰长袍一样缠在他的身上，另外脚上还穿着一双及膝的长靴。

看样子三角头刚刚和模特怪物搏斗过，虽然要对付两个模特怪物，可是他的实力实在太强了。他用健壮的双手，像是拧婴儿手臂一般将那两个怪物的身体合在一起掰断了。模特怪物的身上沾满了自己的鲜血，一动不动，看来已经死了。

詹姆斯躲在壁橱里，被吓得浑身瑟瑟发抖，一下子冒出了冷汗。

这时三角头好像发现了他，正慢慢地向着壁橱走来，虽然詹姆斯尽量屏住呼吸，可是却忘了关闭口袋中收音机的开关。他急忙捂住收音机的喇叭，轻轻关上开关，另一只手则紧紧地握着手枪。三角头巨大的身体走在地板上，木板发出了痛苦的“嘎吱”声。那团红色也透过缝隙向壁橱里面窥视，粗重的呼吸使得壁橱里面顿时变得恶臭无比。

自己肯定是活不成了，詹姆斯在心里打定主意，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拼命地扣动扳机，对着三角头一顿乱射。

弹夹中的子弹射光后，自己也就迎来了死亡的命运……

在震耳欲聋的枪声中，詹姆斯悲观地想着。

应该无论如何也打不过这个怪物吧，子弹什么的打在他的身上，可能就像是被蚊子咬了一口，根本没有作用。我一旦被他那满是肌肉的大手抓住的话，他肯定会像对待那两个怪物一样杀了我。这个地方……一个满是灰尘的壁橱就是我的葬身之地。

詹姆斯正想着，那个预料中的最终时刻便降临了，手枪发出空转的声音。枪

声过后，房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甚至能够听到死亡天使扇动翅膀的声音。

无休止的寂静，一点儿声音都没有。甚至听不到怪物的喘息声，也感受不到他的动作。

难道，他已经死了？……怪物被我打倒了？

詹姆斯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向外窥视着，然后轻轻打开壁橱门走了出来，三角头此时已经踪迹不见。

现在回想起来，刚才那个怪物在被子弹打到的时候好像发出了惨叫声……难道是害怕子弹的威力，夹着尾巴逃跑了？

感到无法释然的詹姆斯摇了摇头，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自己的胜利。玄关的门依然关着，所以怪物应该不是从那里逃走的。就像是烟雾一般突然从这个房间里消失了……詹姆斯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总之詹姆斯知道自己安全了，于是瘫坐在地板上，双眼无神地看着眼前被残杀的模特怪物的尸体，虽然自己九死一生侥幸活了下来，可是却感受不到一丝喜悦。

③

詹姆斯歇了一会儿，随即站起身来走出307号房。他一边在心里想着为什么自己会遇上这么恐怖的事情，一边面无表情地回到三楼的走廊上。钥匙就在那里，那个喜欢恶作剧的女孩子将它踢到了离三楼卷帘门不远的地方。

那个孩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也没有发现玛丽的踪迹。自己被英雄气概所驱使来到这里，结果惨叫声只不过是那些怪物发出来的。

詹姆斯再次回到二楼，继续展开刚才被怪物所打断的搜索工作。他用手电照着前方，手中握着重新上好子弹的手枪，而且将刚才关闭的收音机再次打开。

在二楼的探索仍然一无所获，詹姆斯悻悻地回到一楼。他第一次来到一楼的居住区——因为从一楼大厅通往这里的门被锁上了。

这时从101号房里传出呻吟声，詹姆斯走进去用手电在黑暗中四处照射着，在厨房发现一具浑身是血的尸体。詹姆斯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虽然怪物的尸体已经让他见惯不怪，可是人类的尸体……

呻吟声是从卫生间里传出来的，虽然听上去像是人类的声音，这次不会又是怪物吧，也许眼前这具尸体就是他杀的。我可不会再上当……可是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詹姆斯又无法坐视不理，一定要过去确认以下才行。

想到这儿，詹姆斯蹑手蹑脚地靠近卫生间，仔细地倾听里面的声音。

“妈的、妈的、妈的……”一个男人在小声地嘟哝着，“我……我……”

是人类，虽然不是玛丽，但也许可以从这个人那里得到关于玛丽的消息呢。

詹姆斯轻轻地推开了卫生间的门，只见一个男人正抱着马桶呕吐着，胃液从他的嘴里倾泻而出，夹杂着“哇哇”的呕吐声。

“没事吧？”詹姆斯问道。

那个男人听到后转过头来，他的脸圆圆的，身材有些臃肿。虽然是成年人，但是脸上还留有些许稚气，应该比詹姆斯年轻。他一脸胆怯的表情仰头看着詹姆斯，反戴着棒球帽的脑袋拼命地摇晃着。

“不是我，你搞错了！”

“什么？”

“因为，那个……我什么都没做。那个从最开始就……我、我只是……只是……”

“你冷静点儿。”詹姆斯蹲在男子

的身旁，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背部。大概是这个男人误会了，虽然詹姆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对方一定认为自己是来抓他的人。

“我的名字叫詹姆斯，詹姆斯·桑德兰。我只是个游客，你放心吧。你叫什么？”

“艾迪。”男人回答道。虽然声音很小，但还是能听出来他很害怕。

“好的，艾迪。”詹姆斯点了点头，“厨房里的那具尸体是你的朋友吗？”

“我没干，我什么都没干！我没有杀人！”艾迪再次像是病情发作了一样拼命地摇着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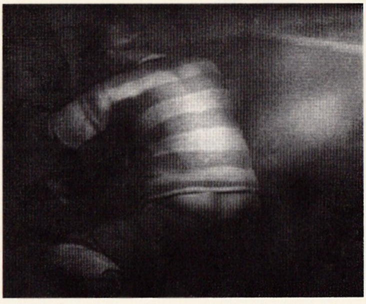
“我明白，我明白，艾迪。我知道你不是犯人，我只是担心你受到了惊吓，随便问问而已。”

“我……没有杀……”

“没错，犯人不是你，而是那些家伙，是那些不停地扭动着身体和类似人体模特的怪物，还有那个长着红色三角脑袋的家伙。”

“红色三角？你说的这些东西我一个都没见过，真的。……我倒是看到了其他的奇怪生物，很恐怖，于是就躲到这个公寓里来了。”

他的这番话让詹姆斯感到有些扫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能够交流的人，竟然还不是这间公寓的住户，得不到任何关于玛丽的线索。



詹姆斯却并不打算放弃，于是决定问他一些其他问题，关于寂静岭的问题。

“这座城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是本地人。”

“什么，你也……”詹姆斯耸了下肩膀，“那么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呃……那个……”艾迪吞吞吐吐地说道，看来是想隐瞒什么事情。

“啊，算了。可我觉得还是快点离开这里比较好，这里有些不对劲儿。”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

“保重啊。”

“啊，你也一样，詹姆斯。”

在分别之际，艾迪终于显得不那么害怕了，稍微变得有些开朗起来。

④

结果在公寓里还是没能找到玛丽，但是还有另一幢公寓楼，在中庭的西侧就能看到。想要到那里去的话，就一定要经过凯茨大街，不过詹姆斯发现了一条近路。林边公寓的西侧与另一幢公寓相连，所以只要跳过去就行了，旁边二楼的窗户也十分巧合地开着。

詹姆斯急忙跑上二楼，顺着走廊一直向西走，来到尽头处。他爬上尽头处的窗户用力纵身一跃，以猛烈的势头成功落在对面房间的地板上。西侧的这间公寓是南北走向，詹姆斯走出这间屋子，刚准备向北搜索时便受到了模特怪物的“欢迎”。看来这里也被怪物占领了，与他预想中的情况完全一致。

詹姆斯没有感到害怕，也没有丝毫犹豫地向怪物开枪，他还记得消灭怪物给

自己所带来的那份“快感”。可是他同时也不得不在心里警告自己尽量避免浪费子弹，因为备用的弹药此时也在慢慢减少。

二楼扫荡完毕后，詹姆斯来到一楼，一场意想不到的再会正在109号房等着他。那个房间的墙上安装着巨大的镜子，但是看上去却并不像是芭蕾舞的练习场，大概是喜欢自我陶醉的住户自己安装的吧。一个女人正躺在房间中央的地板上，像是孩子在摆弄玩具一样，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匕首，不停地刺向地板……

詹姆斯认得那张映在镜子中的脸——在墓地遇到的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也同样看到了詹姆斯，于是对着镜子中的他说道：“我们刚才见过。”

她的声音很无力，眼神也很空洞，与刚才在墓地时判若两人。

“啊，你可以叫我詹姆斯。”

“我是……安吉拉……安吉拉·欧拉斯蔻……”

“安吉拉，很好听的名字。”詹姆斯尽量用平稳的语调说道，因为他觉得正在摆弄匕首的安吉拉有种很危险的感觉……看上去像是要自杀。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在找妈妈！”

“我还以为你已经离开这座城市了呢，那么你找到你母亲了吗？”

“还没有……”

“你的母亲住在这幢公寓里吗？”

“我不清楚。”

“你只知道她住在这座城市吗？”

*和我一样，仅仅凭借很少的线索就来到这里……*詹姆斯产生了一种认同感。

“对吗？”

安吉拉突然坐起身来，刚才还很空洞的眼神此刻竟然充满了诡异的光芒，恶狠狠地盯着詹姆斯。

“为什么你会知道？”

“什么为什么？”

詹姆斯没弄明白她的意思，安吉拉的手紧紧握住匕首，继续追问道：“为什么你会知道我的妈妈在这座城市？”

*原来指的是这回事啊，*詹姆斯暗自松了口气。*真是被她吓到了，还以为她要杀人呢，这个思维奇怪的女人！*

当然他的这种想法并没有说出口，“因为你在这座城市里寻找，你的妈妈一定就在这里啦……无论是谁都会这么想吧。”詹姆斯回答道。

“原来是这样啊。”那种可怕的表情终于从她的脸上消失，安吉拉又恢复成有气无力的样子。

“不对吗？”

“我也不知道。”

“……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面对詹姆斯的提问，安吉拉低下了头。“你为什么来这里？”她巧妙地利用反问搪塞过去，好像并不想让别人触及自己的隐私。

“我也来这里找人。”

“找到了吗？”

“没有。”

“和我一样。”

“是啊，大家都一样。”詹姆斯小声说道。

随即他又大声说：“应该不在，她，我的妻子玛丽，已经死了。可是我还是想要相信，她可能活在这里。因为她给我寄了封信，如果死了的话就不会给我写信了。”

“詹姆斯？”

“不好意思，不知不觉地……就想

找个人倾诉一下。”

“你会找到的。”

“你也一样。”

可能是被詹姆斯突然爆发出来的激情所感染，安吉拉好像稍微恢复了正常状态，微微一笑。

“我也不会放弃，继续找我妈妈。”安吉拉站起身来说道。

詹姆斯走到她的身旁说：“一起走吧，我会保护你的。所以你不用拿着这种东西，匕首和你这种年轻女性可不大相配。”

詹姆斯说完，用大手轻轻地握住安吉拉拿着匕首的那只手。

“别碰我！”

歇斯底里的叫声刺痛了詹姆斯的耳膜，安吉拉一下子又变得不对劲儿起来，将锋利的匕首对准了他。

不过随即她就恢复了正常，“对不起……没事，我只是想单独静一下。”

“可是……”

“你很担心我吗？是不是以为我要自杀？”

安吉拉像是着了魔一样，紧紧地盯着匕首刀刃上所散发出来的光芒，“的确是这样，只要我一拿着它就会觉得……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说完安吉拉将匕首扔在桌子上，然后逃跑似的跑出了房间。

詹姆斯并没有追上去，虽然还是有点儿担心她，但是安吉拉看起来一定是有种对陌生人的恐惧症，比起在街上徘徊的那些怪物，她可能更害怕与陌生人同行……这种想法的理由应该是很充分的。

这时詹姆斯偶然瞥见地上有一张照片，那是安吉拉刚才待过的地方，被撕成两半的照片中的人好像是她和她的家人。

⑤

现在再次回想起来，真的完全没有自信。玛丽在广播中应该是提到过林边公寓这个名字的……可是记忆却变得模糊起来，难道自己听错了？那真的是玛丽的声音吗……或者是另一个和她声音很相像的人？

*不，根本不可能！*詹姆斯很快就否定了这种懦弱的想法。*玛丽只不过是离开了那幢公寓而已，有可能是在怪物的追赶下逃了出去，也许她还在电台。*

虽然想在公寓里耐心等着她回来，可是詹姆斯又感到坐立不安，因为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自己一定要去往那个信中所写的地点——特别的地方。即便最后的结果白费力气……在那个地方也会感受到她所残留下的“气息”。

西侧公寓的大门坏了，无论詹姆斯怎么弄，甚至去撞都无法打开，好像故意要阻止他前进的脚步。无奈之下，只能寻找其他出口，詹姆斯打开了二楼紧急通道的门。

灰色的水！

詹姆斯眨了眨眼，将手电照向楼梯平台……只见二楼的楼道中积满了灰色混浊的水，看样子无论如何也无法从这里下到一楼。

怎么会这样？公寓里的水管漏水了吗，难道是被那些怪物破坏的？

詹姆斯准备右转返回走廊，可是门把手却怎么也转不动，他被封闭在楼梯间里。

噢噢噢噢噢……

从身后传来一阵低吼声，詹姆斯被吓得脊背发抖，这是他曾经听到过的声音，恐惧在内心中猛地苏醒过来。就像是海啸来临前的预兆一般，血色迅速从詹姆斯的脸上消失，怒涛般的冷汗一下子喷涌

而出，将他的全身都沾湿了。詹姆斯心里七上八下地回过头去，潜伏在楼梯间深处黑暗中的恶魔，暴露在手电的灯光下。

曾经在东边那栋公寓的307号房见过的恶魔。

红色的恶魔！

他的脚下还躺着扭动怪物的尸体，看来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厮杀，和307号房中发生的一样。这时三角头跨过扭动怪物的尸体，向着詹姆斯这边走来。虽然由于三角头的脑袋实在有些怪异所以看不出他此时的表情，不过此刻应该正为自己找到新的猎物而感到兴奋吧。

脚步声中还夹杂着某种东西与地板摩擦所产生的金属声，看样子三角头好像在拖着什么沉重的东西。

在黑暗中反射着手电光芒的是足以令詹姆斯陷入疯狂的，令人感到可怕的无比巨大的东西，人类根本无法使用，看来即便是创造了奥运会记录的举重运动员也无法轻易使用的……厚重的铁块。

一把无比夸张的大刀。

看上去只要一刀就能把詹姆斯劈成两半。

就在他感到茫然时，三角头用力地举起了大刀，粗壮手臂上的肌肉如同岩石一般凸起。可是动作却十分迟缓，即便像是巨人一样的怪物想要操纵这把大刀也同样十分吃力。

这让詹姆斯看到一线希望，在穷途末路中得到了胜利的机会。既然曾经击退过他，那么这次也能行，一定要彻底打败他。

被举过头顶的大刀，猛地向詹姆斯砍来，在密室中发出巨大的声音，他背后的混凝土墙应声碎裂。詹姆斯早已趁三角头举刀的空隙绕到他的身后，就在大刀落下的同时对准怪物的背部举枪便射。三角头不停地晃动着身体，所有子弹都应该贯穿他的皮脂层射入了肌肉的深处……尽管如此……也只能到此为止。

希望之光不见了，詹姆斯突然垂头丧气地跪在地上。子弹被打光了，虽然在口袋中还残留着几颗，可是此时已经没有重新装弹的时间，那把大刀一定会在这段时间里将自己劈成两半。

但是，虽然詹姆斯已经坠入绝望的深渊，但不可思议的是他却不再感到恐惧，好像自保的本能从脑袋中完全消失了一样，令詹姆斯感到十分安心。也许是自暴自弃的心里在作祟，他甚至对即将面临的死亡感到无比兴奋。

詹姆斯闭上双眼，低垂着脑袋，静静地等待那一刻的降临。死刑执行者放下断头台上的铡刀，而他的脖子即将体验到冰冷的刀锋……

这时却传来水波涟漪的声音，就像是托鲁卡的湖水拍打岸边所发出来的曲调，詹姆斯曾经和妻子玛丽一起在湖边侧耳倾听。

幻听？

詹姆斯睁开眼睛，对久久没能执行的死刑感到有些不耐烦。

刚才制造出水声的原来是三角头，他跳进了污浊的水中，从背部的弹孔中流出大量鲜血染红了水面，巨大的身体沉了下去。

詹姆斯瞪大双眼，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自己赢了！打败他了！

虽然这次又没能杀死怪物，但至少击退了他。

詹姆斯长长地舒了口气，再次瘫坐在地上。混杂着血液的污水发出排水的轰鸣声，水面呈漩涡状退去，不一会儿就显露出被遮挡住的后门。

孩子的歌声，而且是那种心情很好地用鼻子哼唱着，詹姆斯刚刚穿过公寓的甬路来到内森大街时就听到了。

"是你！"詹姆斯忍不住对那个孩子大声喊道。

一个女孩子坐在墙头，她的手中拿着一张纸，好像正在仔细地阅读着。

"刚才在公寓的走廊里，是不是你踩了我的手？"

那个女孩眨了眨眼睛，抬头看了看詹姆斯，然后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詹姆斯一脸不痛快的表情，知道眼前的这个小家伙很不好对付，而且想要装糊涂。虽说如此，但其实詹姆斯并没有真的生气。

"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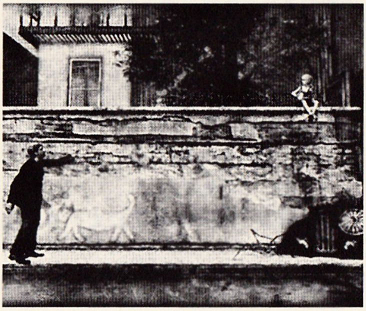
怪物在这个城市里四处游荡，这孩子自己一个人实在太危险了，虽然喜欢搞些恶作剧，但还是不得不让人担心。

可是这个女孩却并不领情，故意无视詹姆斯的问题中所包含的真正含义。

"我在干什么，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你这个白痴。"

"那是信吗？"

"跟你没关系，大概你十分讨厌玛丽吧。"



詹姆斯不由地一惊，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竟然会提到自己妻子的名字。

不，也许只是个巧合罢了。又不是只有自己的妻子叫玛丽，她说的可能是另一个人。……但是，这个女孩是在对我说话，应该说的是我认识的人才对。

"你真讨厌！"

女孩做了一个鬼脸，从墙的另一侧跳了下去。

"喂，你等一下！你认识玛丽吗？告诉我，她在哪儿！"

围墙另一侧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只留下詹姆斯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面砖墙。

第三章

WOMAN | 一模一样的女人

①

"湖边幽静的休闲胜地——寂静岭！

欢迎各位莅临本镇！

忘掉那些繁忙的日子，请悠闲地来享受闲暇时光。

安静而又古朴的街道！

洋溢着自然韵味的山川美景！

静谧的湖水在早、中、晚随着时间产生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美感。

寂静岭一定会深深地感动你们，使大家体验到久违的无忧无虑。

您在这里所度过的日子必将快乐而又无比充实，

衷心地希望各位能在这里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被这些轻浮的宣传广告所吸引，在几年前詹姆斯曾和玛丽一起来到寂静岭……这件事已经久远得像是发生在上古

的神话时代。

玛丽对詹姆斯来说无疑就是女神，正因为有了她，他的人生才真正变得完整，生活中处处都闪耀着光芒，日常生活也不再无聊。他在工作上更有干劲，生活中关爱邻里，仿佛整个世界都因玛丽的存在而变得无比美好。

他们两个人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虽然是一次普通的邂逅，不过当二人四目相交的一瞬间，就好像是一场大爆炸所开辟出一个崭新的世界，爱的历史就此开始。

两个人之间的爱意与日俱增，并随着岁月的沉淀得到进化，从炽烈的热情到平稳安定的疼爱。也许为了美化一个故事就必须用悲剧的结局吧，命运让他们面临残酷的考验。

玛丽患上了绝症，詹姆斯的内心也同样受到腐蚀。如同许多伟大文明灭亡一样，两个人的爱也迎来了结局。

从那之后，詹姆斯彷徨在所有事物都被毁灭了的荒废世界中，在回忆中的故事里追寻玛丽的面容。

“就是这儿。”

詹姆斯盯着浓雾中的门柱，那是位于内森大街上的玫瑰香水公园的大门。公园分别有东、西两道大门，林边公寓的后门通向的是东边入口。

“玛丽……在这里吧？”他像是在祷告一般小声说着。

虽然詹姆斯明白，按照常理来说玛丽是不会在那里的，可是内心中又会情不自禁地出现这样的愿望。实现这个愿望的可能性几乎比中六合彩还要低，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全心全意地去祈祷，期盼奇迹的出现。

詹姆斯迈步走进公园，皮靴敲打着石板路发出清脆的响声，这里和镇上一样，连半个人影都没有。这时在浓雾中闪出一个影子，詹姆斯鼓起勇气走上前去，原来那只不过是站在台座上的铜像而已，那是一名叫做Patrick Chester的神情坚毅的军人雕像。詹姆斯感到很失望，觉得满怀期待的自己真的很可悲，于是不由地苦笑起来，一滴泪水滑过他的脸颊。他同时也感到被浓雾包围是件很幸运的事，这副丢人的样子不会被其他人看到，即便这里只有怪物横行。说到怪物……在这个公园里还真的没有看到一个怪物的身影。

他走下石阶，来到步行道上。弯弯曲曲地沿着湖畔延伸的步行路两旁有一排栏杆，湖面之上是一片纯白色的虚无。由于浓雾的遮挡，此刻无法看到托鲁卡湖的明媚景色。詹姆斯在记忆中搜寻着，他试图回忆起那些与玛丽共同看到过的风景。可是却一点儿都回想不起来，那个时候他的眼里只有玛丽，詹姆斯对除了她之外的东西完全视而不见。两人坐在长椅上，詹姆斯也只是看着身边玛丽那光彩夺目的侧影，就连落入水面之下的夕阳也远远比不上她优美的容貌。

詹姆斯一边回想着玛丽一边走在步行路上，他好像终于闻到了弥漫在玛丽曾经待过的空间中的某种“气息”。

——就是那个样子。

詹姆斯看得出神，一个出现在浓雾中的女人与他脑海中的玛丽重合在一起。

她就是像那样扶着栏杆，将身体探出去。

我凝视着她。

就是那样！

可是，这是现实！

“是……玛丽吗？”

詹姆斯一脸茫然地走过去，女人突然转过身来。

那是一张绝对不会认错的脸，一直

以来都深深地铭刻在詹姆斯脑海中。

“你说的玛丽……”女人反问道，“那是谁？你的女朋友吗？”

头发的颜色和声音也一模一样，詹姆斯竟然看得痴了。

“你很像……我的亡妻……简直一模一样。”

可是这个女人果然与玛丽不同，她的着装是那种华丽而又鲜艳服装，但玛丽经常喜欢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些土气的暗色系服装。真正的玛丽绝不会像现在这样毫不客气地盯着自己，因为她的性格很保守。

“老套的搭讪方式，还是说你是认真的？很遗憾，我的名字叫玛丽亚，既不是你的老婆，也不是你老婆的幽灵。你看……”说着，女人抓住了詹姆斯的手。“怎么样，是暖和的吧？”

从女人指尖传来的柔软触感，让詹姆斯感到有些心神荡漾。虽然明知道眼前的这个人不是玛丽，可是脑海中还是回想起与她皮肤接触时的那种感觉，在心中泛起一阵涟漪，于是詹姆斯急忙缩回自己的手，说：“我认错人了，不好意思……”说完，他转身就走。

如果不从这个与玛丽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身边离开的话，我的心就会被她扰乱，从而忘掉真正的玛丽。

“你去哪儿？”玛丽亚在他的身后问道。

“找我的妻子。”詹姆斯头也不回地答道。

“哎？”玛丽亚的脚步声紧跟了上来，“你的太太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啊，她在三年前去世了。可是我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说她在我们曾经来过的寂静岭，那个特别的地方等着我。”

“这是怎么回事？已经去世的人给你寄来了信，是恶作剧吧？”

“你如果想笑就笑吧，可是我相信玛丽她还活着。”

“嗯……那么说，特别的地方指的就是这个公园吗？”

“我觉得是。”

“这里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虽然我也刚来不一会儿。你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真是个喋喋不休，多嘴多舌的女人，果然与玛丽截然不同……玛丽静静地伫立在窗边，俯视托鲁卡湖的样子忽然在詹姆斯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还有旅馆，那里应该也算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能够环视整个托鲁卡湖……叫什么名字来着……”

“望湖旅馆。”

“你很了解这里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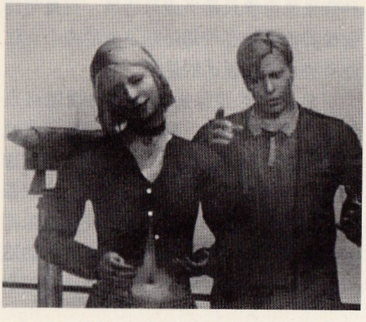
“啊，因为我也想去那里。”

詹姆斯停下了脚步，问道：“你也是来这里旅行吗？”

“虽然我很熟悉这里，但并不是来旅行。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因为怪物在镇上横行，本地人好像都躲在家里不敢外出……你了解详细情况的话就请告诉我，这个镇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些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玛丽亚缩着肩膀说道：“不知道，



不知不觉中大家都不见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也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说完，玛丽亚握住詹姆斯的手，拉着他向前走。

“总之先去望湖旅馆看看吧，我给你带路。”

“等一下，你也要跟来吗？”

“我很像你的太太吧，你难道要丢下我一个人在这里？”玛丽亚暧昧地微笑着说道。

②

由于雾气太浓，视线范围变得极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兼顾他人的安全，詹姆斯一直紧绷着神经。如果是独自一人的话，可以选择逃跑，可是带着一个行动迟缓的女人就完全不行。两个人刚走出公园不久，詹姆斯很快就把珍贵的子弹全都用在模特怪物的身上，连口袋里的备用弹药也都打完了。

“好疼！”玛丽亚皱着眉头抱怨道，“我说了让你注意些，这都怪你。”

詹姆斯走上前去，看了看她的伤势，只见从胳膊上渗出了血。

“对不起。”

其实只不过被怪物抓伤而已，可詹姆斯还是向她道歉。正常情况下，詹姆斯并不喜欢玛丽亚这种性格的女性，对她那种夸张的言辞只是当成耳边风。可是与玛丽极其相似的容貌却迷惑了他的内心，让他有种亡妻在说话的感觉。

总之，想要保护玛丽亚的话就必须快点找到弹药补给，詹姆斯环顾四周寻找武器商店。在路边有一个加油站，虽然詹姆斯觉得这里有可能为了对付强盗会配备一些枪，可是由于加油站的保安设施做得十分到位，他根本进不去。不过在加油站里却停放着一辆汽车，不知为什么车的引擎罩被一根铁管刺穿……一定是怪物引起骚乱的结果。

既然用木棍都可以打倒怪物，那么威力更大的铁管更适合做武器来使用。詹姆斯飞身跳上引擎罩，用尽力气将那根铁管拔了出来。

“你挥舞那根东西的时候可要小心点儿，千万别砸到我。”玛丽亚说道。

虽然她并没有恶意，但是她的确是个不会说话的女人。

詹姆斯带着她继续沿着内森大街向西走。

“那是历史资料馆。”玛丽亚指着马路的右边说道。

在浓雾中，依稀能够看到一幢建筑物，与整个小镇的风格很相称。

“过了前面那座桥，再走一会儿就到桑德福德大街，望湖旅馆就在那条街上。”

“还要多长时间？”詹姆斯以前是开车来到这里的，所以对到旅馆的距离没有任何感觉。

“还要走上一段时间，那个地方在湖的另一侧。”

“还有那么远……”

詹姆斯叹了口气，看来在到达旅馆之前都要一直保护玛丽亚……

可是，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桥，坏掉了。

詹姆斯茫然地站在崩塌的桥前，这里像是发生了战争一样，怪物的存在果然非同小可。

“怎么办？”玛丽亚好像用幸灾乐祸的口吻问道。

根本没有办法了……

詹姆斯灰心地耷拉着脑袋，这时一具倒在路边的尸体吸引了他的注意。

怪物的尸体吗？

詹姆斯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具人类的尸体。他发现这个人的手里好像还握着什么东西，于是强忍着蹲在尸体的身旁，用力掰开他的手。

那是一张地图，寂静岭的地图，比詹姆斯身上的那副要小一些。在某个地点，好像是有人用手指蘸着鲜血画下一个红叉。

“那里是保龄球场。”玛丽亚站在他的身后，居高临下地看了看，说道。“就在刚才那个加油站的旁边。”

“这个红叉应该代表着某种含义，那是个什么样的保龄球场？”

“是个很普通的地方，最近好像不太流行玩保龄球，都没有什么人去那里了。”

“我们去看看。”

詹姆斯站起身来，总之先返回去看看，一定要找到其他去往望湖旅馆的方法。这个人在临死前想要拼命传达什么信息，也许能够解开这个镇上所发生的谜团的钥匙就藏在那里。

*那个，莫非是……*詹姆斯在心中暗想。*也许是玛丽让这具尸体拿着地图……对，为了给我指引方向。*

可是不知为什么玛丽亚却露出一脸为难的表情，她站在保龄球场的门前，呆呆地凝视着大门。

“我在这里等你，你自己进去吧，詹姆斯。”

“你这是怎么了？”

“我讨厌保龄球。”

“你害怕吗？没关系，里面要是有怪物的话，我会干掉他的。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更危险。”

“没关系。”说着，玛丽亚在背后推了他一下，詹姆斯独自走进保龄球场。

大厅里一片漆黑，保龄球场的一个角落里亮着琥珀色的灯光，在灯光的照耀下有两个人在说着些什么。

“……强盗，还是杀人犯？”

“哪个也不是，我可没做那种惨无人道的事。”

“什么嘛，真无聊。你不是警察追捕的犯人吗，胖子先生？”

“警察怎么了，我可不知道。我只是感到害怕……才跑出来的……”

“如果你做了令人生气的事情，那么只要道歉就行了。如果你能诚心地道歉，他们会原谅你的。因为我就刚刚道过歉……”

“不行，他们大概不会原谅……像我这样的人。”

总觉得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声音，还应该见过这声音的主人。

那个孩子！

詹姆斯加快脚步走过去，大概那个女孩子听到脚步声后以为是怪物来了，她很快地躲进黑暗中藏了起来。詹姆斯不死心地用手电照了照，可是除了保龄球的球道之外，不知道那个小女孩躲在了什么地方。

“艾迪。”詹姆斯对另一个人说。

一个胖胖的男人在野营油灯的灯光下，坐在休息区的椅子上大口吃着披萨。

“哎，你是？”

艾迪转过脸来看到詹姆斯，嘴里还在不停地咀嚼着。

“我是詹姆斯啊，我们在公寓里曾经见过的。”

“啊，那个时候的……”

“刚才的那个女孩是……”

“你是医院的人吗？你是来抓劳拉的吗？”

“不是，我只是想问那个孩子……叫劳拉对吧？……我想问她几个问题。”

突然响起一阵啪嗒啪嗒的脚步声。

“再见！”

一个女孩的声音说道，詹姆斯连忙举起手电照过去，可还是没有发现她。

“她是不是想跑到保龄球场外面去，艾迪？”

“也许是吧。”

“你不追上去吗？你是那个孩子的保护人吧，外面怪物横行，现在可不是吃披萨的时候。”

“保护人？你弄错了。我们只不过是在路上遇到，一起结伴来到寂静岭而已……还是劳拉带我来到这里的呢。”

“那你也有作为保护人的责任。”

“劳拉一个人是不会出事的，我这个胖子反而是她的累赘。”

“够了！”詹姆斯气愤地向出口跑去。

艾迪则仍然坐在那里悠闲地品尝披萨，好像是打算吃一肚子披萨，然后再被怪物吃掉。

詹姆斯向等在外面的玛丽亚问道：“刚才有没有一个小女孩出来？”

“那边，虽然我想追上去，不过被她逃掉了。”

玛丽亚指着保龄球场旁边的一条小路，那条路从内森大街向南延伸。

两人一起跑上小路，一直来到路的尽头。一道墙挡在詹姆斯的眼前，可是却没有劳拉的身影。

“那个孩子大概是从这里跑到卡罗尔大街去了。”

在两座建筑物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缝隙，根本不能算是一条路，看样子仅能供一个小孩通过，成年人是无论如何也过不去的。

“还有其他的路吗？”

“有，在那里。”

在玛丽亚所指的方向有一扇门，那是一幢建筑物的后门。可是……

“不行啊，需要钥匙。”

“是吗……”

玛丽亚将手伸进裙子的兜里，掏出一把钥匙，然后插进锁孔轻轻地一扭。

劳拉不会有事的。

独自待在保龄球场的艾迪，还在一边悠然自得地品尝着从披萨店拿来的披萨，一边愤愤地想着。

詹姆斯那个笨蛋，什么都不知道。

怪物是不会伤害劳拉的。

就好像她根本不在那里，对她完全无视。

劳拉好像也看不到那些怪物，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虽然我无法理解，但真的很羡慕她。

那些丑陋的野狗怪物……真的很危险，被咬到的话好像很疼的样子，会不会患上狂犬病啊。

詹姆斯很有勇气，但同时也缺少谋略。

我很讨厌那个家伙。

尽量不要出去，还是躲在屋里吧。

自己一个人的感觉最棒了。

那样的话就不会被任何人捉弄了……

咕哝咕哝

咕哝咕哝

咕哝咕哝

咕哝咕哝

“这里是天堂之夜，我就在这儿工作。”玛丽亚说道。

从后门进去之后，然后走上楼梯，两个人来到酒吧里。在舞台的正对面，排列着几个卡座，看上去这是一家观看表演

的夜店。

“我是名舞蹈演员。”

原来如此，詹姆斯点了点头。正因为这样，她的发型和服装才会是这种华丽的风格。像她这样梦想着能够在百老汇和好莱坞等大都会表演，可结果却只能在这种小地方的夜店当一名舞女的女孩在言行上又怎么会落落大方呢。

“难道，你在想像我跳舞时的样子吗？”

詹姆斯对玛丽亚微微一笑，用这种暧昧的回答敷衍了对方的问题。

虽然被她猜中了，可是詹姆斯却并没有感受到一种肉欲上的刺激，反而感到很痛心。与玛丽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穿着轻佻的衣服，在男人们猥琐的目光中暴露出自己的身体……这种感觉就像是玛丽本人变成了舞女一样，这时他突然想到躺在病床上被其他人好奇地盯着的玛丽的心情……

想要摆脱这种忧郁的想法，詹姆斯逃跑似的向柜台走去。他在柜台里面的桌子底下摸索着，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找到了一把防卫用的手枪。那是一把装填了十五发子弹的自动手枪，可惜的是并没有备用弹药。于是詹姆斯把之前的那把手枪换下，将新枪插在腰间，那根铁管……他想了想决定继续留在身上。毕竟子弹只有十五发，还是尽量用铁管来攻击怪物，手枪还是要留到危急的时刻再用。

“那个女孩不在这里，可能是跑到酒吧的另一边去了。”说着，玛丽亚打开酒吧的正门，詹姆斯紧跟在她身后。

走下楼梯，眼前就是卡罗尔大街。整条南北走向的马路由于北侧正在施工中，所以被路障封锁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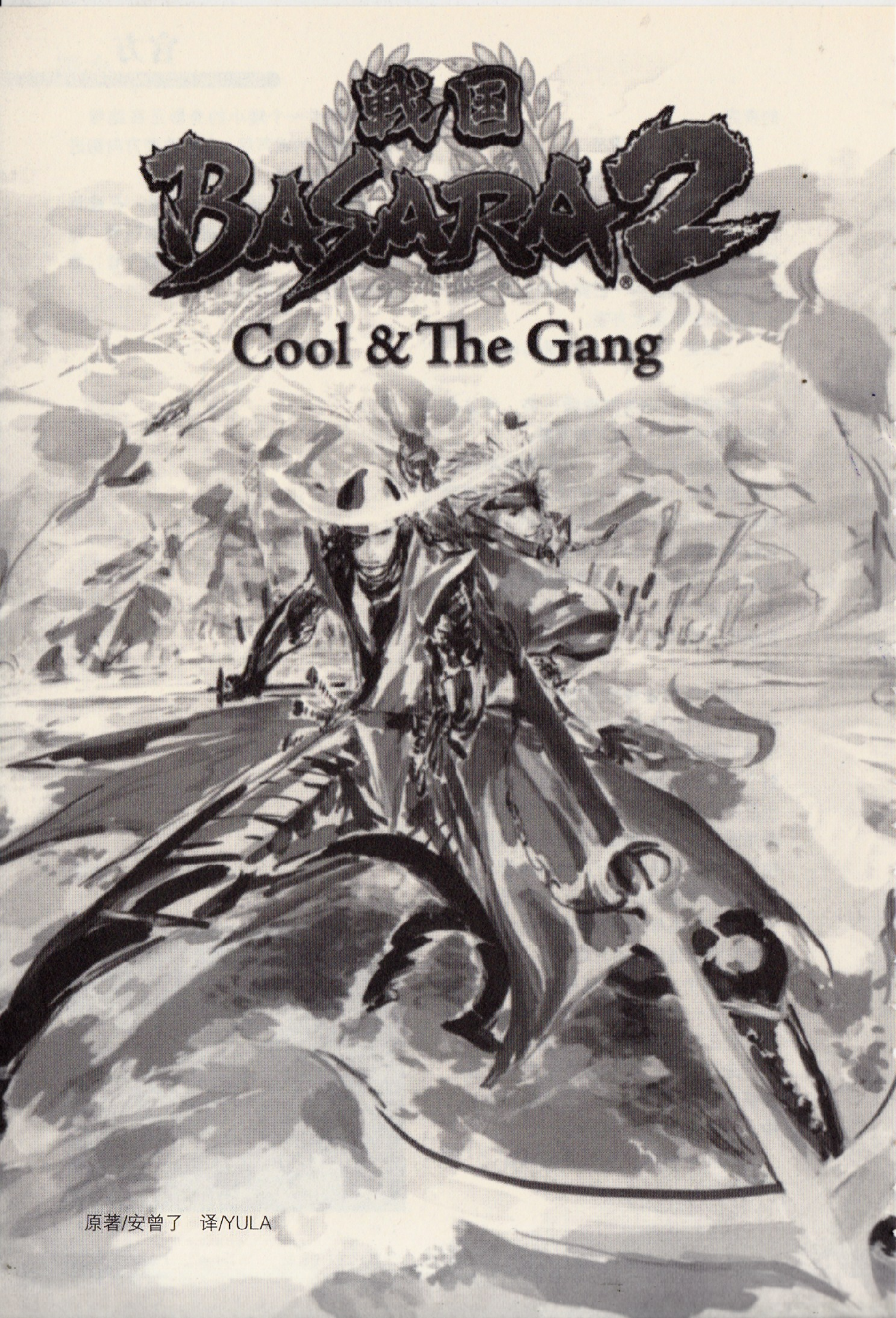
这时，玛丽亚指着南边喊道：“在那里！”

浓雾中一个矮小的身影正在跑着，听到玛丽亚的喊声后，急忙改变方向跑进了一幢建筑物中。

詹姆斯和玛丽跑过去一看，在建筑物的大门处挂有一块牌匾，上面写着“布鲁克海温医院”。医院的大门敞开着，像是在邀请两个人进去。

待续





原著/安曾了　译/YULA

人物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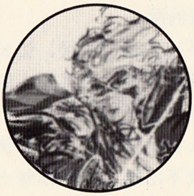
长曾我部元亲

白手起家的海盗，凭借一身过人武艺成为长曾我部军的首领。为人自由奔放，豪爽讲义气，深受部下的拥戴。一直致力于开发新武器和研究新战术。



丰臣秀吉

在战国群雄中拥有“霸王”的称号，忧国忧民。认为国家的荒芜系信长所致，于是决定对其讨伐。具有远见卓识，力大无穷，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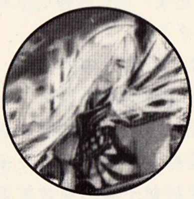
竹中半兵卫

丰臣军的天才军师，足智多谋。辅佐霸王秀吉，为了实现挚友的理想，一心想创建日本最强的军团。因戴着面具而被称为“假面军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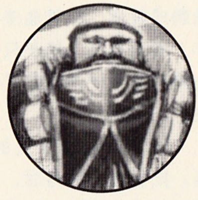
织田信长

战国群雄中名震天下的“魔王”，天生的武将。野心勃勃，残忍暴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暴君类型，引起战乱的惟一目标是称霸日本。



明智光秀

原本是织田信长的家臣，以杀人为乐，最终举起了谋反的旗帜。挥舞着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型镰刀，并以变态的笑声闻名。



扎比

南蛮的传教士，为了宣扬自己创立的扎比教而远渡重洋来到日本，庞大的身躯和其身分极不相称。特征是剃顶、黑色装束及发音怪异的日语。

序章 魔王与霸王

世间岂有永恒不灭者——织田信长

尸体，数着数着就睡着了——明智光秀

那一日深夜，本能寺突如起来地燃起一场大火……

一路降兵斩将、踏过士兵的尸骸以盾抵挡飞来乱箭，信长冲进了已是一片火海的本能寺中。他呼唤以森兰丸为首的众部将之名，却全然不见应答，在火焰之中对他的呼声给予回应的，惟有敌人的白刃与箭。其间信长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那就是被他一路斩杀的敌兵，身上竟都有着织田家族的家徽。为何身刺织田家徽的人会对理应视作主人的自己刀戈相见？霎时，疑问在信长的心中逐渐膨胀。

信长正寻思着，“喝！！”伴随着一声尖锐的叫喊，硝烟对面又出现了一群新的敌兵。信长沉默着挥舞手中凶刃，扔出长枪，一瞬间，空中飞起无数颗头颅，胸口前额鲜血四溅，那些正不断上前朝他挑衅的人就这样迅速变成一具具尸体。然而在这群化作尸骸的众士兵里面，还有一人的身影正于地面上微微动弹，他口中声音低沉苦闷，脚被长枪刺成重伤，尽管血流不止，但气息尚存。毫无疑问，信长只是用长枪对准他的脚部给予一击便收了手，从而让他保住了一条命。

信长在喘着粗气的士兵面前下了马，把长枪收回背后，上前抓住这名半死不活的士兵前襟一把扯起来，用仿佛发自于地底下的声音朝他问道：“快说，那些射箭的是从哪儿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请，请饶了我……请饶了我吧……”奄奄一息的士兵哀求道。

“我问你是从哪儿来的什么人？”

“……太，太可怕了……那个人……那个人我们无法违抗……所，所以请饶了我吧，信长大人……”面对信长的质问，士兵只是喃喃地吐出几句不得要领的话。

不过在这个时候，信长的脑海里已经清晰地浮现出了某个人的身影，那个比被称作魔王的自己更令士兵们感到可怕的人物。那样的人，即使寻遍全日本也再找不出第二个。那些士兵既然身上有织田家的家徽，那个人也必定可以将他们统统杀掉给自己看。

但话虽如此，显然这名士兵还是没有透露出任何一点和确切事实有关的消息。

要不要做点什么呢，比如砍掉他的一条手臂逼他说出来？信长冷静地思考着。

“……！？”

长年搏杀在战场之中的信长，早已练就出一副警觉性甚高的躯体，于是这忽然出现、足以冰冻一切如同冷气般的杀意他不可能察觉不到。来不及多作思考，信长单手拎起士兵的身体就朝感觉到杀意的方向挡了过去，只听士兵一声惨叫，口中吐出大量鲜血，瞬间便命丧黄泉。被血喷了一脸鲜红的信长注意到士兵背上刺着一把巨大的镰刀，然后，顺着刀刃、刀柄往前看去……是一头银发垂至背部、伫立在一片邪恶血色中的

黑衣男子的身影。

“如此下等的士兵，完全没必要逼问嘛。”黑衣男子用一种抑扬顿挫的声调说道。

“这么说，造反的主谋自己走出来现身了啊。”眼前出现的人正如信长心中所料。

将在男子的镰刀下化为尸骸的士兵肢体扔到一旁，信长发出一声似欲撼动苍天的怒吼：

“果然是你！光秀！！”

“嗯，没错，就是我，信长公。”

明智光秀……便是这个男子的名字，名望一族织田家家臣团中的一人。不，不只是这样，和光秀相遇还是信长闲居在尾张时的事，而要从二人交往的时日之久来看，他们绝对算得上是老相识了。

明智光秀属于那种让人一眼就看出其本性、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狂野躁动之气的男人。这个挥舞着自己惯用的大镰刀、将实施杀戮行为视作最高喜悦的异类，臣下们所恐惧的对象，连信长都得对他忍耐几分。信长杀人一般都有着明确的理由，明智光秀则不同，不带任何目的和意志的杀戮，真要找个原因的话，只能说因为杀人对他而言是一种最好的娱乐方式。

不过，尽管是如此不可多得的异类，明智光秀仍然算是一名优秀的武将。他熟知利用恐怖支配他人行动的技术，也正因为这样信长才将他收为了家臣。而且光秀还拥有一个其他勇士和名将都不具备的优点，那就是基于其与生俱来的优秀资质，无论面对权势还是神佛，在他身上你都感觉不到丝毫畏惧。

就在之前信长冲入本愿寺之际，也是光秀先行一步攻了进去，伴随着他那变态的笑声，本愿寺的信徒们被毫不留情地一个个夺去了生命。

见此光景，其他织田家武将还不吓得惊惶失色，而此时光秀要操纵他们的行动便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毫无疑问，信长也面临着光秀的凶刃会随时指向自己的危险性，但就算是这样，此刻的信长也还不觉得有多可怕。

要说光秀是个野心勃勃的有志之人的话——比如像信长自己那个被杀掉的义弟浅井长政那样的——倒是会瞄准信长的地位和权势而策划谋反的。然而明智光秀这个男人并没有追求这种名誉的欲望，只要存在一个能让他尽情挥舞凶刃的地方，也就是能找到猎物的地方，应该就能不断满足他的需要。这么说来，当光秀高举起反叛的大旗之日，便是他无法觅得供自己杀戮的猎物之时，意即信长统一天下，整个日本不再有敌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恐怕光秀就会将他沾满鲜血的大镰刀对准信长了吧。信长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而作为信长来说，在这种情势下本应是时刻准备着砍了光秀才是——但事实却是，这场决定胜负关键的交战，目前对他而言正值最紧要的关头，此时突然跳出来一个胡搅蛮缠的明智光秀岂不坏了他的大事。

“……混蛋，快给我退下。”面对这预料之外的情况，胸中泛起一阵恼怒的信长不无悔恨地喝道。

听了他的话，明智光秀忽然双肩不住抖动着大笑起来，声调还是抑扬顿挫得那么怪异：“太棒了，啊啊，实在是

太棒了，信长公。比任何人都高傲残忍的你，那倍感失望的姿态，那表情……让杂兵之流去取你的首级果然太浪费了，还是由我来漂亮地送你一程吧。”

说时迟那时快，明智光秀将手中那召唤死神的大镰刀在空中用力一挥，只见白光一闪，划过仍旧弥漫着烟雾和火焰的空气向信长直奔过去。信长咂了咂嘴纵身一跃，躲过了这突然的一击，进而顺势翻身从地面滚到光秀近旁，趁起身的一瞬间拔出背后的长枪朝光秀就是一通乱射。

“……呵呵呵……啊哈哈哈……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信长公！焦躁吧，挣扎吧！这正是我的愿望！你那副样子正是我想看到的！这样就能看着你支离破碎地离开这个世界了……啊哈哈哈哈！”光秀一边以大镰刀的刀刃为盾牌阻挡从信长的枪内放射出的无数子弹，一边张扬地狂笑着。

“为什么，光秀？”在往实施着弹击的长枪装填新子弹的同时，信长对一脸怪笑着步步逼近的光秀问道，“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背叛我？”

“我就是为了这一天而出生的，信长公，为了能目睹你脸上浮现出苦闷表情的一瞬间。”

“为什么挑现在，挑这种时候？我问的是这个。”面对坦然表露对自己心存杀意的光秀，信长面不改色地继续问道。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光秀发出了这一天中最愉快的笑声。

“是哦，你知道得很清楚嘛，信长公。我是如此疯狂地渴望结果你的性命，你明明知道这一点还把我召为家臣，器量之大，果然不愧对于魔王的称号。而由我这双眼来亲自见证魔王绝望的表情，对我来说真是无上的喜悦啊。当然，原本我也是打算等到你基本平定了天下时再采取行动的……”光秀为表现喜悦而扭动着身子继续说道，“是一位好心的朋友告诉我的，信长公。在天下即将统一之际谋反，你是能充分预料到的，如果能在这种状况下对你出手，光是想像一下我的身体就迸发出无以伦比的快感……呵呵呵，但朋友给我建议，说是在你预想不到的情况下发动谋反，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我才应该更有机会看到充斥着更加深沉的绝望和愤怒表情的你。他的话是对的。现在，这一瞬间，我的全身已经被无法言表的快乐所包围了，啊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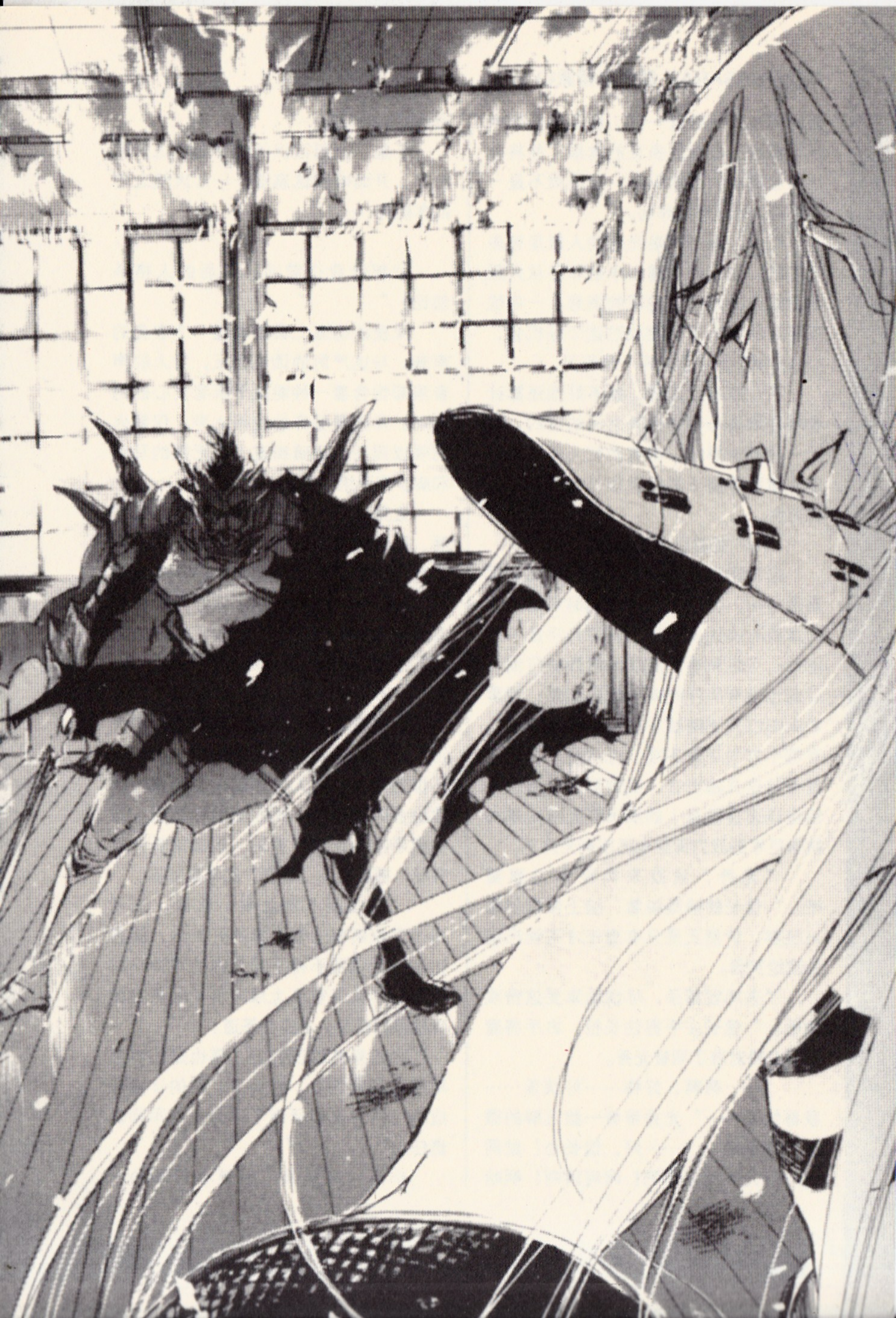
一边扭动着身体一边喘着粗气的明智光秀越说越起劲了。

“当然了，失去你这样的主人，对我来说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这把刀的用武之地，惟独这一点令我倍感遗憾。正因为如此我才打算忍到最后再找你……呵呵呵，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益友啊，他教给我的尽是些用来款待你的最爽的方法，还说以后也会给我提供用刀的地方。怎么样？听上去是不是很棒？啊哈哈哈！”

“……看来是被收买了，这个呆子。”

听完光秀的这番表白，信长已然明白了一切。怂恿光秀的是丰臣秀吉手下的人，恐怕就是传说中秀吉的那位假面军师干的好事。果然名不虚传啊……对方虽是敌人，但信长仍不由地对这位军师心生赞誉之情。

除信长以外，所有人都将明智光秀视作异类、杀人狂而惧怕不已，就算身



为同伴也不敢靠近一分。能够冷静到如此地步进而看穿他疯狂的本质，并将他往自己期望的方向引导，这绝对不是一介平庸之辈能有的作为。

而且，那个教唆光秀的人以足智多谋著称，也正好透露出丰臣军已从大阪出发向这座本能寺进军的消息。一名优秀至此的军师不可能放过这个好机会，势必打算趁乱将织田军一举歼灭。

不，还不止这样，搞不好他还算计着顺便取消与明智光秀之间的密约，然后一并解决掉他。毕竟明智光秀这个人是连被称作魔王的织田信长也难以对付的角色。

“……那就没办法了。”

信长坚定地说道。想从这被明智军重重包围、而丰臣大军也随时可能抵达的本能寺逃脱出去，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供差遣的随从均悉数被打倒，目前也没有同伴赶来增援的迹象；烟雾和火焰已几乎阻断了视线，甚至连出口在哪个方向都拿不准。或者说，就算能侥幸从这儿逃出去，受到重创（而且之后应该还会更甚）的织田军光是用来对抗丰臣军的战力肯定也已所剩无几了。

“光秀，我就来实现你的愿望吧。”信长静静地说着，脸上慢慢展露出笑容，俨然正是只有魔王才可能出现的凄绝笑脸。

“来同我搏杀，尽情地享受这份欢愉吧。”信长左手握住长枪，右手将魔剑的刀锋对准了明智光秀。

“……啊啊，好棒……好快乐……我都快要……”光秀带着一脸沉醉的微笑喃喃说道，“……好，信长公！就同我一块儿舞动起来吧！呵呵呵呵！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于是，此起彼伏的激烈剑戟之声和枪声，开始响彻这座置于一片火焰之中的本能寺……

“都给我往前冲！落后的人格杀勿论！”

深夜的街道上骤然响起一个宏亮的声音。与这严厉的话语相反，男人的声音里却饱含着一种能赋予听者安心感的亲切。伴随着整齐的应答之声，仅靠火把委以照明的昏暗街道上，无数的马蹄和脚步声不绝于耳。

这里是他们离开大阪一路前行而来后、距离本能寺已经很近的地方了，刚才那声音的主人正是传说中的丰臣军假面军师——竹中半兵卫。深知兵马都将无法避免地陷入疲乏，但丰臣军此刻仍斗志昂扬地奔赴在深夜的行军之路上。

“不用那么着急，半兵卫。”

正当骑在马上的半兵卫向士兵们严正地发出指示之时，旁边传来一人波澜不惊的声音。此人身形庞大得夸张，壮硕的身躯和那与之相匹配的存在感，昭然揭示出他正是与魔王·织田信长并驾齐驱、被称之为“霸王”的丰臣秀吉。

“怎么能不着急啊，秀吉。这可是消灭织田军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是错过的话我便不得不辞去你的军师一职了。”半兵卫有点为难地斜了斜未被面具掩藏的嘴角，对主君答道。

“如果真的没赶上，那也是统率全军的我的责任吧。半兵卫，你的计策是成功了的，已经尽到了作为一名军师的责任。”

丰臣大军继续向前迈着行军的步

伐，而此时正值深夜，前方遥远的天际却已染上了一抹鲜红。那片天空下，应该就是织田军进驻的本能寺了。看来正如半兵卫计划的那样，明智光秀果然已经发动了叛乱。

但听了秀吉的话，半兵卫却摇了摇头："只要尚未取得最后的胜利，都不能说这计策已经成功。若是不能取得信长的首级，我想出的计策就没有意义了。"

"相信我。"定睛注视着火红的本能寺，秀吉静静地说道，"就算信长能从那座本能寺里逃出来，负伤的织田军也只能落得被我军一举歼灭的下场。还是说因为对手是信长，所以你无法确信我军会取得胜利，半兵卫？"

"……怎么可能。"半兵卫苦笑一声，"要是怀疑这一点，我就不会在这里了，秀吉。"

"那就好。"秀吉点了点头。

"不管怎么说，本能寺起火的时刻便确定了我们的胜利，没有必要给士兵们平添恐惧和疲惫。倒不如半兵卫你也稍作休息，缓解紧张好放松一下身心。你的脸色也有点不太好，而我们目前还在行军途中而已。"

对秀吉的话，半兵卫轻轻颔首应允，嘴里却并没说出"那我去休息了"之类的话。

"……我说，秀吉。"不一会儿，半兵卫边骑着马边再次朝旁边的主君看过去，"其实你本来并不想采用这个计策的吧？"

"什么意思？"

被反问的半兵卫垂下了头，稍作踌躇过后重新抬起头来："就是操纵明智光秀那样的狂人让信长受袭，然后借此机会消灭织田军。这种若是传了出去必然饱受天下人谴责的计策，原本你不是不会采用、而是要跟信长堂堂正正地决一番胜负的吗？以你的才干，即使是正面交锋也一定能战胜那头魔王，然后便作为消灭魔王的英雄让霸王·秀吉的名号威震天下，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半兵卫，"秀吉的目光由前方染红的天空转移到了半兵卫身上，"我们的路程还很遥远。就算消灭了魔王，我们的战斗也还没有结束。不，就算统一了整个日本，我们的战斗也不会结束。为了口中整天所喊的名誉、尊严而不惜牺牲士兵，这种愚蠢的行为是必须要避免的，要是能做到不损失一兵一将把魔王从这个世上消除，今后便没有更难办的事了。"

丰臣秀吉这个人，相对于总是疑虑及犹豫的人而言可谓是世界上站得最远的人，而此刻他仍是没有丝毫疑虑地将这番话告知了半兵卫。

"而且……"秀吉继续补充，"打败信长以后，留下来的只是一片化作焦土的大地，那个男人损耗国力的程度还真不愧于他的魔王之名。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尽可能早地把他从日本除掉，不管采取任何手段。"

听秀吉说完这番话的半兵卫，面具下浮现出了安心的神情。

"放心吧，我的朋友。"秀吉说道，"我的意志将一直与你同在，只要你认为是最好的手段，对我来说也是最好的手段。"

"……对一个身居军师职务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话更具赞誉的言辞了。当然，我的意志也会一直与主君同

在的。”说着，半兵卫的嘴角瞬间绽出一丝笑容，进而振作起表情继续说道，“走吧，秀吉，为了你所相信的未来，为了消灭搞垮这个国家的元凶，我们这就前往本能寺。”

由秀吉和半兵卫率领的大军人马，浩浩荡荡地朝本能寺的方向一路急行而去。

当丰臣军到达本能寺的时候，本能寺已经被地狱之火所吞噬，要冲进去找到信长和光秀是不可能办到的。而布阵在周围的织田军，可怜被从布阵内侧来袭的明智军搅得一片混乱，只因信长不在，竟一次也没能成功摆脱深陷混乱的处境，理所当然蒙受了巨大打击。

抵达目的地的丰臣军遂开始展开突袭。面对奇袭，织田军却一点要作抵抗的样子都没有，一度对决之后便逃之夭夭。这已经不是全军撤退之类的统一作战，而是连武器防具都一并丢弃了的大惨败。一切都在按照半兵卫的计划发展着，谁能想到，曾号称一大势力的织田军竟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被击溃了。

秀吉作了个手势，命令军队兵分几路以追赶四散逃亡的织田军，而他自己也率领着士兵朝一夜之间沦为残党的织田军乘胜追击。此外他还分配了部分人马给半兵卫留驻在起火的本能寺中，下令不可放过任何一个想从熊熊燃烧的寺内逃出去的人，无论织田军还是明智军都一样。毫无疑问，他最大的目的是要确保让织田信长葬身于此地。

……三天后，结束了对织田军追击的秀吉返回本能寺，而在已成为一座废墟的寺院前空地上，站着前来迎接他的竹中半兵卫。

“……很遗憾地告诉你，”半兵卫满面愁云地向刚刚再会的秀吉报告，“光秀君放的火超出了我们想像的大……总之就是好像使用了过量的火药。正如你现在所看到的，本能寺已经全部化为灰烬了，我们费了三天时间去找，但都没找到魔王殿下和光秀君的首级。”

“那些想逃出本能寺的人呢？”

“包围后就立刻加以了逮捕，应该是没有放过一个人才对。但是，在这些人里面并没有魔王殿下。”

“……是吗。”

“还有一件让我有点在意的事要向你报告。”

“哦？”

“当时被捕的明智军和织田军士兵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听到从火焰和烟雾对面传来像是发自地底下的笑声和说着‘世间岂有永恒不灭者’的声音，那声音听上去像是临终前，又像是很快乐的样子……”

秀吉的表情并没因为半兵卫的报告而发生任何变化，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那不是魔王辞世的句子么。”

“你果然是这么认为的吗，秀吉？”

秀吉点了点头。

半兵卫叹了口气：“魔王殿下要真是在这座寺院中送了命，作为我来说就更想找出他的首级了……但魔王殿下的首级究竟存不存在，周围的人所获得的讯息简直就是大相径庭。而且我还是想得到能证明魔王已死的确切证据。”

“没关系。”秀吉淡淡地说道，“织田军什么的已然相当于不存在了，管他是继续活着还是已死在这里，反正织田信长的魔王之名如今也变成了随过

去一同被埋葬的遗物，把历史交由编纂者处理就可以了。半兵卫，我们现在应该着重关注的是未来，是不再有魔王存在的今后的日本。”

“……是吗。说得也是啊。”半兵卫颔首微笑道，“武田加上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实力雄厚的大名以权势著称。过去可能我们没有闲暇去顾及他们，但现在就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以主君你为基础进而统一全日本的天下。”

“你说得没错，半兵卫。”

“……那样的话，首先应该是西边。”半兵卫说道，“盘踞西边的大名虽然已向我们表示出归降之意，但目前还很难说已经完全平定下来了。在和东边的强国交涉之前，我们必须先解决了后顾之忧才是。”

“那就拜托你好好计划一番了。”

“交给我吧。为了让主君你心中描绘的理想国变为现实，我会一直待在你身边的。”

秀吉和半兵卫一边交谈，一边往安置在本军驻扎之地的帐篷走去。而在离开此地之际，两人都没有回过头去朝化为了灰烬的本能寺再看一眼。正如秀吉对半兵卫所说的那样，对他们而言那已经只是冻结在记忆中的过去而已了。

以这一天为界限，织田这个名字自此从日本的势力版图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丰臣的大名在其中央熠熠生辉。围绕该国的统治权而引发的这场战争，也因此迎来了全新的格局。

然而，这一变化会成为将这个国家引向跨越百年之后依旧战火不断的乱世结局的第一步，还是最终沦为记载于年表之中的无数小事件之一呢？当时在日本生活着的人里面，还没有一个能够得知这一点。

第一章 扎比教团步步逼近的威胁

扎比教教训第三条，爱一类的东西……我们不需要！——扎比

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男人是谁？——长曾我部元亲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长曾我部军士兵

1

日本的中央势力图得以重新划分，从丰臣秀吉的居城所在地大阪再往西，在这里有一片被称作濑户内海的海域。

这片夹在南面的四国、北面的中国及近几地区之间的富饶海洋，凭借在日本全境尤为兴盛发达的渔业而为人熟知。当然，居住在濑户内海周边地带的男人有很多都是靠出海谋生、技艺娴熟且经验丰富的粗人，因此据说就算是掌权者也很难轻易逼他们服从自己。

不过，这里还真有一个让濑户内海的男人们在心中同时抱持着畏惧和敬意、被称作“西海之鬼”的男人存在。他的名字叫做长曾我部元亲，别说这濑户内海，就是到了西国之海也无人不知这位统率着一支长曾我部军的将领的大名。

濑户内海，从进入战国时代之前便

作为一块海盗频繁出没的土地而广为人知，而这跟刚才提到的人们赖以生计的职业和地域民风可谓关系深远。对自己的本领引以为豪、生性粗莽的渔夫们，要么是在同伴之间引起纠纷，要么是跟官员发生冲突，长此以往，终于导致这块土地不再适合安居乐业，于是大家纷纷逃往海上。而这样的人三三两两集合到一起，自然而然就组成了一支海盗团。沦为海盗的渔夫们为了生存而袭击近邻的村子，被袭的村子里无法谋生的渔夫为了糊口也不得不出海，从而蜕变成为新的海盗。就这样，海盗催生海盗的奇闻不胫而走，濑户内海也因此变成了日本屈指可数的危险海域。

然而有一天，在这个可称之为海盗乐园的濑户内海上，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叫长曾我部元亲的人。

他在濑户内海的第一个狙击目标居然就是这群海盗。带着一艘极小的船、摆出轻微手势现身濑户内海的长曾我部元亲，以近乎鲁莽之力用己方的船头向航海中的海盗船侧面撞去，却只是这一击便令海盗船动弹不得。接着让部下们留守船内，他自己则独自一人跳上了海盗船。

受到元亲袭击的海盗们先是因这突如其来的袭击陷入了混乱，但当他们看出眼前局势，人群中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袭击者原来就一个人嘛！敢只身来到载有五十名船员以上的海盗船，这不等于白白送死吗？海盗们理所当然地这样想着。

但很快，笑容就凝固在了这群海盗自己的脸上。不是因为袭击者作出了什么举动，而是随着这个前来袭击的男人的步步走近，他的身影在海盗们的眼中渐渐形成清晰而熟悉的轮廓——长曾我部元亲。

这男人如鬼一般胡乱倒立着的短发，其颜色系日本民族中极其罕见的白银色。他脸庞的左上半部分被一条紫色眼带所掩盖，那是一个男人为生存至今所遭受残酷磨难的岁月痕迹。用几块漂亮布料草草包裹着的几乎赤裸的上半身，只看一眼便可知是怎样一副历经修炼的铮铮铁骨。

不过，真正让海盗们停止了哄笑的，还得数这位袭击者怀抱在肩口的武器。那是一个金属制成的物体，有点儿类似于渔夫出海捕鱼时使用的鱼叉，或者让船舶得以停靠的锚。对生活在海上的海盗而言其形状固然奇妙，但更令人发懵的是它那大得离谱的体积。如果这是供捕鱼使用的鱼叉，也足以将一头让渔夫们惧怕的食人鲨鱼一击毙命；而如果它是用来停靠船只的锚，恐怕即使是一艘载有一百人以上的巨船也能在其力量下被轻易停下来。这个既像鱼叉又像锚的物体便是大到了这种程度。

海盗们注意到了——轻松自如地将如此巨大的物体扛在肩上，而且在扛着它的同时还从自己的船转移到这艘海盗船上，这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这时，男人扫视了一眼被沉默所笼罩的海盗船，忽然不无满足地喊了声：“我喜欢！”

被眼带遮住了将近过半面积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无畏的笑容，进而继续说道：“这船看起来很不错嘛，是吧？……好，从现在开始，这艘船就归我长曾我部元亲所有了！”

船上，如死寂一般地鸦雀无声。

海盗船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转交他人或接受于人的东西，但这个自称长曾我部元亲的男人，说话的口吻和态度却好似借把伞一样的爽朗随意，而且是那么不容反驳，就连海盗们那点愚笨的思考能力都毫不留情地剥夺了。他说要接收这艘船，那轻松的语气在海盗们听来简直就是在宣布这已经是既定事实。接着，长曾我部元亲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好像这里已经是他的领地，留下一群吓瘫了的海盗们在那儿既动不了又发不出任何声音。

然而并非所有的海盗都打算就这样束手就擒，站在众海盗中最靠里、穿得格外华贵的男人率先愤怒地打破了这片沉默的气氛。

“你们这群混蛋在干什么！被吓唬一下就放那傻瓜走了！看我不绞碎了那长着奇怪脑袋的混蛋的肉然后拿去喂鲨鱼！”

“……是吗，这么说你是头儿了？”

穿着华贵的海盗正气急败坏地叫嚣着，此时却冷不防地响起了长曾我部元亲淡淡的声音。他还是抱着那个巨大的物体，气势凌人地再次现身于海盗们面前。这阵势太具震撼力，实在无法想像怀抱着如此重量级的大家伙他是怎么来去自如的。

“你们这些家伙还傻愣着干吗！马上去阻止那个混蛋！快点，快冲上去啊！”

被元亲称作头儿的海盗口沫横飞地训斥着他的手下，其他海盗这下才似乎终于清醒过来，纷纷围上前去摆出一副要阻挡长曾我部元亲的架势。

“都给我躲开！难不成你们想被这东西刺穿身体？”

元亲对海盗们发出一声近似恐吓的怒吼，同时举起巨大物体在空中往水平方向挥了一挥，气势犹如疾风般强而有力。看看那泛着凶光的物体的尺寸，加上刚才元亲挥动它时产生的可怕风压和气流，被震慑的海盗们不由地步步后退，再次回到之前好似被捆绑住而无法动弹的状态。要知道元亲手里的这尊物体并不是用于停靠船只的锚，而是他用作武器的枪。当元亲挥舞刚才那一下时，所有的海盗都顿时明白了。

“可恶，你们都在干什么？一群废物！”意识到已经不用指望这群部下的海盗头子上前一步，从自己的腰间拔出一把弯刀。

“我说你，懂不懂跟鬼搏斗的方法啊？”

“别狗眼看人低！谁不知道你那个笨重的大家伙只不过是虚有其表！以人的腕力是不可能轻松拿动那么重的东西的！”

正如元亲用他显露着的独眼看穿的那样，作为掌管这艘海盗船的头目，这位船长在出没于濑户内海的海盗中实际上也算个有名之人，凭借自己的一身本领坐上海盗船船长的位置，并一人统率五十名部下，可以想见，他迄今为止的人生也是在无数的殊死战斗中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

也正因为如此他才知道，有时候为了表现出超过自身实际大小的能力，就有一些笨蛋会虚张声势，弄一个看上去不可能操控的武器在人面前挥来舞去。而眼前这个自称长曾我部元亲的男人，他断定也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海盗头子手握弯刀径直朝长曾我部元亲走去，他心想因元亲手中的枪过于

巨大，只要自己将其逼到一个极近的距离，对元亲而言便如同身陷死角。一眼就看出敌人武器的弱点所在，可见他也是一名久经沙场的海盗。

但是……

这名海盗头子已经迈出了一步，就在他准备迈出第二步的时候，长曾我部元亲那巨大的枪头已经先行一步在他眼前挡住了去路。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事态，无论是元亲在甲板上奔跑的速度，还是其挥动武器的速度，都远远超出了他的常识和想像。

“这！？怎么可能……”面对这异常的情况，海盗头子被惊得目瞪口呆，半晌只吐出了这几个字。但即便如此，他仍操起弯刀构成直角，打算就这样去抵挡即将逼近的巨枪的一击。

但很遗憾，那几个字结果成为了这名海盗头子的最后一句话。

他细长的弯刀显然不敌元亲挥动着的巨枪所带来的压力，只听一声脆响，刀瞬间被折成两段，紧接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碎裂声在海盗船中回荡开来——元亲的巨枪非常精准地击碎了海盗头子的头骨。

被打飞的海盗头子在空中翻了几下后，重重地摔到甲板上。

“……黑暗的海上已点起了灯火……想必你也可以安然渡过了吧。”

朝再也没有动弹一次的海盗头子俯视了一眼，长曾我部元亲淡淡地说道。然后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尚未摆脱僵化状态的海盗们，骤然高声宣言。

“好，从现在起这艘船和你们就都属于我了，还有不服的家伙吗？”

片刻沉寂之后，甲板上开始不断响起金属掉地的声音，海盗们将手中和腰间的武器悉数扔出来缴械投降。能够轻松自如地来回挥动比自己体型要大得多的枪，并把凭一己之力支配着众人的头目一击毙命，这份豪迈和战斗的勇猛令他们无不为之深深折服。顷刻间，只见海盗们纷纷在长曾我部元亲身前跪下，立誓从此效忠于他。

“不用那么拘谨啦，从今天起你们就都是我长曾我部大军的一员了，我同你们已是一家人……嗯，那个，你们就称呼我为大哥吧。”

这，便是西海之鬼的传说的开端。

如同肉食野兽可以吞食比自己体型更甚的草食兽类，这支由长曾我部元亲率领的军团开始不断袭击以濑户内海为主要根据地的海盗船，并在打倒海盗头子后吸纳其他海盗到己方麾下。这样的行动在短时间内重复数次之后，很快长曾我部军便成为了濑户内海屈指可数的一大势力。

当然了，被长曾我部元亲抓回来的海盗们实际上并非只等着被抓的老实草食兽，他们也是一群以暴力和掠夺维持生计的草莽之人，并非只是静静地等着被元亲袭击。有时是他们自己对元亲的船发动袭击，有时则是和一直与之敌对的海盗团缔结同盟，共同筹划对元亲的袭击。

不过，随着元亲的大名在海盗中间越来越为人所知，又渐渐滋生出了新的态势。原来已经有海盗不等元亲来袭，便从别的海盗团逃脱后自行前来投奔于他，而这样的人目前数量正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元亲的威武勇猛压倒性地强于其他海盗，他们这样做自然与该理由不无关

系。但造成这个形势更主要的原因，乃是长曾我部元亲真实的面貌。

长曾我部元亲从来不袭击近海的村庄，也不会对一般的渔船出手。他严令禁止部下对渔民和村民实施抢夺，有时甚至从其他海盗手里拯救出被袭击的村子和渔船。每当这个时候，渔夫们理所当然会献上谢礼，而他们也只接受渔夫们捕回来的一部分鲜鱼。

代替了向民众掠夺，元亲率领着长曾我部军，通过对海盗或近海恶名昭著的领主和商人进行袭击，也获得了不菲的收入。

这个地方的海盗，有相当多的人原本是渔夫及村民。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了海盗的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如果可以的话，自己其实并不想去袭击那些本是同根生的渔民和村民。

此外，长曾我部元亲在海盗们中间的名望如此之高，还有一点则源于他对待部下的方式。

无论在什么时代，不管处于何种立场，把自己的部下当成私有物看待的统治者都决不在少数。就像领主对民众、大名对士兵视为工具一样，很多海盗头子身上也存在着的一个共同倾向，就是将手下看作是为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加以利用的工具。

可是，长曾我部元亲却允许部下亲热地称自己为“大哥”，将他们当成亲人一般看待。每当面临作战，元亲一般都会自己打头阵先行跳上敌船，尽最大的努力将部下的牺牲控制到最少。数百名部下，从最末端挨个数上来，每一个人的名字、相貌和性格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而这些部下也从来不觉得自己受到了逼迫，不管什么时候都怀着发自心底的敬意和亲近叫元亲一声：“大哥——！”

这就是让海盗们纷纷投奔长曾我部元亲的原因。

凭借出色的战斗，以及在战斗中步步建立起来的崇高名望而形成一大势力的长曾我部元亲，终于在作为据点的濑户内海对自己以外的海盗成功实现了歼灭和吸纳。

就这样，居住在濑户内近海的人们出于对其盖世的力量和神秘经历的敬畏，将长曾我部元亲称呼为“西海之鬼”。

❷

“……好，兄弟们！回到阔别一个月的家乡，让我们尽情地喝酒！唱歌！休息吧！在下一次出航之前，每个人都给我好好修养得英姿勃发！”

“是——！大哥！”

停靠在岸边的船上，一把充满威慑力的男声和可称之为大合唱的欢闹声久久回荡着，震得海上的波浪也随之跌宕起舞。

这里系浮自于濑户内海、为四国之地的某个港口。被微高的山脉和郁郁葱葱的树木所环绕的这块土地，正是如今背负着世间英名的长曾我部军的根据地所在。

而这一日，正如刚才长曾我部元亲对部下所言，乃是他与同伴们回到离开了一个月之久的秘密城寨的日子。对消灭了濑户内海盗的长曾我部军来说，为了获得收入——也就是为了找出可视作

新猎物的海盗——有必要将行动范围延伸至外海。

于是，就在这次历时一个月的航海的最后阶段，长曾我部军在土佐湾周边地带遇上了一支恶名远扬的海盗团，然后将其一举击灭。他们攒下的金银财宝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全军得以意气扬扬地凯旋归来。

目视着部下们已经差不多将夺来的金银财宝都运入了城寨，元亲自己也迈步走了进去。

长曾我部军用作主要根据地的是一个长年受雨露滋润、在山的内部自然形成的巨大洞穴。尽管入口极其难找，但其内部宽敞并兼具错综复杂的构造，可以说是一处集大自然和时间之精粹孕育而生的天然险要之地。

历时一个月重返城寨的长曾我部元亲在走动几步后停下来，皱了皱眉头，只因他察觉到了一丝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异样感。

仍旧像往常一样，出海远征的海盗们回来了，留守在城寨里的船员们则欢呼着出来迎接。但是，和以前比起来，似乎总有些地方不太对劲……

稍作思考之后，元亲终于明白了心中的异样感是怎么回事——有十数人没有露面。和元亲记忆中的相比，眼前的城寨很明显缺少了一部分活力。

“您辛苦了，大哥。这次的远征又是满载而归，真不愧是大哥啊！”

面对城寨的异变，元亲正皱着眉，这时负责留守的一名部下一脸笑意地过来跟他打招呼。此人是资格最老的部下之一，也是长曾我部军中堪称干部的人物。

“喂，怎么有好些人没看到？那些家伙怎么了？”元亲向这名干部询问着，将自己注意到没有出现的部下姓名一个个报了出来，却眼看着干部的表情渐显忧郁。

“那，那是因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他的语气和表情，无疑已经说明那些没出现的部下身上的确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元亲不由地抬高了声音，“是哪里的领主派来军队袭击了你们？还是那些被我们打败了的海盗团又不自量力地来复仇了？”

“不，不是那样的……”

元亲稍稍松了口气。确实，城寨所在的这座岛上以及城寨内部，都没有留下打斗的痕迹。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不见的人都有没有事？”

“……到底有没有事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还活着。”部下一边应答着，脸上尽显困惑的神色。

“什么啊，说得好像那些家伙都失踪了似的。”

“……失踪……是啊。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元亲一脸无法理解的样子，用右手拨了下头发。

“呃……我还是不擅长这种玄乎的对话，别跟槽牙里塞了东西似的，给我说清楚一点，说清楚。”

“是……大哥。不知大哥有没有听说过扎比教？”

“那是什么？……感觉不像是好东西，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听到这

名字的一瞬间不知为何觉得有点寒。”

部下听着元亲的话不住地轻轻点头，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始解说。

扎比教是一个新兴宗教的名称，从遥远的地方跨越重洋来到日本，似乎是跟佛教、儒教完全不同的宗教，用一句话概括它的教义就是“爱”是一切。为了让日本这块土地充满爱，他们向各地派遣传教士，积极致力于开展传教活动。此外，扎比教用以冠名的“扎比”就是身为教祖的南蛮人的名字，据说就是这个人自行把扎比教传入日本的。加上号称一大势力的本愿寺已经因为织田信长的关系而名存实亡，扎比教由此得以不断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尤其是西边地区。

“……那个，扎比教宣称爱如何如何，跟那些家伙不见了有什么关系？”听完部下关于扎比教的说明，元亲不解地问道，“难道你想说，这群原本属于大海的男人竟然相信了‘爱’是一切这种娘娘腔的教义，于是都跑去信仰那个宗教了？”

然而他这番反问换来的是部下非常坚定的点头。

“不是……真的吧？”

——那是元亲他们为寻找新猎物而向土佐湾出航十多天以后的事了。

长曾我部军的众人虽在这座城寨营生，但就算城寨内有财可进，他们也不可能进行狩猎和发展渔业。为了获得食物、衣服等生活用品，就需要到近邻的村子和小镇上去购买。与此同时，长曾我部军要研究采用了南蛮技术的机关兵器，也得在这上面花费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精力。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算把据点设在了四国之地，归根到底元亲他们也只能算是一股地方势力，尽管对驾船技术和海上作战拥有绝对的自信，但和位居中央领地的大名等比起来，在士兵的人数方面还是存在着天大的差距。就像以前在本能寺被讨伐的织田信长那样，如果有一天以强大国力著称的大名不考虑自身的人员损失，决定采用人海战术对长曾我部军进行讨伐，恐怕就连厉害至此的元亲也没有能成功反击的把握。

所以元亲才那么热衷于开发日本的诸位大名也应该尚未见过的机关兵器，打算用武装力量来弥补与后者之间的兵力差距，为此他还特地从近邻地区招募了一批懂得研究南蛮兵器的技术人员。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如今在长曾我部军的城寨内，海盗们已经珍藏了较以前更多的机关兵器，这些玩意即使是诸位大名也不可能拥有的。基于这个原因，所以前往近邻城镇的长曾我部军人员，同时还担负着采购用于开发机关兵器所需原材料的使命。

而皈依了扎比教的部下们当时也是跟往常一样，为收购必需物品去了近邻的一座小镇。由于除了食物外还要买原材料，因此他们去的不是一般的村子，而是具有中等规模的小镇。就这样，他们遇到了一个正巧在这座小镇逗留当中、剃掉了顶部头发留着娃娃头的男人。

“……啊？将头顶全部剃光的娃娃头男人？这个跟河童学样的变态到底是什么人哪？”一直安静地听着部下解说的元亲忍不住插了一句。明明是在让他叙述部下

们失踪的原委，怎么现在把话题转到留着奇怪发型的男人上来了？无法理解。

“那个男人的真实身分是为进行传教活动而逗留在此的扎比教传教士。好像说留那种发型便是入了扎比教的证明。”

“也就是说，那群入了扎比教的家伙也都剃成河童头了？”元亲皱着眉头把手伸向自己的头顶，边指着那儿边说道，“搞什么啊，换了我才不会那么轻易就去入什么扎比教。”

“嗯，我也是。”

“……但是，那帮家伙还是离开这里去皈依了扎比教对吧？”

部下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往下说。

就在出门采购的部下正跟商人交谈购买原材料的事宜时，扎比教的传教士走了过来，开始向周围的人们宣传教义词汇。什么“爱只在一天，一个小时”、“Love and Peace”、“不相信爱的人会死”、“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等等。

“……我说，这哪里是什么关于爱的教义？那家伙真的是扎比教的传教士吗？”

“嗯，听到传教士的话的人全都这么想，大部分人都无视了这个形迹可疑的传教士。当然，我们的人也没有把他当传教士看待，继续进行着商谈。”

“那为什么现在他们不在这里？”

“是因为……那个传教士突然开始唱歌了。”

“歌？”

“嘿，好像是叫做《赞美扎比大人的爱之歌》。我也没真正听过，所以连正确的节拍都还把不准……”

说着，这名部下深呼吸一口气，开始放声歌唱起来。

“扎～比　扎比扎比扎比～　扎～比扎比扎比扎比　扎～比……”

“停……停下来停下来，混蛋！你是不是想让人脑袋坏掉啊！”元亲使劲按住耳朵怒吼道。打从那部下一开始发声，他就感到背后传来一阵无法言喻的恶寒。而且紧接着往他身上袭来的不仅仅是头痛，连想呕吐的感觉都有了。

怀着一副自我感觉良好的模样连声高歌“扎比”的部下，在元亲的怒斥中终于恢复了神志。他表情有点尴尬地赶紧清了清嗓子，调整回原有的姿态和声音对元亲说道：“就是这样的大哥，就像大哥您刚才的反应一样，他们在听了那首歌以后脑袋真的变坏掉了。”

呼吸还没平缓过来的元亲一脸铁青，不禁开始喃喃自语。

“然后呢？听了那首扎比教的歌而觉醒过来的家伙们，就再也没回到城寨里了？”

这话几乎就是在自言自语，但那名部下立刻很敬业地给予了回答：“不是的，大哥。”声音听起来还很遗憾的样子。

“……什么意思？”

“那帮家伙之后曾像往日一样回来过一次，当然要带的原材料和食物什么的都买回来了，头顶的头发也没有剃掉。所以我和其他兄弟都不知道他们已经见过了扎比教的传教士。”

部下惋惜地俯首说道。继而又抬起头来，一副不忍再说下去的神色。

“……但是，回来后的第二天早上他们就不见了，连带一只小船和一部分在仓库保管的财宝。”

“不是吧，连财宝都带走了？”

“对，对不起，大哥！”部下连

忙弯下身来赔罪，“您让我留守看管，却发生了这种事！要是我早点留意到的话，至少也要把那些财宝……！”

等部下重新抬头，只见他已满脸是泪。但现在不是悔恨痛哭的时候，于是他一边哗哗流着泪一边继续向元亲汇报。

“那帮家伙消失后，我们立刻出动搜索队去寻找，却哪儿都找不到他们。我们试着按他们回来时的路线一路找过去，不断跟人打听，才终于追查到原来他们曾和我刚才说的扎比教传教士有过接触……”

对于部下背叛自己以及财宝被夺走的愤怒，刹那间侵占了元亲的全身。

特别是部下对自己的背叛，更是深深地打击了元亲。一直以来，他都把部下们当亲人一样去关爱，把他们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现在，一首狗屁爱之歌就让他们随随便便上了骗子教团的当……莫非要当一家人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吗？他元亲对部下们的一番情谊，难道只是自以为是而已吗？倍感失落的元亲脑海里瞬间闪过这一想法。

不过，被这份愤怒和虚无感所支配真的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元亲体内最冷静的部分让他得以迅速缓和过来，并立刻注意到了部下刚才的言谈中不对劲的地方。

为什么传教士说了那么多句话，他们都完全没有理睬，却仅仅听了一首歌就决定要去皈依扎比教？就算是要信仰扎比教，为什么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对有恩于自己的元亲干出盗走财物这种不人道的行为？还有，元亲自己在听到部下唱扎比赞美歌时那种贯穿整个背部的不适感又是怎么回事……

稍稍冷静下来之后，元亲似乎想到了什么。

“搞不好他们这是被洗脑了。”

“嗯？大哥……洗脑是啥？”部下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他。

“不知道洗脑什么意思，那就催眠术，这个总应该听过吧？”元亲苦笑着答道。

“啊啊，催眠术！？那个，是那种在一个人意识不清的情况下让他听从于自己的诡异妖术吧？原来是这样，洗脑就是催眠术啊，大哥您懂得真多。”

严格说起来，洗脑其实是一种通过灌输新的思想而让人舍弃其他所有的想法的行为。在日本，像忍之里这种地方就一直在对这门技术进行大力研究，据说被实施了洗脑的人会拥有与本人意志毫不相关的全新思想，有时甚至还会导致这个人本来的人格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断重复灌输新的思想……传教士唱的那首“扎比扎比扎比～”的歌说不定就起到了这种效果。

元亲不知不觉握紧了拳头，力度之大使得指甲刺破了他手掌的皮肤，鲜血顺着他的指缝一滴滴落到地面上。

“大……大哥？”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扎比教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对扎比教的人进行调查时，我们也对那一带大致调查了一遍……”

“是吗。”元亲颔首说道，“那麻烦你现在去帮我把所有的人叫过来，我有话要说。”

“……大哥……？”

半个时辰过后，长曾我部军的部下们

已在城寨宽敞的集会场上集合站好。虽说平时大家的关系就像家人一样亲密随意，但元亲毕竟是一军之首，只要他喊一声集合，军中没有人会不听从他的命令。

但来集合的部下们脸上多半浮现出疑问和不安的神色，按理说结束一次航海归来，修养的时间从一个月到半年都是很正常的情况。但这次明明才刚回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呢？聚在一起的部下们不禁开始窃窃私语。

在部下们密集的注视中，元亲缓缓走上集会场的讲台，深吸一口气后朝他们宣布：

“有几句话，我现在要对你们说。”

接着，元亲把刚才获悉的有十数人失踪、并皈依扎比教团的事实告诉了台下的众人。听着元亲的叙述，部下们的表情由震惊逐渐转变成愤慨。

“抛弃了我们的大哥，跑去投奔骗子宗教的背叛者不可饶恕！”“杀了这帮混蛋！”台下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控诉之声。

在一片嘈杂的叫嚷声中，长曾我部元亲费了好大的劲才终于得以提出自己的推理：那些人有可能是被传教士的歌洗脑了。接着他迅速扫视了一眼台下的众人，说道：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说他们真的已经讨厌这里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怎么这样！大哥！”“您在说什么啊，只有您才是最棒的，大哥！”

元亲的发言立即被部下们热情的话语顶了回去。他有些欣慰地对大家点头示意，然后继续往下说。

“谢谢，兄弟们……但是，那群家伙会从我长曾我部大军离开，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在场的你们也是一样，如果想离开这里，可以，但请明确地跟我提出来。我不会追问为什么，也不会责怪你们，不过……”

说到这儿，元亲停顿了一下。部下们则全都静了下来，屏住呼吸望着他。围绕着元亲的气氛顿时产生了变化，从之前的自嘲演变成在安静环境下更显激烈的愤怒。

“如果离开这里的人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意，而是受到什么人强迫的话……我不会眼睁睁看着可爱的子民们承受痛苦，在背后搞事的家伙，我决不饶恕！”

“大哥！”“大哥！！”“大哥！！！”台下的众人纷纷呐喊起来，高亢的声音渐渐汇成一曲大合唱。不少人更为元亲的话感动万分，他们面色潮红，甚至忍不住潸然泪下。

在部下们的高呼中，元亲也提高了嗓音说道：“而且那帮家伙还利用我们的人从这里盗取财物，假如海盗自己被夺走了财物却还保持沉默，那以后我们岂不是都不用混了？各位兄弟，虽然刚刚回来大家都很辛苦，但现在大敌当前，这个叫什么扎比还是佐比的团伙，我们一定要去找他们干上一仗！”

部下们自然齐声响应，如雷的声势震得地动天摇。

“敢来招惹我长曾我部军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各位兄弟，现在就是让骗子教团领教我们厉害的时候了！”

在众人的欢呼中，元亲大声喊道。

3

“——这个国家已经失去爱了！”

九州地区，离玄界滩不远的地方，一句不完不整的日语在此处回响着。

那是一幅颇为怪异的光景：舞台上站着一名身着南蛮风格黑服的男人，一边环视四周一边用奇怪的腔调向台下的人打着招呼。只见舞台下拥挤着多达一两千人，个个都无比虔诚地专心听着那男人的演说，似乎生怕听漏一个字。和男人一样，这些人也都穿着相同款式的南蛮风格黑衣服。

所有的人都身穿同样的衣服，这一现象已经充分地体现出了异样。不过比这更奇怪的是，包括舞台上的男人在内，聚集在这里的一千多人全都剃掉了头顶上的头发，看上去就像是一众河童的集会。而且在那舞台上说话的男人身后，还煞有介事地挂着他自己的巨幅肖像画。就这都不能叫做怪异，那到底要什么才能算是怪异?

不仅如此，一群人所聚集的这座建筑物也是在日本其他地方不曾见过的，像这样有着圆形集会场的地方，稍稍仔细看一下就知道这种建筑样式只可能是国外才有的。为了给会场带来亮光而使用的照明器具，有很多也跟日本这边平时用的那种形状不同。

站在舞台上的男人身体前倾，对着这众多和自己相同发型着装的人们，用他那不完不整的腔调继续着静静的演说。

“——这是我们的失败吗？”

对他的这句问话，台下的人们沉默以对。

舞台上的男人举起他的大手，在面前的讲台上用力叩响几声。

“Yes，现在才要正式开始！”

“Yes，扎比！”“Yes，扎比！”“Yes，扎比！”

热烈疯狂的扎比大合唱包围了这座圆形的建筑物，舞台上的男人脸上浮现出春风得意的微笑，继而抬起双手作为对这合唱的应答。

……没错，这里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扎比教团的本部所在地。而台上那个以一口生硬日语进行着热情演说的男人，正是担任扎比教教祖的充满爱的传教士。

面对这群疯狂地吟诵着自己名字的信徒，扎比一脸满足地点头示意，然后举起拳头大声疾呼。

“让我们来把悲伤变成爱吧！因为人人都是需要爱的！”

“Yes，扎比！Yes，扎比！Yes，扎比！”

伴随着教祖喊出这句可贵的话语，信徒们的热情瞬间到达了最高潮。兴奋至极的扎比于是开始准备发表他的下一轮说辞。

但就在这时……

突然的一声轰响打破了集会场的安静，在场的每一名扎比教徒无一不感知到了这强烈的震动。

“发，发生什么事了！？难道是日本有名的地震！？那种事情我是不会害怕的！只要有爱的力量就不会害怕！”

一边说着，扎比便抱着头钻到面前的讲台下面藏了起来，而找不到藏身之处的普通信徒们则学他的样子抱着头就地蹲下。本来会场就站满了人，这一下蹲等于每个人需要占更多的面积，于是很快就超出了会场的容纳极限。信徒们的肘部和膝盖来回相撞，有的地方甚至一个压一个地倒成一片，之前的扎比大合唱瞬间被混乱的惨叫声所取代。

“哦……震级是20度吗？震级有30度？但只要有爱我们就能挺过去！这不可怕！真的完全不可怕！”

“扎比大人！不好了！扎比大人！”

躲在讲台下的扎比被震得浑身哆嗦，突然，会场的大门被砰地一声撞开了。一名没能参加集会而在会场外负责守卫的信徒闯了进来，慌乱的大叫声丝毫不输给刚才的轰鸣。这巨大的音量让发出恐怖哭喊的信徒们顿时恢复了安静，而从外面传来的轰鸣声也还依旧响彻着整个会场。

“什，什么事啊？我现在正忙着呢！地震……对了，让我们用充满爱的力量将地震平息下来！”仍蜷缩在讲台下的扎比一边忙不迭地自我藏身，一边用他那尚有力度的声音朝对面喊着。

虽然头部已经完全伸入讲台下方，但他毕竟是以壮硕体格著称的扎比，导致臀部几乎都露在外面，姿势看上去非常狼狈。而在信徒们的方位显然是看不到他这副样子的，这对他们来说或许也是件好事。

闯进会场的信徒对藏身在讲台下看不见的教祖喊道：“扎比大人，这不是地震！”

听到这句话，扎比第一次探出了头：“什么？你说这不是地震？那到底是什么？”

“是一群无信仰者带着超巨型大炮来炮轰我们的居城了！”

“你说什么！？太胆大妄为了！看我不用磔刑斩首拷问来伺候他们！”

“兄弟们杀啊！不要留一颗炮弹，给我狠狠地发射！”

“了解！大哥！”

“现在这个时代得用火力！骑马突击的行为已经过时了！”

轰鸣声响起之处，只见一台巨型大炮安置在山岗上，正不停地发射着炮弹。飞出的一枚枚炮弹力度惊人，从形状奇特的南蛮风城墙开始，类似圆形集会场的建筑物、并排着数根弯曲柱子的地基等都在硝烟和爆炸中被尽数击毁。

很明显，实施这场炮击的就是长曾我部元亲和他的部下，而他们的目标正是扎比教本部。

在决定要袭击扎比教以后，元亲便从珍藏的兵器中挑出移动式大炮搬到自己的爱船上，率部下一干人等从濑户内海长途跋涉来到玄界滩。到了目的地附近，他们就把移动式炮台运到能一眼望见扎比教本部的山岗上，接着开始了这场酣畅淋漓的炮击。

在长曾我部军这台引以为豪的大炮攻击下，将扎比教本部领地包围起来的屏障，矗立在领地内的建筑物的墙壁和屋顶，到处都是被击穿的巨大通风孔。远远望去，还能看见被这突如其来的炮击吓得四散逃窜的扎比教徒。

“好！看来已经差不多了，干得漂亮！”确认带来的炮弹已经差不多用完了，元亲回过头对部下喊道，“现在对狗屎扎比教团发动突袭，兄弟们，跟我一起拼杀到底吧！”

“上刀山下火海我们都跟着你，大哥！”

于是，长曾我部元亲率领大军在高亢的冲锋声中，从山岗上斗志昂扬地向扎比教团本部一气杀将过去。

4

“No扎比！No Life！”

“扎比教教义第八节·此发型中包藏着爱！”

“临兵斗者皆阵烈在扎比！”

……长曾我部元亲着实被眼前这番景象雷到了，甚至感到心中有点儿恐惧。

长曾我部军成功攻入了扎比教本部，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一众口中念着诡异词句、手中紧握刀枪摆好战斗架势、留着河童头的一身黑集团成员。面对看一眼便知作风狂暴的元亲大军，他们竟没有表露出一丝胆怯，仍然固执地表达着对扎比的爱并同时做好了迎击的准备。明明已经遭到了杀伤力那么巨大的炮击，但现在看来本部中的教徒人数远远超出想像得多。或许又是源自对扎比教充满信心的赋予，当元亲他们发动突袭之际，他们就从一时的混乱中快速恢复了平静。

“可恶，这帮家伙在搞什么！你们信仰的不是时时把爱挂在嘴边的宗教吗，现在拿起武器杀人又是怎么回事？”

元亲一边端着惯用的枪将蜂拥而上的扎比教徒一一撂倒，一边恨恨地嘀咕着。

谁知，将四周围得水泄不通的扎比教徒此时竟异口同声地向元亲的话作出了应答。

“扎比教教义第十节·爱诞生了战斗！”

“大……大哥～好怪异～这帮家伙神色好怪异～”

“不许哭，笨蛋！我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忍着不要吐出来，是海的男人就给我忍耐，忍耐！”看着快要哭出来的部下，元亲不禁对其厉声斥责。

但这句小小的责骂也没有被强大的教徒放过，他们再次用语言向元亲挑衅。

“反对！被告无视爱的存在！”

这是聚集在外围的信徒的声音。这帮家伙倒是很擅长煽风点火，处于其他方位的信徒见状也立即朝元亲发动语言攻势。

“现在对你下达判决！有期徒刑一百万年！”

“啊啊，吵死人了，这帮混蛋！都给我去死吧！”

长曾我部元亲可是从赤手空拳打拼到一军之首的男人，不用说，他对自己的本领是有着绝对自信的。虽说对方也备好了武装，但区区一群宗教教徒，对身经百战的元亲而言实在算不上什么敌人。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尽管成群的扎比教徒一个个被他撂倒驱散，但长曾我部元亲却分明感到一种类似恐惧的情绪正在他心头悄然滋生。

那绝对是在面对和自己有着本质性区别且根本无法理解的异类时，一种发自生理上的恐惧。元亲自己以前并没有过这种体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感觉恐怕就跟在面对一群从没见过的怪物差不多。至少这些全都一个打扮、眼神空洞只知道鼓吹对扎比之爱的信徒，元亲无法认为他们是和自己相同的人类。这种浑身不舒服的感觉令身经百战的他也不禁觉得可怕。

连元亲都这样了，他的部下们会对扎比教徒产生畏惧心理也是可想而知的。恐惧会让人的动作及反应变得像灌了铅一样迟钝，论战斗能力，无疑他们个个都压倒性地赛过扎比教徒，但照现

在这个情况看，因意想不到的失策而导致己方损失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

“看那边！”

用力施展完用枪的本领后，元亲用手指向前方。只见他所指的方向，屹立着一座基于南蛮风格建筑样式修建起来的类似城楼的建筑。

“兄弟们，我们没时间和这群不知所谓的家伙玩下去了！现在就请大家耐着性子朝那边冲过去！把那个叫扎比的南蛮人尽快干掉，然后逃离这帮怪脑袋和这个怪地方！”

既然要开打，当然要先取得总头目的首级。——这是置身战国乱世的作战常识，但就现在与扎比教的冲突而言，这样做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义。

原本这次冲突的缘由，就是因为不满扎比教用洗脑这种肮脏的手段来增加信徒，所以首要目的当然就是让被洗脑的部下们回复正常。如果说他们是基于洗脑而被强制性地灌输了对扎比的忠诚之心，那么只要将其忠诚的对象扎比送到他们口中所说的天国去就可以了。这样一来，洗脑术也就自然被解开了。元亲在心里这样想着。

当然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直接找出被洗脑的部下，即使用暴力也要让他们回复正常。但这里毕竟是扎比教本部，要在这信徒云集的人群中找出所有的部下，显然是极不现实的想法。

“好了，我们走吧。尽量不要把这群笨蛋当成对手，上啊！”元亲大声叫喊着，并自行冲在前头开始在这群教徒中开路，朝着刚才手指的方向飞奔而去，而脸色发青的部下们也跟在他身后继续前行。

“但是，为什么大哥会知道叫扎比的家伙就在那座奇怪的城楼里？”

“那是理所当然的啦……不要唧唧歪歪了！”

在进行着这番对话通向城楼的过程中，扎比教徒自然上前实施攻击。于是元亲一边豪爽地给予着回击，一边回答手下的疑问。

“……一般情况下，不管是大名还是别的什么人，这些组织内最妄自尊大的家伙总是会把麻烦事推给部下，自己则待在最豪华舒适的地方。所以要想见到他们的话，只要瞄准这一带看起来最高贵的建筑就行了。而且这种地方警备环境也最完善，加上这个条件就完满了。——呶，就是那座城楼。”

元亲刚对部下解释完毕，这时一个腔调奇怪的男人声音在他们头顶上响起。

“哦……那边的人，你们不懂得爱！……我好伤心啊……不过没关系！扎比教相亲相爱的兄弟们，请你们将爱的美妙好好告诉他们吧！”

众人抬头看去，在元亲一行冲向的南蛮风格建筑某处（以普通的日式城楼来说相当于天守阁这类地方），一个男人露脸了。当然他也和自己的信徒一样留着河童头，身穿一袭黑色的衣服。

“右脸被打了的话，就用左脸去爱护他们吧！”从相当于天守阁的地方探出头的男人再度喊道。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在元亲一行四周围集的扎比教徒们，忽然像商量好了似地齐声高呼起来。

“右脸被打了的话，就用左脸去爱护他们吧！”

“……看，我说的没错吧？”元亲

对提问的部下说道。

元亲当然没见过这个叫扎比的男人长得什么样，但根据部下的报告，可以确定扎比教的教祖是个南蛮人。那个身在高处说着一口蹩脚日语的男人，很明显就是扎比本人。

“好，既然现在知道了，就冲上去打飞那个河童吧，兄弟们！”

如同在一片汹涌袭来的波涛中乘风破浪，元亲和手下一帮海盗一边忙着驱散围过来的扎比教徒，一边向着教祖所在的建筑极速狂奔。当他们终于到达那座建筑跟前，却发现它和日本的城楼一样入口被铁门所遮蔽，以防止入侵者闯进去。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带来了大炮，于是，伴随着一声震天轰响，门上被炸开了一个大大的洞口。

就这样，元亲一行从洞口侵入了扎比所在的老巢。

5

长曾我部元亲自己也参与了研究开发、被称作机关兵器的武器中大部分——包括在这次的战斗中使用的移动式大炮，从广义上说也应该算这一类——其根基便来源于从南蛮传来的各种技术和知识。

不过，如今几乎所有的大名都拥有火枪队，也建起了众多备有大炮的城楼，而且他们还在战场上使用自己连原理都不懂的机关兵器，这些现状固然让人一下子很难想像，但要知道在几十年前，直到南蛮人第一次漂洋过海来访之前，日本这个国家都还不存在机关兵器和火枪之类的武器。那时日本的平民甚至不知道火药的制造方法，更不用说谁会想到把这些运用到军事行动上了。

在日本历史上最早着眼于将火药和火枪用在军事目的上的人便是那位征天魔王・织田信长，假如南蛮人并没有带来火枪的技术，信长想于短时期内在军事上取得那样的成功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南蛮人来到日本这片土地上，可以说确实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历史上的巨大变革。而火枪的引进也使日本的武器开发技术能力得以急速进步……不，应该说是进化。

但是，就算日本的技术力量完成了多么急速的进化，在这个领域身为本家的南蛮终归还是要技高一筹。成功侵入城楼当中的元亲和其部下，便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得知了这一事实。

“……那，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长曾我部元亲惊愕地自言自语道。

就在打倒了蜂拥而至的信徒、朝着扎比教居城冲锋的元亲一行走到一条细长的道路上时，突然听见从深处传来一阵仿佛小孩在欢闹的声音。但在这关乎性命的战场上何以会有这种声音存在？作为向来以严肃氛围著称的一个宗教团体的活动中心来讲也完全不搭调。感到异样的元亲一行不由地停止了脚步，不久声音的正体终于从道路深处由远及近映入他们的视线中。

原来刚才在城楼顶层探出脸的并不是教祖扎比本人，而是一只模仿他的样子、只有婴儿一般大的钢铁造人偶，而现在出现在元亲他们面前的则多达数十只。密密麻麻地充斥于狭长道路上的人偶们，用小

到听不见的声音不知在默念着什么，并朝着元亲一行的方向步行而来。

“这是怎么回事，大哥！？”元亲背后的一名部下害怕地叫起来，“为什么那种人偶会自己动起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

“莫非是诅咒人偶！？”其他部下也吓得浑身哆嗦，“好可怕！好可怕！救命啊大哥！”

“你们都给我冷静一点！”

在第一眼目睹移动的钢铁人偶的瞬间，元亲也不禁陷入了无法思考的状态。然而他可是比一般人站得更高的人，因此很快就回归自我，并对部下喝斥了一句。

“诅咒人偶？不可能有那种东西吧？”

部下们在自己尊敬的头目强有力的话语下稍稍找回了一点安心，但其中仍有一人惊恐万分，手指着沿路黑压压地不断接近中的人偶高声呼道：“但，但是大哥！如果不是诅咒人偶，那它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你们仔细想想，这里是南蛮人的城池，所以那些应该是机关人偶的一种。”

“机关？有那么小的机关人偶吗？而且还会说话。”

“南蛮是机关领域的本家，会有那种东西也不奇怪吧。”

不愧是对机关兵器的研究和开发倾注了热情的长曾我部元亲，能想到这一点的也只有他了。恢复平静之后，他一眼就看穿了这些钢铁人偶的本质。

“不过大家还是小心点为妙。会在这种状况下突然出现，那些人偶身上一定设置了什么机关。”元亲端起惯用的爱枪对部下们提醒道。

“哦……那可是扎比城特产的小扎比哟！”

如同在回答元亲的疑问一般，那把腔调怪异的声音不知从哪儿再次响起来。但很明显，不管怎么眺望周围狭长道路的前后方，除了正向这边不断接近的钢铁人偶外根本看不到任何人影。

“这声音怎么回事！？是从哪儿传出来的？”

“难道是……南蛮的魔术！？咒杀术！？好可怕呀大哥！”

看不见本体的声音将部下们吓得再次乱作一团。

“你们一个二个都不要那么大惊小怪好不好！”元亲忍不住厉声呵斥，“这里是南蛮的城池，他们会使用一些我们不懂的技术是理所当然的！”

“各位也来一个吧？一个卖一百两哦。”

就像是要盖住元亲的呵斥声一样，道路上又响起扎比的声音，但显然还是不及元亲有震慑力。好在现在已经没人害怕这声音了，而一名似乎已觉悟的部下更壮着胆子从元亲身旁跳了出来。

“……什么嘛，不是魔术啊，还想拿来卖。这些玩意儿也只是纯粹的特产咯，还什么小扎比……谁会出一百两买这种河童头的恶心人偶啊，是吧大哥？”

单膝下蹲的部下目不转睛地盯着走近的小扎比，口中振振有词地骂道。大概是从对魔术和诅咒的恐惧中解放出来，那份安心感让他突然大胆起来了吧。

“……呃？”然而骂声刚落，这名部下的表情却忽地变柔和了几分，“这是什么？仔细瞧瞧，这些人偶还长得挺可爱的……”

“喂……”元亲顿时觉得很无语，“我不管你怎么央求，总之我不会出钱买这种无聊玩意儿的，靠这样赚钱就是灵感商法了。”

“我，我明白了，大哥。……不过，等我们杀了扎比以后，不用付钱不也可以把它们带回去了么？”

“……不是吧，难道连你也被那个叫扎比的混蛋洗脑了？”

“讨，讨厌啦，怎么可能嘛。”话虽这样说，但这名部下的目光仍死死停留在这些小扎比身上不放，“可是，真的很可爱啊，我现在就只拿一个行不行，大哥……”

说着，部下不等元亲回答，就毫无警戒之心地把右手伸向了附近的一只小扎比。然而就在他的手碰到小扎比的一瞬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砰！！！！”

部下的手边猛地闪出一道白光，紧接着一个大爆炸，顿时烟雾丛生，而那名部下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后摔到地上。

“好烫！烫死了！大哥！我的脸！我的脸好烫！”

双手掩面在地上来回翻滚的部下发出了痛苦的悲鸣。元亲清楚地看到，当部下的手接触到人偶的瞬间，人偶的身体即刻爆炸得四散开去，而受爆炸殃及的部下更因此被火灼到了脸。

元亲这下明白了，面前这群不断走近的机关人偶决不仅仅是能动的小人偶，当然也不是什么扎比城的特产，而是一种自动追尾式的移动炸弹。

“混账！那搞怪的人偶居然是炸弹！太卑鄙无耻了！”元亲突然对部下们大叫道，“退下！你们都先给我退下！”

元亲已经准确把握到扎比在这条狭长道路上安置这些小扎比的意图。只是一点轻微的接触，小扎比的身体就会发生爆炸。如果想避开这种自动追尾式的炸弹，便不能有丝毫的接触。但在如此狭窄的道路上挤着满满的小扎比，要完全不接触到它们并通过这条路，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元亲自己的话，凭借在濑户内海苦练出的一身惊人武艺，就这样一口气飞跃过去或许还能办到。但目前在场的却不止他一个人，指望部下们也能跟自己一样实在是强人所难。再加上万一这小扎比并不需要直接接触也能爆炸，那就糟了。

在元亲的号令下，部下们纷纷恐慌地退到了后方。不过即便如此，毕竟他们还是有着强烈同伴意识的长曾我部军成员，尽管现在大家已经一片混乱，但仍有很多人不忘跑过来带走受伤的同伴。

让部下们全都往后退下的元亲，此时自己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大哥？您在做什么！”

“大哥您也一起逃啊！”

注意到元亲行为异常的部下们不禁失声大喊。

“……哦！你也成小扎比的FAN了吗？OK，我就把所有小扎比燃烧的爱作为Present For You！”

不知何时，扎比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又幽幽地响起来。而从元亲身后仍不断传来部下们心痛的叫声。

但元亲没有理会这些声音，转而跳到那些还在前行的小型移动式炸弹对面站住脚步，端出巨大火枪看着它们步步逼近。

刚有部下被实施了洗脑，现在又利用机关安置炸弹来对付自己，元亲当然

不可能放过扎比和这个扎比教团。以牙还牙，这是元亲一贯遵循的作风。既然已经来到这里，要是最后落得灰溜溜地逃走，他作为一军之首的颜面今后还往哪儿搁？比起别的什么，这是元亲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但要打垮扎比，首先还得通过这条路才行。不顾部下的死活而一口气越过这密密麻麻的炸弹群，这种自私的行为元亲绝对做不到。既然这样的话，就必须想出可以不让手碰到这些移动式炸弹的办法。

于是，元亲决定用自己的手来造就这个办法。

元亲的想法是这样的。先让小扎比和自己的距离尽可能接近，近到他惯用的那把长枪的射程无法够及，然后以浑身力量给予其一记猛击。利用这揉入了裂帛斗志的一击形成伴有物理性力道的风压，自己就能在不碰到小扎比的情况下将它们刮飞。而在风压的作用下重新折回的各个小扎比相互之间发生碰撞，便可使其在远离元亲一行的地方爆炸。

这是一次赌注，而且带有极高的危险性。

长曾我部元亲虽以一身精湛武艺著称，但还从来没试过不用枪光靠风压来发动攻击的。这一行动能不能办到，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打算就这样搏一回。担心首领安危的部下们欲冲上前把他拉回去，却被察觉到身后气息的他大声制止。

“都给我安静地看那边！相信你们老大的能力！”

话毕，元亲开始为使出那一击集中自己的意识。

必须慎重地，推算出前方小扎比和自己之间的距离。

不用念出声，在心里默默数着就好。

……一步……

……两步……

……三步……

“喝！！”

元亲大大睁开双眼，使出浑身力气将大火枪猛然一挥！

——退在他身后的部下们亲眼见证了这一瞬间：元亲挥舞的大火枪内发射出如波浪一般的鲜红火焰！那是元亲将精神集中到最高极限的斗志的产物。当然，通常情况下斗志这种东西是肉眼看不见的，但屏息凝视着长曾我部元亲的雄姿、一心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部下们，在那一刻却是可以感受到的！至少，元亲喷出的那股鲜红火焰，确确实实映入了在场的所有长曾我部军将士眼里！

火焰的热浪如海啸一般涌向每一个小扎比，不堪抵抗这股势头的小扎比们一个接一个地往后方滚动、飞起，进而彼此的身体相撞到一块。

“快趴下！”元亲大喊一声，随后自己也朝地面扑去。

间不容发，只听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爆炸引起的火焰和硝烟瞬间弥漫了道路。这当然跟元亲火枪内喷出的火焰不同，而是伴随着高热量的真正火焰。一次爆炸将引发新的爆炸，引爆带来引爆，无间断的连环爆炸将狭小道路的地面、石壁及天井一一破坏，爆炸激飞的石壁和天井的碎块也纷纷掉落到伏身于地面的元亲背上。

“……看来总算是结束了……”

听到最后一声爆炸过了数十秒后，在心中数着时间的元亲确认小扎比已经爆炸完毕，于是爬起身来。

映入他眼帘的这一光景只能用“凄惨”二字来形容。在数分钟前还充斥着小扎比的道路，如今已被爆炸带来的瓦砾所填埋，找不到可以踏足的地方，残破的景象已经不能称作是一条“道路”。

“……My God！！！”扎比无处可寻的声音第三度响起，**“竟然欺负这群小孩子……你这个残忍的人！我要起诉你！”**

“……住嘴。”元亲说道。安静却酝酿着杀气的低沉怒吼。

他迅速回头朝部下们望过去，被小扎比第一次爆炸伤到的那名部下正在接受同伴们的治疗，但他看上去直到现在还没有摆脱痛苦的折磨。

“……把我可爱的部下害得那么惨，这样回敬你一点都不过分。这笔帐我一定会跟你算清的。”

“这是爱的考验……现在就暂且忍耐一下吧。”

粉碎了扎比用移动式小型炸弹制造的卑劣陷阱，元亲作出手势，示意大家分成两拨。一拨留在这里守护负伤部下的安全，一拨跟着他前去取扎比的首级。负伤的并不只是那名脸部被烧伤的部下，在同扎比教徒的战斗中也有不少人手臂受伤及落得疲惫不堪。元亲指示他们驻守此处——当然他们开始也坚持要和元亲同去，但最终还是被说服下来——在留下的众人的目送中，元亲一行跨过瓦砾堆，向着南蛮城的方向继续前进。

攀登了无数级阶梯，降伏了数名疯狂信徒，终于……

❻

元亲一行沿着阶梯一路狂奔而上，当认出他们的身影时，那个男人居然像迎接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张开双臂，满脸堆笑。

“Amazing！那元旦……啊不对，那眼带！难不成你就海盗老爹？”

这个操着满口蹩脚日语留着奇怪发型的男人，显然正是扎比教团的教祖扎比本人。虽然从远处看他的身材还算适中，但走近了才发现这人的体型真不是一般的壮硕。

长曾我部元亲自己在一般的日本人当中算是个子比较高的，他的众多部下里也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然而一向以身高占据直接优势的他，和扎比一比却只及对方的肩部而已。

还不仅仅是这超越常识的纵向差距，扎比的身体就横向而言也是十分惊人的。虽然扎比教徒那身象征性的黑色装束遮掩了他的全身，但还是能隐隐地一眼看出里面那不乏锻炼的肉体，实在不是与宣扬神道的身分相匹配的可爱体型。和他周围的信徒站在一起，看起来就跟小孩和大人一样。而他这种南蛮人特有的体格让元亲的部下也忍不住发出惊叹之声。

“……但是，为什么海盗老爹会来到我这个扎比乐园？莫非你们是想来信教？那样的话超大欢迎哦！”

一点也不介意元亲的部下们惊讶的样子，扎比还是那么开心地自顾自说着。

“任何人的心都会被俘获的……这就是扎比教的力量！”站在扎比周围的信徒们也立即附和。

“可恶，在小看我们吗？”元亲跺着脚答道，“你在哪里见过有人想要信教却带着大炮闯进来的？”

“No，No，这种事经常有的。是不是类似骑着盗走的军用马在夜晚的城墙上搞破坏的感觉？爱太过于充溢，结果才变成了暴走的飓风。来，坦率一点，和我一起来交流爱的话题吧！”

“不是！我们才不是想来信教的！”

“……真的不是吗？那你们来干什么的？”

元亲只觉得心里憋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急躁，他再也忍不住开始大叫起来。

“你们这帮混蛋把我们的年轻部下骗来洗脑了是吧？别跟我说不知道，我们当然是来把他们带回去的！”

“哦！出于对部下的爱吗？为了他们还专程冒着危险赶到扎比这里来了吗！”不知为何，扎比那巨大的身体竟然整个透出兴奋的气息，“这才是真正的爱！无私的爱啊，妈妈！”

扎比的脸上满是喜悦，继而向元亲伸出他那比一般人大得多的双手。

“你是真正懂得爱的人。我为海盗老爹感到深深的陶醉！请允许我叫你一声大哥吧！”

……这家伙脑袋是不是有毛病啊?

元亲理所当然被震惊得哑口无言，而这震惊很快就变成了疑惑。

这个男人真的是扎比教的教祖吗?难不成他只单纯是一名大将的替身？疑问在元亲脑海里不停地打转。

从这个扎比的外貌和语气来看，他实在不太像是一位理应很严肃的宗教教祖，这是元亲抱有疑问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扎比对自己这一班人的态度总让人觉得有点不对劲。

虽然元亲这样想不免有些奇怪，但由于他们的袭击，扎比教的教徒们刚才的确流露出了不少被害的情绪。

元亲他们作出那样的行为无疑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可是作为执掌一个教团的教祖，在受到攻击后竟然对元亲一行没有表露丝毫愤怒和憎恨，反而一副非常欢迎的样子，甚至要对元亲使用亲昵的称呼，这正常吗?

“……啊，咳！”元亲干咳了一声。

必须探究出面前这个南蛮人的真正用意和真实身分才行，元亲在心里作出了这个决定。

“……啊，可以呀，只要你们把财宝交出来。”

“财宝？我所拥有的财宝就是‘爱’呀！”

元亲不禁无力地叹了口气：“那什么……我要的不是这种飘忽不定的东西，而是眼睛能实实在在看清楚的真正财宝。当然你们还要把我被洗脑的部下还回来，这样的话我就让你叫我大哥。”

“爱不是飘忽不定的东西！是可以看清楚的！”

听了元亲的话，这个叫扎比（姑且认为他是）的南蛮人笑嘻嘻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而他周围同为南蛮人的教徒们则悉悉索索地不知在搞什么，然后递了一样东西到扎比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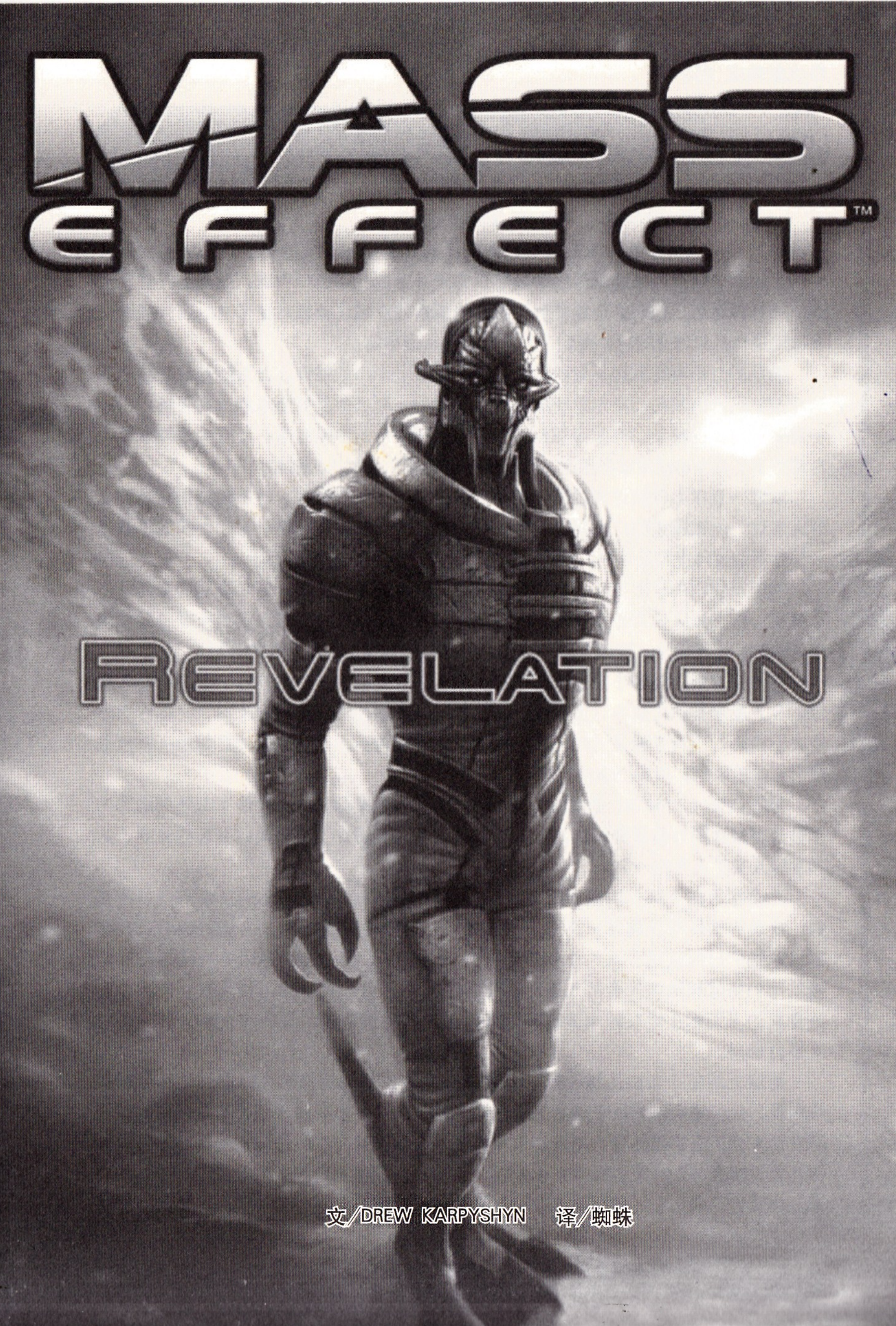
这时，扎比张开双臂高声呼喊：“看，就是这种感觉！”

“……什么！？”

当元亲看清楚眼前的东西后，他惊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


MASS
EFFECT™
REVELATION
文/DREW KARPYSHYN 译/蜘蛛

序章

“正在接近阿克图鲁斯。断开FTL驱动核心。”

联盟海军少将乔恩·格里斯姆是地球及其三个刚刚开发的恒星际殖民地上最有名的人物。当舰载内部通讯系统中响起新德里号上的舵手的口令时，他向上方瞥了一眼。一秒钟之后，他明确地感受到了舰体的质量效应场发动机减速带来的巨大颠簸，新德里号也从超光速旅行中回到了正常的爱因斯坦宇宙。

熟悉的红移宇宙鬼魅一般的图像穿过了舷室上小小的舷窗，之后随着战舰减速逐渐冷却到正常的颜色。格里斯姆痛恨观景舷窗——联盟战舰完全依靠仪器导航，根本不需要任何目视参考。但是照顾到对古老的星际旅行的浪漫理想，所有的战舰在设计时都留下了几个小型舷窗和至少一个通常安装在舰桥上的大型舷窗。

联盟一直尽力保持这些浪漫的理想——这对征兵极为有利。对于仍然留在地球上的人来说，未被探索的广大星际空间仍然充满了神奇。人类穿梭于星际之间的扩张是一部壮丽的冒险史与发现史，神秘的银河系依旧在等待人类揭开面纱。

格里斯姆明白现实要比大家的想像复杂得多。他已经亲眼看到了冷冷的银河有多么美丽，既宏阔又让人心生惧意，而且他还知道银河中还有许多人类尚未准备好去面对的未知。今早他从“陕西”基地接收到的保密传输信息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许多方面人类和小孩子没有区别：天真，并且被保护得非常好。这并不令人吃惊。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直到最近的两个世纪人们才挣脱地球的束缚，向冰冷的外层真空探险。而真正意义上的恒星际旅行——能够前往太阳系之外的目的地——也是最近十年的事情，事实上连十年都不到。

那是在公元2148年，也就是9年之前，火星上的采掘队从火星地下深处挖出了一个被遗弃很久的外星研究站的遗址。这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的先兆，这项发现改变了人类的一切。

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面对无可争议、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他们在宇宙中并不孤独。全世界的所有媒体都一拥而上报导此事：这些神秘的外星人是谁？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已经灭绝了么？他们会回来么？他们在人类过去的进化中有何冲击和影响？他们将怎样影响人类的未来？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哲学家、科学家、声称自己是专家的人无休止地在新闻节目和信息网上激烈讨论这项发现的伟大意义，有时甚至暴力相向。

地球上的每个宗教的核心理念都被深深震撼，新的信仰系统一夜间如雨后春笋般爆发，他们绝大部分以干涉主义进化论为基本原则，言辞激烈地声称这项发现证明所有的人类历史都被外星力量所指引和控制。许多已经存在的信仰都试图将外星种族存在的现实合并到当前的神话系统中去，还有一些在新发现的光芒照耀下开始匆忙拼凑、重写自己的历史、纲领与信条。有少数顽固派拒绝承认此项事实，声称火星堡垒

的发现是为了长期愚弄民众并欺骗自己的信徒，将他们从正确的道路上误导到错误的道路上去。甚至在长达十年之后的现在，许多宗教还是试图把这项发现与自己的信仰捏合起来以自圆其说。

通讯喇叭又噼啪作响，打断了格里斯姆的思绪，将他的注意力从恼人的观景舷窗拉到了天花板上的舰载扬声器上。“我们很快就可以在阿克图鲁斯着陆。估计到达目的地还需要大约12分钟。”

他们大概花了六个小时的时间从地球来到阿克图鲁斯，也就是在自己的太阳恒星系统之外最大的联盟基地。格里斯姆绝大部分时间蜷在一个数据屏幕之前，查看统计报告，评估人事档案。

此次旅程早在几个月之前就被规划为一次公关活动。联盟希望格里斯姆对毕业于阿克图鲁斯士官学校的优等新兵毕业生发表讲话，象征火炬从过去的传奇英雄传到了未来的领导者手中。但是就在他们出发之前的一个小时，来自“陕西”基地的信息彻底改变了此次航行的主要目的。

过去的十年就像光辉的梦境一样，是人类历史上的黄金年代，而他现在准备用严酷的现实击碎美好的梦境。新德里号即将到达目的地，格里斯姆离开私人舱室，也离开了属于自己的平静与孤独。他将人事档案从自己的数据终端传输到了一张小小的光盘当中，然后放进联盟军制服的上衣口袋里。接着他登录离线，从座椅中有些僵硬地站起来。

他的舱室又小又拘束，所使用的数据室也远远谈不上舒适。联盟军舰上的空间都非常有限，私人舱室通常仅仅为战舰司令官预留。在绝大多数任务中，甚至连VIP也不得不和船员一起起居，分享小小的公共睡舱。但格里斯姆是活着的传奇，例外可以为他而开。这一次去阿克图鲁斯的短期航程就是船长慷慨地向格里斯姆提供了自己的私人舱室。

格里斯姆伸展开身体，打开被缩得紧紧的颈部与肩部。少将左右晃动着脑袋，直到颈椎骨传来令人满意的嘎吱声。他在镜子里快速检查了一下制服——成名的负累之一就是要时刻保持良好的仪表——然后出门，大步流星地走向战舰弓部的舰桥。

船员中的许多人在格里斯姆经过时都停下手边的工作立正向他敬礼。他礼貌性地回以敬礼，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在做什么。他成为人类的英雄已有八年时间，早就养成了面对他人致敬与崇拜的姿态时下意识地给以回应的能力。

格里斯姆的思绪又回到了发现火星上的外星堡垒后对人类方方面面的冲击之上。沿着这条思绪下去，连“陕西”基地中传来的令人不安的报告都显得不那么令人吃惊了。

发现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孤独所冲击的绝不仅仅是地球上的宗教，人类的政治形态也受到了波及。只是宗教陷入了分裂主义的混乱和极端主义者的独立组织当中，而在政治上这项发现将人类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上世纪以来缓慢但稳定发展的全球文化认同在突然之间快速达到了顶点。

短短一年之内，人类的系统联盟宪章——史上第一个无所不包的全球联盟——就被地球上最大的十八个国家——现在是“州国”——起草并且通过了。在有记载的历史中，人类居民第一次将自己视为一个单独的集体：人类对抗外星人。

系统联盟军部——专注于保护并防卫地球及其居民免遭非人类威胁的军事力量——也迅速成立了。地球上几乎所有军事组织的资源、士兵与军官都被抽调进来。

然而，有些人坚持认为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政府组织突然统一成一个政治实体的脚步稍微快了一点，并显得有些过于实用主义。信息网上充斥着火星堡垒其实在公布之前就被发现的理论，采矿队发现堡垒的报告只不过是一个被掩藏了很久的故事而已。他们声言联盟的成立只不过是数十年来一直偷偷进行的一长串复杂的秘密国际条约和密室交易的最后一步。

公共观点最终无视了这些妄想狂的阴谋理论。大多数人都从理想的信念去看待这项发现，认为它成为了催化剂，激励了全世界的政府和人民，人类因此大踏步前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勇敢年代，这里的人们互相协作，互相尊重。

而格里斯姆却疲惫不堪，无力将自己沉浸在美好的幻想当中。私下而言，他总是忍不住怀疑那些政客是否像他们在公众面前吹嘘的那样真的知道那么多。甚至现在他也怀疑无人通讯机所搭载的“陕西”基地求救信号是否是一次突袭，或者，他们是否在联盟成立之前就期望发生类似的事件?

他快走到舰桥了，于是把这些外星研究站和影影绰绰的阴谋论都从脑子里清了出去。他是一个实干家，发现堡垒幕后的细节和联盟的成立实际上不关他事。联盟发誓要在星海之中保护人类，防御自身，而包括格里斯姆在内的每个人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新德里号的船长艾森霍恩正通过安装在舰首的大观景舷窗向外凝望，窗外的奇观让他激动得有些颤抖。

随着新德里号的靠近，窗外巨大的阿克图鲁斯空间站看起来越来越大。联盟舰队——几乎有两百艘战舰，从只有二十个人的驱逐舰到成员多达数百人的战列舰——从各个方向靠近，像一个钢铁的海洋包围着空间站。壮观的场景都笼罩在远处的K型红巨星所发出的橘黄色光芒之中。这颗红巨星名为阿克图鲁斯，空间站正是以这颗巨星的名称命名的。战舰反射着恒星所发散出的耀眼光芒，似乎在真理和胜利的火焰当中燃烧。

虽然艾森霍恩已经看过了几十次如此壮观的场景，但是每次看到仍然会激动不已，这幅奇景总是提醒他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们已经走过了多远的旅程。火星上的发现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使得他们在同一个目的下团结起来。来自各个领域的顶尖专家在一个光辉的目标下集中资源——他们要努力解开储藏在外星堡垒深处的技术秘密。

他们几乎马上发现普洛斯安人——人类将这个未知的外星种族命名为普洛斯

安——在技术上比人类要先进一大截。而且，他们已经消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比较普遍的估计是他们已经消失了五万年，也就是现代人类历史开始之前。而且，普洛斯安人建造自己空间站的材料与地球上任何自然存在的物质都不相同，即使五万年的漫长时光也几乎没有对其内部价值连城的珍宝造成什么损害。

最重要的是普洛斯安人留下的数据文件，几百万TB的知识依旧可以读取，只不过使用了一种人类所不熟悉的奇怪语言，破解这些数据文件成为地球上每一位科学家梦寐以求的目标。他们在数月内几乎没有停歇地研究外星语言，普洛斯安语最终被破



解，一切都尘埃落定。

这对那些持阴谋观点的理论家们可谓雪上加霜，他们说要从堡垒中获取任何有用的信息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不是几个月。他们的反对言论很快就无人理睬，壮观的科学大跃进浪潮之中他们被远远甩在了身后，再也听闻不见。

就好像大堤决口，知识与发明像瀑布一样冲击着人类的思维。之前需要数十年的研究才能取得的成果现在只要几个月就能搞定。通过采用普洛斯安人的技术，人类发明出了质量效应场，超光速旅行成为可能；人类的交通工具挣脱了时空连续性蛮横并且不可原谅地施加的枷锁。其他领域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清洁有效的新能源；生态

与环境技术进展；土地生成与改造技术。

短短一年之内，地球的居民开始在太阳系内迅速扩张，由于能够方便地从行星、卫星、小行星获取资源，于是人类开始在椭圆轨道空间站上建立殖民地。大规模的土地改造项目开始应用在地球自己的卫星上，毫无生机的月亮变成了适宜居住的环境。虽然还是有人坚持声称人类的黄金时代只不过是数十年前就开始精心编造的灾难阴谋的起始阶段，但绝大多数人和艾森霍恩一样对这种陈词滥调不理不睬。

“军官上甲板！”一名船员大声喊道。

在艾森霍恩转过身之前，舰桥上的军官立正敬礼的声音已经告诉了他究竟是谁已经先他一步到来。乔恩·格里斯姆少将是那种值得尊敬的人。他总是认真而严厉，不怒自威。他的身边好像有一种引力场，只要一出现气氛就立即变得不一样。

“我很奇怪你在这里。”艾森霍恩小声说道，又将身体扭回去看着舰首观景舷窗之外的景色。格里斯姆穿过舰桥，来到了他的身后。他们相识已经有二十年，在加入美国海军新兵基本训练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那时候联盟甚至还没有成立。“你不总是说观景舷窗是联盟战舰的战术弱点吗？”

“我只不过是为鼓舞船员的士气而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格里斯姆回敬道，“考虑到如果我来到这里面对船员和你一样渴望而迷茫的眼睛，可以为联盟的荣誉有所贡献。”

“成熟就是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不树立新的敌人的艺术。”艾森霍恩劝诫道，“伊萨克·牛顿勋爵说的。”

“我没有任何敌人。”格里斯姆嘀咕道。“我他妈的是个英雄，记得么？”

艾森霍恩一直把格里斯姆当成一位朋友来看待，但这并不能改变格里斯姆很难打交道，很难让人喜欢这一事实。这位海军少将一直给人以标准的职业联盟军官形象——聪慧，坚定，威严。在工作上，他无论在哪里，身边总是有一股向目标坚定进发，毫不动摇信念的氛围，并能树立起绝对的权威，这也激起他的部队的忠诚与奉献精神。在个人生活中，他总是沉郁阴森。后来，他被公众视为代表整个联盟的标志性人物，事情变得更糟糕了。多年以来聚光灯下的生活似乎已经将他严厉的实用主义变成了愤世嫉俗的悲观主义。

艾森霍恩本来以为他会在旅行途中发发牢骚——少将从来不喜欢这种抛头露面的公共活动。但是这次格里斯姆的情绪格外阴沉，船长甚至在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发生了。

“你来这儿不是对毕业班发表讲话的么？”艾森霍恩压低声音问道。

“需要知道的人才能知道，”格里斯姆简短地回答道，音量也仅以船长能听到为准。“而你并不需要知道。”过了一秒钟，他又加了一句，“而且你也不想知道。”

这两名军官一起沉默了一分钟，都把视线投向了舷窗，注视着越来越近的空间站。

“不承认不行，”艾森霍恩说道，希望能驱散另一个人的冷幽默。“看见阿克图鲁斯空间站被整个联盟舰队所环绕……真是壮美。”

“舰队一旦分散到数十个恒星系统当中去以后就不壮观了，”格里斯姆回应说。“我们的人数太少，而银河系太他妈的大了。”

艾森霍恩不得不承认格里斯姆也许比其他人知道的更多一些。

普洛斯安人的技术将人类社会像投石机一样一下扔到了几百年之后，人类终于可以征服太阳系。但是要超越自己的太阳向更广阔的空间进军，还需要更加伟大的发现。

2149年，一支探险队在探索人类认识疆界的边缘时发现查隆，也就是原来认为环绕冥王星运行的卫星，其实根本不是一颗卫星。它实际上是普洛斯安人秘密技术的巨大碎片——质量效应中转跃迁站。它已经在寒冷的宇宙深处漂浮了数十万年，在它身上冰块和尘屑已经堆积了几百公里厚。

地球上的专家对此项发现并非毫无准备：质量效应中转站的存在以及用途早在火星堡垒的数据文档中就有所体现。简单地说，质量效应中转站组成了互相连接的星空之门的网络，战舰可以从一个中转站转移到另外一个，只要一瞬间就可以跨越数千光年的距离。建立质量效应中转站的底层理论和技术仍然超出了地球上最顶尖专家的能力范围，但即便他们不能够自己建造一个，总可以重新激活这个偶然之间发现的神秘中转站。

这是一个可以向全银河系开启的门：当然也可能将穿越这扇门的人直接带到燃烧的恒星或者是黑洞的中心。通过质量中转站送出的探测器立即失去了联系——考虑到它们在数千光年之外，这倒也在预料之中。最终，惟一真正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办法是送一个人过去，这个人要勇于面对无尽的未知，不管那边是什么样的危险和挑战。

联盟挑选了一群勇敢的男人和女人：愿意牺牲自己生命的士兵，他们准备在发现和探索的征途中做出最终的牺牲。为了领导这些船员，他们选择了一个很有个性，具有无可争议的力量的人，他们知道这个人即使面对未知的逆境也绝不会畏缩。这个人叫乔恩·格里斯姆。

当他们胜利回到质量效应中转站时，他们所有的人都被称为英雄。但是媒体选择了格里斯姆——本次行动令人难忘、不苟言笑的指挥官——作为人类进入无与伦比的新发现与扩张时代的联盟擎旗人。

“不管发生了什么，”艾森霍恩希望能够将格里斯姆从他阴暗的心态中拉回来，“你都要相信我们有能力面对。你和我都绝不会想到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么多的壮举！”

格里斯姆嘲笑地哼了一声，“要不是普洛斯安人，我们什么他妈的壮举也搞不定。”

艾森霍恩摇了摇头。尽管在发现和吸收了普洛斯安人的技术之后人类才开启了如此之多的可能性，但正是格里斯姆这些人的行动才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

“如果我能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艾森霍恩回敬道。

“伊萨克·牛顿勋爵还这样说过。”

“你为什么总是对牛顿这么着迷？他是你亲戚还是什么人？”

“事实上，我的父亲研究过我们家族的基因链，发现……”

“我没兴趣。”格里斯姆咆哮着打断了他的话。

他们几乎已经到站了。阿克图鲁斯空间站现在已经完全占据了舷窗，其他的战舰都看不见了。空间站闪着光亮的外壳上有一个大洞，那就是近在眼前的坞港。

“我要走了。”格里斯姆轻松地叹了一口气，“他们希望战舰一着陆就看见我从门中走出来。

“对那些新兵随和一些，”艾森霍恩半开玩笑地建议道。“他们只比孩子稍微大一点而已。”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与一大群孩子会面，”格里斯姆回答说。“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士兵。”

格里斯姆走下战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了一个私人舱室。根据日程表，他要在下午两点钟向毕业班发表讲话。在这之前还有四个小时，他打算与其中的一些新兵进行私人会谈。

阿克图鲁斯的军官们没有料到他提出了这个要求，但还是竭尽所能为他安排好一个这样的房间。这个小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一台电脑和一把椅子。格里斯姆坐在桌子后最后一遍审阅着屏幕上的档案。争取加入阿克图鲁斯N7培训计划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空间站上的每个人都是联盟从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中精挑细选出来的，然而格里斯姆名单上的少数名字依旧能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在这群精英当中他们仍然鹤立鸡群。

门那边传来了敲门声——很快的两下，坚定的叩击。

“进来。”少将喊道。

门向一边滑开，格里斯姆名单上的第一个人，大卫·爱德华·安德森少尉走了进来。只要看看简历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刚刚受完训练就已授衔成为下级军官。格里斯姆的名单是按照姓氏字母排序的，但是按照安德森在学校的分数以及教官的评价，他的名字无论如何都应该被排在第一位。

少尉的个子很高，根据档案记载，他有六英尺三英寸（合1.91米——译者注）。他今年二十岁，已经开始填满自己很大的身架，宽宽的胸背和肩膀仍在扩展。他的肤色是棕黑色，一头黑发根据联盟的规定剪得很短，外表就像二十二世纪晚期多元文化社会绝大多数市民一样，综合了许多不同种族的特点。格里斯姆猜测他的主要血统来自非洲，但还是能看见掩饰不住的中欧和原生美洲居民祖先的样貌。

安德森正步走到桌前，立正站好，向少将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稍息，少尉。”格里斯姆命令道，并下意识地还了一个军礼。

小伙子服从命令，放松身姿，双臂在身后交叉，双腿叉开。

“长官？”他问道“我能否？”

虽然他只是一个下级军官，然而在面对少将讲话时依旧充满自信，声音中听不出半点犹豫。格里斯姆板着脸，同意他继续往下说。档案显示安德森在伦敦出生并长大，但是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听出来的地方口音。他的普通话很可能是多元文化熏陶的产物：电子学校，信息网，还有环球娱乐媒体和音乐轰炸的结果。

“我想说非常荣幸能和您有私人见面的机会，长官。”小伙子说道。他不是冲动的人，也不是阿谀奉承的人，格里斯姆对此极为赞赏，对方只不过说出了一个事实而已。

“我记得看到查隆远征过后你回来时的电视新闻，我才十二岁。就是那个时候我决定要加入联盟。”

“你是在让我感觉到自己很苍老吗，小伙子？”

安德森微微一笑，以为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当他看到格里斯姆的目光之后，他的笑容消失了。“不，长官。”他回答道，声音依旧自信而坚定。“我只是想说你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很大的鼓励。”

他本来指望少尉会有些不知所措的结巴或者是挤出两句道歉的话，但是安德森可没有这么容易被吓唬住。格里斯姆在他的档案里快速加上了这么一条。

“我看到文件说你已经结婚了，少尉。”

“是的，长官，她是一个平民，住在地球上。”

“我也和一个平民结婚了，”格里斯姆告诉他。“我们有个女儿，不过有十二年没有见面了。”

安德森没有料到他会向自己披露如此私人化的内容，这一刻竟有些不知所措。“我……对不起，长官。”

“在军中服役的同时维持婚姻简直就是噩梦。”格里斯姆警告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执行六个月的航程之时还要时刻担心在地球上的妻子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可能没有那么困难，长官。”安德森回答道。“你知道回到家有人等你，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很不错。”

在这个年轻人的声音中听不到任何愤怒的成分，但是很明显他在面对一名少将之时也不会有任何腼腆。格里斯姆点了点头，在他的档案中又做了另外一个标记。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么，少尉？”他问道。

安德森仔细考虑了一下，只是摇了摇头：“不知道，长官。”

“十二天前一支远征舰队离开了我们的‘陕西’基地。他们经由‘陕西’的质量效应传送门去往一块未知的空间：两艘货运飞船与三艘护卫舰。

“他们在那里与一个外星种族发生了接触。我们认为对方应该是巡逻舰队，因为舰队只回来了一艘护卫舰。”

格里斯姆在这个小伙子的身上扔了一个重磅炸弹，但是安德森的表情几乎没有什

么改变，惟一的反应只是瞪大了双眼。

“普洛斯安人么？”他问道，直逼事件的核心。

“我们认为不是。”格里斯姆告诉他，“从技术上看，我们和他们基本上在同一水平线上。”

“我们怎么能知道呢，长官？”

“因为第二天‘陕西’基地派出去的战舰把那支巡逻舰队全部消灭了。”

安德森喘了口气，深深地呼吸以控制自己。格里斯姆没有责备他，截至目前为止，他对这名少尉控制局势的能力有了很深刻的印象。

“还有其他关于这个外星种族的消息么？”

这小孩儿真聪明。他的思维速度飞快，花了几秒钟分析局势之后立即提出相关的问题。

“他们送来了增援部队，”格里斯姆告诉他。“他们占领了‘陕西’。我们还没有任何其他的详细信息。通讯卫星被击落，我们只得知了只言片语，因为在‘陕西’陷落之前，有人发射了一架无人战机，送来了消息。”

安德森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但是并没有再说些什么。格里斯姆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个年轻人非常有耐心地给自己留出处理信息的时间，这么多内容的确需要在脑子里好好转转。

“您要送我们上战场了，是么，长官？”

“只有联盟总司令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格里斯姆说道，“我所能做的只是提出建议而已，这就是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恐怕我没有弄清楚您的意思，将军。”

“每一项军事行动只有三个选择，战斗、撤退、或者投降。”

“面对‘陕西’，我们绝不能转过身去！我们要战斗！”安德森喊道。“我无意冒犯，长官。”他在一秒钟之后意识到自己在和谁说话，又加了一句。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格里斯姆解释道。“这件事情完全史无前例。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敌人，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

“如果我们将此事件提升为一场对异星种族的全面战争，我们无法预料会怎么收场。他们所能动员的舰队规模有可能是我们的一千倍，我们可能处在一场最终将人类推向灭亡的战争边缘。”格里斯姆暂停了一下以示强调，让他的话语显得更有分量。“说实话，你真的认为我们该冒这个险么，安德森少尉？”

“你在问我吗，长官？”

“联盟总司令在做出决定之前想听一下我的建议。但是我并不会在前线打仗，少尉。你在N7训练当中是一个班长，我想听一下你的想法，你认为自己的部队已经准备好这场战争了么？”

安德森皱了皱眉头，在最终给出自己的答案之前进行了漫长而艰苦的思考。

“长官，我认为我们别无选择，”他谨慎地选择自己的用词。“撤退不会是我们

的选择。现在外星人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存在，他们绝不会坐在‘陕西’无所事事，最终我们不得不战斗或者投降。”

“你难道不认为投降也是一个选择吗？”

“我不认为人类会屈从于外星人的统治之下而生存，”安德森回答道。“为了自由，值得一战。”

“就算我们输掉这场战争？”格里斯姆施加了压力。“这件事情根本不在于你是否愿意牺牲，士兵。我们已经激怒了他们，而这场战争可能会把整个地球都卷进去。想想你的老婆吧，你愿意为了自由而牺牲她的生命么？”

“我不知道，长官。”安德森严肃地回答道。“你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判处终身奴役的刑罚么？”

“这就是我要寻找的答案，”格里斯姆坚定地点了点头。“我们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像你这样的士兵，安德森。我认为我们已经为这场战争做好了准备。”



八年之后

SSV战舰黑斯廷斯号的上尉参谋大卫·安德森在听到第一声警报之后就滚下了他的铺位。他在系统联盟星际战舰上已经服役多年，跑动穿梭完全依靠本能。他的脚还没有着地，人就已经完全清醒并警觉起来，大脑在紧张地思索局势。

警报铃声再次响起，回荡在整个战舰的舱体之间。两声短啸接连响起，这是各就各位的警报，至少不是受到了直接攻击。

在穿制服的时候，安德森紧张地在脑子里思考可能遇到的情况。黑斯廷斯号是一艘处在联盟空间最远端天连地区边缘的巡逻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这里的数十个殖民地以及散落在这一空间的研究站点。各就各位的警报响起可能意味着他们发现了一艘未经授权就闯入此空域的星际飞船，不然就是收到了求救信号需要作出回应，安德森希望是前者。

在与另外两名船员共享的狭小睡仓中穿上衣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安德森已经驾轻就熟。不到一分钟他就穿上了制服，沿着狭窄的过道快速向舰桥奔去。舰长贝利艾德一定已经在那里等他了。作为执行军官，安德森的任务是将舰长的命令传达到士兵那里……并且保证命令被正确地执行下去。

任何战舰上，空间都是最宝贵的资源，安德森总是在撞上一个迎面而来的船员时对这一点深有体会。这时，他们总是将自己紧贴在舱壁上，让安德森先过，安德森

挤过去的时候他们还要向自己的上级摆出尴尬而且难看的敬礼姿势。虽然受到诸多约束，但是整个过程还是以很高的效率和准确的精度完成，这也是整个联盟舰队每名船员的特点之一。

安德森几乎已经到达了他要到的地方。他通过导航系统的时候注意到两名基层军官正在紧张地计算数据，并将这些数据投影到控制台上方的一个三维星图当中。他们每个人都向自己的副舰长简单但充满敬意地点了一下头，他们的职责没能使他们完成一个正式的敬礼。安德森也稍微点了一下头作为回应。他发现这两个军官正在计算最近的去质量效应中转站的路线。这意味着黑斯廷斯号需要对求救信号做出回应。残酷的事实是，这通常意味着他们的行动已经来不及了。

在第一次接触战争之后的那些年月里，人类的足迹开始走得越来越远，也越来越快。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战舰在所有的边际地区进行巡逻。住在这里的定居者都知道攻击与偷袭都是非常现实的威胁，黑斯廷斯号赶过去的时候通常只能发现原来欣欣向荣的殖民地已经变成了废墟，留下的只有尸体、冒烟的建筑和少数几个被炮弹震得神志不清的幸存者。

安德森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办法来安抚那些亲眼目击死亡与毁灭的人们。他自己参加过战斗，但那是不一样的：战斗主要是舰对舰的攻击，从数千公里之外发射火力摧毁对方，这与从烧焦的碎石中扒出遇难者被烧焦的遗体截然不同。

第一次接触战争，虽然名字是“战争”，但是持续时间很短，而且流血很少。战争肇始于一支联盟巡逻舰队无意间闯入了图里安帝国的区域。对人类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遭遇一个智慧种族，对图里安帝国来说，他们遭到了一个未知且攻击性十足的新种族的入侵。双方都有误解和过激的反应，双方的巡逻队和侦察机发生了几次激烈的交火。但是冲突从来没有升级为行星之间的全面战争。越来越浓的敌意和图里安舰队突然之间大规模的调动吸引了银河共同体的注意，这对人类来说真是一件幸运的事。

后来的事实证明，图里安只是各自独立却又自愿联合在一起的十几个种族中的一员，他们都受名为“大本营参议会”的管理机构的规制。参议会急于制止与新出现的人类发生星际战争，于是介入调停。他们向联盟表明了身份，并且在联盟与图里安之间斡旋，达成了和平解决方案。战争开始之后的仅仅两个月时间，第一次接触战争就宣告正式结束。

联盟方面损失了623条生命，绝大多数人在图里安攻击“陕西”基地之后都幸存下来。图里安的损失稍微高一些：联盟派过去解放前卫哨所的舰队下手太狠，毫不留情，没有任何保留。但是从银河共同体的尺度上看，损失微不足道。人类从可能毁灭自己的星际战争的边缘拉了回来，并且成为广大的星际之间泛种族社会中新的一员。

安德森爬上将前舰桥甲板与战舰主甲板之间分隔开来的三级步梯，看见舰长贝利艾德正蜷在一个小小的显示屏前面仔细研究传输过来的一大串数据。见安德森跑过

来，贝利艾德直起身向他敬了一个军礼。

“我们遇到麻烦了，上尉。当我们连接到通讯中转站的时候接到了紧急求援的信号。”舰长以一种比较和缓的方式向他解释。

“我也正担心这个，长官。”

“信号来自西顿。”

“西顿？”安德森知道这个名字。“我们在那儿不是有个研究基地么？”

贝利艾德点了点头，“一个小型基地。十五名守卫，十二位研究员，六名后勤人员。”

安德森皱起了眉头。这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攻击，攻击者一般喜欢没有什么守备力量的定居点，在联盟增援力量到达之前就逃之夭夭。像西顿这样防御良好的基地不是他们的典型目标，这更像是战争行为。

图里安现在是人类系统联盟的盟友，至少在官方声明中是。而天连边界地区离图里安帝国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他们不可能到这儿来引发什么纠葛，但是可能有其他的种族垂涎人类对这一块区域的控制权。联盟正与巴塔里安政府展开直接的竞争，争相在这一边界区域建立起自己的威信。但截至目前而言，两个关系紧张的种族还是在尽力避免任何真正的暴力冲突。安德森怀疑他们会利用这样的小型冲突挑起事端。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团体组织有动机有办法对此类联盟堡垒发起攻击，一些这样的组织甚至由人类成员组成。与其他黑帮没有隶属关系的恐怖组织以及多个种族所混合组成的游击队派系急于打击可能和他们争山头的力量；非法准军事组织的部队要搞一些高级武器；独立的雇佣兵战队希望干一票大的买卖。

“如果知道西顿的那帮人在研究些什么东西也许会有所帮助。”安德森建议道。

“他们那里是最顶级的安全许可设施。”舰长摇了摇头算是回答。“连我都不知道那个基地的布局如何，更没有人告诉我那个基地在研究些什么玩意。”

安德森皱起了眉头。没有布局图，他的攻击小队就会无从下手，如果知道基地设施的分布，在战斗时就会占有战术先机，现在只好全部放弃，任务现在越来越有趣了。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到达，长官？”

“大概46分钟。”

最后终于迎来了一点儿好消息。黑斯廷斯号走的是非常规巡逻路线，他们只是因为偶然才会离求救信号源如此之近。如果运气够好的话，他们赶过去或许还来得及。

“我会让地面战斗小组做好准备的，舰长。”

“你总是做好了准备。”

安德森转身离开，向他的长官致以简单的回答：“是的，长官！”

在黑暗空虚的空间中，肉眼几乎看不见黑斯廷斯号。战舰旁包围着自身产生的质量效应场以超出光速五十多倍的速度飞行，它只是一团快速移动的模糊印记，时空连

续的空间中一根波动的纤维而已。

舵手快速修正了航向之后战舰稍微改变了飞行路线，轨道指向距离最近的五十亿公里之外的质量效应中转站。在以每秒钟一千五百万公里的速度巡航时，战舰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在离目标还有一万公里时，舵手断开了零号元素发动机核心，解除了质量效应场。当FTL发动机关闭时，蓝色的能量波向战舰四周发射出去，像一团火焰点燃了黑色的宇宙空间。战舰发出的光芒反射在视野远方水平线上越来越大的中转站上。尽管中转站完全由外星人设计，但是却非常像一个巨大的陀螺仪。中转站的中心是由两个绕着同一轴旋转的同心环所组成的球体，每一个环的直径都大约为五公里，两只十五公里长的旋臂从圆环上伸出来。整个建筑闪烁着亮光，白色的能量射线不断飞溅出来。

联盟战舰的信号激活了质量效应中转站，它开始笨拙地绕着自己的轴心旋转，将自己的方向指向千百光年之外的另一个中转站。黑斯廷斯号又开始加速，沿着预先计算好的进入角度一头扎向硕大的外星建筑的圆心当中。中转站的圆环转得越来越快，速度快得让人看不出这是圆环，而只是一团模糊的白光。从它的核心迸发出来的能量形成了一圈耀眼的脉动光芒，能量越来越强，越来越密集，直到刺激得人眼无法睁开。

中转站开始燃烧之时，黑斯廷斯号离它只有不到五百公里的距离。一股黑暗的能量从旋转的圆环四周像水波一样散发出来，紧紧罩住了战舰。刹那间战舰闪了一下微光，然后消失，似乎被什么东西吸走了。于此同时它又在一千光年之外的某个地方形成了实体，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质量的中转站附近空无一物的空间中伴着蓝光突然浮现出来。

黑斯廷斯号的驱动核心重新咆哮着恢复了生机，开启了FTL。战舰爆发出强劲的红色热量和辐射，又消失在黑暗之中，把作为接收站的质量效应中转站远远甩在身后。接收站开始关机，中心圆环的转动速度越来越慢。

“我们已经脱离了质量中转站，启动驱动核心。预计26分钟之后到达西顿。”

与其他四名地面作战小队的队员挤在一起，事实上几乎不可能从发动机的轰轰声中分辨出舰载通讯系统中传出的声音。不过安德森不用听取情况进展也知道发生了些什么。由于质量跃迁，他的胃还在翻江倒海。

从科学上讲，他知道运动不适根本不应该发生。在中转站中的运动——从开始跃迁，传输，到达目的地或者说是接收，中转——是一件同时发生的事情，它根本不需要时间；因此，跃迁对人的身体也根本不应该有任何影响。安德森虽然知道理论上是这样，但他从自身的经验来看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

也许这一次他胃里的痉挛只是当他们到达西顿之后因为发现情况不妙而造成的感觉。任何想要攻击西顿研究所的人都要解决至少十五名联盟士兵，就算他们采用了突袭的方式，也至少要动用一支可观的力量。联盟至少应该派一支舰队过来作为增援力

量，而不是一艘只能派遣出五名地面小分队队员的巡逻驱逐舰。

但是再没有其他的战舰靠得这么近，能够及时对救援信号作出反应，而且绝大多数联盟战舰都太大了，没法在行星上着陆。黑斯廷斯号非常小巧，正好可以进入大气层并在表面着陆，而且还能够自行起飞。任何比驱逐舰更大的战舰都只能靠穿梭机或者降落舰作为渡船运送部队，而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时间。

不过他们至少全副武装，每名地面小队的成员都身着护甲，护甲上都装备有充好



电的动力学防护盾生成器，还有视野达到270度的头部护具。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挂了六枚手雷，并端着联盟标准配发的海恩·柯达尔G-912冲锋枪。每支枪的弹夹中都有超过四千颗子弹，每颗子弹的大小比沙粒还小。当以足够的速度发射出去之后，这些只有靠显微镜才能看清楚的子弹将造成极为可观的伤害。

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不管防御技术有多先进，它总是落后进攻武器一步。联

盟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士兵，躯干护甲是顶级的，动力学防护盾是最新的军用型，但是这都不能挡住近距离重武器的直接攻击。

如果他们想在这次任务中活下来，那绝对不会是因为他们的护具很了不得。最终总要落到两件事情上：训练与指挥。他们的性命现在都被握在安德森的手里，而且他能够感受到手下的不安情绪。所有的联盟士兵都受过良好的训练来应对人的身体面对战斗或者飞行时所自然产生的生理和心理压力，这比面对可能发生的战斗时极速分泌的肾上腺素要可靠得多。

他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流露出任何疑虑，他必须展现出绝对自信和镇定沉着的形象。但是他的队员们也不傻，都在自己分析形势。他们也都像安德森一样把所有的情况拼在一起分析。就像中尉一样，他们知道普通的袭击者是不会攻击一个有不少兵力把守的联盟基地的。

安德森一向不相信对大家做慷慨激昂的战前演讲有什么作用，在这里的人都是职业高手。但是就算对于联盟士兵来说，执行任务之前最紧张的几分钟如果四周保持完全的沉默，也很难熬。而且，隐瞒事实也没有什么必要。

“大家都别动！”他说道。他知道尽管外面的发动机还在轰鸣，但是他的指令还是可以通过头盔内的无线电清晰地传送到每个人的耳边，“我感觉这不是几个贩奴船抢一把就跑这么简单。”

“是巴塔里安么，长官？”

问这个问题的人是机枪手军士长吉尔·达，她比安德森还大一岁。当安德森还在阿克图鲁斯接受N7特训的时候吉尔就已经是一线的联盟士兵了。第一次接触战争中，他们在同一支部队服役。她的身高也是六英尺三英寸，比绝大多数男同事还要高。而且她宽宽的肩膀，手臂上强劲的肌肉，以及高大但匀称的身形，也比很多同事都要强，有些男性士兵管她叫“Amy”，也就是“Amazon”（译者注：神话中的强力女战士），不过他们可不敢当着她的面说。一旦发生战斗，他们都愿意有吉尔在身边。

安德森很喜欢吉尔这个人，但是她总是用不合适的办法把身边的人弄得极为恼火。她不相信什么人际关系，如果自己有什么观点，一定会弄得尽人皆知，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她到现在还没有成为一名指挥官。不过，安德森知道如果她问出了一个问题，说明其他人很可能也在琢磨这个问题。

“我们先不要下任何结论，军士长。”

“我们知道他们在西顿搞些什么名堂吗？”这次提问题的是技术专家下士阿麦德·奥莱利。

“这是保密的，我也只知道这么多。所以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做好准备。”

小队里还有两名队员，分别是二等兵印迪戈·李和上等兵丹·沙伊，他们都没有说什么，小队又重新陷入了不安的宁静之中。没有人对此次任务感觉良好，但是安德森知道他们会听从自己的指挥。他已经带领手下多次经受战火的洗礼，赢取了他们的充分信任。

“接近西顿了，”通讯系统打破了沉默，“所有频道上都没有应答。”

这是个残酷的事实，如果联盟还有活人在基地内部的话，他们应该对黑斯廷斯号的呼叫作出应答。安德森低下头护住面部，小队其他人也都照做。一分钟之后飞船进入了这颗小行星的大气层，他们感觉到飞船剧烈的颤抖。安德森一点头，全体都开始最后一遍检查武器、通讯系统和护盾。

“我们已经看到了基地。”耳机中呼叫着，“地面上没有飞船，我们在附近也没有发现任何非联盟战舰。”

“该死的胆小鬼总是打了就跑。”安德森听见吉尔在无线电里嘀咕道。

黑斯廷斯号这次反应速度已经足够快的了，安德森本来指望能和敌人直接交火，但是现在没有发现任何飞船，他也没有特别吃惊。要袭击一个类似于西顿这样防备严密的目标，至少需要三艘战舰一起下手。两艘大的战舰登陆后放下士兵进攻，还要留一艘小的侦查舰在轨道上监视中转站，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报信。

侦查舰一定是看到了黑斯廷斯号在发送端的中转站跃迁之前接收站就被激活，然后立即通知了在西顿的攻击者。提前警报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起飞，飞出西顿的大气层，然后在黑斯廷斯号到来之前打开FTL发动机逃之夭夭。参与攻击的战舰肯定早就撤了，但是他们撤退得一定很匆忙，有可能不得不留下几个攻击者。

几秒钟之后随着一声重击，战舰在西顿的登陆坞着陆了，无休止的等待终于结束。黑斯廷斯号货舱的压力门向两侧吱吱打开，舷梯板放下，形成一个斜坡。

“地面小队，”耳机中传来了贝利艾德舰长的声音，“你们现在可以向基地进发。”



第二章

安德森没有立即派他的队员去追击逃跑的雇佣兵。他们的对手一消失，自己就成为了愚人游戏的玩家。他们所遇到的每个角落、拐弯或者门口后面都可能有埋伏。

相反，吉尔、奥莱利和李都占据好防守位置守备着路口，防止雇佣兵可能组织的反冲锋。惟一可能出现紧急情况的地点被看死，安德森和沙伊可以放心地开始翻检尸体。

战斗中他们一共打死了十名雇佣兵。现在开始搜查尸体——一个食尸鬼式的举动，却是每次对战之后必要的步骤之一。第一步是看有没有受伤的幸存者，防止他们开冷枪。安德森发现所有倒下的雇佣兵都死掉了，稍微松了一口气。联盟的政策不准射杀放下武器的敌人的，所以如果有人还活着的话，押送俘虏，给予救护是一套很麻烦的事情。现在的局势已经够乱的了，如果再有俘虏只是雪上加霜。

下一步是确定他们为谁效力。五名死者是巴塔里安人，三名是人类，还有两名

是图里安人。八个男人，两个女人。他们的武器是大杂烩，都是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型号，制造商也各不相同。如果是官方有组织的军队，一定会用统一的制式武器，武器和防具只会有一个厂牌。这是军队的武器由政府监督，向制造商签订独家供货合同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最大的可能性还是雇佣兵，边界地区许多佣兵组织中的一支。谁出价最高，谁就可以雇他们卖命。许多佣兵都有纹身或者是烙印，刻在肉体上，宣誓向某个佣兵组织效忠。一般都刻在胳膊、颈部和面部。但是安德森从尸体上惟一能够找到的印记只是粗糙结痂的皮肤上模糊的斑点。

他有些失望，但并不吃惊。对于保密性很强的任务，他们在开始行动之前先要用脱皮酸清洗掉身上的印记，等任务完成了再刻上去。过程简单但痛苦，这笔费用要向雇主讨要。显然雇用他们向西顿发起攻击的组织惧怕联盟报复，如果事情有什么纰漏，也尽力不留下任何可能暴露自己的痕迹。

安德森和沙伊清点完尸体，从他们身上剥下手雷、急救包和其他所有又小又便于携带的东西之后，佣兵还没有发动反击。

“看来他们不会再从那里出来了。”吉尔嘟囔道。安德森走到了她的身边。

“那我们就杀进去追他们，”安德森回答道，为自己的动力学护盾发生器换上了一个新的能量包。“我们不能一直在这里等下去，而且我们还有可能在里面发现有自己人活着。”

“也许还有更多的佣兵。”奥莱利说道，也为自己换上了新的能量包。

下士只是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而已，他们只知道基地深处还有另外一队雇佣兵，而从战斗中跑掉的两个人已经对雇佣兵增援力量给出了警告。但是就算他们现在面对的是陷阱，也不能走回头路。

中尉给了自己的手下一点时间整理装备，喊出指令：“吉尔、沙伊掩护，我们出发！”

他们以一个标准的联盟巡逻阵型前来到了那条好似刀砍斧劈的小路上——两名士兵打前站，安德森和奥莱利退后三米跟在他们身后，李再退后三米看守后方。他们都端好枪准备随时开火，众人缓慢但稳妥地在这条坎坷不平，四周都是石块的小路上推进。现在他们正式处于作战地区，细心、警觉远远比速度重要，一刻的疏忽或者注意力未集中都可能给全队带来灭顶之灾。

推进了十米之后，小路向左急转。吉尔打出手势，全队都停了下来。吉尔趴下身子，从拐角上伸出头看了看里面——这有可能使她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她缩回身子，打出了“安全”的手势，全队又继续前进。

绕过这个转角，二十米外又是一道被锁住的安全门。这道门被上了锁，安德森打手势让奥莱利过来，下士赶紧过来，掏出他的小工具破解开了锁定码。全队散开站好位置，形成了清场的阵型。

“如果这些雇佣兵能够锁住这道安全门。”等待门开的时候吉尔向她的指挥官低

声说道，“这意味着他们拥有基地的密码，肯定有内部人员和他们通消息。”

安德森没有回答，只是坚定地点了点头。他不愿去想像西顿内部有人背叛了联盟，但这是惟一有意义的解释。雇佣兵们知道基地在等待一艘外界补给飞船的到来，而且也知道正确的着陆代码，这样才有可能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情况下降落到星球的表面；他们对地面建筑的布局非常熟悉，这样才会直达电梯，在路上把所有的人杀光，一个也没有跑掉；而且他们还能够搞到严格保密的锁定码，这样才能够锁死安全门。所有的这些证据都指向了一个无法逃避的结论——西顿内部有叛徒。

安全门向一边滑开，全队投入行动。先是向里扔了一颗能刺瞎人眼的闪光弹，然后冲了进去，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他们现在站在一个大大的方形房间里，每边大概有二十米宽。闪亮的金属墙壁和天花板以及加强型地板明确无误地告诉他们，这里是研究所的核心地带。每样东西都有光洁圆滑的现代感，与他们刚才经过的自然形成的粗砺隧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个门厅通向左边，另一个门厅通向右边。

“我发现这里有血迹。”左边的奥莱利说道。“新鲜血迹，还没有干！”

“我们跟着血迹走，”安德森做出了决定，“李和沙伊，你们在这里留守。”他不愿意分散队伍的力量，但是他们不知道基地的布局如何。他可不希望两倍于他们的敌人从身后突然出现，然后直奔电梯逃之夭夭，“吉尔、奥莱利，就位！”

留下两名大兵守住惟一的出口，安德森和另外两个人开始向左侧的门厅进发。他们越走越深，越走越复杂。里面也有几个岔路口，但是安德森不愿意再次分散小队的力量，三个人只有一路跟着血迹走下去。一路上他们经过了许多房间，从桌子和桌上的电脑来看，绝大多数是小型办公室。就像上面的寝室一样，每一间都被重火力扫射过。从地面开始的屠杀狂欢毫无衰减地一直蔓延到了地下，而且雇佣兵还是和上面一样杀死遇害者之后不留尸体，令人费解地将他们全都拖走。

五分钟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直跟踪的血迹源头。一个图里安人面朝下趴在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的地板上，腿部的伤口还在大量流血。安德森认出他是从刚才的战斗中逃走的两个佣兵的其中一位。他小心翼翼地靠过去，单膝跪下想要看看对方是否还有脉搏，但是可惜没有。

房间只有一个出口，不过又有一道安全门从另外一边锁死了。

“你觉得他的同伙会在里面么？”吉尔问道，用冲锋枪指了指那个入口。

“我表示怀疑，”安德森说道。“他的同伙可能知道我们会跟着血迹追过来，可能早在之前的岔路口就已经抛弃了这个流血的家伙，只等我们经过就拼命往回跑找到出口。”

“我希望沙伊和李没有打瞌睡。”吉尔说道。

“他们可以搞定他。”安德森向吉尔保证，“我对这扇门后有什么东西更感兴趣。”

“也许是主研究实验室。”奥莱利这样猜测道。“也许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些答案。”

他们把死掉的佣兵搬到一边。如果门后面还有一场恶仗要打的话，就没有必要在尸体上玩什么花样。根据安德森的指令，下士又破解开了这一道安全门。安德森和吉尔准备好做另一次清场。

这次是吉尔第一个冲进了房间，这个房间里还是没有人，至少是没有活人。

"老天发发慈悲吧。"吉尔倒抽一口凉气。

安德森也走进房间，看见眼前的悲惨景象，胃里又开始翻江倒海。奥莱利说的没错，他们这次到达了主实验室的中心，中心服务器占据了大部分空间。惟一的出入口就是他们刚刚经过的安全门。就像基地里的其他房间一样，所有的仪器都被打得稀巴烂，决不可能再修好。

不过这些都没有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至少有三十具尸体堆在房间里，大部分沿着墙堆在门旁。他们的制服显示了自己联盟工作人员的身分，在研究中心其他地方被杀死的警卫和研究人员都在这里了。尸体到哪里去了这个谜团解开了，虽然安德森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都被拖到了这个地方。

"寻找生还者么，长官？"吉尔问道，语调中不抱什么期望。

"等一下。"安德森说道，高举起自己的手，示意小队原地不懂。"一下也不要动。"

"哦，老天，"奥莱利轻声说道，刚刚发现安德森看见的东西。

整个房间里布满了炸药，不是简单的感应触发雷，而是不计其数的十公斤一包的炸药被精心安放在实验室的各个地方。对安德森中尉来说，一切都豁然开朗。

实验室里的炸药足以将一切都化为青烟，其中就包括遇难者的尸体，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尸体都被堆在这里的原因。爆炸之后不可能再辨认出谁是谁，这也就是说背叛西顿的人也会被认为在爆炸中和他人一起死去。他们可以为这个叛徒再弄一个新的身分，靠罪恶的金钱逍遥法外而无须担心后果和影响。

一声"嘀嘀"让安德森意识到，找出谁是叛徒是当前最不重要的事情。

"计时器！"奥莱利倒吸一口凉气，声音明显恐惧而紧张。

一秒钟之后嘀嘀声又响了起来，安德森忽然意识到那具流血的雇佣兵的尸体将他们带进了这个陷阱。爆炸在倒计时，而整个小队的命运——死或生——将取决于他的下一个命令。

在嘀嘀作响的倒计时中，他的脑子开始飞快地分析和评估形势。这些炸药所带来的冲击波将会非常强大，不光能把这个地下实验室化为灰烬，甚至有可能造成隧道塌方，电梯旁边的天然洞穴也会塌下来。就算他们跑得足够远没有被炸死，在等救援队的这段时间里空气就会被耗光。

奥莱利是个技术专家，他有可能在爆炸之前就将引信排掉，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找到引信的话，如果这里没有备用引信的话，如果引信的制造商是奥莱利熟悉的厂家的话，如果引信没有内置欺骗装置防止别人动手拆弹的话……

太多如果了，不可能选择拆弹。这意味着他们惟一的选择就是……

“跑！”其他两个人一听到命令就开始飞快地奔跑，好像脚下生了轮子。他们沿着过来时的原路连跑带跳。

“沙伊、李，”安德森通过自己的无线电喊道。“去电梯那里，现在就去！”

“是，长官！”一个人喊着回话。

“尽可能在电梯里多等我们一会儿，但是如果我向你下令先走，你就不要等我们了，自己走，明白了么？”

无线电的那端只有静默——安德森能听到的惟一的声音就是这三个人跑向门厅时靴子蹬在地上的声音和沉重的呼吸声。

“大兵，你听见我的话了么？如果我说要走，你他妈的就自己走，别管我们到了没有！”

他听到了一声不情愿的回答：“明白了，长官。”

他们一直在通道里拼命奔跑，遇到障碍就跳过去，绝望地想要跑赢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没有时间去想暗处是否有敌人伏击，他们只能寄望于根本没有伏击。

快要到达安德森先前命令李和沙伊把守并在那里等待的门厅时，运气用完了。军士长吉尔跑在最前面，归功于她的两条长腿，迈出的每一步都比其他人要大一些。面对障碍也能快速跳过去，所以她比两位男同事领先了几米。她全速冲进了房间……然后冲到了一排打过来的子弹上。

那个惟一幸存下来的雇佣兵是个巴塔里安人，他正在那个门厅等着他们。他一定是在沙伊和李接到安德森的撤退命令之后走到这个门厅里来的。然后他就开始耐心地等待，希望能够抓住机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一下小小的复仇。

子弹的力量放倒了吉尔，她一下子向前倒下。她自身向前的惯性使她翻了一个筋斗才停下来，趴在房间的角落里一动不动。

安德森是第二个冲进房间的，上好膛的冲锋枪开始喷射火苗。正常情况下冲向一个端着枪的敌人无异于自杀，但是这个雇佣兵愚蠢地将注意力全部放在吉尔身上，只看到了她跌倒趴下，却没有看安德森的方向。当他想转身向对方开火的时候，中尉几乎已经冲到了他的身上。两个人离得非常近，安德森即使边跑边瞄准也能在他的胸口打开一个大洞。

半秒钟之后奥莱利也冲进了门厅，看见吉尔身下的血泊快速蔓延开，也停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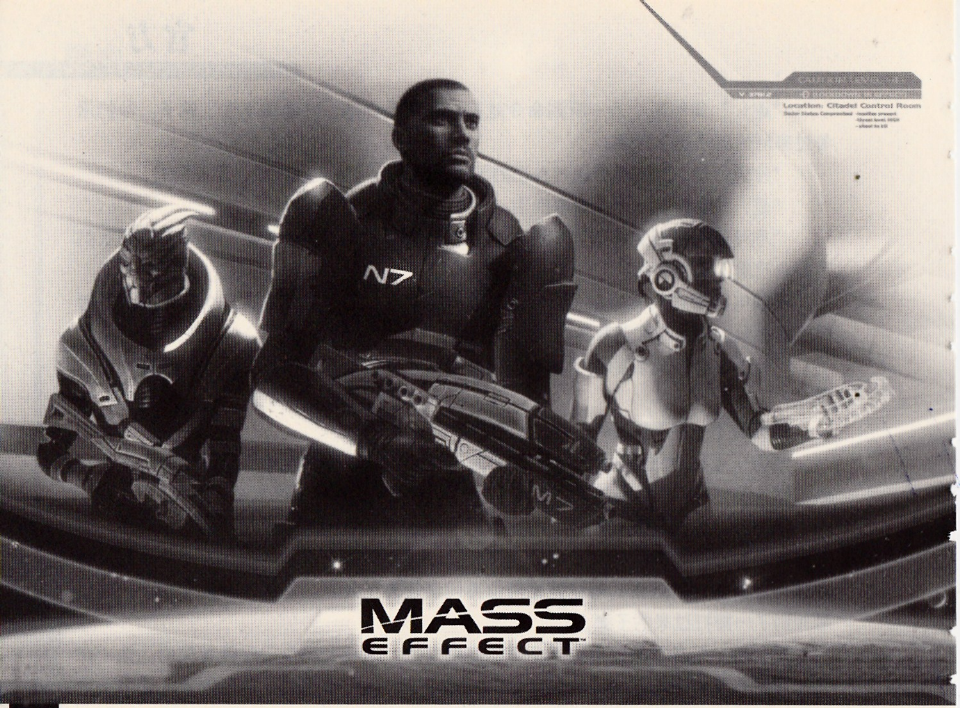
“快走！”安德森冲他喊道。“去电梯那里！”

奥莱利稍微点了点头继续奔跑，留下安德森查看自己倒下的同伴。

中尉单膝跪下将她的身体翻过来，看到吉尔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他几乎跳了起来。

“那个蠢货瞄得太低了。”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他打中了我的腿。”

安德森朝下看过去，果然如此。一串子弹穿过了她身体的护盾，但是被身体的护甲弹开，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只在外面留下了几个像是牙齿咬过的痕迹，护甲有些变



色；但是右腿是护甲相对薄弱的地方，穿透力强的子弹又已经消耗完了护盾的能量，右腿被打得不成样子。

“你玩过背人的游戏么，士官长？”安德森问道，将自己的武器扔在地上，又开始脱自己身上的护甲。

“我从来不是玩背人游戏的小女孩，长官。”她回答道，解开自己的皮带，把所有装备都扔到地上。

“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解释说，低下身，把她扶成坐姿。她的身上还穿着盔甲，但是他们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你只要抓紧我就行了。”

他尽力帮她将胳膊环到自己的脖子和肩膀上，然后站起来，这个女人庞大的体重让他趔趄了两步。他把手伸到背后支撑住这个女人的体重，抓住她的大腿和屁股，而她的手臂紧紧环绕在安德森的脖颈上。

“头晕。”她喃喃说道，吉尔尽量忍受这么一动给她的四肢带来的痛楚。

安德森跌跌撞撞走了两步，寻找一个背着这么沉重的队友时也能快速走动的方法。当他终于走出通往充满钟乳石的天然岩洞的小道时，总算找到了一个能快步前进的姿势，虽然不那么好看。这时计时器引爆了炸药。

从研究基地的主实验室奔来了热浪、火球和冲击波，所过之处尽为灰烬。门挣脱铰链倒下，地板崩起，墙壁融化。

即使是远在电梯旁的天然洞穴也感受到了爆炸。爆炸的效果分三个阶段传来。首先，安德森脚下的大地似乎在颤抖，他几乎要摇晃着倒下去，吉尔的脚刚一碰到地面，她就开始尖叫，但是声音很快被第二阶段的效果淹没了。轰轰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在狭小的洞穴中回荡，淹没了其他的声音。最后是热浪像一堵墙一样推进过来，从过道中游龙一样前进，将他们裹住，推倒在地上。他们感觉肺好像在燃烧，只能大口喘气。

安德森努力呼吸，有一下子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他挣扎着保持清醒。爆炸所推过来的超热气流在洞中渐渐消散，他感觉刚才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按压着自己的胸部，要把他向地上推，这股压力也越来越小了。

他们还没有脱离危险。爆炸的力量波及到了这个岩洞。人工灯光的电线晃来晃去，摇摇欲坠，在洞中投下疯狂缭乱的影子。虽然安德森的耳朵一直在嗡嗡作响，但他还是能够清楚地听到墙壁和顶上的岩壁裂开时所发出的嘶哑的巨响，这个洞要塌了。

“奥莱利！”他通过无线电吼道，希望电梯里的三个人依旧可以听到他的命令。“这个地方在塌方！到地面上去！现在！”

“你和吉尔怎么样了？”安德森的头盔里回答的声音很小，却仍可以分辨出这是奥莱利的声音。

“你们到地面上以后再下来！”他喊道。“现在就走，这是命令！”

他没有去等手下的回应，而是挣扎着先看看军士长吉尔现在如何。吉尔腿上的外伤太痛苦，简直无法忍受；再加上爆炸后所带来的冲击，她已经晕了过去。中尉聚集起身体里最后的力量挣扎着站了起来，就像消防队员一样把吉尔扛上了自己的肩膀。

岩洞即将崩塌，他开始了最后向自由世界绝望而蹒跚的冲击。石笋轰然倒下，就像巨大而粗糙不平的石灰质长矛。这些脆弱的石柱在洞里支撑了千百万年，终于倒下。巨大的裂缝从脚下、墙壁和头顶向两端伸展，越来越大。巨大的石块好像被剪刀剪开，向地面翻滚着砸下来，激起一阵尘土，小石块四处飞溅。

安德森只能尽量避开这些石块，他现在除了尽力向前走，并且祈祷不要有一块大石头砸在他的头上，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他强迫自己的精神集中在把这只脚移动到那只脚之前这件事上。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回去。吊灯的光线晃来晃去，这让他很难看清脚下崎岖不平的道路，踩实一步越加困难。刚才冲击波的震撼让他像是挨了一顿打。筋疲力尽的感觉袭来，他腿部和臀部的肌肉如同烧着了一样。

任务开始之时分泌的肾上腺素已经无影无踪，他的身体里再也提供不出任何能量了。他走得越来越慢，肩膀上没有知觉的女人感觉就像身边如雨点般落下的岩石块一样沉重。

电梯终于映入了视线，他并不吃惊地看到了奥莱利、沙伊和李仍然在那里等他。看到他们的指挥官像个活死人一样蹒跚而行，他们三个人一下子冲了过来。安德森实在筋疲力尽，无法拒绝。他把吉尔从肩膀向旁边滑下，交到了两名大兵的手里。两个

大兵一个托着吉尔的肩膀，一个抱着她的臀部。

重担猛然卸下，安德森失去平衡几乎倒下，但奥莱利扶住了他，安德森终于走完最后的二十步，身后的洞穴开始大规模塌方。

电梯门关上，轿箱向地面艰难地行进。这一段也并不平稳：电梯一阵一阵地向上升，齿轮发出吱吱和呲呲的尖叫。没有人说话，好像他们担心哪怕谈论一下目前的倒霉形势都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安德森只是躺在他倒下的地方，不停地喘着粗气。

在他们到达顶部，终于散落在地面上的时候，安德森终于积聚起了足够的力量说话。“我告诉你们不要等我。”全队在向黑斯廷斯号进发的时候安德森说出这样的话惩罚他的小队，两名大兵还抱着失去知觉的吉尔。

“我应该给你们每个人降一级，因为你们违反了命令！”他停下来，让大家好好想想他的话。“或者，向上面举荐你们每个人都获得一枚勋章。”



第四章

上尉卡莉·桑德斯是个聪明的女孩：她是联盟最顶级的计算机与系统技师之一。她很有吸引力，在不执勤的时候，基地的其他士兵无论干什么总是希望捎上她。她还很年轻，现在才26岁，至少还可以享受半个世纪健康的年头。而现在，她知道自己在铸成大错的边缘。

她警惕地朝酒吧四周看了看，紧张地喝着自己的饮料。桑德斯把身体又向自己的小角落里挪动了一下，希望没人能注意到她。她有着普通的身高和身形，惟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的一头及肩金发——在这个基因特性越来越不明显的时代，天生的金发几乎绝种了。不过她的金发不那么纯净——有几缕像是棕色的头发。这个年代，依然有不少人类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金色。她站在人群中也并不出众，这令她在这里没有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黑洞酒吧被人群挤得满满的。

人群当中绝大多数是人类，这并不奇怪，这间酒吧坐落在空间港口伊莱修姆的高档消费区里，从起落港走路就可以到。伊莱修姆港可不简单，是联盟在天连边界地区资格最老也是最大的殖民地。但这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老板是其他种族。巴塔里安人影响力最大，桑德斯总是可以轻易从人群中通过强壮颈部上窄窄的脑袋把他们分辨出来。他们的鼻孔非常大，三角形的鼻子却几乎缩在面部里，鼻尖指向扁扁的嘴唇和尖尖的下巴。他们脸上的毛发又细又短，就像马鼻子上盖着的天鹅绒——尽管他们嘴巴边上的毛发又长又厚。他们的脑后有一条隆起的软骨，从头骨一直长到颈椎后面。

不过，显然巴塔里安族最独特最毫无争议的特点是他们有两对截然不同的眼睛。

一双分得很开，长在面部角上突出来的骨槽中，这也让他们的头骨都长成了钻石的形状。第二对眼睛就小一些，之间的距离近一些，长在脸的上部，前额中间的下面一点。巴塔里安人和你说话的时候总是习惯用他们的四只眼睛盯着你，对于只长了两只眼睛的种族来说，要想弄明白究竟应该看着他们的哪一双眼睛总是非常困难。不能保持视线接触总是让其他的种族不知所措，而巴塔里安人经常是利用这一点在谈判或者讨价还价之类的场合中谋取好处。

就像联盟政府一样，巴塔里安政府也积极在边界地区安营扎寨，想要建立起自己的立足点向外形成扩张带，但是起码目前黑洞酒吧还在接待所有的异族人。卡莉在人群中还看见了几个图里安人，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都被脑袋上布满花纹的硬肉壳掩盖住了，这层壳盖在他们的脸上，像是难看的异教徒面具。她注意到行动敏捷，有着标枪一样眼睛的一小撮萨拉里安人正直接向房间中央走去，两个巨型的克罗干人栖身于入口外的阴影之中守卫着大门，他们的两条后腿就像史前的恐龙一样粗壮有力。几个圆形的沃鲁斯人在房间里踯躅而行，还有一位轻盈美丽的阿萨利族服务小姐毫不费力地在人群中穿梭，从一张桌子到另一张桌子，托盘中的酒水一滴都不会漏出来。

卡莉孤身一人来到了这里，但是好像酒吧里其他所有的人都是成群结队。他们或者靠在吧台上，或者挤在高高的圆桌旁边，或者在舞池里疯狂的扭动，或者干脆靠在墙边。似乎每个人都在享受欢乐的时光，与朋友、同事或者生意上的伙伴谈笑、聊天。卡莉感到很奇怪的一点是，他们竟然能够听得清楚对方在说些什么。这里至少有五十对人在交谈，持续不断的喧嚣似乎要将房顶掀开，并像浪潮一样把她打翻在地。她试着把自己往小小的角落里塞得更深一些以逃避这里的声浪。

当她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觉得人群的出现会让自己有一种安定感，也许她在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就会消失。但是黑洞酒吧的饮料就像他们的名声一样名不虚传，她的第二杯才喝到一半就感觉意识有些模糊了。这里太吵闹，太多运动，她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周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上。这里没有人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个躲在角落里的单身女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是她发现自己总是一遍一遍地扫视房间，看有没有人在盯着她。

至少现在没有人在向她的方向看，不过就算知道没有人朝她的方向看，她也没有感觉更好受一点。她现在处境不妙，即使不少酒精下肚也不会让事情好转。卡莉把自己的饮料放在酒吧墙壁里凹进去的小台子上，希望能集中精力整理一下思路，看看目前形势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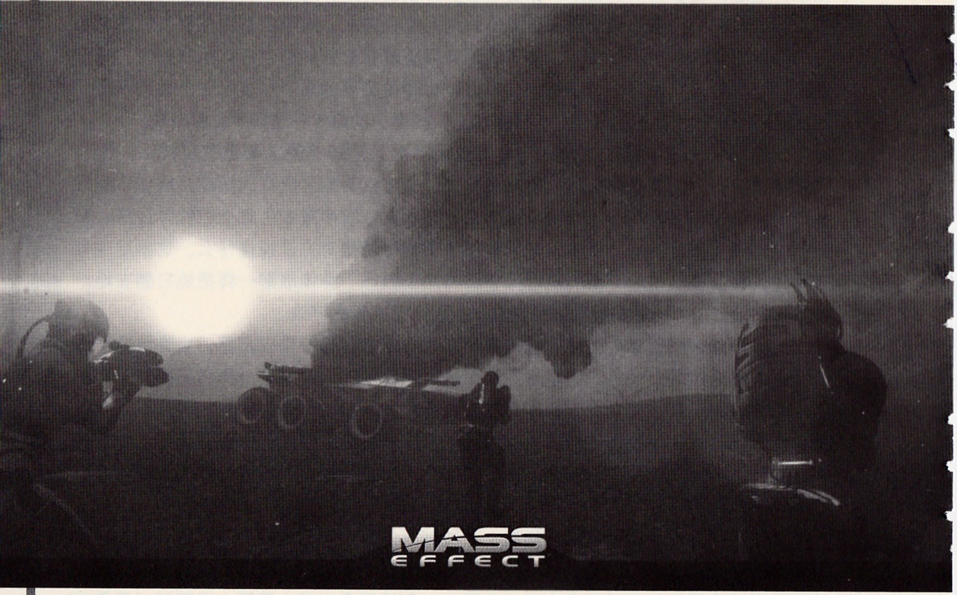
十六个小时之前她未经许可离开了西顿研究中心的基地。离开基地本身就是违法的，而且她在八个小时之后轮到她值班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这就是罪加一等。擅离职守是相当严重的事件，可能在她的档案里留下永久的记录。而且，再过四个小时，她的状态就会正式变成UA——未经允许缺勤，这是一项有可能被交给军法庭审判的罪行，后果可能是遭到不体面的开除，甚至是坐牢。

她又端起了酒杯，深深地抿了一口，希望酒精能够束缚住她野马一般狂乱的思

绪。当她昨天离开的时候，一切都似乎非常简单，卡莉有证据表明她的上级正在秘密从事非法的研究，而且她决定向上面汇报此事。她先是侵入管理安全档案的电脑为自己伪造了一张通行证，接着刷卡登上了一艘离开基地的太空穿梭机，几个小时之前到达了伊莱修姆，她准备在这里想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

现在有了充足的时间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她发现自己的行为并不像一开始认为的一样非黑即白。她并不清楚由于她的报告会让基地里的多少同事接受正式的质询。如果和她一起工作的那些人，她认为是自己的朋友的那些人也卷了进来，怎么办？她真的希望他们因此下台么？卡莉甚至有一种感觉认为自己的行为就是背叛。

但是卡莉的犹豫很快就超越了自己作为一名士兵的忠诚，她正以自己的职业生涯



为代价进行冒险。她有证据表明西顿正在从事超出正式确定的范围之外的研究项目，但是她的证据是顶级机密文件，这些证据来源于非法的泄密，在法庭上将不被采信，作用不会比她自己的怀疑和直觉更大。她的直觉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从技术上讲，这种私自调查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联盟的背叛。

她越想越多，越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将向何处去，卡莉不敢说自己的上级就是一个人操办此事，也不敢说这项非法的研究不是来自更高级别的命令。如果自己找去汇报的那个人正好是第一个下命令让他们从事此项非法研究的人呢？事情会有所改变么？

还是被他们隐瞒起来？是否有可能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搭进去，或者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后果却是白白坐大牢？

实际上，如果他们真的想要找到她，并不是一件难事。卡莉以自己的假通行证留下了搭乘前往伊莱修姆港的穿梭机的记录，但是她怀疑联盟会派个人跟在她后面。

直到她持续失踪超过二十个小时才构成犯罪，所以她还有一点点时间考虑一下该做什么。

其实这几个小时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从她一开始接触这个棘手的问题，心里就一直不断地在挣扎。卡莉太烦，睡不着觉，也不敢回到西顿面对那些指控，她害怕那些压力。她从一个酒吧走到另一个酒吧，每个地方都只喝上一点点就走，这样才能让自己冷静一些。她从来不在一个地方呆太长时间，害怕吸引不必要的注意。卡莉一路经过了酒吧、休闲屋和夜总会，期望能够找到突然出现的灵感奇迹般解决自己现在的烦心事。

她瞄了一眼安装在酒吧另外一端墙上的大屏幕中的新闻，一副熟悉的画面吸引了她的眼球。虽然她听不清播音员在说些什么，却认出了西顿研究中心的资料图片。她感到迷惑不解，皱了皱眉，眯起眼睛努力读取屏幕下方不断滚动播出的小字：

联盟研究基地遭受攻击……

她的眼睛大大张开，一挥手将吧台上的玻璃杯扫在了地上，没喝完的酒流了出来。她顾不上这些，走出了她自己小小的角落，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无意识地推开前面的人，也不管自己是否太过用力。直到她靠的足够近，才听到播音员的话：

“细节仍不清楚，但是我们已经从联盟接收到了官方的正式确认，西顿研究中心已经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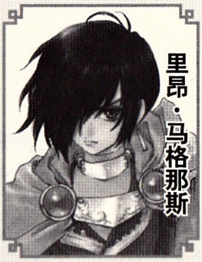
To Be Continued



宿命传说
苍黑的思念

原著／矢岛さら 译／子云

人物介绍



塞伊喀鲁特王国客座剑士，剑术高强，因神之眼被盗而开始在全世界追查其下落。



出身于塞伊喀鲁特王国克雷斯塔镇的透镜猎人，守财奴，实际上是里昂的亲生姐姐，休格的女儿。



菲兹喀鲁特利尼村出身，因与露蒂一起在王国遗迹内偷窃宝物而被里昂抓获。



露蒂的搭档，失去了过去的记忆，同样因偷窃王国的宝物而被抓获。



史特雷兰兹神殿的祭司，为承担起解开神之眼封印的责任而加入了队伍。



凡达利亚王国王子，高大帅气，远见卓识，擅长使用剑，弓术超群，师从弓术高手阿尔帕。



里昂的守护者，性格有些软弱、自卑。与里昂在一起后，改变了很多，对主人非常忠心。



斯坦的守护者，正义感很强。平时总是以一副长辈的身分训斥斯坦，但有时比他更热血。



水上城公国希坦领主的三公子，自称"浪子乔尼"，性格玩世不恭。



弓术高手阿尔帕的孙女，继承了祖父的高超技艺。她单恋着伍德隆，希望能赶快成长为一名淑女。



露蒂的守护者，冷静而温柔的大姐姐。从露蒂出生起便一直和她在一起，关系如同亲姐妹一般。



菲莉娅的守护者，性格温和的老者，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出出色的指挥才能，非常值得信赖。

巴提斯塔

史特雷兰兹神殿祭司，曾是菲莉娅敬重的前辈，与克雷巴姆一同抢走了神之眼。

克雷巴姆

史特雷兰兹神殿大祭司，抢走了保存在神殿中的神之眼，并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破坏活动。

前情提要

为追寻神之眼和克雷巴姆的下落，里昂等人在史特雷兰兹神殿遇到了祭司菲莉娅·菲利斯，而整个行程也变得愈加复杂、遥远。在沉没的运输船拉第斯罗，菲莉娅得到了属于她的守护者——克雷门提，这也使一行人的战斗力得以增强。旅行途中，斯坦的关心和照顾让里昂的心中产生了一丝微妙的变化。根据奥伯隆公司卡尔巴雷伊斯方面负责人巴鲁克提供的线索，里昂等人来到诺伊舒达特并见到了负责人伊雷娜和斗技场的冠军麦迪·敲钟汉。一番忙碌之后众人抓到了与克雷巴姆一同抢走神之眼的巴提斯塔，里昂设计将其放走，并根据电击头饰找到了他的所在地——水上城公国的希坦……

第五章

船员为里昂等人介绍了前往港口的沿途情况：莫里乌城的正面已被封锁，只能从后面绕过去。由于那座城市由水路相连而成，因此交通工具自然而然地就是船。

（真是个倒霉的城市。）

里昂在心里咒骂着，他无论如何也不希望斯坦等人察觉到自己晕船。虽然水路纵横交错，但幸好到达莫里乌城所花的时间并不长，一行人很快就找到了正抬头仰望建筑于石基上的城后门的乔尼。

“乔尼！”

“你们怎么会……我不是说不需要帮忙么？”听到斯坦的喊声，乔尼惊讶地回过头来。

“我们和巴提斯塔之间也有一些恩怨。”

听完菲莉娅的话，乔尼无奈地叹了口气：“没办法，那就拜托了。”

“一起战斗吧！”斯坦用力点了点头。

“那么，我要从巴提斯塔的眼皮底下把菲特救走。牢房的位置我已经摸清了，出发吧。”

他应该很熟悉好友家中的情况，里昂想。乔尼开始用手敲打起石基，看起来像是在寻找适合攀爬的石块。可是不一会儿众人眼前的石基却突然活动起来，一个足以让人通过的黑漆漆的入口出现了。

“是个暗门，快，都进来吧。”

幽暗的地道连接着城里的重要设施。乔尼带着里昂等人朝地牢走去。只有火把的光亮照在木质的围栏上，隐隐能感到里面有人影在晃动。

“哟，莉雅娜，最近还好吗？”乔尼用调侃的语气打起招呼，仿佛他只是到这里来找老朋友玩的。

“乔尼？”一个年轻女性大叫起来，她就是菲特的妻子。

里昂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地牢很宽敞，但却没有别的什么人存在。

“你到底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从外面走进来的。”乔尼笑着，用温和的语气安慰起莉雅娜，“先在这里忍一下，我一定会把菲特救出来的。”

“嗯，拜托了！”莉雅娜抓住栏杆，看着乔尼。

“接下来就是那个冒牌货了。”

“咦？不是去找菲特么？”走出地牢，露蒂感到很意外。

“这座城里还有一间牢房，菲特应该就在那儿，放心吧。”乔尼似乎很在乎那些来帮助他的人想要打倒巴提斯塔的感受。

（这个人……）

里昂看着乔尼的侧脸，虽然嘴上说只要能随心所欲地生活便足以，但他身上依然透着一种深谋远虑的高贵气质。一种深藏不露的感情——虽然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正在他的体内翻腾。

里昂惊讶地发现，他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对乔尼产生了一丝亲切感。

强劲的风吹得松枝不停地摆动。在由阁楼延伸出去的阳台上，里昂等人见到了他们的目标。

“巴提斯塔！这次不会再让你跑掉了！”斯坦的喊声被卷进了风中。

巴提斯塔嚣张地坐在椅子上：“你们居然找到这里来了！我可不会再像上次那样了！”说完又站起身，瞪着里昂一行。

“啊……”玛丽惊叫起来，“头饰没了……”

安装在巴提斯塔头上的电击头饰确实已经不见了。

“那个？那种无聊的东西早就被我扔了。”

听完他的话，玛丽有些伤心失落，但很快这种情绪就变成了敌意。菲莉娅朝巴提斯塔走去，双手紧紧地交叉在胸前：“巴提斯塔，现在还来得及，不要再和克雷巴姆狼狈为奸了！请回到从前那个虔诚的你吧！”

“哼……”巴提斯塔不屑地嘲讽道，“你可真是善良啊。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神，跟随克雷巴姆也是想过得舒服点儿，仅此而已！”

“你会遭天谴的……”巴提斯塔的话让菲莉娅全身颤抖起来，“竟然亵渎神明，我绝对不会饶恕你！”

“你打算把我怎样？菲莉娅你这个废物能干得了什么！”巴提斯塔皮笑肉不笑地说完，将两只手高高举起，伸向了莫里乌的天空，手腕往上的部分变成了锐利的爪子，“这是克雷巴姆大人赐给我的力量，就让你们见识见识吧！”

里昂等人立刻在阳台上散开，准备好了各自的武器。

“啊啊啊！”巴提斯塔冲了过来。

“哇啊！”手握狄姆罗斯的斯坦被对方迅捷的动作吓了一跳。玛丽立刻冲上前使用猛袭剑，挡住了敌人的Rolling Pain。

『斯坦，别愣着！』

“我、我知道。”

巴提斯塔趁着斯坦被狄姆罗斯教训的时机，以Aerial Crow将他打飞，然后又重重地扔在地上。

“哇！”

“斯坦！”露蒂迅速跑过去，开始帮斯坦回复。

同时，乔尼开始拨动琵琶的琴弦，麻痹伦巴的声波击中了正准备攻击菲莉娅的巴提斯塔。

“啊啊啊……”他的利爪依旧锁定在曾经的神殿同事身上，但身体却因麻痹而无法行动。

“神啊……”菲莉娅用颤抖的双手握住克雷门提，与巴提斯塔相持着。

“动手吧，菲莉娅！”

『怎么了，菲莉娅？不要犹豫。』

虽然体力已经回复的斯坦和克雷门提一直在鼓励菲莉娅，但她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挥动手中的剑。

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里昂轻轻咋了下舌：“闪开，让我来。”

麻痹消失后，巴提斯塔的利爪和夏露狄耶数次碰撞在一起，摩擦出刺耳的声响。

（怎么回事？）

里昂觉得有人正看着他，一瞬间，他的目光又转向了同伴。

（乔尼……盯着夏露狄耶？）

乔尼应该是惦记着水上城公国的宝剑吧，里昂皱了皱眉头。

（绝对不会还给你的！）

“上，夏露！”

『好的，少爷！』

里昂盯着巴提斯塔，看准时机，跳起后从上至下将剑刺了出去。

“哇啊啊啊啊！”

“好机会！”斯坦迅速跑过去，从正面将狄姆罗斯刺进了摇摇晃晃的巴提斯塔的身体里。

“啊……怎么会这样……”巴提斯塔倒在了地上。

“巴提斯塔……”菲莉娅跑到他身边，跪在了地上。

巴提斯塔睁开眼，缓缓抬起头看着她：“哼……杀了我吧……我侮辱了……你的神明……”

“……”菲莉娅只是拼命地摇头，然后把克雷门提放在了地上。巴提斯塔的头轻轻歪了下去，便在血泊中一动也不动。

泪水停留在菲莉娅的眼中，她回过头去，看着同伴："对不起，请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好吗？我马上就会追上你们的。"

"嗯，好的。"里昂等人离开了。

风渐渐小了。菲莉娅突然感觉到什么，猛地抬起头来。斯坦正担心地看着她。

"对不起……"

"用不着道歉。"

"他曾经是个很虔诚的神官，也是好前辈。我很想信任他……我是不是太脆弱了？"菲莉娅低头看着早已离开人世的巴提斯塔，问道。

"没有那回事。"斯坦立刻否定了，"像现在这样就可以了。你很善良，这样才是菲莉娅啊。"他一边寻找着合适的话，一边用力握住了手中的剑。

"斯坦……谢谢你。"菲莉娅从心里感激他。

里昂让同伴们先行离开，他则在稍远的地方静静观察着斯坦和菲莉娅。当看到菲莉娅眼中划过的泪水时，他背过了身。

"菲特！你没事吧？"乔尼跟牢狱中自己的老友打起招呼。

"乔尼……你终于来啦。"

"放心吧，莉雅娜她没事。还有，这些人是来帮忙的。"

"可真是蜂拥而至啊。"两人相视而笑。

斯坦挥动起狄姆罗斯，轻而易举地打破了牢门的锁。

"非常感谢各位能来救我。我是菲特·莫里乌，前领主基诺的儿子。"

"基诺大叔是不是被迪贝利斯给……"

"嗯……"从牢房出来的菲特低垂着眼皮。

"虽然很唐突，但我们有事相求。"里昂毫无顾虑地对依然沉浸在父亲之死的悲痛中的下任领主说道，"我们想去多凯，请出动黑十字舰队。"

"……原来如此，是这么回事啊。"乔尼点了点头，但菲特却没有同意。

"我们必须要抓住克雷巴姆。"斯坦也恳求道。

"可是……"菲特看了看自己的好友。

"这些家伙肯定没问题。"乔尼继续说，"而且我也会跟他们一起去。"

"乔尼？"意外的进展让斯坦等人困惑了。

"你竟然会这么说……那么是为艾蕾诺雅的事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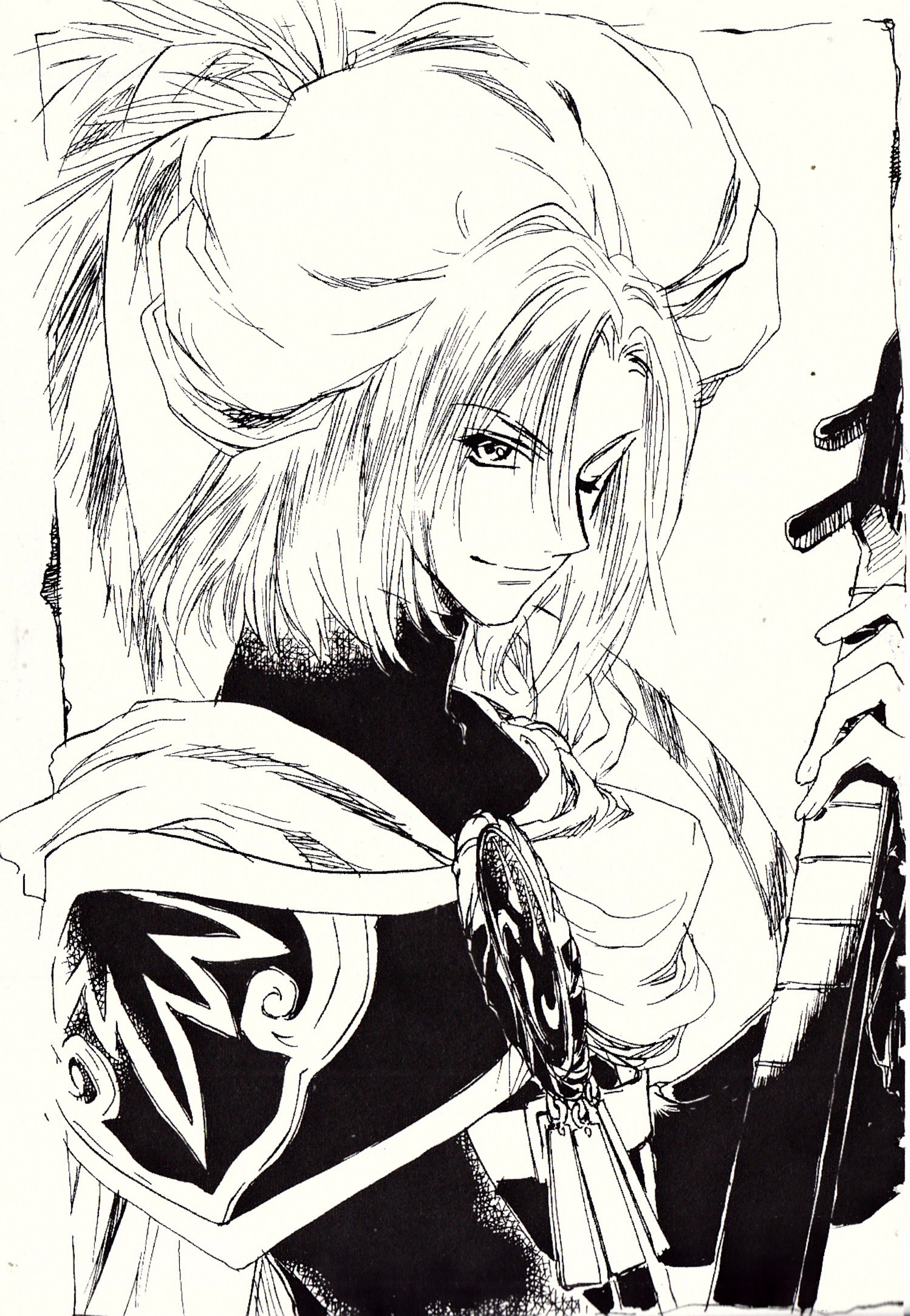
"不是。"

菲特没有再理会沉默不语的乔尼，又转向里昂："明白了，我马上就去准备船只。"

就在这时，莉雅娜跑了过来："菲特！"她一下子扑进了丈夫的怀里。

"莉雅娜，你没事真是太好了，让你受苦了。"

里昂把目光从紧紧拥抱的两个人身上移开，朝港口走去。



“水上城公国原本是从塞伊喀鲁特独立出去的，因此对那个国家的抵触情绪才会那么强。”菲特向里昂等人解释道。在船舱的桌子上，摆着莉雅娜精心准备的小点心。黑十字舰队所保有的船只正准备出发前往多凯。菲特只在莫里乌留了一小部分船只，大部分都用来支援里昂等人了。

“迪贝利斯那家伙从很久以前就主张进攻塞伊喀鲁特了。”倚靠在船舱墙壁上的乔尼说着，然后把一块涂满了金枪鱼子的烤面包放进了嘴里，“最近他这么嚣张，大概是受了克雷巴姆的唆使。”

“嗯。”菲特点点头，脸阴沉下来，“克雷巴姆好像还打算对凡达利亚图谋不轨。”

（凡达……利亚？）

玛丽在心中念叨着，若有所思地歪了歪头。可是连她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对这个词这么敏感。

“据说他纠结了一批反对王家的势力，企图发动内战……”就在菲特准备继续说下去的时候，船身突然受到了剧烈的撞击。

“出什么事了？”船像是遭到炮火攻击，菲特立刻跑出了船舱。

“船遭到怪物袭击！是章鱼怪！”前来报告的船员也赶到了。

『应该是克雷巴姆干的吧。』

所有人都无暇顾及克雷门提的话，纷纷朝甲板跑去。几只软体怪物正蠕动着身体，蠢蠢欲动。

“这是什么？章鱼？”斯坦好奇地看着眼前的怪物。

『不要小看它们，那些可是被称为海洋恶魔的怪物！』狄姆罗斯警告道。里昂不禁背过身，让视线避开了那些丑陋的生物。

“这东西能吃么？”

“天知道……”露蒂含含糊糊地回答了玛丽的问题，“总之不能把这些东西留在海里。”说完她拔出亚托怀特，先冲了出去。“你们几个快来帮忙，船都要进水了！”

“知、知道了。”菲莉娅也慌慌张张地加入到了战斗中，很快众人就解决了章鱼怪。

“各位真是太厉害了，不愧是能帮助乔尼的人。”菲特很佩服里昂等人。“不过下次不会让怪物来捣乱了！赶快突破海上防卫线！”

里昂暂时回到船舱，但依然觉得眩晕恶心，便又走了出去。海风缓解了晕船，但甲板上残留的章鱼怪的腥味却更让他想吐。里昂把手架在栏杆上，将脸埋了起来。

“里昂，玛丽说要做烤章鱼……”

“！”就在里昂抬起头看到斯坦时，他也听到了远处传来的谈话声。

“那是……？”

在靠近船头的位置，能看到乔尼和菲特的身影，他们之间的气氛并不和谐。里昂和斯坦悄悄躲在木桶的后面，窥探着那两个人。

“乔尼，你的目标不是克雷巴姆，而是迪贝利斯吧？”菲特看着好友，语气中带着责备，“你……是想为艾蕾诺雅报仇！”

乔尼的身体夸张地向后倾去：“我可没说过。”

但菲特也一步不让：“你要被她拖多久？虽然我不能说让你忘了，但你也该看到未来了吧？”

斯坦和里昂沉默着相互对视了一下。

菲特继续说：“一想到艾蕾诺雅，我也会感到心痛，但那已经过去四年了，你不能一直被束缚，特别是咱们这种身分的人。是不是，乔尼？”

“我和你不一样，我没有那么多负担。”乔尼嘿嘿地笑着，轻轻拨了一下琵琶，“麻烦事自然有老爸他们去处理，我只是个流浪汉。”

菲特茫然了：“随你便吧！”他迈着大步恼火地离开了。

“真是个固执己见的家伙。你们是不是也这么觉得？斯坦，里昂。”

里昂和斯坦有些吃惊，从箱子后面走了出来。

“抱歉，我们没打算偷听……”斯坦一边挠着头一边道歉。

乔尼打量着两个人，终于开了口：“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不过说到底也只是故事，听完就忘了吧。”他平静地弹了一下琵琶，开始给斯坦和里昂讲起来，“从前，有个男人，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和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孩，三人总是在一起。他们很年轻……拥有无数的梦想。后来……男人的朋友和那个女孩相恋了。”

“啊？不是他么？”斯坦不禁插话道。

“男人察觉到了两人之间的感情，于是为他们创造了很多条件。”

“原来如此。”斯坦点点头。

“本来故事到这里就应该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但是……有一天女孩被坏人抓走了。”

“啊！为什么？太残酷了！”斯坦又抱着头大叫起来。里昂只是沉默不语地看着乔尼，他的表情愈发阴沉。

“坏人很强大，男人和他的朋友都无能为力。再后来，女孩死了……”

斯坦的喉结上下动了动。

“……”

长时间的沉默在三人之间流动。斯坦终于忍不住，首先开口问道：“……那，下面呢？”

“已经结束了。”

“哎？还没有结束呢。”

里昂眯起眼睛，看着乔尼：“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这些？”

但乔尼却只是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只是想到了而已。”说完，便唱着歌离开了甲板。

“刚才的故事……乔尼这家伙难道……”

“嗯？”斯坦望着乔尼的背影，又转过头来。

“不，没什么。”里昂摇了摇头。但他明白，自己那种突如其来的想法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

也许是早就注意到从近海靠近的黑十字舰队，就在船只即将靠港时，一个貌似是来自希坦的人跑到了乔尼面前。

“少主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面对祖国的厚爱，乔尼只是耸了耸肩，接着便问道：“我该怎么到城里去？”

情况大致与莫里乌相同，正面已经被封锁，所以必须靠小船从后门进去。里昂已经连厌烦的心情都没有了……

“不过，你们不觉得太安静了么？”玛丽感到有些诧异。

“是啊，街上连一个人也没有。”菲莉娅也开始环视周围。

希坦来的人解释道：“因为发布了戒严令。”

“那咱们也不能在这里磨蹭了。”露蒂已经朝停靠着小船的码头走去。确实，如果在打倒迪贝利斯前就被抓起来，那什么也干不成了。

“菲特，赶快离开这里，迪贝利斯的军队很快就会赶到的。”乔尼看了看过于扎眼的舰队，“你们几个留下就可以了，在这里等我们回来。”

等他回到里昂等人中间后，黑十字舰队的士兵用力点了点头：“请放心，黑十字舰队的士兵一样擅长陆战。我们要给迪贝利斯点儿颜色看看！”

从后门进入多凯城后，里昂等人一口气跑了上去。下面偶尔会传来菲特带领的黑十字舰队阻挡多凯兵时发出的斗志昂扬的呐喊声。在最顶层，里昂等人终于见到了他们的目标。

“迪贝利斯！克雷巴姆！总算找到你们了！”斯坦大喊道。

迪贝利斯没有想到引起骚乱的竟然是手持宝剑的里昂等人：“你们！和你们在一起的是希坦的老三么！”

“浪子乔尼来也！”乔尼侧过身，弹起了手中的琵琶。

坐在迪贝利斯身边的克雷巴姆对那声音置若罔闻，盯着他的前下属：“菲莉娅……你可真是不长记性，竟然追到这里来了。”

“我……”菲莉娅的声音有些颤抖，“……我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而已。不管怎么说……也要从你手中夺回神之眼！”

（那责任中是不是也包括了巴提斯塔的份？）

里昂暗想。

“神之眼在哪里？”

“哼。”克雷巴姆就像愚弄里昂一样笑起来，“我没必要回答。大王陛下，请将他们解决！”之后便躲到了迪贝利斯身后。

“我知道，交给我吧。”被称为“大王”的人脱掉上衣，展现出了他那与年龄不符的肌肉，接着又拔出长剑，“今天就让你们血溅刀刃！”迪贝利斯向里昂等人挑衅，在刀刃还没有接触前，便以气势压倒了众人。

里昂绕到了迪贝利斯的身后。亚托怀特被弹开的声音尖锐刺耳，玛丽的猛袭剑也被轻易击退了。

迪贝利斯狂傲地笑起来：“哈哈哈哈哈！我乃水上城公国大王！屈服于我的威严吧！”

“怎可能！爪龙连牙斩！”斯坦气势逼人地冲向迪贝利斯，不停挥舞着狄姆罗斯，连续不断地向他发起了进攻。大王向后退去，但他的身后正是蓄势待发的夏露狄耶。

“哇啊！你们这帮家伙！”肩被砍伤的迪贝利斯大喊起来，直直跳向宽敞房间的天花板，随即以落地时的压迫将剑刺进了地面。卧封闪的攻击正命中乔尼和露蒂，将两人扔了出去。

“没事吧？”当菲莉娅扶起露蒂时，迪贝利斯已再次和斯坦相对峙。斯坦没能避敌人的活心突，手中的狄姆罗斯掉落在地上。

“糟了！”

“哼哼，现在就要了你的小命。”就在大王高高举起长剑之时，乔尼也终于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的眼中燃起了一种憎恨的烈焰，里昂不禁大吃一惊，浪子乔尼从未表现过那么强烈的感情。

一瞬间，里昂将目光从斯坦身上移开了，他知道可能已经赶不及援救，只能用力跺了一下地板。

（撑住，斯坦！）

乔尼唱起了歌：“麻痹！”

迪贝利斯的行动停止了。斯坦看准时机从地上爬起，捡起狄姆罗斯后又重新做好了战斗准备。乔尼更加用力地拨起琴弦，大王的身体不断被音乐所产生的冲击波贯穿。但这个武艺高强的人立刻开始了烈冲剑的准备，打算发起反击。但夏露狄耶却没有留给他一丝机会，将长剑从身体依然麻痹的大王手中高高挑了起来。悄悄接近的斯坦不失时机地将狄姆罗斯刺进了迪贝利斯的小腹部，又直直地拔了出来。

“呃……这不可能……我怎么会……”迪贝利斯单膝跪倒在地，头发凌乱地散落下来。如果没有长剑的支撑，他早就已经倒在地上。

“克雷巴姆在什么地方？”里昂仔细地环视四周，却找不到克雷巴姆。

“不见了！”斯坦大叫道。

和在卡尔比欧拉神殿时的情况一样，克雷巴姆又一次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脚下突然摇晃起来，几乎要撼动整个多凯城的震动渐渐有了规律，而且越来越剧烈。

“怎么了？”玛丽稳住身体，开始寻找震动的来源。

侧耳静听的露蒂突然指向了房间深处：“在外面！”她“哒哒哒”地跑起来，用力推开了一扇门。眼前，一道黑影从阳台前掠过。

巨大的生物双眼炯炯有神，翅膀有力地扇动着，在多凯上空盘旋。突然它加快了速度，消失在遥远的天空中。

"竟然是飞行龙？"

里昂跑到阳台上看着巨大的飞行龙远去，菲莉娅也出现在他身边："克雷巴姆在那上面？"她顾不上被风吹乱的头发，一直抬头仰望飞行龙消失的方向。

"克雷巴姆逃到什么地方去了？"里昂从阳台回来，问迪贝利斯。

"凡达利亚。哼……我被算计了。"大王低着头阴沉地笑道，"那家伙从一开始就打算把我当炮灰。"如今的迪贝利斯看上去只是一介战败的懦夫。

"……你这样的人竟然会是水上城公国的大王。"乔尼不屑地看着他，"真是活该，迪贝利斯！"

"是啊……我也许更像小丑……"迪贝利斯说着，又痛苦地抬起头，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但我不会就这么死了的。乔尼·希坦，和我决斗！我向你发出最后的挑战！"

"好啊，我接受。"乔尼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乔尼？"斯坦吃惊地看着乔尼和迪贝利斯。

"王族就该有王族的结束方式。斯坦，能不能把你的剑借给我？"

不等斯坦回答，里昂先开了口："……用我的吧。这把宝剑应该最适合王族之间的决斗。可以吧，夏露？"

『既然少爷这么说，当然没问题。』

里昂将夏露狄耶扔给了乔尼。

"我欠你一个人情。"宝剑稳稳地落在乔尼手中，迪贝利斯也做好了进攻的准备。

"乔尼，你来这里的理由究竟是什么？为艾蕾诺雅报仇？还是替你父亲夺回被我抢走的大王之位？"

"如果说我只是来帮忙的……你相信么？"

时间仿佛停止了，又仿佛在突然之间运行起来。

迪贝利斯跳起，朝乔尼砍去，至少看起来的确如此。但乔尼在那一瞬间的动作却连里昂都没能看清。

"浪子乔尼，说得可真好啊……"迪贝利斯背对着众人，从嗓子里挤出了一句话，"我彻底……败了……"长剑掉落在地上，大王倒下后便一动也不动了。

"不习惯就是不习惯啊，还给你。"乔尼又把夏露狄耶扔回给了里昂。

『什么不习惯，那种剑术根本就不是外行人能比的。』

『没错。』狄姆罗斯和亚托怀特显得很无奈。

"……哼，浪子乔尼么。"里昂自言自语道。

（那家伙怎么可能只是个浪子。我想……我明白那家伙的力量究竟从何而来。）

里昂从不允许别人碰夏露狄耶，但现在他却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里昂淡淡地笑了。

希坦的人匆匆忙忙闯了进来：“少主！你没事吧！黑十字舰队已经镇压了迪贝利斯的军队！”

“是吗。”乔尼举起一只手，朝气喘吁吁的男人笑了笑，“来得正好，帮忙传个话，就说我们已经打倒迪贝利斯了。”

“乔尼！”好友正在城的正门威风凛凛地等待着乔尼。

“谢谢你来接我，菲特。”

“结束了吧。”

“嗯……”两个人平静地说完了战争已经结束的事实。

“这样艾蕾诺雅也可以安息了。谢谢，乔尼！”从感慨万千的菲特眼中，留下了泪水。

“喂喂，你别哭啊。”在苦笑的乔尼眼中，也闪着晶莹剔透的光芒。

得知迪贝利斯已死，聚集在多凯城前的多凯人民欢呼雀跃起来。

“迪贝利斯死了！我们自由了！”

“多凯万岁！”

杂乱的欢呼声渐渐统一，直奔天空。

乔尼也忍不住兴奋地跳起来：“我也来一起欢呼吧，不如来场独奏音乐会。今天就尽情地唱吧！”

看着乔尼的背影，菲特终于露出了笑容：“各位，谢谢了。那家伙打倒迪贝利斯的真正理由……也许和我想的不一样。他大概是为水上城公国着想吧。”

“我……不那么认为。”里昂坚定地说道。

“答案在观众的心中……那家伙也许会这么说吧。”

里昂并没有在意菲特平静的表情，只是为了确认自己的目标而继续发问：“克雷巴姆是不是和凡达利亚的反对势力联手了？”

“对。希望他不要在凡达利亚引起战乱。”

两人的对话传到了玛丽的耳朵里，她若有所思地嘀咕着：“凡达利亚……”

“怎么了？”露蒂一脸不解的表情，“很熟悉？”

“我也不太清楚……”

“是吗。”她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拉起玛丽的手，为听乔尼的歌而挤到了人群中。

黑十字舰队做好了从多凯港出航的准备。

“我回来之后你可要好好干活了，不能再过那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了。”准备将里昂等人送到凡达利亚的菲特还不忘叮嘱前来送行的乔尼。

“被怪哥哥盯上了……”乔尼哭丧着脸，开起玩笑来。

两人以后会齐心协力，致力于水上城公国的复兴。

“以后你们要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尽管来找我！”乔尼朝向里昂等人乘坐的船弹

起了琵琶。

轻快而细腻的琴声跨越了多凯的海洋，包容着水上城公国的一切，飘向远方。

在黑十字舰队的船上，是一段短暂的悠闲时光。虽然一想到克雷巴姆就会心急如焚，但在到达凡达利亚之前也是无可奈何。在船上各自的船舱中，菲莉娅正在想事，斯坦则毫无顾虑地呼呼大睡。里昂走上甲板，依然像平常一样吹着海风。不远处，露蒂和玛丽正坐在地上吃苹果，两人把脚伸到了栏杆外。

“不过说起来啊，人的命运还真是捉摸不定呢。”露蒂一边仔细看着只剩下核的苹果一边说。

“要不要看看手相？”

“嗯？玛丽会看手相？我的财运如何？快帮我看看。”露蒂兴奋地伸出了手掌。

“不，我完全不会，总之试试看……”

“什么嘛，真是！那你不许收钱。”

两人看了看对方的手掌，然后相视而笑。

里昂听着两人的对话，下意识地把紧握成拳的手伸进了披风下。玛丽安那块绣着珊瑚色标记的手绢有些褶皱了，里昂看着它，突然想到了自己对菲特说过的话。

——我……不那么认为。

（换成我，如果玛丽安被抓，不管怎样我也要把她救出来。我根本不在乎生死。）

没有看过手相真是太好了，里昂想。如果看过手相，那些刻在手掌上的未来便完全暴露了。命运，不只是幸福的宣言。

（希望这块手绢能将命运永远隐藏……）

他在心中默默祈祷着，祈求揭示自己命运的那一天能晚些到来。

（玛丽安……）

心中的一种淡淡的预感正将他推向那并不遥远的未来……

里昂静静地，却略带厌倦地合上了铺在腿上的书。已经是读过的书了，现在他怎么也无法集中精神。离开达利尔杰伊特时，他根本想不到竟然会变成环游世界的长途旅行。

（应该带几本复杂的历史书来……）

如果要背下那些繁琐的历史，的确更能打发时间。反反复复将一本书翻了两三遍之后，里昂渐渐被船的摇摆所折磨。

『你还好吧，少爷？』夏露狄耶小声问道。

“当然了。”里昂简短地回答了它。

在同一个船舱里，斯坦和露蒂也在，当然还有狄姆罗斯和亚托怀特。也许是由于被人担心，里昂觉得更加难受。

（出去换换空气吧。）

就在里昂准备从椅子上站起来时，菲莉娅一边吹着被冻得通红的手一边从甲板走了进来："哎呀，外面好冷，都下雪了。"

"哎？真的？"露蒂皱起眉头，不停地晃着身子。

『这小姑娘真是没有情趣。』

听完克雷门提的自言自语，亚托怀特笑了起来。

为了从史特雷兰兹神殿大祭司克雷巴姆手中夺回神之眼，船正赶往凡达利亚。已经开始下雪，就证明他们渐渐接近目的地斯诺夫利亚了。

"什么嘛，没有情趣真是抱歉啊。下雪有什么新鲜的。"露蒂捏起鼻头，吐出舌头做了个鬼脸。

"我要去看看。"斯坦站了起来。

"哎？"

"我也要去。"

"连玛丽也去？"露蒂一脸的无聊表情，"没办法，那我就陪你们一起吧。"她也跟着玛丽离开了。

『少爷不去么？』

"我对下雪不感兴趣。"里昂再次坐下时，那种翻江倒海的感觉又袭击了他。

里昂看着最后一个离开船舱的露蒂消失后，才又不经意地站起身来。走上甲板，刺骨的寒风迎面而来。向船头望去，能看到黑十字舰队司令官、莫里乌王子菲特正在和士兵聊天。里昂选择了一个离斯坦等人不太远的角落，深深吸了口气。海上波涛汹涌，雪落在浪头上，削弱了海浪的势头。

"下雪啦……好久都没有见过了。"斯坦拉长了声音，说着"真白啊"。里昂悄悄地观察着那三人。

"想起掉在凡达利亚了。"

"什么啊。"露蒂纠正起来，"虽然明白你的意思，但语法不通。"

"啊？是吗？为什么？"

玛丽突然像没有看到斯坦等人一样，心事重重地朝船舷走去。

（怎么了？）

夹杂着雪的风让里昂睁不开眼，他仔细打量着玛丽的侧脸。

"这景象……以前我也……"她的眼中映出了飘落的雪花，可目光却漫无目的地四处飘忽着。

（她想起什么了？）

里昂想。

"啊……"玛丽突然皱起眉头，紧紧抱住双臂，慢慢跪倒在甲板上。

"玛丽！"露蒂大声喊道。

"怎么了，玛丽？"斯坦伸出手，扶住了玛丽。

“刚才那种感觉是怎么回事……”她把双手按在胸前，寻找着合适的比喻，“就像心脏被捏住了一样……”

露蒂微微笑了笑：“……进去吧，好好休息一下。”她像和孩子说话一样拉起了玛丽的手。

里昂看着她们，不知为什么感到一阵心慌。他站在阴影中，目送着和玛丽一起离开的露蒂。露蒂自己当然不知道她就是里昂的亲生姐姐，但刚才的那一幕却让里昂体会到了姐姐的温柔。

（太愚蠢了……她是我姐姐，但也是个盗贼，肮脏的犯人……说什么温柔……）

斯坦走进船舱的脚步声消失了，菲特等人不知何时也已经回去，剩下的只有巡逻的人。甲板安静下来，里昂独自抬起头，看着飘雪的夜空。

（那个失忆的女人是不是想起什么了？说不定已经全都回忆起来了。）

里昂不知道，那究竟是不是值得庆幸的事。

（好不容易才忘记的东西，也许就应该一直忘记吧。）

出现在他脑海中，又立刻消失的，是他的父亲、奥伯隆公司总帅休格·吉鲁库利斯特。这个时候，父亲应该在达利尔杰伊特的家中，像平常一样让玛丽安干这干那。至于儿子在海上遇到了什么，他是不会去想的。

里昂从披风下取出那块绣着珊瑚色“M”的手绢，仔细地看着。

（如果我失去了记忆……）

就算忘记休格也无所谓。但玛丽安呢？

（时光流逝，几年之后，如果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突然想起她……我会不会因遗忘了无法倒流的宝贵时光而诅咒自己呢？）

雪依然在下，海面已平静下来。玛丽并没有找到她的记忆，但却整天都在发呆。露蒂很担心她的情况，总是寸步不离地陪在她身边。

“让大家久等了。”菲特走进船舱，“再过不久就要到达斯诺夫利亚了，请做好下船的准备。”

“谢谢你，菲特。”斯坦笑着握住了菲特的手。

“不客气，能把诸位平安送达，是我的荣幸。”

“回去之后，请代我们向浪子乔尼问好。”露蒂说完，菲特用力点了点头。

“承蒙您的关照。”

“啊，不用麻烦了。我送大家下船。”

一丝不苟的菲莉娅开始收拾船舱，菲特劝住她并催促众人下了船。

港口到处都堆着积雪，石板路一直通向城镇。

“呀！空气真冷啊！这里肯定就是凡达利亚。冻死了冻死了！”斯坦打了个喷嚏，全身哆嗦地说道。但是他的表情中却带着一种兴奋，里昂无奈地笑了笑。

（这家伙不管是什么都能接受啊……）

“这里很冷，各位多保重。”陪斯坦等人一起下船的菲特准备告别时，一个身穿铠甲的士兵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这艘船马上就出发吗？拜托……请让我上去吧……”

里昂觉得他可能是个凡达利亚士兵，斯坦则立刻冲了上去：“怎么伤得这么重！”

鲜血从士兵的铠甲缝隙间渗了出来。

“到底出什么事了？”

“完了……一切都完了。”士兵无力地摇着头，“我的祖国失陷了……凡达利亚灭亡了！”

“难道是克雷巴姆！”菲莉娅用双手捂住了嘴。

“首都海德堡已经沦陷……现在有大批残兵败将和难民涌进了这座城市……”士兵叹口气，看来是受了很大的打击。

“去看看城里的情况吧，斯坦。”菲莉娅一边向前迈着步子一边回头对斯坦说道。

“走吧。菲特，那就麻烦你照顾一下他吧。”

“好的，交给我吧。”菲特指了指船，示意士兵到里面接受治疗。

“这……”进到城里之后，斯坦无言了。

“确实有很多士兵，而且不少人都受了伤……”菲莉娅呼出白色的气体，皱起了眉头。

广场被冰雪覆盖的石板路上，躺着许多伤兵。有些人因疼痛而呻吟着，更有一些穿铠甲的早已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城里的人们与那些伤兵保持着距离，脸上的表情因恐惧与不安而扭曲。

“他们好像是慌慌张张地逃出来的吧。”露蒂同情地看着瑟瑟发抖的孩子们。

“喂！”一个老年人的声音从冰冷的空气中传来，“你不就是上次被伍德隆救回来的那孩子吗！”

（伍德隆？）

里昂诧异地看着白发苍苍的老人。

“啊，是阿尔帕老师！”刹那间，斯坦的眼中闪过了光芒，接着又严肃地问道，“怎么连老师都跑到这里来了？对了，各位，这位是阿尔帕·托恩老师。以前跟你们提起过吧？我掉在凡达利亚时就是在弓术高手的小屋受到照顾的。他的孙女是……”

“以后再慢慢说，快去救伍德隆和杰露西。”被称为阿尔帕的老人打断了斯坦的话，然后开始打量众人。

“他们怎么了？是不是杰露西又和松树说话去了？”斯坦问了多余的问题。

“……去帮帮他们吧。我们一起从海德堡往这里逃……”阿尔帕将目光停在里昂身上，“后来被追兵追上，就走散了。他们现在还在森林里！”老人朝森林的方向指去。

（那应该是提尔索森林。）

里昂想。

“伍德隆是不是……？”露蒂若有所思地看着阿尔帕，一瞬间，里昂觉得他看到姐姐在笑。

“那可真是不得了。斯坦，咱们快去救他们吧。”

“嗯！”

下船之后一直心不在焉的玛丽看到越来越厚的积雪，也慢慢恢复了平常的样子。

“看那边！”最早发现伍德隆·凯尔宾和杰露西·托恩的也是她。

一个高大的男性正带着一个少女朝斯坦等人这边跑来，但由于疲惫，两人的脚深深陷入雪中，难以前进。

（他就是伍德隆吧。）

里昂眯起眼睛，目测着那两个人与追兵之间的距离。

“快抓住伍德隆，如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跑了！”五六个追兵已经赶上，距离基本被缩为零。

“呜……”少女摔倒在地上，两根粉红色的辫子埋在了雪里。

“杰露西！”伍德隆回过头，为帮助少女而停下了脚步。

“都给我上！”

“伍德隆，危险！”斯坦拔出狄姆罗斯，冲进了士兵的包围之中。

在亚托怀特提醒之前，露蒂也和手拿大斧的玛丽一起追上了斯坦。里昂示意伍德隆赶快带上杰露西，然后沉着地将夏露狄耶握在了手中。

“你们每人截住一个就行，剩下的我来对付。”对已经开始战斗的同伴们说完，他就已经打倒了正朝伍德隆冲过来的士兵。

『少爷，你好像不打算杀了他啊。』夏露狄耶笑道。

“下次我再用点儿力。”里昂和夏露狄耶调侃着，又和第二个人交起手来。

（不是败兵……这么说就是他们攻陷首都的了……不过我没有听到过有关凡达利亚暴动的消息。）

一想到自己在这个任务上花了这么长时间，里昂就有些生气，接着他挑飞了士兵的剑。

“啊！”士兵的脚陷进雪里，一下子摔倒在地。里昂没有片刻的犹豫，将剑刺进了他的胸膛，鲜血染红了洁白的雪。斯坦等人也打倒了各自的对手，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结束了。

“杰露西，振作起来！”伍德隆抱起少女。

露蒂立刻跑了过去，开始检查她的身体：“没有外伤……但是相当虚弱。”

『这样的话急救恐怕没有用了。』亚托怀特说道。

“斯坦，你……”

伍德隆刚开口，就被斯坦打断了：“快带她回城里去吧。伍德隆，边走我边给你

介绍他们。"

银发青年点点头，向里昂等人投去了感激的目光。

回到斯诺夫利亚时，周到的阿尔帕已经在旅店订好房间，等着众人回来。但是由于城里挤满了伤兵，医生不知何时才能来，他们也只能先等少女醒过来。

一想到时间又被浪费，里昂就觉得很不爽，但他也没心情出去散步。正准备回房间时，他无意间发现了一扇门，上面挂着块写得很潦草的"图书室"字样的牌匾。里昂对新的书籍充满了渴望，毫不犹豫地推开门走了进去。但那却是一间有名无实的狭小房间，里面的书籍连两个书架都没有放满。

（只是间普通的休息室……）

桌椅凌乱地摆放着，屋里并没有其他人，被取出的书却杂乱地堆放在一起。

『真乱啊。』夏露狄耶叹了口气。

"嗯，没错。之前来这里的家伙就这么走了，真是缺少家教。"

『……呵呵。』守护者突然笑了。

"怎么了？"

『没、没什么。我只是在想，少爷不用收拾。』

"我讨厌让我无法静下心来读书的环境。"

『就算是，也不会有人夸你家教严明，习惯良好的。』

听到这句话，里昂突然感到脸颊一阵灼热："夏露，少说两句。"

『对不起，少爷。』

里昂把书摆回到书架上，又挑选了一本，坐在椅子上翻看起来，可书上的字却怎么也无法进入他的脑海中。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本没看过的书，真是的……都是因为夏露说了那么多废话。）

说起家教，夏露狄耶肯定是在调侃玛丽安对里昂的影响。

那天，第一次穿上女仆装的玛丽安到里昂的房间时，他的桌子上就摆了很多书。

"啊，不好意思，我马上就收拾……"

"没关系，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玛丽安温柔地制止了慌慌张张地开始收拾桌子的里昂，"晚饭想吃什么？"她那洁白的双手开始将书一本一本地合上，整齐地码放在一起。柔和的风从书桌前的窗户掠过，玛丽安长长的黑发被吹起，露出了纤细的下颚及丰满圆润的耳朵。

里昂觉得自己仿佛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样的情景。是在父亲的房间中看到的克丽丝·凯特雷特的肖像画？还是在以前的故事书中看到的插画？里昂假装被摇曳的窗帘吸引，默默地看着她用手整理被吹乱的头发。

令人惊讶的是，玛丽安似乎对里昂的书架了如指掌，她什么也没有问便将科学类、历史类和古典文学类的书一一放回到了书架上。不过她并没有按照系列划分，而是将里昂常看的书放在了容易拿到的地方。

（她一定很喜欢看书。）

对于没有朋友的里昂来说，有人和他有共同爱好，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从那以后，里昂会把看完的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上。虽然玛丽安不会表扬他的这种习惯，不过原先堆放书本的地方已经放上了小花瓶，偶尔还会有包糖果或点心的花纸。

看到旅店图书室中散乱的书本时，出现在里昂脑海中的是被风吹起的玛丽安长长的黑发，以及丰满圆润的耳朵。那天，夏露狄耶也在屋子里，守护者是不是能读出主人全部的心思呢？

里昂准备重新集中精力读书时，菲莉娅推开图书室的门，走了进来："里昂，你在这里啊。"

"有事么？"在得到答案之前，他便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里昂和菲莉娅走进杰露西的房间时，少女刚刚睁开眼睛，正困惑地看着围在她身边的一群人。

"你醒啦，太好了。"伍德隆正微笑着看着她。

"伍德隆殿下……这里是……"

"斯诺夫利亚。"

杰露西安心地深深呼了一口气。

"我们得救了，都是托他们的福。"

少女环视着四周，斯坦举起了手："好久不见，杰露西。"

"啊，斯坦！"杰露西还很清楚地记得斯坦，她慢慢拉开毯子，从床上下来，"还以为逃不掉了呢，各位是我的救命恩人。"

"感激不尽，如果没有你们，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伍德隆边说，边让杰露西坐在了房间中央的沙发上。

看到孙女醒过来，阿尔帕总算松了口气，不过想起之前的事，他又皱起眉头："从海德堡陷落后，那帮家伙就一直追着我们。不过要说也是理所当然的……"

"为什么理所当然？又没干坏事。"斯坦问完，房间里一瞬间静了下来。

"果然……"里昂叹了口气。

"咦？怎么了？干嘛都看我？"

"你啊……"双手叉腰的露蒂朝斯坦走去，"你认识伍德隆吧？可是却什么也不知道？"

"呃……"他用一脸无辜的表情看着里昂。

"他叫伍德隆·凯尔宾，凡达利亚王子。"里昂只得告诉他。

（虽然是个差点儿死在下等叛军手上的王子。）

"哦……啊？"终于反应过来的斯坦惊讶得跳了起来，"凡、凡达利亚王子！"

"一般来说谁都知道他的名字……一般来说。"

『露蒂……所以你才那么积极地去救他啊。』

『是为了谢礼吧。』

亚托怀特和夏露狄耶一唱一和地笑道。

“真……真烦人啊。”露蒂瞪着守护者。

伍德隆对这小小的细节似乎并不介意，他将目光停留在了斯坦的狄姆罗斯身上：“不知者不怪。另外，之前十分抱歉，狄姆罗斯。”

“嗯？你能听到守护者的声音？”

『你知道我的存在？』

和狄姆罗斯的惊讶不同，克雷门提显得十分冷静：『你就是伊肯迪诺斯的主人吧？』

“伊肯迪诺斯？”听到陌生的名字后，斯坦好奇地问狄姆罗斯。

『存在于这片领域的守护者的名字。』

“不是。”伍德隆简短地否定了克雷门提的问题，然后一丝不苟地订正，“伊肯迪诺斯的所有者原本是我的父亲——凡达利亚国王伊扎克。”

『原本？那么现在伊肯迪诺斯在哪里？』

听到亚托怀特的询问，王子沉默了片刻：“……落入克雷巴姆之手了。”

“克雷巴姆！”

“父王勇敢地与攻入城内的叛军战斗……”伍德隆看着斯坦，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与克雷巴姆交手时，战败了。”

『然后伊肯迪诺斯就被夺走了？』

『真不希望克雷巴姆有成为主人的资格……』

里昂默默地听着狄姆罗斯和克雷门提之间的对话，突然想起了受伤的士兵说过的话：“国王倒下的话，就证明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

“太过分了！为什么要说这种话！”杰露西猛地从沙发上跳起来，紧握双手向里昂发起了抗议，“明明还有伍德隆殿下！”

“杰露西，冷静。当时咱们在城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阿尔帕继续补充道，“至少伍德隆没有步上他父亲的后尘。”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狄姆罗斯问伍德隆。

“我已经向全国各地发了檄文，但军队的整备恐怕还需要多花费一些时间……”

“那我们就先去海德堡吧！”斯坦不顾天色已晚，立刻站起身准备出发。

“你们去？”伍德隆惊讶地抬起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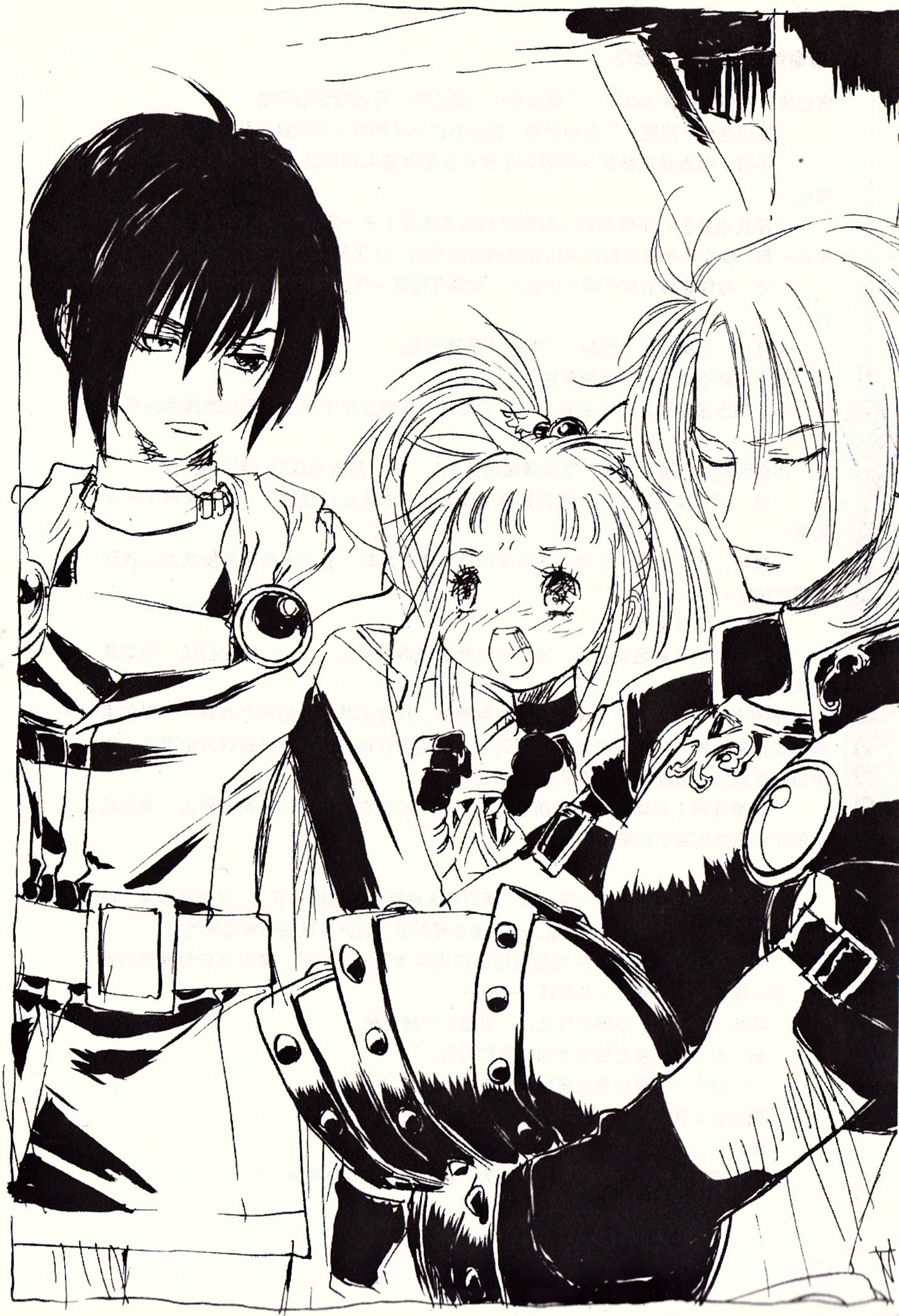
『是啊，兵贵神速。』

『人越少越便于行动。』

狄姆罗斯和露蒂表示赞成。只有伍德隆等人一脸困惑地看着众人。

注意到他们表情的菲莉娅开始解释起来：“其实我们是为了夺回神之眼而在追踪克雷巴姆。”她简单明了地将事情的大致经过描述了一遍，足以让人感觉到她的头脑清晰。

“原来是这样啊……”认真听完菲莉娅的话，伍德隆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提起克



雷巴姆时他们会那么惊讶了，“那么我也一起去吧，可以给你们带路。”

“你还是留下来吧？”斯坦觉得，他应当以王子的身分来监督军队的整备。

“不行，引发这次叛乱的原因是王家对安全保障太过自信了，我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

“那我也要去！不管到哪儿我都要和伍德隆殿下在一起！”杰露西坚定地要和王子在一起。少女毫不掩饰自己对伍德隆强烈的感情，让里昂下意识地感到厌烦。

“哼，像你这样的孩子能干什么？”就像在报复一样，里昂的脸上露出了嘲讽的笑容。

“哼！”少女鼓起了脸颊，“我才不是孩子呢！”

里昂沉默不语，冷冷地看着她。

阿尔帕出来替两人打了圆场：“带上她吧。虽然还是个孩子，不过杰露西的弓术可不一般。”

杰露西的怒气越来越大，斯坦嘿嘿地笑着：“好，那就和我们一起去吧。”

“喂，不要擅自决定。”里昂提高了嗓音。原本人就已经很多，现在又添了一个累赘……

“哎呀，我可不想在这种天寒地冻的地方四处乱转。有个人带路总能快点儿找到克雷巴姆吧？”

“确实，露蒂说得对。”

连玛丽都很认真地发了话，里昂也只能厌烦地摇摇头：“……随你们便。但是要明天再出发。”

伍德隆向一行人表示了谢意：“去海德堡，从你们救了我的那个森林——提尔索森林走是最近的。如果现在出发，明天早上就能到首都，不过还是做好万全准备，明早出发比较好。而且杰露西还没有完全恢复。”

“伍德隆殿下真体贴！杰露西感激不尽！”和倒在雪中时完全判若两人，面色红润的少女高兴地笑了起来。

决定在斯诺夫利亚留宿一夜之后，斯坦等人总算可以放松一下了。洗过热水澡，吃过晚饭，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里昂坐在暖炉旁，打开了从图书室借来的书。

“爷爷，莉莉丝……”同屋的斯坦坐在房间角落的小桌前，拿出从前台要来的便签，手中握着笔，“爷爷，莉莉丝。爷爷……”

“吵死了。斯坦，你要干什么？”里昂大声喊起来。

“啊，对不起。我在给爷爷和莉莉丝写信。”

“……是吗。”里昂再次将精神集中到书上。

“现在我正在、斯诺夫利亚。我们是、坐船、来的。”

“喂。”

“港口有、很多、积雪，很冷。明天、我们要去、森林里……”

“吵死了！”

“嗯？”斯坦抬起头来，“啊，抱歉。”

“你干嘛非得念出声来？就不能安静地写么？”

“我喜欢边念边写。”斯坦解释完，便将墨迹还没有干的便签揉成了一团。

“用不着扔了吧……你还真是循规蹈矩啊。”里昂感到意外，不禁问道，“那样不是不能寄给家人了么？”

“不寄。”斯坦摇摇头，“我不寄出去的，虽然离开家之后已经写过三、四封了。不知为什么，只要写过就觉得很满足，能安心睡觉了。”

“……不寄出去家人就看不到了啊？”

“嗯，那倒也是。”斯坦傻笑着，躺在了床上，里昂无奈地看着他。“早上起床，洗脸刷牙吃饭，莉莉丝告诉我，这种流水账似的信是很低级的。”

里昂想，他的妹妹是不是一个很认真的女孩呢？

“确实是应该挑选一些值得写的东西。不过反正你也不会把信寄出去，所以无所谓吧。”斯坦已经写完信，里昂终于可以安静地继续翻开书了。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留意到了床上传来的均匀的呼吸声。

“这么快就睡着了？”

斯坦睡得很熟，姿势和躺下时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小桌上，还放着几张没有用完的便签。里昂就像被吸引了一样，站起身走近小桌，仔细凝视着那些白纸。

（对啊，以前……）

他想起自己曾给玛丽安写过一次类似于信的东西。

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事了。

那天里昂在门口遇到了来打扫房间的玛丽安，他的剑术训练要迟到了。

“艾米利奥，要出去了？”玛丽安规规矩矩地给里昂让了路。

“嗯，快迟到了。”

“是吗。路上小心。”里昂有些神经质地握着夏露狄耶的剑柄，准备从玛丽安身边走过时，他看到她的耳垂闪过了一丝光芒。里昂不假思索地抬头看着玛丽安，她平时总是梳理得很整齐的头发遮住耳朵。“啊……那是什么？”

“嗯？”玛丽安顺着里昂的视线，有些慌张地用手拨起头发，露出了耳垂，“这个啊。”

“是什么？”里昂抬头仔细打量着，她一下把手放了下来。透过发丝之间的缝隙，能看到一颗闪着美丽光芒的乳白色小宝石。

“是生日礼物。”

“谁送的？”里昂不禁问道，这是他第一次见玛丽安戴耳环。

玛丽安愣了一下，然后马上回答是朋友送她的。

“生日……我都不知道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其实是明天。”就像透露了天大的秘密一样，玛丽安压低了声音。接着她又终于露出了平时那种温柔的微笑：“快去吧，艾米利奥。”

“嗯，我走了。”话还没有说完，里昂便已经朝走廊跑去。

（玛丽安朋友送的，一定是寄早了。）

剑术训练结束时，已经被收拾得十分整洁的房间正等着主人的归来。里昂看看书架，又拉开抽屉，除了一些必备的文具基本上没有别的东西了，他不禁感到失望。

（我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能送给玛丽安……）

就连孩子们喜欢的石子、坚果这类“宝物”，他都没有。思考良久，里昂决定写一张生日贺卡，于是将一张白色的便签折了一折。但拿起笔时，他却感到一阵不安。

（她不会觉得我是在和她的朋友争什么吧……）

还有就是，“生日快乐”这种字眼总是让里昂觉得难以启齿……

最后，由于选择了其他的表达方式，为了不让人注意到卡片，他将其随意地放在了桌子上。

第二天，当里昂从外面回来时，便签已经消失了。

（玛丽安看到后把它拿走了？还是被当成垃圾扔掉了？……）

两种可能性都很高。

（不过应该是扔了吧。因为根本就没有写收信人是谁，她不可能想到是给她的……）

但不管怎样，自己的心思肯定已经被玛丽安收到了。

后来，两人都没有提起过贺卡的事情。

现在还能再写封信么？

里昂坐在椅子上，拿起了斯坦刚刚用过的那根笔。

（玛丽安：……）

不知该从何下笔，里昂想。

（玛丽安，玛丽安……）

『嘀咕什么呢，少爷？』夏露狄耶吓了里昂一跳。

“没什么。”他用一种平静得近乎无聊的口气回答，然后继续写信。信的内容无非是离开达利尔杰伊特后事与愿违地越走越远，同行的人越来越多，凡达利亚发生叛乱……一旦写起来，想说的事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涌而出，没完没了，而且岁月还让里昂学会了在那些日常汇报中添加一些对对方的牵挂。

很快，他就把斯坦要来的便签用得差不多了。

（明早出发前能从这里把信寄出去么？这地方好像没那么方便。用奥伯隆公司的通信系统更好一些，不过……）

直到这时，里昂才想到一个问题。

（休格会不会看到这封信？……）

那一瞬间，仿佛一切都褪了色。

“那绝对不行。”里昂的目光落在了刚刚写好的信上，表情渐渐冷淡下来。

（这算什么啊，不是和斯坦写的一样么！）

本打算好好写的，但却还是写成了一封没有取舍的“流水信”。里昂想着把信带回去，然后躺在了鼾声正浓的斯坦旁边的床上。他用左手轻轻摸了摸自己的耳朵，滑滑的金属虽然与乳白色的耳环形状不同，但里昂又一次想起了那天的光芒。

斯诺夫利亚西侧的提尔索森林早已平静下来，救下伍德隆时叛军所留下的血迹也已经不见了。昨夜的雪仿佛将一切都洗刷一新。里昂等人踏出“沙沙沙”的声音，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串脚印。

“塞伊喀鲁特能拥有你这么年轻的客座剑士，真是令人羡慕。”

听到伍德隆的话，里昂冷冷地抬起头：“用不着奉承我。”

“我并没有奉承的打算……抱歉。”伍德隆优雅地向里昂道了歉，然后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穿过森林就是赛利尔了，咱们先到那里去。不过，我也不能肯定那里现在是不是安全。”

“伍德隆……”斯坦看着略带忧郁的王子。

“啊，抱歉。”伍德隆抬起头，像是鼓励自己一样继续说道，“现在说这种话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没错。”斯坦握紧拳头，“一定要抓住克雷巴姆，夺回凡达利亚，我们会努力的。”

（真是油腔滑调。）

里昂斜眼瞪着斯坦。

（虽然知道掉到凡达利亚后被伍德隆救了，但也用不着这么拍马屁，白痴。）

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心中的妒火已经燃起，只是咒骂着斯坦。也因此他并没有注意到玛丽已渐渐掉队。

“斯坦，你正在慢慢地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守护者主人。”伍德隆扯开了话题。好好地休息一晚之后，杰露西已经精神起来，正上下打量着斯坦。

“哎呀，真的吗？”斯坦不好意思地挠着头，“是说我已经具备守护者主人的素质了么？”

『太夸张了！你还差得远呢！』狄姆罗斯喊道。

“哼，又没人问你。”

“你们很合适的。”

伍德隆微笑着，斯坦则拼命地摇着头：“我和这个唠叨的家伙？”

『唠叨可真是对不起你啊。』

“哈哈哈。”伍德隆也高兴地笑起来。

（这个人失去了被誉为贤王的父亲……）

里昂悄悄地看着王子的侧脸。

伍德隆会担心赛利尔的安危，却不会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悲伤。里昂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所谓的“公私分明”。

（是自身的素质，还是王家的教育？如果休格死了，我会怎样？）

他出神地思考着。

（我不会伤心的。只是我一定会将内心所想表现出来吧。）

背后传来一阵焦急的脚步声，跟在后面的菲莉娅跑了过来。她并没有到里昂面前，而是叫住了后面的斯坦：“斯坦，玛丽的情况很奇怪……”

里昂回过头去，才第一次发现玛丽没有跟上来，他甚至没有察觉到菲莉娅去找玛丽了。

“玛丽怎么了？”斯坦立刻朝玛丽走去。

“……问过我的名字。”玛丽自言自语地嘀咕着。

“什么？”斯坦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露蒂正担心地看着她。

“我好像和谁一起……在这片下着雪的森林里走过……”玛丽的目光仿佛停留在了遥远的时空中，“很怀念，但又很可怕。我想回忆起来，却又不敢。”

伍德隆和杰露西也停下脚步，听着玛丽的话。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可能开始找回过去的记忆了。』

听到亚托怀特的话，伍德隆突然望向玛丽，明白她失去了记忆。

『大概是这里的雪景刺激了她的内心。』

“玛丽……”露蒂慢慢把手伸向了同伴，“不用着急，慢慢来……”声音很温柔，却带着一丝颤抖，仿佛害怕的人是她。

“……谢谢，露蒂。我没事。”玛丽笑着点点头。

“别磨蹭了，快走。”里昂说完，继续往前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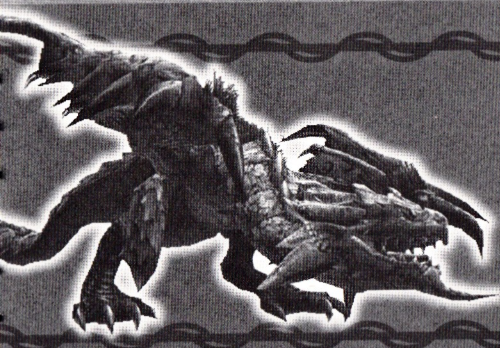
想到犯人玛丽·艾吉恩特也许已经有逃跑的能力，里昂不禁打了个冷颤。

（竟然分散了注意力。最近我有点儿不对劲……必须警惕起来。）

他警告自己。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



羁绊

（怪物猎人同人小说）

文/NEW TOP 编/夜蓝

一

各种动物的白骨有如枯枝般铺陈在地上，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腐烂味道，那是死亡独有的味道。外面的雷雨并未能冲走这份独特的气味，这里是我的巢穴——一个被称为龙穴的地方。

我把刚狩猎回来的羚鹿尸体拖到龙穴中间。

平平无奇，日复一日的肢解作业要开始了。我一边调整身体的姿势，一边利用我的体重来撕开它的骨和肉。看着这小家伙那瞪圆的眼睛，我想这东西大概还没有接受它已经死亡的命运。我理所当然的没有感伤，身为猎杀者的一方，这头猎物的下场是最正常不过了。不过，其实我这个被称为猎杀者的东西，也许根本没有足以被称为感伤的情绪。

不消一会儿，肢解完毕。曾经是羚鹿的东西，变成了再普通不过的肉块。我把一部分肉吃掉，而剩下的就留待晚上做宵夜。这个份量，作为今晚的食物应该足够……我这样在心中盘算着，一边走到龙穴的中央——那个我最喜欢的位置开始午睡。

我会一直睡到晚上，再把中午吃剩的肉吃掉，渡过我再平常不过的一天，然后再开始和昨天一样的明天。

原本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此刻，就在我正要午睡之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我躺在那至爱的午睡位置，看到龙穴的入口处，有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正慢慢地走进来。原本认为是强敌的身影，却出乎意料地柔弱。在她的群落当中应该算是娇小的身形吧。

根据我闻到的气味，这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应该是属于雌性的。也许在这个时候去判别性别很无聊，但性别往往决定了一头动物的力气和行动。知道猎物的性别比起知道年龄更能增加胜算——这是我作为猎杀者的经验。

她被雨淋得浑身湿透，彷佛只要稍

微一碰就会倒下来似的。而她那充满女性美的脸庞带着一幅茫然的表情，

可以看得出她因为赶路而疲累不已。

难道是打算进来这龙穴避雨吗？真是受不了，这可是父母留给我的地方。

停留在原来的位置，我静静地看着不远处的入侵者。这种两脚走路的动物我小时候见过，但怎么称呼却实在记不起来了。而当注视了她好一段时间，我才发现这家伙根本没有看到我——不，不是看不到我，而是根本看不见吧？因为她一直都是靠着墙壁走，就像要确定自己的位置一样。而且她看起来不只眼睛看不见，脚上亦都有明显的伤口。

大概是认为走得够深入了吧，她静静地坐在龙穴的一旁。理所当然地，没有发出声音……

我对着她所在的方向低吼以表示自己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宣示自己的“主权”。

原本以为她会被吓得花容失色，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竟然不为所动。怎么搞的？

她只是转头“望了望”我这一边，对着我说了几句根本听不明白的话语。难道是因为眼睛看不见所以不害怕吗？

我一步步走到她的面前。然而，就算她的头和我的利齿几乎没有距离，她仍然没有逃避，反而表露出一副坚强的神色来回应。

“哼！既然这么坚强，那就干脆当我的干粮吧。”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回头向龙穴洞口的方向一看，有三头我最讨厌的鸟速龙正在一边嘶叫一边张牙舞爪。这种速度快，爱跳，喜欢跑来跑去的麻烦家伙。我只要看到就想咬破它们的喉咙，宰掉它们。

挑这个时间来是想趁我午睡偷走我的食物吧？那么就先放下眼前这个擅自闯入的她，好好招待一下面前这三个讨厌鬼。

日记

那家伙一看见三头野生鸟速龙就用尽全身的力气冲向它们。单单只是这一冲就把当中最大的一头撞飞，可见他的力量之猛。接下来那家伙趁势咬住鸟速龙的脖颈，再用力把头一甩，将它甩向身后。我相信这一下再加上落地时的冲力已足以令它毙命——因为那头鸟速龙落地时已经一动也不动了。

剩下的两头鸟速龙似乎看出情况不妙，便分别向自己打算夺取的目标下手。其中一头跑向堆在洞边的肉块，另一头则一下子跳到她的身旁。尾随了她许久而来到这个龙穴，只是打算抢走一些肉块？野生鸟速龙的想法还真是难懂。但另一方面，被当成食物的她的想法也不见得好理解——她仍然和之前一样纹丝不动，看来压根儿不在意鸟速龙的行动。而当我还在想是不是该做些什么的时候，不远处的那个家伙已经做出了出乎我意料的反应。

大概是一眼就看穿了鸟速龙的意图吧，他用比刚才更快的速度和气势朝她冲过去了。那快速而准确的动作一下子就把鸟速龙压倒在地，紧接着对准咽喉撕咬，将鸟速龙轻松杀死。

他根本不理会另外一头得手后逃脱的鸟速龙，也完全没有追击的打算。反而留在她的身边，在她的身旁绕了数个圈，又看又嗅，好像要确认对方有没有受伤似的。

也许是我自己的感觉错误。我总觉

得刚刚他的行为有着相当浓烈的“保护”意识。也许，只是一场误会。而且作为一个人类，我不认为人和火龙之间能产生这种羁绊。

算了，或者只是我太肤浅……

距离任务的限期还有些时间，就暂且静静观察一下再决定吧。工会派下来的任务永远都只有麻烦，麻烦和麻烦……真难搞。

二

我给了自己一个方便的理由去解释自己的反常行为——“因为我总是孤独的，因为它们总是害怕我，所以这个不害怕我的她，我想留住她的性命久一点。”

就这样好了，我也不是那种胡思乱想的复杂动物。况且，有敌人来抢我的食物，那保卫我的食物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可是这样一来，之前的理由不就显得太无谓了吗？真是矛盾啊。

检查一下现在的食物储备。刚刚被其中一个讨厌鬼偷走了一部分，但留下来的两具尸体足以弥补损失。所以我放弃在雷雨中进行费力的追击——当然，这也是我作为猎杀者的经验。

一边把这两头刚刚还在活蹦乱跳的东西撕成肉块，我一边想现在该怎么办。我好像做了件很蠢的事，一件身为猎杀者不该做的事——救了一份食物。

要现在就把她变成食物吗？不，那只会显得我刚刚的行动更蠢，所以她的生命还是要留下来。

为了保住她的生命，我把一部分肉块分给她，反正我一个也吃不完。起初她好像不太愿意吃，但最后还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完了。吃完之后，她又一次说了些我无法理解的言语。但她的表情我能够理解，如果用言语来表达，那应该是“感谢”。

接下来的每天，我都像平时一样外出猎食，这是求生活的猎食者一生都不得不做的任务。惟一不同的是，我猎杀的份量比平常多，因为有一部分的收获要分给她。当然，我也要不时对付那些烦人的蓝色家伙。

因为它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我食物的主意。

原本，我以为她在连日大雨停下，天气转好的时候就会离开。但她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意思，无论天气是晴是雨，她都会在中午到洞外走走，然后回来。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反正多猎杀一些动物对我来说只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要吃掉她，但每每想起她那感谢的表情，就有种异样的感觉令我停止。

这件事会持续到何时？我也不知道……

虽然我没有让那些讨厌鬼伤害到她，而她每天也都在好好吃东西。但她的脚伤似乎并没有好转，反而开始转坏。原本她一开始还可以勉强走出洞外散步，但数天之后已经连站起来都不行了，只能不时地发出悲鸣。

父母为我疗伤时用的杂草野花，用在她身上却丝毫不见效果。看着她求助的神情，我却完全帮不上忙。我果然只是一个猎杀者吗？

日记

连续数天的观察，让我看到了令自己惊奇不已的情景。

他每天都在悉心照料她，不但理所当然地把食物分给对方，甚至还会用火替她取暖！

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有毛病，要不就是望远镜反射镜片出了问题，令我看到了超乎想像的幻影。我甚至曾经质疑自己有没有看错地图，来错地方，找错目标。因为我要找的火龙不可能是这样的，根本和我所知的不符。

难道事实是……真是难以置信……不过，当只有一个可能性的时侯，不管多荒唐也一定是事实，这只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消去推理。

既然弄清楚了就该尽快行动，以免节外生枝。行动就定在明天上午，待他外出猎食后就开始。

三

今天她仍然无法行动，虽然有点担心，但我还是要如常出外猎食。不这样做我们都得饿死。而且惟有在残杀其它动物时，我才可以遗忘那沉重不已的无力感。

这回就去找离群的小草食龙下手，让它在生命最后的一瞬知道离群的危险吧。

就在我找到要下手的目标前，却先发现了两头鸟速龙，刚好拿来作泄愤的对象。正如我发现了它们一样，它们也发现了我，可已经太迟了。我一下子就把其中一头撂倒在地上，而当另一头想逃走的时候，我迅速扑了过去。

当然最后它们都逃不出被分尸吃掉的命运。

但在处理它们的同时，一种近乎本能的预感掠过我的心头——“会不会在这个时候，也有鸟速龙正在窥视我的巢穴呢？”

虽然根据我对它们习性和行动的了解，它们一般不会在这个时间骚扰我的家。但我实在无法放心，因为除了食物以外，还有她在那里。就因为这个单纯的念头，我回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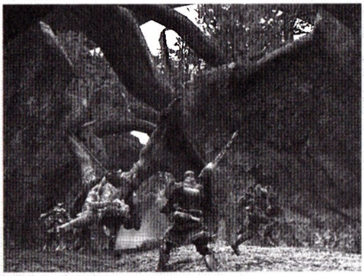
日记

在等待他离开洞穴之前的时间，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先完成。我把挂在左腰间的小瓶浓缩麻醉药拿出来，用清水把它稀释至理想的浓度，然后把稀释好的麻醉药注入素材球中心用粘草制成的海绵中。

“可以用到这么方便的东西，真的要感谢一下工会那群满腹学问的化学家。”正当我心中暗暗感谢的时候，他终于开始朝洞穴外走去。

经过连日来的监视，他每一次的猎食大概要花两个小时左右。预留十五分钟缓冲时间，行动时限是一个小时内。不过还要先等待片刻，让他远离至完全不会发觉我行动的距离，再进入龙穴。

约摸二十分钟后，在阴暗的龙穴内，我和她的距离缩短至可投掷麻醉球的范围内。麻醉药比预想中还要快生效，她几乎立即就昏了过去。新式浓缩麻醉药生效速度比旧式要快多了？我一边在心中



嘀咕，一边小心翼翼地走到她的身旁。

我细心检查了一遍她的身体，之前观察到的脚伤早已经开始康复，而眼睛看不见似乎是因为疾病的原故。造成她日渐衰弱的罪魁祸首是背部的巨大伤口，深可见骨。根据伤口的形状，这应该是某种刃物所造成，而且因为伤口太大，一直没法结疤。

啧，这样的话，大概已经没救了……虽然我早一点发现也应该没法改变这件事，但还是不禁埋怨起自己来。“现在可以为她做的，就只有让她死的干脆点吧……”我一边说服自己，一边将鬼斩破从刀鞘中抽出，紧握在手中。

“救不了她，但至少可以让她毫无痛苦的死去。”我以正眼的架式把刀对准她的脖子。

但就在我准备把刀挥落的一霎，猛然发现忿怒不已的他带着惊人的气势向我冲杀过来！

“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提早回来？”在向自已提问的同时，我以刀身挡住了他的撞击，顺势借力跃到左后方拉开距离。但他似乎没打算给我休息的时间，稍一站定就再一次向我撞过来！

“太过直线的头脑，太过直线的攻击……”我不禁摇头叹息。



这回我没有再直接格档这次攻击，转而向一旁翻滚，轻轻松松就避开了。而他则因为没有命中目标而跌得像个滚地葫芦。

“对不起，但我完全没有要杀你的意思。”我开步向他跑去，把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双手，一刀斩向他的小腿——用的是刀背。这样脚骨大概会断掉，没办法行动了吧。

抛下在我面前狂吼的他，我转身走向仍然昏睡的她。再一次以正眼的架式把刀对准她的脖子，这次定会一刀了结。

我把刀高举过头，一道闪光划过——鬼斩破未能一刀斩首，反而由肩膀倾斜切入，斩断肋骨直达心脏。这一刀几乎把那具身体一分为二！不过，斩中的并不是她——从我后方一跃而出的他，成为了她的盾牌，被鬼斩破全力的一刀狠狠斩中了……

哑口无言的我只能看着这个事态发展下去。血由他的伤口不断流出来，倒在血泊中的他抬头看着我，发出了不明所以的声音——“不要杀她！”如果他的声音能化作我明白的话语，一定是这样吧。

我把鬼斩破插在地上，跪下来，低头看着垂死的他，“对不起，这是我无法答应的要求，况且就算我……”

他没有听我说完就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唉……就算你是村民口中的龙孩儿，我也完全没有杀你的意思。即便是你的遗言，我也无法……”此时此刻，我可以做的就只有替他合上眼睛。

“悔恨也没用，你要想想此时此地的你，应该做些什么。”如果白素在的话，铁定会这么说吧？的确，此时此地的我，应该做的事就只有一件……

回到之前的起始点

我是戴维·谢泽，隶属东都露玛总工会，是一名全职猎人。我现在正身处于阿鲁克利斯——俗称“森之丘”的外围地带，这里有一个名叫可可里特的村落。

此行是因为工会收到了村民的委托书，说这个村落的牲畜经常无故失踪。而且又有村民报告放羊时看到类似火龙的动物。所以工会就叫我来查明牲畜失踪的原因，并猎杀那条惹麻烦的火龙（如果真有的话）。

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来，何况此行身边根本没有一个帮手。但因为我是隶属于工会的全职猎人而非自由猎人，所以派下来的任务我一概没有拒绝的权利。

在这里逗留了一个上午，问明了事情的原委、目击火龙的地点、消失的牲畜数目和种类。令我在意的事有三件：

一、现在是繁殖季末期，野外食物来源充沛，火龙完全没有必要冒险盗取人类的牲畜。

二、村落中消失的牲畜都是体型小的，例如寒羊。除了给幼崽磨牙，一般火龙不会吃这么小的东西。

三、村中有个传说，说十几年前有个孩子被弃于山中，被育幼期的雌火龙哺养，长大成为龙孩儿般的怪物。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几件事之间的关联性和当中的不自然。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蠢到不行。

十分不幸，到我下午出发上山之时，天却突然下起大雨，而且还不时发出隆隆的雷声。不到片刻功夫，身上那已有些破旧的黑狼鸟套装就湿透了，而背上的太刀也似乎会令我被雷公看上的机率大增。“出师未捷身先死”和“英年早逝”都不是我乐意看到的墓铭志，此刻只好祈求不要被雷击中。

在搜寻了三个多小时后，我在半山腰发现了一条有着淡绿色外表的年幼雌火龙。它正一跛一跛地走进一个山洞，看起来脚受了伤。

我静静地躲在草丛中，拿出背包中的望远镜，细心观察洞内的情况。洞内如估计般满地白骨，相信身处其中的话就会闻到那份独特的恶臭。洞穴的一角放置了不少肉块，是粮食储备吗？这可不像是火龙的习性。不一会儿我就发现了远远在预料之外的东西——一个男人，一个如雄火龙般凶猛的男人……

尾声

东都露玛市中心——位于大老殿左侧的地方，是一个比戴维·谢泽的住处还要大的办公室。此时他坐在同样大得夸张的办公桌前，看着坐在对面的白素——她有一幅充满女性美的脸庞和犹如知性代表一样的眼睛，披肩的亮黑色头发被束成马尾，耳前垂下来的发丝则把原本已经雪白的肌肤映得更加耀眼。

看上去绝对是位文静可人，温柔贤淑的女性，然而——

“你这个蠢货，为什么要用死者的视角来写报告？你白痴啊？”

只要一说话，这个女人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

还未等戴维回答，白素又如连珠炮发般再次发问，“你是不是打算告诉我，这样做是为了哀悼那个自小被火龙养大的龙孩儿？”

完全正确。虽然这个报告戴维是根

据自己的监察日志写成的，但用第一人称的最主要原因正如白素所说。

不过这次他还是不用回答，因为那女人还没有问完。

"姑且不论你的写作手法，至少请你说明一下这份报告为什么没有结尾。

"因为，我实在不想再去回忆那件事的结尾……"戴维顿了顿，喝了口水。在误杀了龙孩儿之后，他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精神打击。猎人守则上明明白白的写着，把武器指向普通人是不容许的。而现在，自己却杀了一个人。他不想再去回忆，更不想强行用平静的语气去回答，以免白素看穿他的悔恨。

白素似乎察觉到了戴维的意图。她略微摇了摇头，而马尾也随着晃了晃。

过了良久，她才问了一个感性得不像她的问题，"你觉得人类和火龙之间有可能发展出那种羁绊吗？"她微微偏一偏脑袋以示疑问。

这个问题戴维也问过自己。答案是否定的，这次只是非常特殊的例子。

为了消除她的疑问，戴维再一次进入解说模式。"先从小雌火龙说起——它双眼看不见是人为的，因为它自小就是由人类饲养。我事后稍微调查了一下，一些自由猎人会把差不多快要孵化的龙蛋偷走卖给不法商人。幼龙出生后，一部分会被高价出售给宠物黑市。另一部分则会被药弄瞎眼睛，等长大后再毒杀掉，整条拿来作武防的原料——当然，用这些原料制作的武防，其质地肯定是不合格的。另外，它的脚伤大概是在挣脱脚镣时造成的。这在那座荒山的附近应该留下痕迹，不过这就要交给你来进一步调查了。所以，小雌火龙并非是喜欢那个龙孩儿，它本来就不怕人，而且也习惯了被人饲养。"

戴维稍微停顿了一下，并不是他想知道白素有没有疑问，只是单纯说得有点累了。

"龙孩儿的事我也调查过了。可可里特一带孩子被弃的事件不少，单以龙孩儿的推定年龄来判断则只有一个可能——那个孩子被遗弃的时候年龄不小于三岁，长这么大才被弃的理由不明，因为父母都已经去世。不过至少可以肯定，他在孩提时已具备了一定的人类情感与道德观。我认为，这就是他会对小雌火龙产生同伴意识，甚至还有保护概念的原因。"

接下来，是最后的结论了。

"总而言之，整件事当中没有一丝的浪漫，有的只是惊人的巧合。如果换成一头正常的单身雄火龙看到一个受伤的少女，少女惟一的结局只会是成为雄火龙的食物。如果有一个故事是雄火龙为了在猎人手中拯救少女而死的话，作者大概会被读者骂成是扯淡，而那个没常识的作者也只是脑子进水罢了。"

一口气说完了最后的结论，戴维心中涌出一种难而言喻的满足感。

"其实你推理的答案，我早已经猜到了，我只是想看看你的想法而已，只是我没想到……"白素玉首一偏，露出一副不怀好意的笑，"原来你是个一点儿都不浪漫的男人。"

全职猎人戴维·谢泽呆立在她面前，久久不能言语……

【全文完】



军人的使命并不是由人来决定的，决定它的是时代。人们的价值观会随着时代而改变，国家也不例外。所以世界上不会有绝对的敌人，我们的敌人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引领者(The Boss)

潜龙谍影3 食蛇者

机种：PS2	发售时间：2004年11月17日
制作公司：Konami	类型：ACT

文／浪燕陵

曾经有某位过来人说过，剧情之于动作片就好比剧情之于三级片，都不是大家所注重的。但笔者这位未过来人却窃以为不尽然。动作类与爱情动作类始终是有根本区别的，动作片或者动作游戏也能够有媲美RPG的剧情，比如说《潜龙谍影3》（以下简称为《MGS3》）。

如果单从整体剧情来说，《MGS3》的故事情节确实没有什么太出彩的地方。我们大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它：经典，不过是因为老土。

故事的大纲是这样的：一位孤胆英雄排除万难力图拯救自己的国家，途中他认识了以为很有个性的女主角，二人在短短几天之内产生了某些暧昧不明的关系，最后在功成名就之余水到渠成地来一段增加气氛的激情戏……是不是觉得很熟悉？没错，这就是一套经典动作片的经典套路，如有雷同，绝非巧合。

但无可否认的是，《MGS3》确实是将老土的故事演绎成了一个新的经典，这不能不归功于它对经典感人的诠释。斯内克(Snake)与引领者（The Boss）之间的几次面对面发生在不同的处境下，但无论是从初期的师徒关系，到中期的对立，还是到最后无奈的宿命对决，我们都可以在蛛丝马迹中找到引领者对斯内克的爱护和培育。

她亲手将斯内克摔下了河谷，但却间接地救了他一命；她接受了沃尔金的命令，但最终弄瞎斯内克的人并不是她；她一枪击中了斯内克的大腿，但又在子弹里留了假死药并将枪留给了斯内克。最后，她不但放走了夏娃（Eva），还将自己的生命和“爱国者”交给了斯内克，帮他完成人生的涅••

或许各位和我都一样，在一开始听到引领者的说教时都很不以为然，但当到了游戏的最后，当斯内克在墓前向这位真正的英雄，真正的爱国者敬礼时，我们是

否又会觉得感慨万千呢？如果说引领者一开始的说教略显突兀的话，那到最后她以同一种表达方式说出来的同一类话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像这样斧凿痕迹浓重的桥段还有一些，比如说格兰宁与斯内克的对话、索科洛夫与斯内克的对话等等。这些繁复的台词在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是强灌输，硬煽情，但当我们爆机之后再次重温，却又会认为它们合情合理。小岛秀夫先生对命运沧桑的表达打动了我们玩家，让我们可以投入到其中领略到剧情的感人之处，而忽略某些过于生硬的表达。

除此之外，《MGS3》在经典的故事框架内还有着一些独特的亮点。比如说悲剧的英雄引领者，这个值得同情及尊敬的最终BOSS；又比如说间谍夏娃，她对斯内克的诱惑和亦幻亦真的感情总是表达得恰到好处；再比如说斯内克的劲敌山猫(Adamska)，不到故事的最后没有人会知道他是三重间谍。还有眼镜蛇部队对引领者的忠诚，悲哀者(Sorrow)的灵魂对斯内克的追杀，以及各有特色的敌人等等。如果我们是以个别的亮点来区分汗牛充栋的动作片的话，那拥有诸多亮点的《MGS3》为什么不能够成为经典呢？

大多数好的小说之所以好不单只是因为它剧情起伏曲折，还因为它拥有一个支撑所有线索的主题。在这一点上，《MGS3》的剧情堪称一部优秀的游戏小说。不难看出，《MGS3》的整个故事都是围绕着时代这个命题展开的。无论是引领者面对时代的悲哀，还是两个科学家反抗时代的无助，抑或是夏娃改变时代的努力，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处于时代的漩涡中的不同态度。改变时代总是伴随着牺牲，即使是我们干预了时代进展的斯内克，也为此付出了一位恩师，一只眼睛，和一段战火中的爱情。这不禁让人质疑，时代究竟是什么？引领者的死，难道就是改变时代所需要扭曲的正义么？

除了深刻的主题之外，隐含在故事情节中的意象也足以让人津津乐道。斯内克、夏娃、亚当（山猫）、操纵闪电的沃尔金上校和哲学家的遗产，这些都让人想起《圣经》中的故事。没错，那就是蛇诱惑夏娃和亚当吃掉禁果的故事。在《MGS3》中，斯内克，夏娃和亚当正好分别对应故事中的三位主角，而沃尔金上校就好比闪电的象征——上帝，哲学家的遗产就好比伊甸园中那棵名叫分辨善恶的智慧树。当我们听到夏娃说：“但这一回，是我诱惑了那条蛇”的时候，大家的脸上是否也出现了会心的一笑？

经典的框架，感人的剧情，独特的亮点，深刻的主题，以及值得回味的意象隐喻，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款近乎完美的动作游戏。《MGS3》就好像是装在一个旧瓶中的百年老酒，虽然看似雷同但却让人回味无穷。





如果睡觉时没有听到屋外的警察按下门铃；如果不曾暗暗倾慕隔壁已经有未婚夫的OL；如果连第一个谎言都没有出口；如果海边小镇的冬天不是这样寂寥孤冷……

那么一切残酷的花朵都不会绽放，两个人仍像两条平行直线一样，每天擦肩而过，一个向左一个向右，错开就永远不会相遇。

人生就是连绵而来的痛苦中夹杂着一点微小的幸福，为了这些微小却让大脑麻痹的幸福，一切努力都显得有意义。但是，如果微小的幸福缥缈不定，失去之后就是万丈深渊；如果微小的幸福转眼间就要破碎，只有百分之一的几率将其挽留，它的微小，还值不值得让人为之沉浸？

——“昂？你是伊达昂吗？”

——“……嗯。”

雪割之花

雪割之花	机种：PS、PSP	发售时间：1998年11月26日
	制作公司：SCEI	类型：AVG

文／玛娜

诡诈的舌头

在那个马路始终被积雪覆盖，照出的照片一直曝光不足，空气中不断流淌出让人难眠的不安的海边小镇中，冬天就像永远不会离去一样，绝望与希望在雪后清冷的阳光下彼此夹杂、循环往复。

为了救助失去未婚夫而精神暂时错乱的OL樱木花织，主角阴错阳差地扮演起了未婚夫伊达昂的角色，每天到医院里陪她聊天，给文鸟喂食，在北风与电车交织出奇妙的呼啸声的坡道上漫步，在相识三周年的晚上共度晚餐——毕竟也算完成了和花织在一起的梦想，虽然，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所以在花织挽留自己过夜的时候，只能婉转拒绝，在约会结束时的接吻中，只能让双唇在10cm外的远方僵直。

谎言一旦开始，就像滚雪球一样，直到有一天大得让自己都为之心惊，推动着雪球前进的人，不知何时开始被雪球所推动。

为了掩盖自己原本的穷大学生身分，为了成为在大公司上班的伊达昂。每天先把花织接送回家，再假装回到伊达昂的公寓，等到花织睡着夜深人静之时才偷偷溜回自己的房间，早上上学也很容易被发现，作息时间也是问题，每说一句话都要斟酌再斟酌，每作一个举动都要考虑再考虑。

“昂……你以前不是抽烟的吗？怎么现在不抽了？”

"啊……因为你也不抽嘛。"

若无其事地说出一个又一个谎言，将自己变成另一个人，愚蠢可笑、但是却不能回头的谎言。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

"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

99%的绝望与1%的希望

《雪割之花》的故事，从一开始就犯下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巨大错误，这之后，为了让错误变得不是那么严重，为了维持一个注定要被戳穿的谎言，只能沿着看不到尽头的道路向下行走。

99%的绝望与1%的希望。

用这句话来形容《雪割之花》并不过分，极容易出现且数量庞大的Bad Ending（游戏开始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会出现最早的Bad Ending），拥有诸多限制才能找到的Good Ending，一点点失误和错误使谎言提前戳穿都将导致一个生命的消失，但是即便这么一直隐瞒下去，总有一天，花织也一定会发现……

从屋顶跳下去的花织，死在病房中的花织，消失之后再也没有出现的花织，精神完全崩溃的花织，反复经历这些悲惨的结局之后，两个人得到幸福的未来显得如此难以触及，就像是在无尽的泥潭中摸索一颗细小的钻石，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但是对我来说，比起那得来不易、弥足珍贵的Good Ending，主角一次次挑战无法看清的未来，一次次努力挽回，一次次失败却又再次爬起，一切都只为了拯救一个人的生命的过程更加让人感动。伴随着游戏中带有异国风情的BGM，重复着失败，失败，失败，再次失败的过程，渐渐，自己变成了主角，满心想的都只有一件事——让花织活下来。

如果微小的幸福缥缈不定，失去之后就是万丈深渊；如果微小的幸福转眼间就要破碎，只有百分之一的几率将其挽留，它的微小，也足以让人沉浸。





◆龙背上的骑兵2 封印之红 背德之黑



编／YULA

英雄传说 空之轨迹 系列

主要角色设定资料集

CHARACTER FILE OF SORANOKISEKI

GAME 英雄传说 空之轨迹 FC
英雄传说 空之轨迹 SC
英雄传说 空之轨迹 the 3rd

游击士　为保护地域和平与百姓安全而站在公正立场进行工作的人们，被称作“自由骑士”。要成为游击士，首先得隶属于游击士协会，通过修行和考试成为准游击士以后，凭解决委托事务的业绩可以升级为正游击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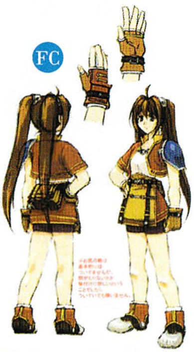


剑圣·卡西乌斯的女儿 活力十足的游击士

艾丝蒂尔·布莱特

（CV：神田朱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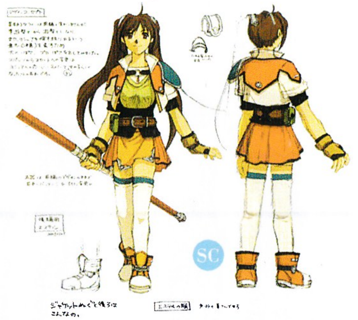
来到利贝尔王国的游击士，是她被称之为“剑圣”的卡西乌斯的女儿。本人年仅16岁就成为了最年轻的游击士，与约修亚一起接受了各种困难事务的委托，并从中逐渐成长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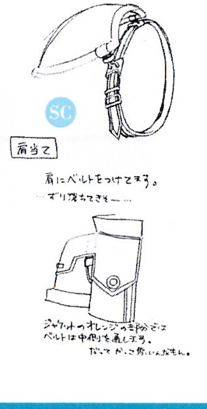
■《FC》的设定彩稿。只有左肩安了垫肩，双手戴的手套很具有象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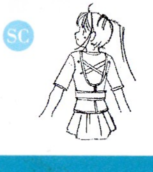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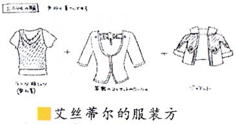
■手持武器棒术具的艾丝蒂尔。棒术的本领来自父亲卡西乌斯的直传。



■《SC》的设定彩稿。穿上裙子后女人味有所提升。







■艾丝蒂尔的服装方面，内衬的构造等也作了细致的设定。





■《FC》的设定彩稿，表情还稚气未脱。左胸上贴有铁板的夹克衫是他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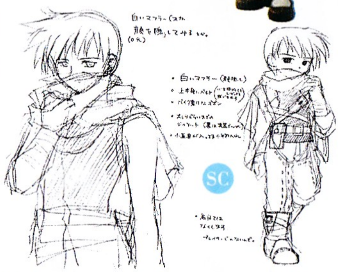
■潜入格兰塞尔时变装成侍女的约修亚。虽然不是出于本意，但他真的很擅长扮女装。

拥有被隐藏的黑暗过去
艾丝蒂尔的搭档

约修亚·阿斯托雷

（CV：斋贺弥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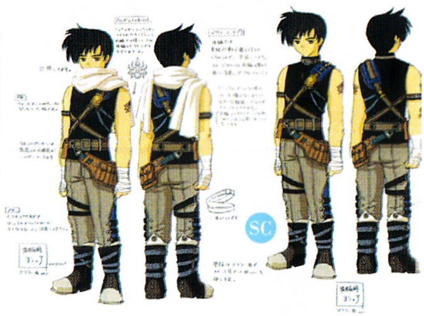
11岁时做了布莱特家养子的少年。和艾丝蒂尔一起成为了游击士，周游各地。隶属于秘密结社“噬身蛇”，过去曾经想暗杀卡西乌斯。



■针对《SC》的新服装，初期绘制的讨论用草图。



■在《3rd》中回归游击士队伍的约修亚。在左肩重新安上了曾在《FC》中使用的垫肩。



■《SC》中的约修亚，左臂上浮现出结社的标志。平时都总是戴着一条白色围巾，将自己的表情隐藏了起来。







■身怀舞蹈、召唤猛兽、塔罗等多种特技。使用鞭子进行攻击是她的强项。

由舞女转职成游击士的嗜酒坏姐姐

雪拉扎德·哈维

（CV：盐山由佳）

拥有别名“银闪的雪拉扎德”的游击士。原本是舞女的她在卡西乌斯的指引下当了一名游击士，作为艾丝蒂尔和约修亚的前辈教官，对二人进行指导。

■还是一名舞女时的少女时代设定图。



■服装的细节部分也有绘制出来的设定图。性感的异国情调服装引来了不少目光。



■正面的设定图。一身武术家气质从其经过锻炼的体魄和严肃的表情就能看出来。他穿的鞋子也是经铁强化过的。

■背面的设定图。由于是武术家，因此金的服装给人一种东洋风格的印象。左臂上缠的白布颇具象征性。





卡尔瓦德共和国的A级游击士

金·瓦塞克

（CV：稻田彻）

拥有别名“不可撼动的金”、位于东方的卡尔瓦德共和国A级游击士。泰斗流武术的达人，性格坦率。经常为艾丝蒂尔提供帮助。



■阿尼拉丝怀抱小熊布偶的草图。关注流行，喜欢可爱的事物，虽然是游击士但还是很有女孩子的作风。



■手里拿着剑的设定图。用剑的近距离作战是她的战斗风格。游击士的修行是在雪拉扎德的指导下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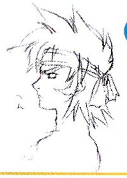
活跃于伯斯地区艾丝蒂尔的好对手

阿尼拉丝·艾尔菲德

（CV：大河内雅子）

利贝尔王国伯斯地区出身，并在这个地方以游击士的身分活跃着的少女。作为游击士的资历要比艾丝蒂尔稍长，与艾丝蒂尔一同接受训练，是她的好对手。





■阿加特的表情草图。标志性的头带无论何时都不会取下来。

有着失去妹妹的悲伤回忆
性格冷淡的游击士

阿加特·科罗斯纳

（CV：近藤孝行）

待人冷淡的游击士。曾在利贝尔王国和埃雷波尼亚帝国之间爆发的战争中失去最爱的妹妹米夏，内心深处一直背负着深刻的伤痛。



■身穿具有野性气息的服装的设定图。挂在胸前的石头吊坠是妹妹米夏留给他的遗物。

利贝尔王国

艾丝蒂尔一行居住的王国。以高度的技术力见长，但与此相对的情况则是因人口稀少导致兵力劣于他国，于是和游击士协会合作以维持治安。



■科洛丝装束的设定图。一般在作为下任女王进行外交活动时穿这身衣服。



■穿着杰尼斯王立学园制服时的设定图。色调青白分明的款式和她的气质很符合。





■和白隼基库在一起玩耍的科洛丝。基库既是她的好朋友，也是一名忠实的护卫。

现任女王的孙女
即将成为下一任女王的公主

科洛丝·琳兹

（科洛蒂娅·冯·阿斯雷瑟）（CV：皆口裕子）

一边就读于王立学园一边在孤儿院帮忙的少女。其真正的身分是现任女王的孙女科洛蒂娅公主殿下，有时也会作为下任女王前往外交场所。



尽忠于利贝尔王国
王室亲卫队可靠的中队长

尤莉亚·修巴尔兹

（CV：小松由佳）

担任王室亲卫队中队长（后来升为大队长）的女性士官。在军事政变、浮游都市被进攻等危及王国的事件发生时都是她率领士兵冲锋陷阵。



尤莉亚身穿王室亲卫队制服的设定图。威风凛凛的她是王国正规兵们所憧憬的对象。

星杯骑士团　信奉空之女神的宗教组织“七耀教会”的下级组织。正在暗中秘密进行着对古代文明遗产Artifact的调查和回收工作。



潜入豪华飞行客船露西塔尼亚号的假面舞会中时的变装。



发型的种类。好像除了这2种以外，当初还构思过各种各样的发型。



凯文的最终定稿设定图。以前枪为武器。服装的构造很复杂，腿上还绑着皮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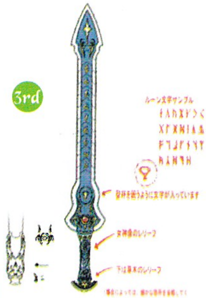
以轻薄的态度在背后执行任务的
“外法狩”守护骑士

凯文·格拉汉姆

（CV：中尾良平）

表面上是稳健派的巡回神父，真实身分是在星杯骑士团中排名第五的实力守护骑士。有着“外法狩”这一别称，对罪人决不宽恕。





■莉丝使用的伸缩自如的法剑设定图。剑的表面刻着RUNE文字和星杯的浮雕。



■14岁时的莉丝的设定图。分戴头巾和不戴头巾两种。

与凯文青梅竹马的修女

莉丝・阿尔珍特

（CV：桑岛法子）

和凯文一样在孤儿院长大，然后做了一名修女的骑士。有一个名叫露菲娜的亲姐姐，但在5年前去世了。

埃雷波尼亚帝国

位于利贝尔王国北部的庞大帝国。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扩大了本国的势力，过去曾与利贝尔王国之间爆发了一场叫做“百日战役”的战争。



■奥利维尔身穿正装军服的设定图。这身装束曾在与利贝尔王国的外交交涉场所出现过。



■以吟游诗人的身分在王国内游历时的设定图。宽大舒适的白色大衣搭配一头金发，甚是优雅。



以吟游诗人的姿态游历王国爱与和平的帝国王子

奥利维尔・朗海姆

（奥利文特・莱瑟・阿诺尔）（CV：子安武人）

自称漂泊的吟游诗人，信奉爱与和平，一天到晚游手好闲。其真实身分是帝国的奥利文特王子。和支配帝国的铁血宰相奥兹波恩关系对立。



■穆拉的设定图。他在本国的阶级为帝国军第7机甲师团少佐。



和奥利维尔自幼相识的正经派帝国军人

穆拉・王德尔

（CV：矶部弘）

利贝尔王国境内埃雷波尼亚大使馆的在驻武官，和奥利维尔自幼相识。性格一本正经，尽管惊讶于王子的奔放，但私下里对他很是服从。



AIR

文／雾岛霜月　编／YULA

人物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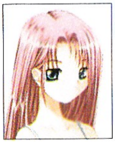
国崎往人

拥有操纵古旧人偶的不可思议能力，并以在游客面前进行人偶表演维持生计的青年，一直都在寻找着在天空中那个悲伤的长有羽翼的少女。



神尾观铃

与母亲晴子一起生活在紧靠海边的小镇中的少女，脸上总是保持着微笑，是一个善良而坚强的女孩。



神尾晴子

一个总是与酒为伴的单身女性，是观铃名义上的母亲。

前言

这是一个由梦引发的故事，这也是一个由梦终结的故事。梦的起始，梦的传递，梦的集合，梦的实现，一切都离不开这个“Dream”。梦在天空中化作羽毛缓缓落下，将这个梦带给每一个正在做梦的人……

一千年前的那个夏天，一千年后的那个夏天，一千年的时间中，她依然在空中孤独而悲伤地等待着……

DREAM

启程、停留、离开……依旧模糊的传说变成了片片飞舞的羽毛，一千年的悲伤在世间往复轮回。看似没有尽头的旅程，早已铭刻在夏日的轨迹里。

一千后的夏天，海边的小镇中。炽热刺眼的骄阳照耀着这片大地，起伏的海浪在岩石上转瞬即逝。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似乎有一片透明的空气在升腾。

银发男子站在陌生的小镇中，不由自主地抬起头仰望天空，从而回想着母亲说过的话。

天空中有一个长着羽翼的少女，她迎着风，承载着一个悲伤而孤独的梦。寻找她，解救她，这是我旅行的目的，同时也是我们家族代代相传的宿命。

由于木偶表演根本无法赚钱吃饭，而饥饿的我却不知不觉在路边睡着了。当我再次醒过来，看到了眼前这个有些奇怪的少女。

她的眼睛望向大海，伸开双臂似乎想要飞翔。“你好。”看到有人在注视着她，她将身子转向我，很有礼貌地向我打招呼。“就你一个人吗？”

她拿来了那浓稠的蜜桃味果汁，想要跟我一起分享。看来她只是一个普通人，根本不是我要找的那个悲伤的少女。

她说她很想去海边，但是要和别人一起，而我就成了她最好的选择。不过我很讨厌她一直缠着我，因为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她却不肯离去，她还是很想去海边。在众多游戏过后，挥挥手向对方告别：明天见。就像朋友一样。

她总是形单影只，她没有一个朋友，她又要度过一个孤独的夏天。不过今年的夏天有些特别，因为她说她遇到了我。

我们才刚刚相遇，根本算不上朋友。“嘎哦。”她轻轻地说。

然而随后在帮我寻找木偶的过程中，她竟然“嘎哦嘎哦”地叫着奔向了一只乌鸦，乌鸦“啊啊”地叫着振翅飞向了天空。

“为什么连乌鸦见到我都要逃？我只是想摸一摸它的羽毛。”“嘎哦。”她又叫了一声。她说那是恐龙的叫声，她喜欢恐龙。

她叫神尾观铃，而我与她的邂逅，竟然是如此平凡。

身无分文而又饥饿难耐的我在食物的引诱下来到了她的家里，随后无家可归的我便留住在了她家里，不过她那个吊儿郎当让人脱线的妈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叫神尾晴子，总是早出晚归。不过还有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晴子竟然要我帮忙照顾观铃，还顺便要让我帮观铃改掉那个口头禅“嘎哦”。





是的，那个口头禅。每当为难或难过的时候她总是会说，她不仅非常喜欢恐龙，竟然还认为小鸡长大了就会变成恐龙……

而在跟观铃相处的日子里，我先后结识了活泼开朗的雾岛佳乃和她英气勃发的姐姐雾岛圣，还有她们养的那个好似外星来客的小狗土豆，以及温文尔雅的远野美风和怪力萝莉小满。

她们的幸福而快乐的生活中，却隐藏着无法言喻的悲伤。而在大家的帮助和努力下，她们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可是我最在乎的，还是那个看起来傻傻的，天真无邪的观铃。

“我昨天做了个奇怪的梦，我梦见我在天空中飞翔。”她这样对我说，我却不以为然。“可是梦里的我却非常悲伤，在云雾缭绕的天空彼端，俯视着脚下无边的大海，这应该是个快乐的梦，可是为什么我却感觉很悲伤……”

她跟我要找的那个少女简直一模一样，但两人却又有着天差地别。极端矛盾的心情一直伴随着我，直到那件事的发生……

那天晚上，她说她要和我玩扑克。她拿出扑克在地上铺开，忽然手中的一打扑克掉了。她极力掩饰自己的表情，可是从眼角滑落的眼泪骗不了人。她拼命用衣袖擦去不断涌出的泪水，笑容虽然还在脸上停留，可她却已经泪流满面。

她的身体在剧烈地颤抖，好像有什么东西侵入了她的身体；难以忍受的疼痛让她哭叫出来，而我却根本不知所措。

就在我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晴子回来并将她抱进了房间。

“那孩子从小就是那个样子，每次想要和别人成为朋友时就会变成那样，所以根本没有人愿意做她的朋友。”晴子这样向我解释。

“那个女孩会做梦，最初是个关于天空的梦，她梦到自己在天空中悲伤地飞翔，梦向着过去的记忆不断延伸，就是那个梦在侵蚀着女孩柔弱的身躯，她的身体也会逐渐感觉到那份无法承受的痛苦。不久女孩将会忘记一切，甚至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忘记，然后在做完最后一场梦的早晨，女孩就会死去。”

“在这片天空中，有一个拥有一双翅膀的女孩；她总是孤零零一人，无法长大就消逝了；一个人重复着那个悲伤的梦……那是个孤独的女孩，每当接近别人时都会大哭，因为如果两个人的心靠近的话，两个人都会病倒，两个人都无法得救，她是个善良并坚强的孩子，所以那个女孩会说‘离开我吧’……”我突然想起了母亲曾经说过的话，我险些遗忘了这段重要的嘱托。

“天空中有另一个我。”她曾经这样快乐地说着，可是却无法隐藏那之中孤独的神情。

难道那个长着羽翼的悲伤少女，

真的在她的身上轮回转生？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吗？让我在这个小镇之中遇到了她。可无能的我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生命慢慢消逝。

“那个孩子说想去看海，但我却没能带她去，她有很多想做的事，但我却什么忙都没帮上……”母亲的话又一次回响在耳边。

“昨天我又做梦了，那是一个快乐的梦，热闹的夏祭夜晚，我在远处眺望着……”

“昨天我又做梦了，那是一个旅途的梦，我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昨天我又做梦了，那是一个悲伤的梦，为什么大家只把我留下？”

她每天都向我描述她晚上做过的梦，每一个梦境都截然不同，可是这样的梦，迟早会吞噬她的生命。

“我想去看海，和往人一起。”这是她的心愿。

“我带你去看海，我会为你实现一切愿望。”我对她许下了这样的誓言，可是疼痛侵蚀着她的身体，悲伤的梦折磨着她的精神。没有办法站立的她，在我面前只能一次次地哭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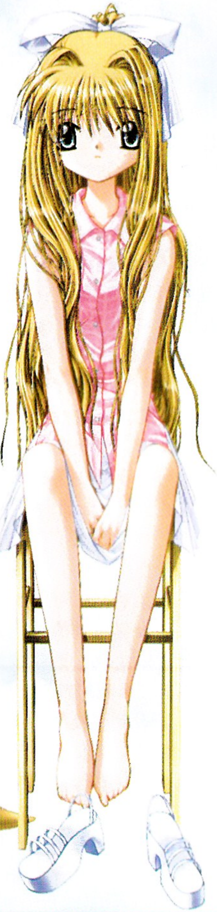
离她家只有数百米远的海，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

我们相距太近是她发病的原因，分离才能让她不再发作，于是我决定离开她。我离开了她的家，但仍然可以感觉到她的气息。孤独的她身边只有恐龙娃娃陪伴，还有那只浑身漆黑名为小空的乌鸦。

而她那个不负责任的母亲晴子也出去旅行了。因为晴子并不是她的亲生母亲，只不过是她母亲的妹妹罢了。只要观铃一与别人接近，就会莫名其妙地大哭起来。

她是个善良而坚强的孩子，她不想给晴子阿姨添麻烦，虽然两人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却过着各自的生活。到头来她还是形影相吊，然而她只有孑然一身，才可以安然无恙地活着。

可是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没有发现，可以看到你的笑容，并陪伴在你的身





边，那其实就是我一直在找的幸福啊！

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让我再次回到了她的身边。我希望一切可以从头再来，让时间回到我们相遇的那一刻。她依然被囚禁在那个悲伤的梦里，听不到我在呼唤着她的名字。那个聚集了未能实现的愿望的人偶，请帮忙实现我最后的愿望——我要永远陪伴在观铃的身边，永远……永远…………

IN SUMMER

国崎往人在小镇的出现，带给了神尾观铃这个孤独而渴望着朋友的少女一个美丽的梦。可是一千年前的诅咒，那个名为神奈备命的翼人女孩的灵魂，轮回到了她的身上。

神奈备命，一个本应该成为普通女孩，过上没有烦恼的快乐生活的人，却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的翼人后代——从出生那天起就被囚禁在神殿中，而与她的侍卫柳也的结识是她快乐的开始。

翼人本是神的使者，可是由于它们强大的力量，则被人类视为邪恶和不祥的化身。

梦，想见母亲的梦一直在困扰着神奈；梦，喜欢柳也的梦也开始在她的心中蔓延。

一次让神奈调动神社的命令使柳也心生疑问，而神奈的仆人里叶也察觉了她的心思，于是便与柳也一起自作主张，在那个突如其来的雨夜中，带她逃离了那个囚笼般的地方，踏上了寻找母亲的漫漫旅途。

“你要带我找到母亲。”这是她第一次命令自己的侍卫，当他们逃出神社后，那里已经在火海中化为了一片废墟。

第一次来到外面世界的神奈，像孩子一样自由自在地玩耍着。为了可以带给母亲快乐，她开始努力学习抛接玉石。

那天看到了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夏祭夜晚，人们围着篝火一同许下愿望。“我虽然有翅膀，但却无法飞翔，我不能把人们的愿望带到天上。”

“只要心里想着愿望就行了，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柳也要为她实现这个愿望。

在实现梦想的艰辛旅途中，艰难险阻像屏障一般阻隔着梦与现实的界限。巍峨雄壮的高野山，便是他们旅途的目的地。

在里叶的感觉下，他们顺利地穿越了结界。而由结界构成的壁垒森严的禁忌之地，仅有几名负责守卫的僧兵。柳也因为遵守与神奈的约定而不慎受伤，使得神奈的内心自责不已。而再次苏醒后的柳也无畏地笑着，神奈则向他说出了“不许柳也死”的心愿。

夜幕低垂，月明星稀，在如同地狱般昏暗的牢房中，一张美丽慈祥的面孔若隐若现。她是曾被僧人们称为“八百比丘尼”的中年妇人，也就是神奈一直朝思暮想的母亲。

在母亲充满疑问的目光中，神奈缓缓地褪去了衣服，耀眼的光芒过后，一双美丽洁白的羽翼在神奈的背后伸展开来……

一直以来，翼人一族都背负着世间的罪恶和悲伤的诅咒，神奈的母亲不想再把这份诅咒传给她，于是根本不肯接

触神奈。

神奈想带着母亲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去到一处无人知晓的地方开始新的幸福生活，而一支响箭的射出，却让这一切立刻灰飞烟灭。

铺天盖地的箭矢向着几人射来，神奈的母亲不幸中箭。八百比丘尼带着愤怒释放了恐怖的力量，并同时承受了在此刻所有死去的人的诅咒和悲伤。

惊天动地的狂风过后，她倒在了血泊中。不顾关于诅咒的告诫，神奈抱住了身受重伤的母亲。

"真是个不听话的孩子……都说了不要碰我……"神奈感受着母亲温暖的怀抱，却无法阻止生命步入死亡的冰冷深渊。

"为了见到母亲时可以表演给您看，我一直在练习抛接玉石。"神奈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了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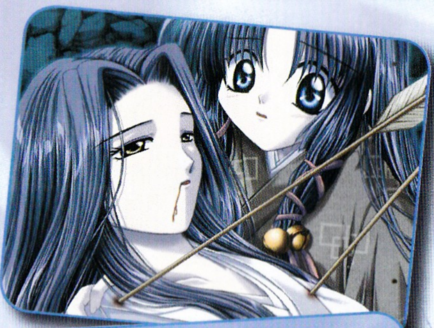
母亲温柔的目光一直注视着神奈，虽然一次又一次抛接失败，但已经努力过的她，在母亲的心里已经成功了。而玉石的最后一次落下，带走了神奈母亲的灵魂。

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困苦，在月下青岚的拂动中，已经近在咫尺的幸福，却变成了永恒的离别。

"妈妈不会骗我的……她说过要一直看着的……"神奈的泪水滴在地上，溢出了悲伤的思念。

在送别了母亲后，便开始计划怎样逃亡。他们靠着一棵大树坐了下来，神奈向柳也和里叶询问他们的梦。"三个人这样坐在一起，真像一个和睦家庭。"

"如果能够顺利逃出这里，就在宁静的山村中，盖一间小房子。我们可以





种田，可以打猎，如果是在海边的话，还可以打鱼。"柳也和里叶在脑海中谋划着未来的梦。

"海……是什么样子的？海究竟是什么？"

"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池塘，但是池中的水都是咸的。"柳也给她解释。

"你骗人。"

无数的火把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危险已经悄然逼近快乐的三人。

"是真的，而且海和天空一样宽广。"柳也握紧了手中的刀。

"真的？我从来都没见过海……我想看海，可是海边会有夏祭吗？"

"当然会有，到时我们三个围着篝火唱歌跳舞。"里叶也拿起了身边的匕首。



“这是梦啊……这是我的梦啊……梦不全是痛苦，现在的我很快乐……”神奈走出大树的庇护，衣服滑落到了地上。

“与柳也在一起的时候，我都忘记了自己的翅膀……这是我最后的命令，你们一定要……幸福地……好好地活下去。”圣洁的羽翼正在打开，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命运。

在晴朗蔚蓝的夜空中，洁白的羽毛片片飘落，美丽的羽翼散发出夺目的光辉，也释放出了隐藏在羽翼中的强大力量。

刹那间如同天崩地裂，狂暴的飓风席卷了所有不自量力的人。漫天飞舞的箭矢朝天空射去，划出了无数道凄美的血色弧线。

烈焰熊熊燃烧的高野山中，将翼人封印的咒语追逐着神奈的身影，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翼人消灭的人类，只是为了保护这个世界而已。

这个世界上拥有短暂的幸福，那本该是属于她的幸福，以及她想要守护的幸福…………“柳……也……”

明朗如银的圆月前，那个美丽纤弱的身影——被咒语封印的神奈，消失在了天空的彼端。

而侥幸存活下来的柳也和里叶，留在了曾经居住过翼人的寺院里，开始了解有关翼人的一切知识，并向僧人们学习法术。

翼人们代代相传着星之梦，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传授给人类很多知识，其中的一种，就是现在所说的方术的起源。

正因为翼人有这种力量，所以时而被掌权者控制起来，渐渐地成为了战争的工具，神奈的母亲就是一个人承受了在战争中杀死的人们的诅咒，所谓的“不净”就是这个含义。

攻入高野山的是朝廷的军队，说是为了毁灭“翼人”这种信仰，统一人们的思想，而神奈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个翼人……

里叶使用方术看到了神奈正在做着的梦，而她依然无法逃出那个悲伤的梦境。这些诅咒会令翼人的心逐渐衰弱进而死亡。由于神奈与母亲的接触，使其继承了翼人祖先的诅咒，这也将导致她最爱的人走向死亡。

禁锢着神奈的咒语终有一天会消散，那时神奈的灵魂将会回归大地轮回转生，可是让翼人的灵魂在人类的身上转生，就好比是让一个小小的容器去承受大海的水量；水还没有注完，容器就破裂了，而神奈的灵魂还没有完全复原，就再次轮回转生了……

柳也和里叶决定以传承的方式，让自己的意志和力量随着子孙的血脉，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直到有一天可以遇上神奈的转世，找出办法破除这悲伤的诅咒。

时间缓缓地流逝，柳也在生命中最后的时间里，将翼人真实的传说编写成

了一本名为《翼人传》的书。当他们的后代寻找神奈的转世时，这本书一定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诅咒囚禁着想飞的羽翼，青空中那个悲伤的梦在蔓延。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翼人，星之梦永不停息地传承。

宁静而幸福的夜晚孕育了新的希望，当清晨的阳光洒向温暖的大地，生命开始在这命运的道路中，用执着的信念踏上了寻找幸福的千年旅途……

AIR

今年的夏天比往年都要炎热，但我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季节。我照例每天骑着摩托下班，也照例撞进了自家的仓库中。

今天家里多了一个人，而且还是个男人，那个人叫国崎往人，一个正在旅行的男子。他说他要寻找一个在天空中长着羽翼的少女。

在观铃的请求下，我答应他可以借住下来。让他借住也另有原因，我想让他帮我照顾观铃。

我以为观铃可以交到朋友，但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发病了。而我依旧置若罔闻，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往人说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他说得一点错也没有。可是那个孩子一跟别人亲近，那种怪病就会发作。

一直以来我都会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仅是为了让她能够活下去，还有那段不堪回首的回忆。

其实她是个很可怜的孩子，她并不是在父母的关怀下出生的，而是连婚都没有结的两个人，在各种争吵中生下的孩子。我的姐姐留下观铃后就死了，而那个男人却把她硬塞给了我。

我真的很害怕有一天那个男人，会突然找上门来把观铃带走，那种割舍不断血浓于水的亲情，会在那一刻变得支离破碎七零八落。

我真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因为她不是我的亲生骨肉，而终有一日她会回到家人的身边，为了不在那个时候伤心难过，我总是为此耿耿于怀而避免与她靠近。

而我总是与酒为伴，每晚我都会喝得酩酊大醉。每次我总是会装作忘记她的生日，她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

我来到了神社，这里马上就有夏祭了。从那次算起来已经有十年了，她站在卖小鸡的地方说个不停："嘎哦嘎哦。"她以为小鸡长大了就会变成恐龙，真是一个傻孩子啊！

今年的夏天与往年不同，我在她生日那天为她第一次买了礼物——一个恐龙娃娃。我拿着它犹豫了很久，依旧无法迈出这艰难的一步，于是用力地将它丢了出去。

可是观铃不是一直叫我"妈妈"吗？我自己不也是一直爱着观铃吗？难道她不是一直和我在一起生活了十年的女儿吗？

我一直以来逃避的问题，被往人一针见血地全盘托出。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痛苦，于是终于下定了决心。我要让观铃成为我真正的女儿，我会让观铃成为神尾家的孩子。

观铃的病已经很严重了，不负责任的我却要在这时候离开。观铃，请你一定要坚强，幸福的生活已经指日可待。

我跪在他们家门口整整三天三夜，

滂沱的大雨浇不灭我想得到观铃抚养权的愿望。似乎是我的执着感动了上天，我也终于可以如愿以偿。

当幸福即将向我们走来时，观铃竟然用无神的眼睛注视着我：“你是谁？阿姨你是谁？”上天竟然是如此残酷，夺走了她行动的能力，竟然还要夺去她的记忆吗？！

面对她亲生父亲橘敬介的到来，我更是显得六神无主，他的到来是要把观铃带走！从我的身边把她带走！

我绝望地请求他再给我三天的时间，而能让她再叫我一声“妈妈”，那真是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梦”了……

虽然夏天还很长，但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夏天就要在今天结束了。

约定的期限已经到了，我带着她来到了她曾经想去的地方。在绯红夕阳的衬托下，那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可是她趴在我的背上，早已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我把观铃交给了他的父亲，但是他们并没有走远，观铃在亲生父亲的怀抱中挣扎着离开了他。

这一刻世界仿佛万籁俱寂，只有海浪的声音冲击着我的耳膜。观铃步履维艰地向着这边走来，泪流满面的她却没有停止口中的呼喊。



肩上的书包滑落到地上，凌乱的心绪仿佛就要冲出胸膛……我明白，那其实是我，是我一直望眼欲穿等待着的——

“妈妈——”感谢命运之神的回心转意，请让时间永远定格在那个瞬间……三天的等待终于换回了一个奇迹，一个幸福的奇迹……我不顾一切地奔向她，将自己最爱的女儿拥入怀中。

“对啊……我就是你的妈妈啊……”被夕阳映成红色的潮水，冲击着倒在沙滩上的恐龙玩偶。

这一切似乎是为了考验我，是否有资格成为观铃真正的母亲。这一切都是为了能从最初的那天，开始重新来过所要面对的试练。

“我昨天晚上做梦了，那是一个悲伤的梦。”她说她做着悲伤的梦，梦里有天空有云朵，还有那孤独的感觉。她依旧在梦里痛苦地挣扎，而疼痛已经蔓延到了她那看不见的羽翼上。

“那个女孩会做梦，最初是个关于天空的梦，她梦到自己在天空中悲伤的飞翔，梦向着过去的记忆不断延伸，就是那个梦在侵蚀着女孩柔弱的身躯，她的身体也会逐渐感觉到那份无法承受的痛苦；不久女孩将会忘记一切，甚至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忘记，然后在做完最后一场梦的早晨，女孩就会死去。”我想起了那个曾在我家吃闲饭的人说过的话，难道这种荒诞不经的鬼话会成为现实吗？

“不要睡啊……明天就是夏祭了，我们去看夏祭，去买恐龙宝宝，去吃好吃的东西……我们来玩扑克吧……”我要让她快乐起来，这样她就不会在梦中

睡去。

无情的大雨却让我们的希望付之一炬，于是我在雨中怒不可遏地质问上天。似乎是命运的安排，让那个曾经被我扔掉的恐龙娃娃，坐在祭坛上等待着与观铃的相遇。

“我们一起努力，让它成为我们幸福的回忆。”我鼓励她去拿回神赐的礼物，终于她抓住了这小小的幸福。

“这是妈妈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接受妈妈的这份心意吗？”观铃如获至宝地抱着恐龙娃娃，而看着她笑逐颜开的样子，其他的一切也都无足轻重了。

“嘎哦。”

“嘎哦。”我和她高兴地叫了起来。

失而复得的生日礼物，又拉近了我们两人的距离。幸福的味道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以后要永远在一起。来日方长，我会用温暖来弥补以前的过错，并用双手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我已经有几天没闭过眼了，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我害怕我在睡觉的时候，观铃就从会我的眼前消失。睡神已经控制了我的神经，我终于还是进入了梦乡。

再次醒来后已经是第二天早上，我看到她一动不动地趴在桌前。我顿时屏气摄息，我害怕那一个永远也无法醒来的观铃。就在我不知所措时，观铃突然抬起头来。

“我昨天晚上又做梦了，而我的梦在今天就会结束了。”我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人怎么可能因为梦的结束就死呢？

她不会再有痛苦了，幸福的日子正在前方等待。我喜出望外地拉开了窗帘，原来早已雨过天晴，看，夏日的青



空来迎接我们了。

“我想去海边。”她说夏天里有海风的味道，有温暖的味道，还有妈妈的味道。

我推着轮椅走着，在堤岸边停下来，一起品尝着那浓稠果汁，品味着幸福的日子；这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幸福回忆，这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幸福夏天……

观铃用微笑的脸庞让我站到不远的距离外，她要尝试着一个人努力走过来。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过来，因为妈妈就是我的终点。”

她十分勉强地站起身来，摇摇晃晃的身体像是要摔倒，但她依然艰难地向前迈着步伐，像孩子一样在蹒跚学步。可是在半途中，她却停了下来。

“这样可以了吗……妈妈？我努力过了是吧？已经可以结束了是吧？”她微笑着问道，我却没有明白。

“你累了吗？不要勉强自己啊……”

“我的终点……我一直向往的终点……我努力了是吧……已经可以休息了吧……已经可以结束了吧……”

终点，她一直以来向往着的终点，是母亲，是妈妈，是我。我这才如梦初醒，那也是她人生的终点！

“不要过来！不要结束！我们不是约定好了吗？要重新开始的！我们要重新找回那些失去的，本应从十年前就开始的幸福生活！我们要一起找回……我们的幸福不是才刚刚开始吗？”我歇斯底里地喊了出来，我宁愿相信这是场噩梦。

“这个夏天里充满了我一生的幸福……我也努力了是吧？我很高兴我努力了……因为我的终点充满了幸福……我不再是孤零零一人了……”

一直张开双手的我，终于迎接到了观铃。“我的终点……终于到了……一直以来向往着的地方……幸福的地方……永远幸福的地方……谢谢你……妈妈……”

她露出了最后的幸福笑容，静静地飞上了她一直向往的天空。

“观铃——”悲痛欲绝的呼唤长久地回荡在青空中，而回应我的只有那蔚蓝的天空。她躺在我的怀抱中，正做着幸福的梦呢……这个幸福的夏天，来得如此迅速，又走得如此的快。

那片海是，无远弗界的湛蓝；那条路是，无限延伸的笔直；“谁忍不住先笑出来，就算输了……”我最喜欢的人那样微笑着。

如果你去往远方，我还能这样微笑吗？闭上双眼，忽然感受到夏日的阳光；在那条河边玩闹的我们，弄得满身都是泥巴，那时我们总是追逐着云彩，以为那样就可以得到幸福；“最早爬上那坡的就算赢了……”向着最喜欢的地方努力跋涉。

拥有了这些回忆，我已经别无所求，闭上双眼，闻到的是大海的气息……又到了夏天，印在波光鳞鳞的水面上的，是我们两个人的身影；

如果你去往远方，我还能这样微笑吗？闭上双眼，仿佛回到那时的蓝天……

观铃终于走到了她的终点，那个充满了幸福的终点。我虽然失去了观铃，但我又拥有了很多孩子。

我已经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在附近的一所幼儿园上班了。我想把爱分给每一个孩子，而在观铃的绘画日记中，我看到了那张……我们两人的幸福……

尾声

白色的羽翼承载着梦想，从一千年前的夏天反复轮回。千年的梦想已经实现，千年的诅咒也已经消散。

梦在海边开始，梦又在海边结束。黄昏时分沙滩上的男孩和女孩，牵起手去寻找海岸线尽头的东西，向过去的梦送别，迎接崭新的开始。

望着这片一直泛着悲伤色彩的天空，望着那无边无垠的蔚蓝，乌鸦小空张开羽翼飞向天空，将人们的梦想和希望，全部带回夏日的青空，天空中已不再有悲伤的少女。

全文完





名场面

许多朋友都在来信中提出想看某些大作的已深入人心的名场面，可是由于其中很多卡伦都在四年前的UCG上做过了，所以当时就想着避开这些作品。但考虑再三后，还是决定不定期将某些篇章放上来吧，以顺应新读者的要求，比如这个算是比较应景的《最终幻想Ⅶ》。不过老读者请放心，以后卡伦还是会以新的名场面占绝大多数的，而老的名场面也会经过重新加工修改，我可不想吃老本—_—

客座主持：卡伦

沉入生命之河的天使

◎出处：最终幻想Ⅶ
◎地点：忘却之都的生命之泉

少年呆呆地跪在原地，在他的怀中，女孩的身体渐渐变得冰冷，铺散在地上的长发也渐渐失去了那耀目的颜色。少年的心停止了跳动，他的生命停滞在空气中。**谁？谁能救救她？**少年绝望地抬头环顾四周，看到的却只是同伴们惊诧的目光，以及冷傲地站在自己不远处的那个杀人凶手。

那个银发的男子将双臂伸展着，闭上眼睛抬头朝向天空，仿佛在享受一种莫名的快感。

“艾莉丝……”少年轻轻摇晃着少女的身体，好像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不会的……不会的……”他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着，可眼泪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不用担心。不久之后这女孩子就会成为星球能量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会前往北方雪原另一端的约定之地。然后我与星球融合成为新的生命。而这个女孩……”

“闭嘴！”少年怒吼道。他紧咬着双唇，低头看着少女那安详的面庞，全身微微颤抖着。忽然，他昂起头，冷冷地盯着那个自己以往崇拜无比的传说中的英雄。

“我对什么自然的循环，还有你那愚蠢的计划一点都不感兴趣。”他慢慢地把脸转回来，凝视着怀中的少女，低声说道：“艾莉丝走了。她再也不会说话，不会笑，不会哭……也不会生气了……”少年垂下了头，紧紧地抱住她的身体，颤抖得越来越厉害。

“我……我到底该如何是好？”他轻轻地把少女放在地上，慢慢地站起身来怒视着男子，“我的痛苦又将向何处发泄呢？”他大声喊道，脸上已经挂满了泪痕。

听到这番话后，银发男子终于睁开了眼睛，他将双臂放下，好像听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似的看着少年。“你究竟在说什么？难道是想告诉我在你心中也有感情的存在吗？”他开始狂笑起来，笑得几乎弯下了腰去：“哈哈

这是一幕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玩家都无法忘怀的影像，不管你是否玩过《最终幻想Ⅶ》都是如此。SQUARE将艾莉丝塑造得太完美了，在那充满了死亡与肮脏的魔晃城内，只有她那美丽的笑容能让我们在心底感受到一丝暖意。可是，SQUARE却将克劳德的希望，也是所有玩家的梦想无情地摧毁了。相信在官方声明出来之前，想尽一切办法想令艾莉丝复活的玩家一定不在少数吧。在这十年之间，所谓的“艾莉丝复活大法”的秘技的各个版本更是流传于世界各地，虽然人们知道那根本毫无希望，但却又忍不住想要将盘再度放入PS中再度进行尝试。

艾莉丝之死是出悲剧，但正是这出悲剧造成的残缺美让整部作品令人无法忘怀。我们不会忘记那一幕带给我们的悲伤与震撼，更不会忘记那宛若天使般的少女。在《最终幻想Ⅶ 危机之源》中，我们再度见到了年轻时的她，见到了她与扎克斯的初遇，见到了她充满悲伤的别离。89封信飘散在空中，永远再也无法寄到她心目中的那个人手里。不过在外传小说《星之彼端的少女》中，沉浸在生命之流中的她与他终于再度相遇；而在《最终幻想Ⅶ 再临之子》中，她的音容笑貌也再度出现在了克劳德面前，并抚平了对方心中那深深的伤痕。。



虽然她已化为了星球的一部分，但是，她的微笑却将永远留在你我心底。

残缺与遗憾，也是一种美丽……

哈……别装出一副伤心的样子了。也没必要故意作出那种悲伤愤怒的表情。他升到空中，嘲弄似的看着少年的身影。

“因为，克劳德，你只是个……傀儡……而已……”

在打败了杰诺瓦后，少年一步步地走近仿佛躺在地上睡着了的少女。他默默弯下腰将其抱了起来，缓缓地走进神坛下的湖水中。

她只是……睡着了吧。



少年拼命地想找出最后一丝希望来欺骗自己，但女孩紧闭的双眼及消失无踪的气息终于让他认清了面前的现实。

他深情地看着自己最爱的女孩，将她慢慢放入湖水中，撤身向后退去。而女孩渐渐沉入了那湛蓝清澈的湖底，棕色的头发在水中渐渐绽开，犹如被风吹散一样。即使是这时看来，她的表情依然是如此的安详宁静。但少年却知道，自己生命的一半组成部分此刻已永远离自己而去。

再见了……艾莉丝……



游书苑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怪物猎人 队长的资格》 作者：ゆうきりん（日）

因为在一些琐事上的不断争吵，主人公吉格一气之下离开了艾尔梅丽亚的队伍，自己当上队长，来到新的城市寻找可靠的新伙伴。在以队长身分带领同伴完成一个又一个委托的过程中逐渐变得自信起来，开始向高难度的任务挑战。但迎接他们的却是真正的强敌……



作为系列小说的第三部作品，作者在因为人物过少而让情节缺乏变化的情况下果断加入了薇薇安、布拉斯、炎太郎三个新角色，不仅让本作的故事充满不同于前两作的看点，而且也为今后的情节发展创造了可能。特别是使用双剑，说话喜欢用敬语的炎太郎，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另外，整个系列中特有的轻松逗趣的桥段，细致入微的描写仍然随处可见，在文笔上也保持了一贯的高水准。不过这次在结尾部分稍稍显得有些仓促，似乎篇幅不太够，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本优秀的小说，尽管跟前两作相比稍稍有些瑕疵，但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抛开好与不好，接受与不能接受的分歧，静下心来认真读一读，仍然能得到很大的乐趣。

《女神侧身像2 希尔梅丽亚》 作者：梅村崇（日）



希尔梅丽亚是掌管命运的三位战斗少女中最年少的一位。而三姐妹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位出现在人间界米特加鲁德。一旦违反这个原则，希尔梅丽亚的灵魂就将在迪兰公国公主——阿丽希亚的体内苏醒。而长女阿莉则完全不顾及与妹妹之间的感情，以战斗女神的身分来到人间，追杀这两个违反众神命令，也就是违反真理的人。一场人与神之间的争斗在所难免。

整本小说忠实还原了这款出色的游戏，无论是经典的场景还是整个故事流程，都在作者那熟练、简洁的描写中跃然纸上。让人感觉整个阅读过程就像是重新玩了一次游戏一样。不过作者为了体现小说的原创性，在故事一开始将主人公阿丽希亚公主的性格写得比较懦弱，在她刚刚开始旅行的时候似乎只懂得等待同伴的保护，就像是心甘情愿被命运捉弄一样。而随着故事的不断发展，虽然她因为找到了想要保护的东西而变得坚强，但这个过程却不像游戏中交待得那么清楚，显得太轻而易举了。

当然，这些都是在与原作游戏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对那些单纯喜欢小说，没有接触过游戏的读者来说，这应该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作品。

《寂静岭3》 作者：山下定（日）

在《寂静岭》的故事结束十七年之后，那令人绝望的惊异和执念再次袭来。一切都从一个不祥的梦开始，在梦境里只有斑驳陆离的高墙，满是锈蚀的地面，连风似乎都带着一丝难以抗拒的阴冷。而从梦中惊醒的主人公希瑟将要面对比梦境还要可怕千百倍的现实。父亲被杀，神秘女人对自己紧追不放，还有那充满恐怖和神秘的小镇，有太多的迷需要她去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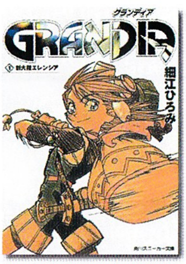
要想真正理解这个晦涩故事的来龙去脉，或许还是靠这本KONAMI官方授权的小说比较好。虽然小说这种形式注定无法表现那只需看上一眼就能让人感到恶心、畏惧、踌躇的血腥画面，但我们反而可以借此好好体味在游戏中常常被画面盖过锋芒的优秀剧情。希瑟穿行在梦、现实，还有寂静岭这几个空间里，踏着宿命的脚步不断前进，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相知，然后再失去他们。慢慢学会依照自我的意志生存下去。就像是一位教科书式的坚强女性一般，让人看了之后在压抑之余感到十分欣慰。



如果你是一位因为受不了原作游戏的恐怖风格而与这个精彩故事擦肩而过的人（比如在下……），清雨在这里强烈推荐这本小说，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那种独特的抗争精神。

《格兰蒂亚 新大陆的艾伦希亚》 作者：细江ひこみ（日）

在梅希纳大陆的最东边，少年杰斯汀生活在港口城市帕姆。对古代文明怀有强烈好奇的他一直期望能有机会到外面去探险。有一天，潜入萨尔特遗迹的杰斯汀无意中发现了死去父亲的遗物"精灵石"，而且在一条古代通道的尽头与一名被包裹在光芒中的女性相遇。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人公还有没预料到他即将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冒险……



提到这本小说的游戏原作《格兰蒂亚》，很多老玩家都会对它的剧情竖起大拇指。不仅气势磅礴，情节曲折，而且更令人惊喜的是在长达近四十个小时的流程中居然处处是亮点，让人丝毫感觉不到"无聊"和"流水账"为何物，能将那么多精彩的小段完美衔接成一个通顺的故事，光是这一点就值得我们钦佩。将这个游戏小说化，无疑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至少我们不用花几十个小时就能一次又一次地体验这个感人至深的童话。作者细江ひこみ最善长创作这类幻想气氛浓郁的小说，除了这本《格兰蒂亚》以外，她还写过好几部《荒野兵器》的官方小说，看来在这个领域她的确是一名专家。喜欢原作的读者请一定要找来拜读一下。



前言：本期《影游秀》的主题比较特别，将要介绍的这部《多罗罗》并非出自游戏原创，而是先改编成电影，再经漫画改编为游戏，最后又一次拍摄成电影。大多数时候，一部作品被屡次翻拍改编是出自于它无可置疑的优秀，另一些时候，则是出于显而易见可以迎合观众心理的流行噱头，只有为数不多的时候，才是因为改编本身的难度不断让人们产生挑战的欲望，《多罗罗》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一部集优秀和棘手为一体的作品，它需要挑战者不断尝试，在曾经的挑战中寻找成功。

看过漫画原作，玩过游戏，也看了电影的人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部新诞生没多久的电影版《多罗罗》和漫画原作的氛围并不是太相似，反倒是以游戏版《多罗罗》为参照来设计的，甚至整个画面的韵味，也是曾担任游戏版角色设计的典型式沙村广明风格，值得高兴的是，这种氛围对于电影来说，显然是剂极好的调料。

只问其神，不看其形

《多罗罗》的自我寻找



在动漫史上，由漫画之神手冢治虫绘制的《多罗罗》是一部被誉为不可能影像化的梦幻作品，这不是说它的画面华丽或是人物造型与真实形象相差颇大，而是在特效和气氛的营造上难以完美表现。它的世界被阴森与恐惧所包围，原野遍布怪物的足迹，一个从小就失去了自己身体的人类以自己最大的魄力与整个世界战斗，最终将自己被魔物分割拿走的48块身体一点点找回，虽然庞大的地球上布满了残暴与罪恶的黑暗，但是在这其中，一丝足以穿透乌云的光芒即将升起，最终照亮大地。







在电影工业仍处于黑白时代时，《多罗罗》曾一度被改编为电影，但是各方面都不如人意，以至于数十年来再也没有人敢于挑战。直到PS2上发售了由沙村广明设定，手冢治虫原作的《多罗罗》才局面大变。受到了游戏的诸多启迪后，这部最新的电影带上了一丝迎合潮流的唯美与悲壮，带上了男女搭档主角的暧昧色彩，带上了很多走在潮流之前的洒脱不凡，带上了战斗中华丽美形









的打斗，可以说，除了神髓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与原作相差甚远，但是这个时候，谁还愿意紧盯着原作的不加修饰而拒绝美丽的外壳呢？

担任主演的妻夫木聪和柴琦幸两人在日本新生代演员中，都算得上是人气与实力的统一体，实际演出效果自然不俗，在电影中，除了一些日本电影难以摆脱的造作与矫情，除了粗糙的特技和直接套着布偶装上阵犹如特摄片的怪物们，或许还要除了后半部分明显偷工减料的战斗场面设计，我可以很公正地说，电影本身是好的，它要说的故事更是好的。

也许至今还有人没明白这部原作到底神在哪里，在很多解说中都对其作了声明，诸如我们能从中多么深切地看出作者的反战思想和悲天悯人之心，百鬼丸不断追寻身体部件的冒险旅程是一场寻找自我的征途，其间表达出作者对人生价值的肯定和对青年人的真诚激励等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用几个简单而充满干劲的词语就能清楚说明：正义，勇气，希望以及不断地寻找。更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多罗罗在原作的世界中不断执著于寻找自我，而电影也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努力寻找着自我，一直寻找到现在，终于将其中的神髓学了大半。

相比起电影来说，游戏在这方面的描写要薄弱得多，反倒是对于战斗和怪物们的刻画相当具有魄力，有时候我想，如果能将这两个作品合二为一，差不多就能还原出《多罗罗》留给我们的最初印象，可惜终归是一场白日梦。

有些作品只能看外表，有些作品只能看看精神，要找到两者均无可挑剔的作品，我们惟有不断寻找。

◎闲言碎语◎

手冢治虫寓言式的杰作，全片充满日本电影惯有的浓重人文关怀和深刻哲学思辨，个人感觉是最近最好的漫画改编作品——惟一难以忍受的是怪物部分，让人想起电视剧版的西游记，还有奥特曼、哥斯拉……

——相对来说意见非常中肯的网友评价

虽然不得不说中间几个妖怪看上去偷工减料，其实更多的要表现的是人性的大道理，人类的欲望、残酷、被狡猾的妖怪利用，好电影啊好电影。

——似乎没有看过原作的网友评价

就影片而言。观影者大概更多地冲着手冢治虫和漫画而去的，我是冲着一片叫好的广告声而来，挥一挥手，带走一些期望过高的失望，特别是影片中段。

——网友对此片的评价

◎幕后花絮◎

★百鬼丸初出场斩妖一段大有抄《星球大战》之嫌，但据称1977年的后者又是由《多罗罗》启发灵感……

★柴崎幸表示自己本身就是手冢治虫大师的粉丝，能参演他的作品觉得特别荣幸，希望自己的表演不会辜负这样经典的原著，事实上，在电影中，她的演出也确实没有让人失望。

★此片在曾拍摄《指环王》的新西兰取景，据说是因为日本国内拍不出原作中所描述的历史凝重感。

★为本片进行造型设计的是日本插画界的名手正子公也，《无极》中的人物设计草案也出自他之手。而担任服装设计的则是黑泽明的女儿黑泽和子，她曾为《花之武者》、《武士的一分》等诸多名片服务。

◎相关链接◎

如果你喜欢《多罗罗》，那么也有可能喜欢以下电影：



《甲贺忍法帖》（Shinobi）

导演：下山天（Shimoyama T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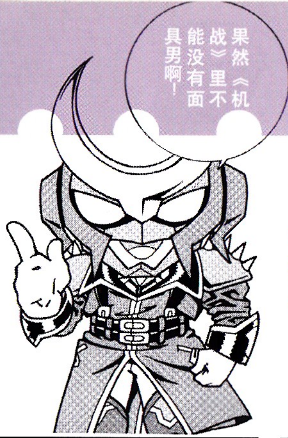
《荒神》（Aragami）



导演：北村龙平（Ryuhei Kitamura）

《七武士》（Shichinin no samurai）

导演：黑泽明（Akira Kurosawa）



编：YU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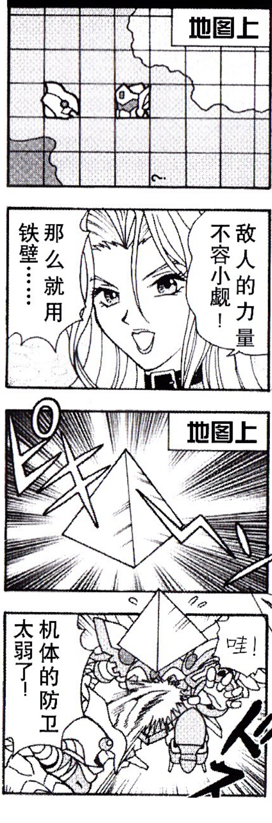
超级机器人大战OG2

装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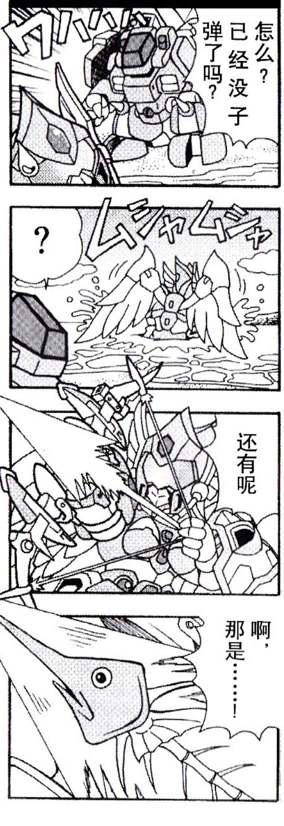


制备员

铁壁



较量从现在开始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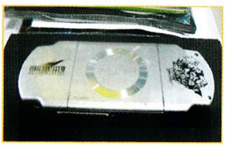
月度记事

啊啊，这期有好多消息需要跟大家分享啊！因为几件大事都集中在这段时间发生了！搞得我一时激动不知该从哪儿说起……嗯，虽然看了后面的内容也许大家会想：貌似实际上都是和你无关的事，你一个人在那儿激动个啥劲？嗯……其实我也这样觉得OTZ。

1.首先就是众所周知传说已久的新版PSP-2000以及让无数FF系列FANS倍加期待的《最终幻想Ⅶ 危机之源》终于发售了！新版PSP的超轻量化和一些优于老版的性能不仅理所当然地令男性玩家们趋之若鹜，也让不少女性朋友为之心动，真想看看9月20日日本首发的盛况啊。而在13日出货的PSP游戏《FF7CC》，相信大家都在其他地方看过无数消息了，在这里YULA就不多言啦。呵呵，其实我是想重点宣布一件事……咳，各位做好心理准备哦：就是——《游小说》编辑清雨买到了游戏同捆的“FF7十周年纪念限定版”PSP-2000……我的话说完了，之后就请清雨同学做好心理准备- -

2.下面这件事同样重要！今年的TGS东京游戏展，子云MM代表《游小说》编辑部成为了赴日众的一员！还去逛了广大宅男宅女心目中的圣地秋叶原！不过大家先别急着羡慕，毕竟这次出去主要还是为了工作，据我们所知，为了完成任务，在展会上是需要来回奔走于各个场地没得歇脚的，拿子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终于知道什么叫累得跟狗一样了……哎！希望她回来时不要真的被累趴了吧（摸摸）。

3.最后要向大家赔个不是：很多读者都来信问为什么上期的光盘里没有电子调查表，经过我们的一番调查，发现该案的罪魁祸首是暗星！作案理由则是：忘了。嗯……虽然上期才刚被鄙视过，但这次涉及到读者们的直接利益，于是我们决定把他交出来，大家不用客气哈！



清雨（义愤填膺）：你这个可恶的家伙，就这么把我卖了！

YULA：就算我不说你也肯定会在小编寄语里说，那样的话读者还会认为你是在赤裸裸地炫耀，人家这可是好心帮你啊……（茶）

清雨：…………



YULA：哇！《如龙3》的COS都出来了！好漂亮！！

子云：华丽吧？

YULA：我也想去拍美女啊……（黄果树瀑布泪）

《游小说》第4期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34%
满意：54%
一般：11.8%
不满意：0.1%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奥丁领域
第二名：宿命传说 苍黑的思念
第三名：信赖铃音 肖邦之梦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我是一个警察——《GTA》同人
第二名：塞尔达传说 幻影沙漏
第三名：逆转裁判4

编辑榜评

本期最受欢迎文章第一名仍是上期的冠军《奥丁领域》，不愧是当年凭《龙背上的骑兵2》小说感动众多读者的卡伦啊，恭喜恭喜。第二和第三名则竞争相当激烈，最终统计结果只差了两票，且都是经子云MM之手的作品，在此向她表示特别祝贺！（为什么这时我突然想到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句诗？自己寒一下|||）此外《旺达与巨像》和《生化危机 自由之路》也获得了很多读者的赞赏，其中《旺达》似乎备受女孩子青睐，而《生化》则是让译者夜蓝同学也大呼精彩的作品哦！

最不喜欢的文章……唉，我都有点不忍心再说这个同人的话题了，各位还是看后面互动空间的某条问答吧。第二名的《塞尔达》其实也是老问题，反馈显示多数读者对本文的文笔很不满意，感觉像是流程攻略，希望剧情赏析这个栏目能再用些心（但愿这期不会让大家失望！）。连载长达6期的《逆转裁判4》终于完结，虽然也还有包括YULA在内的部分支持者，但相比那讨厌剧本式小说和痛恨长期连载的人群来说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节哀）

◎附读者评价选段◎

◇卡伦大才子的《奥丁领域》自然没得说，可以考虑出小说单行本了。（来自一位姑娘的表扬哦，卡伦你还不乐到飞起！）

◇谁断了《宿命》的连载我跟谁急，我一定会用PSP砸死你的哦！一边砸一边问："你断不断！你断不断！？"（暗星，你看着办吧－ －）

◇看《旺达与巨像》的时候，眼泪马上出来了。（已经让两个MM看哭的作品，不错嘛！）

◇《我是一个警察》：至于GTA，我用一句《旺达》小说中的话来概括我的感受——心中已无任何思绪。（是对游戏没感觉还是受不了这种形式呢？）

◇《逆转裁判4》……我们给人家一个善始善终吧。（清雨已经泪奔了……可怜的孩子＝ ＝）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芜湖·孙雨轩）"同人馆"希望可以一直保留下去啊，因为撇开原先的游戏不谈，文笔还是很好的啊，为什么新生事物总要遭到扼杀呢？每个人对游戏都有自己的看法，为何不允许别人发表思想呢？我看那些反对"同人馆"的人是嫉妒吧，自己写不出好东西来，所以就……希望还可以看到《生化危机》的同人。



嫉妒应该倒不至于，这位读者言重了。其实这就是"爱"的不同表现，一种是因为太爱原作，便忍不住要去自行再创作，即同人；一种则是出于对原

作和作者的尊重，爱到不容作品遭到任何形式的胡搞。就固执的我而言自然是坚决不作同人的，别人的大多数当娱乐一下就行了，比如有期KOF的同人我就看得挺欢乐～而其他读者不喜欢我想多半是认为写得不符合自己对原作的感觉吧，要么是角色理解上有偏差，要么是对形式的不满等，不见得是极端地反对同人。

（柳州·范敏）**本期错字特别多（中略），而且全是右边栏出现错字，希望以后改正。**

谢谢这位读者的详细指正，看来由于长期看字写字导致如今看电视时都会不自觉地帮屏幕下方的字幕校对的我们，还是远远不够火眼金睛啊！惭愧中～

（西安·袁祯威）**上期回复留言的是YULA吧，我要说：YULA啊我不服你，你的承诺呢？你的怪兽呢？**

不知第6辑封底图算不算符合您的要求……当然那不是我选的。不过比较戏剧性的是，目前为止我已经看到不少来信表示对那张图的反感，就算这样您还是坚持要看怪兽么？顺便回复一下部分不知其出处的读者，该图来自《最终幻想XII》。

（上海·徐昊）**如果每期都送一张拉页式海报，《游小说》将更加超值，游戏迷们将更加疯狂，《游小说》销量将更加大，小编们的工资将更加多，生活也将更加好，你们将是第一批做杂志也能开奔驰住别墅的小编。难道你们不憧憬吗？**

加送一张拉页海报就能让小编生活质量发生如此巨变，照这个标准UCG的小编们应该奔驰宝马都换了几辆了……

（西安·王耀）**任天堂的每一个游戏都很有素质，每一个都是精品，每一个都应该“小说”化（游小说→任小说）。**

……风太大我什么都没听见＝＝

本期最强来信之① **这样的文字不是寄给《游小说》的还能是谁的！**

吾好者，盖其文现游戏之意境也；吾恶者，非彼二游戏也；前者恶其战似攻略不似小说，后者恶其篇幅短小。如是。

本书既为小说志，理应多刊文笔畅语法通词藻丽之游文。不合要求者敬请悉数清砍，以求卫我中华文字。余闻之，今国人之国文，有逊于洋文之势，诚痛矣！故恳请编辑同志多加劳作，小生吾感激不尽！

——哈尔滨·王熏

全体小编：您话都说成这样了，再不努力我们就真的太不义了。鞠躬～

互动空间 <读编交流篇>

（西安·陶巍）**有一个小问题，光盘中的电子调查表好像也会参与抽奖吧，如果我把调查表CTRL+C、CTRL+V上无限个发给编辑部，你们会怎么处理？如果我COPY给自己的朋友，那他们也可以进行抽奖了？不要回避这个问题，我这么说也是为了读者们的利益着想，不要总是认为中国人素质很高，我班同学已经找我要过电子调查表了，当然我没给他。**

既然你没给他，而且也说了要为读者的利益着想，所以我应该有理由相信你不会浪费时间去CTRL+C、CTRL+V吧？呵呵。

（柳州·余洋）唉，高二真是郁闷啊……暑假也就比寒假多放了两天，今年更是创历史新低地只放了十多天……啊～苍天啊～大地啊～谁来救救中国教育制度下的这群苦命花朵啊～高二来了，高三还会远吗？每天忙里偷闲地看《游》，与老师和家长玩捉迷藏真是惊心动魄啊，呵呵～其实《游》还真是放松佳品，平时也没什么时间可以玩游戏，看看剧情过过眼瘾也挺舒服的。你们看我也写这么多了，为了对我表示同情，同时让我能随时玩游戏，我最后说一句：那个……PSP可不可以就给我了？

看到“每天忙里偷闲地看《游》”那里就猜到你的重点必定是最后一句了＝＝

（韶关·罗文龙）意见！我知道小编们很辛苦，但是YULA把“大方”写成“大心”，我当时有点无语。在此希望《游小说》越办越好。

这位同学……无语的应该是我吧？请仔细看♥真的是心形哦，不是方的！

（大连·李春霖）有传言说我校门前的那个邮筒其实是垃圾桶COS的，也就是说投进去的信根本寄不出去……为此这次我换了个邮筒，如果众编收到我这张回函卡请一定通知我一声，让我心里有底。

o(∩_∩)o...今后还请多多关照哦！就不知道那个邮筒是过去曾经为邮筒，但后来被荒废沦为垃圾桶，还是纯粹的垃圾桶扮成邮筒并成功骗过广大寄信者，如果是后者，想想还真是挺神的……

（桂林·吴亦颉）YULA姐，你的头发也是粉的，为什么人家（指第6期封面）比你可爱多了？

……这么说吧，再怎么样我也算是有10%成分的萝莉控，但是你听说过萝莉萌萝莉的吗？就算是《蝉鸣》中常常花痴地大喊“想要带回家”的礼奈，在我眼里也早不算是萝莉了。

本期最强来信之② **最直接易懂的爱之表达！**

我家开了一个宠物狗养殖厂，所以许许多多的狗充斥在我的生活中。曾经有一只米格鲁生了一窝小狗，刚出生的小狗不过半个巴掌那么大，又红又黑的比较难看。因为我是住校生，所以只能一星期回一次家——也就是那个厂子，每次回到厂子里，我都会发现小狗明显大了一圈。就这样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差不多半年过去后，原先的小狗已经变成了大狗，不但毛色变得异常漂亮，体型也……站起来都快舔到我的胸口了OTL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我总有一种感觉，认为《游小说》和那几只小狗差不多，正以极快的速度成长着。

——桂林·董宇曦

YULA：这充满爱的比喻……囧

夜蓝：刚开始还以为看错了信……嗯，就说两个字：谢谢。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总第4辑、总第5辑、总第6辑、总第7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Tot.6中奖名单



★PSP

广东省东莞市
陈冠颖

★ACG精美周边

上海 周海鹰	南昌 邵嘉蔚	柳州 石 华
佛山 吴文滨	广州 罗嘉祥	成都 蒲娅琴
南宁 沈丽娟	大连 李春霖	贵阳 王士吉
马鞍山 盛伟		

《游小说》Tot.7光盘介绍

电子书苑： 逆转裁判4完全版

梦剧场： 《龙穴》预告片、《瑞奇与叮当》TVCM

PV地带： 先祖之魂 失落的传承、最终幻想 水晶编年史 命运指轮

幻彩花园： 《大众高尔夫》《大众网球》精选壁纸特辑、近百张PC及PSP壁纸、《生化奇兵》精美设定画稿

游音盒： 《美妙世界》经典音乐＋其他游戏金曲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 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 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 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 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 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 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 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第8辑
10月下旬全国上市！



小编寄语



★TGS结束了，本以为《零》第四作会公布，但现在看来tecmo是一点都不着急嘛。《王国之心》倒是出人意料地一口气公布了三作，但……为什么不是PS3的啊……

●一时心血来潮用小姑娘送给我的两个布偶摆出了很多邪恶的姿势，但贴在论坛上后别人却都以为是那个可爱的小姑娘摆的，看来我的大众形象还是蛮正直的嘛—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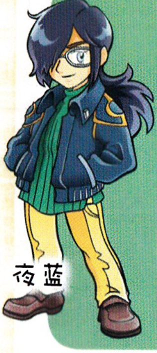
◆《最终幻想Ⅶ》重制版会出在PS3上，消息明年这个时候前一定公布，我话就撂在这里了，到时看结果吧。



◆首先祝各位中秋快乐、国庆快乐。在外地求学、工作的读者别忘了打个电话回家，跟父母聊聊天。平平安安就是福啊。

◆入手《FF7CC》的限量套装+普通港版游戏，实在是太败家了。反省反省……

◆还是《FF7CC》，在扎克斯以一挡百的时候哭得一塌糊涂，在最后的CG那里又哭了一次，再加上之前看到爱丽丝第89封信时哭过一次，总共掉了三次眼泪。这样的游戏，你说买正版值吗？



▲出游：上期杂志截稿后，去了趟桂林，在小学课本中便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描述，亲眼看到之后才知的确如此，教材编撰人员果然诚不欺我。

▲游戏：《FF7CC》发售了，对游戏没有爱的夜蓝也在第一时间体验了一下，并终于在截稿前通关。诸位同事忙着截稿，而我却拿着别人的PSP在与游戏中的BOSS鏖战，各位读者可自行想像暗星老大当时的表情。



近期心情标签：纠结、治愈、地狱

※看来我是走不出《咒怨3》的阴影了……10月发售的PS3恐怖AVG《忌火起草》，尽管一直很在意，46寸液晶电视上的清晰写实预告片却终究没敢直视，哎我那可悲的联想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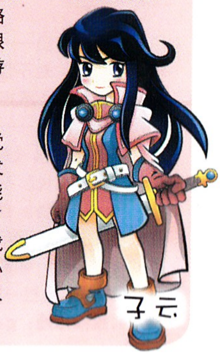
※虽然有点迟，但还是在这里向各位诚心推荐《钢铁三国志》OST，这基片害得我差点错过了一部佳作配乐和风格深得我心的作曲家鸟山雄司！而他最有名的“生命之歌”更是听得人感动到想哭……鸟山SAMA，从此我就是你的铁杆FAN！不过估计以后也难见到新作了吧，叹。

※《SD》和《蝉鸣》惨遭和谐，希望别再波及《剑豪》了，不然让我看什么，飙泪～

●关于《最终幻想Ⅶ 危机之源》

嗯，非常棒的游戏，虽然战斗时半自动锁定目标有些不太便于操作——比如在攻击敌人A时会突然转向敌人B，除此之外基本无可挑剔。特别是那三个华丽的男人打斗的场景，简直可以用花里胡哨来形容了。不过杰涅西斯使用的火魔法命中率不太高……

最近堕入了“任务深渊”，每天睡前做一两个任务，倒是忽略了主线剧情。听说很多人都是这么打这游戏的……



●关于听力

做听译的时候会觉得听不清，后来发现自己连中文都能听错。同事说“买了三本小说”，被我听成“买了耽美小说”，当时周围的人大汗淋漓……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张金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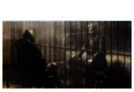
预告为暂定内容，不排除在出版时进行更改的可能

《游小说》第8辑

10月下旬 全国上市



最终幻想VII 危机之源
2007年PSP最受瞩目大作
六万字小说一期完结



寂静岭2
行走于虚幻与迷雾之间
由心而生的罪恶逐渐蔓延



宿命传说 苍黑的思念
命运的嘲弄，悲哀的思念
完结篇下期隆重登场



战国BASARA2 酷炫与帮派
YES，扎比！YES，扎比！
临兵斗者皆阵列在扎比



最终幻想VIII
《最终幻想》史上最受争议作品
以爱为名的宏大诗篇自此上演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8辑

ISBN 7-900392-99-2
9 787900 392992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900392-99-2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元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神睡扫描

